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十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十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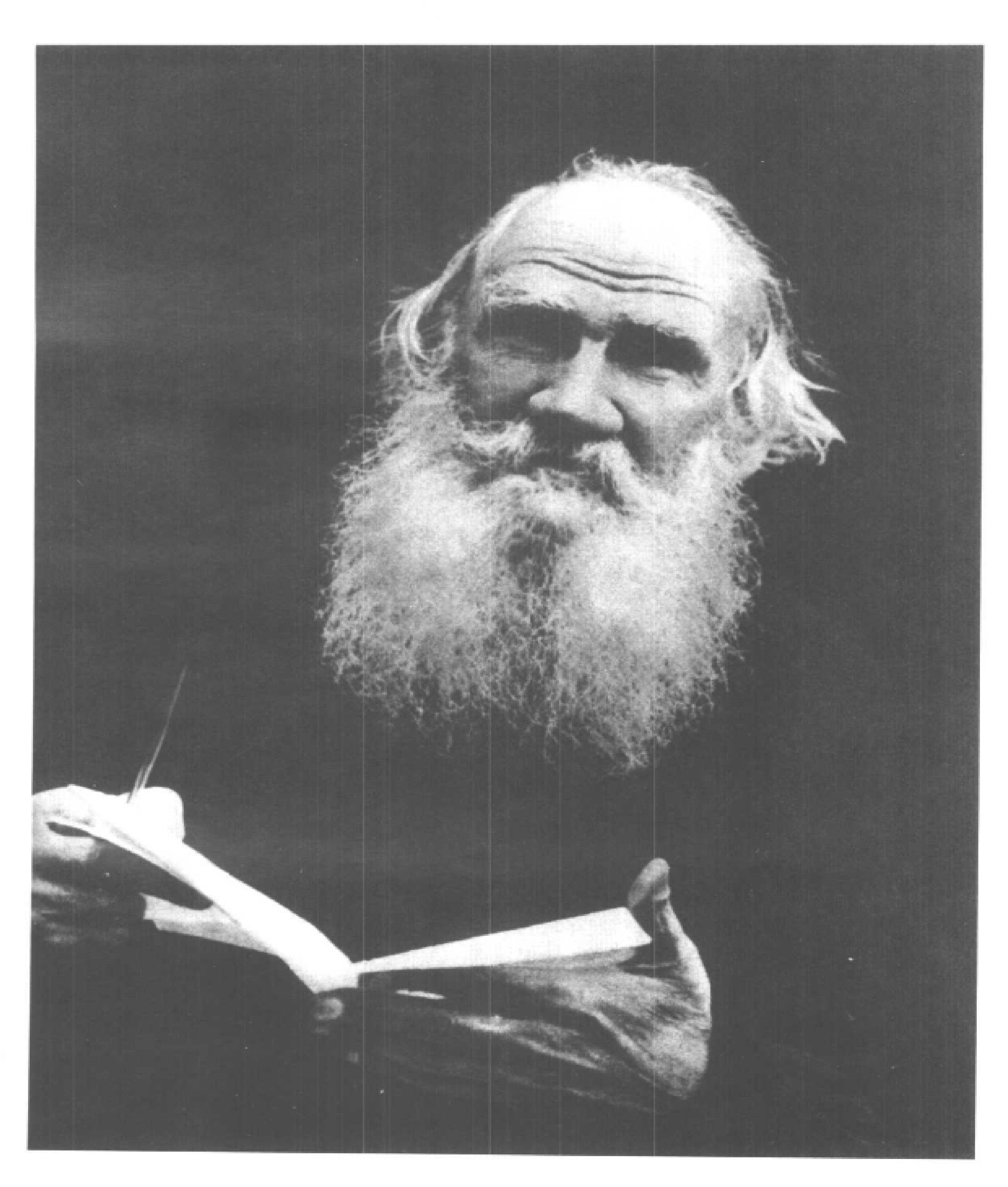
日　记

陈馥 郑揆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1910年)



八十二岁的骑手(1910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切尔特科夫下棋(1910年)



列夫·托尔斯泰与索菲娅·托尔斯泰娅结婚四十八周年纪念照(1910年)
列夫·托尔斯泰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伟大作家朴素的坟(1912年)

目　次

一八四七年

三月十七日 [喀山①] 我住院六天了，六天以来我对自己几乎是满意的。[……]在这里我完全是独处，没有人打搅，没有人侍候，没有人帮忙，因此我的理智和记忆也就不受任何外界影响，我的行动也非成熟起来不可。主要的好处是，我看清了，不规矩的生活并不象上流社会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是年轻幼稚的结果，而是灵魂的早期堕落所致。

独处对于生活在人群中的人是有益的，交往对于不生活在人群中的人也同样有益。人一旦脱离人群，进入自己的内心，理性立刻会摘下他那副歪曲一切的本来面目的有色眼镜，他对事物的看法也清楚了，他甚至会诧异，为什么以前他竟然没有看到这一切。只要理性继续起作用，它就会指出你的使命何在，并且给你规定一些准则，让你带着这些准则勇敢地走向人群。一切适合理性这个人类秉有的最重要的能力的，同样也适合存在着的一切。个人的理性是一切存在物的一个部分。部分不可能打乱整体的秩序，而整体却能够扼杀部分。因此你要使自己的理性

---

① 一八四一年秋，无父无母的托尔斯泰兄妹的亲姑母，也是他们的监护人奥斯滕—萨肯伯爵夫人去世，他们便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到喀山市去同他们的另一位监护人，即奥斯滕—萨肯伯爵夫人之妹尤什科娃姑妈一起生活。一八四七年三月，列夫·托尔斯泰是喀山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

适合整体，适合一切的源，而不是适合部分，不是适合人群。这样你的理性就能够与整体合流，而人群作为一个部分，也就不至影响你了。写十卷哲学著作要比把任何原理付诸实践容易。

三月十八日　　我读了叶卡捷琳娜的《手谕》①。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读任何严肃的著作都要认真思考，并且从其中摘录精采的思想，因此我要把我对这部出色的作品前六章的看法写在这里。

[……]君主制下的自由概念如下：自由据她②说就是一个人能够去做一切他应该做的，而不被迫去做不应该做的。我想知道，她所说的**应该**和**不应该**指什么而言。如果**应该**做的是指自然的权利，那么很清楚，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中自然的权利与被认可的权利毫无区别的时候，那个国家才有自由。这个思想十分正确。[……]

三月十九日　　我渐渐迷上了科学。虽然科学在人的种种癖好当中是最高尚的一种，我也永远不会让自己单单陷进这一个方面，就是说，完全扼杀感情，不旁顾其他，只一味地注意智育，一味地往脑子里灌东西。片面性是人的诸多不幸的主要原因。我继续研读叶卡捷琳娜的《手谕》。[……]

三月二十四日　　我变了许多，但是仍然没有达到我希望达到的完美程度（在学业上），我没有执行我为自己规定的，执行了的也执行得不好，没有锻炼记忆力。为此我在这里写下几条

---

①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于一七六六年给新法典起草委员会的手谕，其中包含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法意》中提出的许多条款。喀山大学民法教授梅耶尔指定列夫·托尔斯泰将《手谕》和孟德斯鸠的《法意》作一个比较。

② 指叶卡捷琳娜二世，下同。

准则，如能遵行，我以为对我定会大有裨益。(一)规定必须做到的事，要不顾一切地去做。(二)既然做，那就好好做。(三)忘了什么，别去查书本，要尽量自己想起来。(四)经常强迫自己的大脑尽其全力工作。(五)永远出声地读和想。(六)别不好意思对妨碍你的人说，他们妨碍你。先向他们暗示，如果他们不明白，再向他们道个歉，然后告诉他们。按照第二条准则，我一定要把评论叶卡捷琳娜的手谕一事做完。

[……]第十三章谈到手工和商业。叶卡捷琳娜说得对，农业是一切商业的基础，在人们没有所有权的土地上，农业不可能繁荣。因为一般说来人们更关心属于他们的财物，而不是随时有可能被夺走的财物。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只要我国还存在奴隶制度，农业和商业就不会繁荣。一个受制于人的人不仅对经常拥有自己的财产不会有信心，甚至对自己的命运也不会有信心。接下去她说："应该给技术超群的种田人和工匠发奖金。"依我看，一个国家既须惩恶，亦须扬善。

三月二十五日　　[……]叶卡捷琳娜说，专营对于商业是极大的祸害，这话太对了。依我看，专营对于商业、商界，乃至国民本身都是一种祸害和压制。对于商业它是祸害的原因在于，如果不存在专营，那么由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专营的这部分商业就可以由更多的人去经营。对于商界是祸害的原因在于，这使他们不能够参与这部分贸易。对于国民是祸害的原因在于，每一个专营者都象是给国民制定了自己的法律。不幸的是这种祸害在我国已经根深蒂固。

接下去叶卡捷琳娜说，建立银行会十分有益。不过为了使国民对银行不可侵犯这一点不产生怀疑，必须把银行设在某一个慈善机关下面。

叶卡捷琳娜有许多思想异常奇特，她总想证明，君主虽然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限制，却受自己良心的限制。如果一个君主不顾一切自然法则，认为自己是不受限制的，那么他就没有良心了，他等于用他所没有的东西来限制自己。叶卡捷琳娜还力图证明，君主也罢，贵族也罢，都不应该经商。君主不应该经商的道理很明白，因为君主无须经商就可以将该国的一切据为己有，只要他想这样做。

为什么在俄国贵族不应该经商呢？如果我们有一个能够限制君主的贵族阶级，那么它的确无须经商，可做的事很多。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贵族阶级。我们的世袭贵族阶级由于贫困正在消失，并且几乎已经消失。贫困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贵族耻于经商。愿上帝让当代的贵族明白自己的崇高使命只在于要强大起来。专制主义靠什么维持呢？或者靠人民不够开化，或者靠受压迫的那一部分人民力量不足。[……]

三月二十六日　　[……]关于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手谕》，总括起来可以这样说：正如我先前已经提到的，《手谕》中随处可见两个对立的出发点，一个是革命精神，当时整个欧洲都在它的影响之下；一个是专制主义精神，女皇的虚荣心使她不能放弃后者。虽然她意识到前者的优势，而《手谕》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后者。她把多半是从孟德斯鸠那里拿来的共和思想（梅耶尔公正地指出了这一点）当作为专制主义辩护的工具，但是多半不成功。因此我们在她的手谕中常常碰到一些需要加以证明的思想。如果没有证明，这些与最专制的思想并存的共和思想，而且多为结论，完全不合逻辑。

这《手谕》一看就知道是女人的头脑想出来的，她虽然有伟大的智慧、崇高的感情、对真理的爱，仍旧压不住自己的浅薄的

虚荣心，正是虚荣心使她的伟大品格黯然失色。总的说来，我们在这部作品中看到浅薄多于切实，俏皮多于理性，虚荣心多于对真理的爱，最后，爱自己胜于爱人民。最后这个倾向表现在整个《手谕》中，我们只看到有关公法，即国家关系（作为国家代表的她本人的关系）的决定，而没看到有关民法，即个别国民的关系的决定。最后我要说，这《手谕》给叶卡捷琳娜带来的荣誉多于给俄国带来的利益。

四月[七日]　晨八时　　我过去从不写日记，因为没看到日记有什么好处。现在我要培养自己在各方面的能力，根据日记我就可以判断这件事进行得怎样。日记里应该列出准则，还应该确定我未来的行动。[……]

四月十七日　　这段时间我的行为不象我希望的那样，原因是，第一，我出院回家了；第二，社交更多了。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每当情况改变的时候，必须十分认真地想一想，在新的情况下哪些外因会影响我，又如何消除这种影响。既然我出院回家会对我产生这种影响，那么我从过学生生活转为过地主生活①又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呢？

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必定会发生的。但要使这种改变成为心灵的产物，而不是环境的产物。在这里我碰到一个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我从什么角度出发来谈这个问题，无论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最后我总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生的目的是尽一切可能促使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得到全面发展。当我从自然界的角度来谈的时候，我看到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发展，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在无意识地促进其他组成部分

---

① 四月十二日列夫·托尔斯泰向校方呈上退学申请书，四月二十三日离开喀山赴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的发展。人类既然也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赋有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同样应该象其他组成部分那样，不过是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精神天赋，努力使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得到发展。当我从历史的角度来谈的时候，我看到整个人类始终在追求这个目的。当我从纯理性的角度来谈的时候，也就是只看人的精神天赋的时候，我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中都能发现这种无意识的追求，它是每一个人的心灵必不可少的要求。当我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谈的时候，我发现，无论何时何地人总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生的目的在于使人类得到全面发展。当我从神学的角度来谈的时候，我发现，几乎一切民族都承认至善，并且把努力达到至善看作一切人的目的。那么我大约可以正确无误地把有意识地使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得到全面发展当作我的生活目的了。

如果我找不到自己的生活目的——一个总的也是有益的目的（益处在于一个不朽的灵魂得到发展以后自然会转变为至高无上的适合于它的存在物），那么我就是一个最不幸的人。现在我毕生都要积极地、不断地追求这个目的。

现在我要问：今后两年我在乡间的生活目的是什么？（一）学习为参加大学毕业考试必需掌握的全部法学教程。（二）学习临床医学和部分理论医学。（三）学习几种语言：法语、俄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四）学习农业，包括理论和实践。（五）学习历史、地理和统计学。（六）学习数学，中学教程。（七）写出学位论文。（八）在音乐和绘画方面达到中级水平。（九）写出准则。（十）获得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十一）就我要学习的各科写出论文。

四月十八日　　我一下子写了许多准则，都想照办，但是力

不从心。现在我只想给自己规定一条准则，等我习惯于遵守这条准则以后，再增加一条。我定下的第一条准则是：第一条，做你决定要做的一切。这一条我还没有做到。

六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1]〕　过了几乎两个月我才提笔继续写我的日记。唉，一个人如果只受到坏的影响，他要在自己身上培养出好的东西就很困难。即使不存在好的影响，只要也不存在坏的影响，那么在每一个人身上精神仍旧要占物质的上风。不过精神发展有不同的途径。要么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单独构成总体发展的一部分，要么是个别人的精神堕落加强精神的总体发展。

---

[1] 作者于一八四七年五月一日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一八五〇年

六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七时许起床，至十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十时至十二时阅读，写日记。十二时至下午六时吃饭，休息，考虑学音乐的事，吃饭。六时至八时练琴。八时至十时处理庄园事务。

我已经是第二天象这样懒散了，没有做规定要做的事。为什么呢？我也不明白。但我并未绝望，我会强迫自己去做。昨天不仅没有做规定要做的事，而且还违背了自己的准则。今后我再不违背这一条，即不跟自己村里的任何女人亲近，除了某些我不会主动去找而我也不会放过的机会以外。

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发现任何哲学著作都很能激励我去行动。我正在读孟德斯鸠的著作。我觉得我懒散下来的原因是一开始抓得太多。以后在规定要做的一件事还没有做到时候，我决不去做第二件事。为了不让自己找借口说，还没来得及作系统的规定，我要在日记簿上写下总的准则和音乐、庄园事务的分类准则。

总的准则。打算做一件事，就别借口没心思或者贪玩而拖延，要立刻着手去做，哪怕是在表面上。思想会随之产生。比如说，我打算写几条准则，那么就拿出笔记本坐下去写，不写完不站起来。

音乐方面的准则。每天弹：(一)全部二十四音阶练习，(二)

两个八度的全部和声和琶音练习，(三)全部转位练习，(四)半音音阶练习。学一支新的曲子要熟练到能不中断才往下走。只要碰见华彩乐段就用各种不同的调式练一练。每天至少弹四页曲谱，直到指法正确才往下走。

庄园事务方面。对任何一项指示都要从它的利和弊两个方面去考虑。每天亲自视查庄园各部分。不要急于下命令、指责、惩罚。记住，在经营上最需要有耐心。任何已经发出的命令，即使后来证明是有害的命令，只有经过自己斟酌之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收回。

记事。前年冬天我在莫斯科生活得乱七八糟，既没有公务，也不做什么正经事，胸无大志。我这样度日的原因，倒不是象许多人所说所写的：在莫斯科人人都这样过日子，而只不过是我喜欢这样生活。再者，莫斯科上流社会青年人的处境也使人容易懒散。我这里所说的青年人有几个附加条件，即教养、门第、一年一万至两万卢布的收入。具有这样几个附加条件的青年人的生活是非常舒适非常自在的，如果他没有公务(即需要认真对待的公务)在身，不过是挂个名儿而又喜欢闲散的话。所有上等人家的客厅都对他开放，见着任何一位待字闺中的小姐他都有权打主意，他是上流社会公认最优秀的青年。假使这位少爷来到彼得堡，他就要为这样一些事情烦恼，诸如为什么戈尔恰科夫兄弟能接近内廷而我不能？怎样才能参加男爵夫人З.的晚会、出席伯爵夫人A.的盛宴？等等。要是他不依仗某一位伯爵夫人挤进那些沙龙，要是在那种地方他不能够成熟老练起来，或者不善于承受屈辱、抓住一切机会，哪怕是丢人现眼也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拚命爬去，那么他是不可能出席那个晚会和盛宴的。

十二月八日 [莫斯科]　我写了五天日记，在那以后五

个月没有动一下。让我想想这段时间我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拉下这样多。这段时间我有了很大的转变。宁静的乡间生活，往日的荒唐行为，不能不过问自己的事务，这些都产生了后果。我不再构筑空中楼阁，制定一些任何人力也无法执行的计划。而主要的，对信念的这种转变最为有利的是，我再也不指望单凭自己的理智就能达到什么，再也不轻视所有的人都采取的形式了。以前一切普通的东西在我看来似乎都是配不上我的。现在相反，我几乎不承认任何一种信念是好的，对的，除非我看到这种信念被人付诸实行，而且是被许多人付诸实行了。能够理解别人的信念并且在别人身上看到那些信念已付诸实行，是人的主要长处，而我过去竟轻视这一点，多奇怪啊！我怎么会不经任何检验，不先付诸实行，就让自己的理智随意活动啊！总而言之，简单一句话，我胡闹够了，现在老了。

在这个转变当中，我的自尊心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沉湎于放荡的生活以后发现，在一切方面都不如我的人，在这一方面却远远胜过我，这使我痛心。于是我确信，这不是我的使命。也许促成这个转变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输钱给奥加廖夫①，结果把我的经济弄得一团糟，简直象是没有希望重振了；其次是发生火灾②，这场火灾使我不得不行动起来。赢回输去的钱又给我的行动平添一种比较欢快的色彩。不过我感觉自己已经变得过于冷漠了。只是偶尔，尤其在我躺下睡觉的时候，还有喝醉酒的时候，感情才外露，而我又已经向自己保证不贪杯。[……]

① 弗·伊·奥加廖夫是宪兵军官，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附近有一小片田庄。

② 一八五〇年十月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发生过火灾。

一八五一年

［一月］十八日　［莫斯科］　　我的表现不好不坏。缺乏弹性。十九日——谋职。活动：去练马场，拜见切尔托娃①，拜见戈尔恰科夫②夫妇，拜见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公爵③。晚上赌钱。写我昔日的故事④。

二月二十八日　　我荒废了许多时间。起初沉湎于上流社会的种种乐事，后来又觉得灵魂空虚，耽误了正事，即以我自身为对象的工作。长期以来使我苦恼的是，我没有一种能够决定整个生活方向的来自内心的思想或感情，什么都是走着瞧。现在我似乎找到了来自内心的思想和恒久的目标，那就是增长意志。我早已开始向这个目标努力，只不过现在才意识到，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思想，而是与我的灵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思想。［……］

三月二十日　　［……］我发现我的癖好主要有两个，一是好赌，一是好虚荣，而虚荣心有数不清的表现形式，诸如要表现自己、轻率、不在意等等，因此更加危险。晚上把到莫斯科来以后写的日记看一遍，加注总的评语，并且清查在莫斯科的现金支

---

① 瓦·叶·切尔托娃是当时莫斯科的一位女慈善家。

② 谢·德·戈尔恰科夫上校，国家财产事务所主任。

③ 尼·米·戈尔恰科夫，作者的远房表兄。

④ 这是作者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写中篇小说《童年》。

出和债务。

我来莫斯科有三个目的。(一)赌博。(二)结婚。(三)谋职。第一件事既肮脏又低下。感谢上帝，我检查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并且抛开了世俗偏见，终于下决心卖掉一部分田庄以重振家业。第二件事依照大哥尼古连卡的聪明建议缓办，直到爱情，或者理智，或者甚至于是无法完全抗拒的命运迫使我去做才做。第三件事要在省里工作两年以后才办得成；而且，说真的，我虽然很想谋一个职位，但是又想做许多与此不相容的事情。因此，我还是等待命运来安排吧。[……]

[四月]十九日　　尼古连卡、瓦列里扬和玛莎来了。①明天我去图拉解决我的公务问题，②还得把沃罗滕卡村交出去，③卖得一万六千卢布现款。在乡间我的宗教意识更浓厚了。

五月三十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④　　现在是六月⑤三十日夜里十点钟，我在旧格拉德科夫镇写日记。我怎么到这里来啦？不知道。又为了什么呢？也不知道。我想写很多东西，写从阿斯特拉罕到这个镇的旅途见闻，写哥萨克人，写鞑靼人的怯懦，写草原，但是军官们同尼古连卡要到阿列克谢耶夫⑥那里去吃晚饭，

---

① 作者的大哥尼古拉，小名尼古连卡（1823—1860），在返回高加索前到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于四月二十九日带着列夫去高加索。瓦列里扬是作者唯一的妹妹玛丽亚，小名玛莎（1830—1912）的丈夫，后来与玛莎离异。

② 指辞去图拉省贵族代表会议办公厅职员的职务。

③ 沃罗滕卡村在图拉省博戈罗季茨克县，有二十二名农奴，在托尔斯泰兄弟析产时划归列夫所有。妹夫瓦列里扬帮列夫将该村卖给了图拉省一地主。

④ 作者随大哥于一八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赴高加索，途经莫斯科、喀山、萨拉托夫、阿斯特拉罕、基兹利亚尔，五月底到达北高加索的旧格拉德科夫哥萨克镇。

⑤ 作者的笔误。

⑥ 尼·彼·阿列克谢耶夫是第二十炮兵旅第四炮兵连连长。

我也去。我挺喜欢上尉①，但疏远其他人。也许是些下流坯。

[三月至五月]　[……]拉马丁②说，作家们忽视大众文学，而读者多半在人民大众中间。写作的人都为他们生活的那个圈子写作，而人民大众，其间有渴望受教育的人，却没有文学。只要作家不为人民大众写作，人民大众就不会有文学。

我不去说那些为了赢得许多读者而写的书，那不是著作，那是匠人的产品。我也不去说那些没有进入诗歌领域的学术著作和教科书。

（散文和诗歌的界限在哪里？我永远弄不清楚。虽然语文科有这个题目，但是答案却叫人无法理解。诗歌即诗，散文即非诗；或者诗歌即公文与教科书以外的一切。）一切著作要想写好，必须象果戈理谈他的告别小说③那样，从作者的心灵中唱出来。这些多数是有高度修养的作者会从心灵中唱出什么人民大众能够接受的东西来，人民大众不明白。即使一位作者努力屈尊俯就人民大众的水平，人民大众也不会那样去理解。正象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读到小说中描写的女主人公被奸污的情节不会产生愤怒的感情一样，他不会愤怒，不会设身处地为可怜的女主人公着想，反倒不由自主地要从诱惑她的男人的角度去体验肉欲的快乐——人民大众从你想对他们说的话当中理解到的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难道人民大众理解《苦命人安东》④、《Genèviève》⑤

---

① 即希尔科夫斯基上尉，地位仅次于尼·彼·阿列克谢耶夫，后来成为短篇小说《袭击》中的赫洛波夫上尉的原型。

② 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政治活动家。托尔斯泰于一八五一年三月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开始读拉马丁的著作。

③ 指《死魂灵》第二卷。

④ 《苦命人安东》是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的小说。

⑤ 《热纳维埃夫》，是拉马丁的小说。

吗？表达思想的文字可以看懂，但是思想却懂不了。人民大众有自己的文学——美好的，无法模仿的文学。它不是赝品，而是从人民大众自己的圈子里唱出来的。不需要高级文学，也不存在高级文学。你试试去向人民大众的水平看齐吧，人民大众就要对你嗤之以鼻了。

让上等人前进吧，人民大众也不会落后。人民大众不与上等人为伍，但是人民大众也会前进。[……]

[……]当你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的时候，你对生命的看法有多大的变化啊！生命不再是目的，而成了手段。不幸使人乐于行善——行善使人幸福——幸福使人败坏。

幸福有两大类，即乐于行善者的幸福和爱好虚荣者的幸福。前一类幸福来自善行，后一类幸福来自命运。必须使善行深深扎下根来，不让后一类幸福对前一类幸福产生坏影响。建筑在虚荣之上的幸福会被虚荣毁掉，因为名誉毁于恶言，财富毁于欺诈。建筑在善行之上的幸福却没有什么能毁掉它。

[……]不应该说，人生就是经受种种试探，死亡才是使我们脱离苦海的福气。这话既不能在我们失去亲朋好友的时候安慰我们，也算不上道德教诲。一个人只有在绝望的时候才会对这种话产生同感，而绝望是对上帝信心不足的表现。作为道德教诲，这种思想对于年轻人的心灵是过于沉重了，只会动摇他们对善的信心。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所爱的人，他可以去爱另一个人。如果他不能再爱别人，那只是因为他太骄傲了。每一个人的灵魂中都有恶的根子。

[……]大家都在写人的弱点和可笑之处，把它们摆在虚构的人物身上，有时挺成功，这要看作家的才气如何了，而多数情况却显得不自然。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弱点我们是从自己身上

认识到的，为了表现得准确，得通过自己去表现，因为一定的弱点只适合于一定的个人。有勇气这样做的人很少。人们把自己的弱点移到一个人物身上去的时候，总是拚命扭曲他的形象，以免自己被认出来。其实不如直截了当地说："瞧，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不喜欢，我很遗憾，不过是上帝把我造成这样的啊。"谁也不肯带头这样做，免得别人说："你以为，既然你不好，你可笑，那么我们大家也都一样。"因此大家都保持沉默。这好象外省人赴舞会，大家都怕第一个到场，因此大家都迟到。如果每一个人都让别人看到自己是怎样一个人，那么以往的可笑之处和弱点就不再是可笑之处和弱点了。这难道不是从害怕被嘲笑的重压下解脱出来（哪怕只解脱一点）的莫大好处吗？这种愚蠢的恐惧心理使我们失去多少多少真正的快乐啊！[……]

六月八日 [旧村①] 爱情和宗教，这是两种纯洁的，崇高的感情。我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如果爱情象我读到的和听到的那样，那么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以前季娜伊达②在我眼里只是个贵族女子中学学生，我喜欢她，但是很少了解她（呸！文字真是个粗鄙的东西！它把感情表达得多么下流、蠢笨啊！③）。这次我在喀山住了一星期。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我要在喀山逗留，是什么使我感到愉快，为什么我那样幸福？我不会回答说，这是因为我落入情网。当时我对此浑然不觉。我以为，这浑然不觉正是爱情的主要特征，并且构成爱情的全部魅力。那个时

---

① 设防的军营，本是热泉城附近一个车臣人的村子。

② 季·莫·莫洛斯特沃娃是作者少年时期在喀山的相识。作者去高加索旅行途经喀山时，又同她见了面。

③ 俄语знать的基本含义是"知道"，"了解"。但是знать женщин 却表示同女人有性关系。

期我的精神是多么轻松啊。我没有感觉到种种猥琐的欲望的压力，而那种压力会破坏生活中的一切快乐。我没有对她说过一句与爱情有关的话，但我确信她知道我的感情，如果她爱我，我只归因于她理解了我。一切内心情感的迸发起初都是纯洁的，崇高的。是现实毁灭了一切迸发出来的感情的无邪和魅力。我同季娜伊达的关系停留在两个灵魂彼此纯洁地渴慕的阶段上。季娜伊达，也许你怀疑我对你的爱，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就原谅我吧，是我不好，本来我只要说一个字就能够使你相信的。

难道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难道有一天我会听说她嫁给一个姓别克托夫的人了？或者更可悲，我会看到她头戴一顶滑稽的包发帽，目光却仍旧那样聪明，开朗，快活，钟情。我不会放弃我的各种计划去同她结婚，她能不能构成我的幸福，我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但是我毕竟已落入情网。否则这些使我情绪高涨的愉快回忆，这目光——只要我一看见或一感觉到某种美的东西就用这目光去注视，说明什么呢？要不要给她写封信？我不知道她的父名，也许我会因此失去幸福。可笑。忘了带有皱褶的衬衫，因此我不任军职。如果忘了带制帽，我也就不会想去见沃龙佐夫[①]，并且去第比利斯任职了。不能戴着高加索式的毛皮高帽去啊！现在上帝知道是什么在等待着我。听凭上帝安排吧。我自己不知道，为了我的幸福需要做什么，什么是幸福。季娜伊达，你还记得主教花园，那条侧面的小径吧。当时爱情的表白就在我的舌尖上，你也一样。只需我开口。可是，你知道我以为我什么也没有说的原因在哪里吗？我当时是那样幸福，简直没有什么可向往的了。我害怕破坏我的……不是我的，而是我们的幸福。

---

① 米·谢·沃龙佐夫（1782—1856），高加索总督。

这可爱的时光将永远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人是个多么无聊而又好虚荣的造物啊！当有人问起我在喀山度过的日子的时候，我用随随便便的语调回答说："嗯，那儿的社交界对于一个省城来说很不错了，我那几天过得相当快活。"卑鄙！这都是被人们讽嘲过的。人们嘲笑跟心上人在一起时窝棚也是天堂的说法，认为这不是真话。这当然是真话。不仅窝棚是天堂，克拉皮夫纳[1]、旧村，无论什么地方都是。跟心上人在一起时窝棚也是天堂，这是真话，真话，一百个真。

[六月十一日　高加索　旧村军营　夜]　我到这里五天了，早已被我遗忘的懒病重又困扰着我。日记全然扔下。当初我起意到高加索来的时候，对此地的风光寄与了最大的希望，而它至今没有给我什么诱人的印象。我本以为在这里剽悍精神会在我身上得到发扬，结果也没有。

夜是明亮的，爽人的微风透过帐幕摇曳着结花的烛火。山村里传来遥远的狗吠声、哨兵的呼应声。搭棚子用的橡树枝和法国梧桐树枝渐渐干了，散发着香气。我坐在棚子底下的一只鼓上。这棚子四面都与帐幕毗连，一面的帐幕掩着门，克诺林(一个讨厌的军官)在那里睡觉；另一面的帐幕敞着，极其阴暗，只有一线光落到哥哥的床脚。我眼前的这一面却照得通明，棚壁上挂着手枪、军刀、匕首、衬裤。静静地。听得见风儿在吹。一只小虫飞过去，在烛火周围绕了一圈。近旁有个士兵抽泣了一下，大声叹了一口气。

我不想睡。写下去吧，墨水没有了。明天再说。还要根据白天的印象写几封信。[……]

---

①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在图拉省克拉皮夫纳县。

［六月十二日］　起身迟了，是大哥打猎回来把我吵醒的。我总在寻觅一种心境，一种看事物的观点，一种生活方式，可是既没有本事找到，也没有本事确定。我极愿使自己的智力活动更有条理，活动本身也更多一些，同时更多一些自由和从容。昨天我几乎彻夜未眠。写了日记以后，我开始祈祷上帝。我在祈祷时体验到的感情的甘美无法表述。［……］如果给祈祷下的定义是祈求和感恩，那么我就不是在祈祷。我希冀着某种崇高而美好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却不能表述，虽然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希冀什么。我渴望同无所不包的实体融合为一。我祈求它宽恕我的罪愆。不对，我祈求的不是这个，因为我感觉到，既然它赐予我这个幸福时刻，那么它就已经宽恕我了。我一面祈求，一面感觉到我无所祈求，我不能也不会祈求。我感恩了，但不是用言词，不是用思想。我把祈求和感恩全都融合在一种感情之中。恐惧感完全消失了。我不能把信仰、希望、爱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从总的感情中分离出来。这个总的感情正是我昨天体验到的，那就是对上帝的爱。这是崇高的爱，它包容一切好的，否定一切坏的。

看到生活的无聊——罪恶一面真使我毛骨悚然。我不能理解，它怎么会吸引我。当我诚心诚意祈求上帝接纳我的时候，我感觉不到肉体的存在，我只是一个灵魂。可是肉体——生活的无聊一面又占了上风，还不到一小时，我几乎是有意识地听到了罪恶、虚荣、生活的无聊一面的呼声。我知道这呼声来自何处，知道它会葬送我的幸福，我挣扎，但还是依从了它。我幻想着荣誉，幻想着女人睡去。我并非明知故犯，而只是未能抗拒。

永恒的幸福在这里不可能存在。痛苦不可避免。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竟然有胆量说：我不知道；而我曾经斗胆认为，

天道可知。上天是理性的源，而理性要求了解……头脑在这些深奥的道理面前茫然无措，感情又害怕玷污了理性。我感谢理性赐予我这幸福的时刻，使我看到我的卑微和我的伟大。我想祈祷，但是不会；想了解，又不敢，一切听凭你的旨意吧！我为什么写下这些？我的情感表达得何等平淡，毫无生气，甚至毫无意义，而它们曾经是那样崇高！！

[……]人生来是要独处的——不是在实际上，而是在精神上。有些情感不应向任何人倾诉。即便是美好的、高尚的情感，一旦向别人倾诉，甚至只是让别人猜测到，你就会在他的心目中贬值。当一个人把这样的情感向别人倾诉的时候，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他表达的只不过是自己的向往。未知才是最有吸引力的。[……]

七月三日　　[……] 刚才我躺在军营外面。美妙的夜晚！月儿正从小丘后面爬上来，照亮了天边的两小片薄云。一只蟋蟀在我身后不停地唱着它的凄凉的歌。远处传来蛙声，山村附近时而有鞑靼人叫喊，时而是狗吠，然后一切复归岑寂，只听得那只蟋蟀还在鸣唱。一片轻薄的透明的云从离我远和离我近的星星旁边浮过。

我于是想：去把我看到的描写一番。可是怎么写啊。得去坐在有墨水迹印的桌边，拿起一张灰色的纸和墨水，弄脏手指，在纸上涂写字母。字母组成词，词组成句。难道感情是能够表达出来的吗？能不能用什么办法把自己看到大自然时的观点传达给另外一个人呢？描写是不够的。为什么诗和散文①，幸福和不幸如此紧密相联？应该怎样生活？努力把诗和散文一下子结合起来呢，还是先享受一个，再听凭另一个摆布？

① 在俄语中“诗”又表示幻想的境界，美的境界，而“散文”又表示平凡庸俗。

幻想有比现实好的一面，现实也有比幻想好的一面。两者结合才是完满的幸福。

七月四日　［……］日子过得真没意思！比如今天，没有一个回忆，没有一个强烈的印象留下来。我起身很迟，醒来的时候怀着一种常有的不愉快的感觉，懊悔不该睡过头。每次睡多了醒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类似胆小的狗做错了事在主人面前会有的感觉。后来我又想，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在醒来的那一刻有多充沛，为什么我不能时刻保持这样的精神力量。任何时候我都要说，意识是人能够遭受到的最大的精神上的不幸。使我痛苦，非常痛苦的是，预先知道一小时以后即便我仍旧是这么一个人，我记忆中的形象也仍旧是那些形象，而我的观点却不管我怎样也会改变，并且是有意识地改变。我读了《奥拉斯》（《Horace》）①。大哥说得对，这个人物象我。主要的特点是，心地光明，见解高超，好出名，可又完全没有从事任何劳动的能力。没有能力是由不习惯造成，不习惯又是由教养和虚荣心造成。

［……］同平日一样，我们三个人，即我、大哥和克诺林格，在一起吃午饭。让我来试一试给克诺林格画一幅肖像吧。我觉得描写一个人本身是不可能的，但却可以描写他给我的印象。说一个人与众不同，善良，聪明，蠢笨，有始有终等等……这些词句无助于对他有任何了解，却又指望把他描绘出来，那往往只会把人弄糊涂。

八月十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前天的夜晚很美，我坐在旧格拉德科夫镇上我的小屋窗旁，用触觉以外的全部感官欣赏大自然。月亮还没有升上来，东南边天上的晚霞却已开始发

① 《奥拉斯》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的长篇小说。

红。微风吹过，带来爽人的气息。蛙声和虫鸣融成一片，形成一种莫名的，单调的夜声。天穹明净，缀满了星星。我爱在夜间凝视星空，在又大又亮的星星后面，可以看出由小星星形成的一片白色的东西。你看清了它们，正观赏着它们，忽然，它们又都隐去，那些星星却离你更近了。我喜欢这种错觉。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幻想，无论我听过多少，读过多少，都与我的方式完全不同。有人说，望着眼前美丽的大自然，头脑里会产生上帝伟大、人类渺小的思想；恋人能在水中看到心上人的影子。还有人说，群山仿佛在述说什么，树叶也在述说什么，而树呢，正招唤人到那边去。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啊？要把这种荒唐的东西塞进脑子里得使点劲才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多地容忍生活中，谈话中，以及其他场合中的种种造作（affectation）。但是，无论我怎样努力，总无法[习惯]于这种种的造作。当我在所谓幻想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在自己的头脑中发现任何有道理的思想。相反，在我的想象中掠过的一切念头总是最庸俗的，不可能认真对待它们。一旦我有了一个念头，而这个念头又引起一连串其他念头，那么构成“我在幻想”这种舒服的精神慵懒状态就消失了，我开始思索。

我不知道对茨冈之夜的回忆是怎样溜进我这飘忽不定的想象中来的。卡佳的歌声、眼睛、笑容、胸脯、温存的话语在我的记忆中还很新鲜，何必写下来。我想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发现我有一个离题插话的坏习惯。正是这个习惯，而不是从前我以为的思如潮涌，常常妨碍我写作，使我不得不从写字台前站起身来，去思索一些与写作的内容完全无关的东西。害人的习惯呀！我喜爱的作家斯特恩① 有很高的叙述才能，话说得很聪

① 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

明，但是连他的插笔也很沉闷。凡是同茨冈人打过交道的，都爱哼点茨冈小调，不论是好是坏，总使人愉快就是了，因为容易引起联想。一个突出的特点就能使你回想起许多与这个特点有联系的情景。茨冈歌曲的突出特点很难加以说明，它在于吐字，在于那种特殊的花腔和重音。[……]

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比利斯① 我从来没有爱过女人。只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体验过一种类似爱情的强烈感情。但我[不]愿相信那就是爱情，因为对象是一个肥胖的女仆(虽然她的脸蛋很好看)，何况十三岁到十五岁对一个男孩(少年)来说正是最乱七八糟的时期，不知道把精力用到什么上面去好，情欲在这个时期也特别旺盛。

我倒是常常钟情于男人，两位普希金②就是我初次恋爱的对象，第二次是萨布罗夫③，第三次是济宾④和季亚科夫⑤，第四次是奥博连斯基⑥、布洛斯菲尔德⑦、伊斯拉温⑧，还有戈季耶⑨和许多其他人。在这些人当中，我至今还爱着的只有季亚科夫。对于我，爱的主要迹象是唯恐惹恼了所爱的对象，或者说，唯恐使他不喜欢。[……]我爱过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我发

---

①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作者随他大哥赴第比利斯办服军役手续。他在这里逗留到一八五二年一月十二日。

② 可能指作者的远亲穆辛—普希金兄弟二人。

③ 身份不详。

④ 一位音乐家。

⑤ 图拉省一地主。

⑥ 一位法律工作者。

⑦ 作者的大学同学。

⑧ 康·亚·伊斯拉温(1827—1903)，即未来的托尔斯泰夫人的科斯佳舅舅。

⑨ 戈季耶是莫斯科一家法国书店的老板。

现，他们看见我那个样子心里很不好受。如果在我所爱的对象身上找不到理智要求的精神条件，或者我和他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以后，我常常会对他产生敌意，但这种敌意是建筑在爱的基础之上的。我对自己的兄长们从来不曾有过这种爱。我经常吃女人的醋。我认为爱情的理想是为了所爱的对象完全牺牲自己。这正是我体验过的。从前我一向爱那种能够冷静地对待我，只是重视我的人。我年龄越大，这种感情就越少。

[……] 绘画促进想象自然界的能力，它的领域是空间。音乐促进想象你的感情的能力，它的领域是和声和时间。诗歌促进想象这两者，即现实或者我们的感情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能力。舞蹈是从绘画向音乐过渡。歌曲是从音乐向诗过渡。为什么古人把音乐称作模拟音乐？为什么不把每一种过渡同某一种感情连结起来？为什么音乐对我们的作用同回忆一样？为什么年龄和教养不同的人对音乐的审美要求各异？绘画是模拟自然界的道理很清楚（虽然也不是完全的模拟）。可是为什么音乐是模拟我们的感情，而每一种音的变化又与哪一种感情相似呢？这就说不清了。自然界是我们的五种感官能够感觉到的。可是感情呢，如象绝望、爱、欢喜等等，以及种种感情的细微变化，这些不仅不是我们的五种感官能够感觉到的，甚至也不是理智能够感觉到的。音乐优越于诗的地方在于音乐对感情的模拟比诗的模拟更充分，不过没有诗那样明晰，而明晰是诗的属性。

自由在于不被强迫去作恶。如果象这样来理解自由，那么自由当然就具有这种性质。完全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的大小同支配力和诱惑力的大小成反比。

我只在与善恶（内在的）无关的事情上才承认命运的支配作用。任何情况也不可能迫使一个人行善或者作恶。[……]

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做了一个跟三哥米坚卡有关的奇怪的梦。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深夜十二时，我仿佛得到了神启。我清楚地感觉到了灵魂的存在，灵魂的不朽——（永存）——我们的存在的两重性和意志的实质。自由是相对的，对于物质人是自由的，而对于上帝人是不自由的。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早上我从一个可怕的梦中惊醒——我梦见三哥的尸体。这是一种无法忘却的梦。会是预兆吗？我醒来以后流了许多眼泪。梦中的感觉比醒时更真切。不真实的推断激起诗意的情感。

一八五二年

一月二日　　我寻觅幸福的时候，染上了种种恶习。等到我明白今生只要不是一个不幸的人就够了的时候，我前进道路上的罪恶诱惑反倒少了。于是我确信，可以做一个有德行而并非不幸的人。

我寻觅欢乐的时候，欢乐却避开我，使我陷入百无聊赖的苦闷心境之中。这种心境能够引起各种变化，向好的方面变化，或者向坏的方面变化，而更多的是向坏的方面变化。现在只要我努力逃离这种心境，我就处处发现欢乐。

[……]所有的年轻人都有这样一个时期，对事物还没有任何固定的见解和准则，只是在逐渐形成中。在这个时期，他们一般都不考虑实际利益而生活在精神世界里。我把这个过渡时期称为不成熟时期。有的人经历的不成熟时期长些，有的人经历的短些，甚至有人永远不成熟，有人从未有过不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长短取决于什么呢？我上面说了，这个时期年轻人在逐渐形成自己对事物的固定看法和种种准则。既然如此，那么越是聪明的年轻人，这段时期应该过得越快，因为他会给自己定出一些准则，并且按照这些准则去生活。可是实际上完全相反。我们越活下去，生活的实际方面就要求我们越多地注意它。而一个人越是倾向于思索（从中得到精神上的享受），他就越是努力不让这段过渡时期过去。为了得出对事物的正确看法，并

且定出正确的生活准则，思索一辈子也不够。即使他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前行，由于需要，他必得停止制定准则而按现成的准则去行动，不管这些准则制定得怎样。因此，进入实际生活以后，我们所有的人在必要的时候就都开始根据一些不完善、不彻底的准则和看法去行动。

这段时期长，证明这个人聪明，然而却无助于他在实际生活中取得成功。根据我不加分析就接受了的简单、不复杂、虽不正确却彼此吻合的准则去行动，要比根据也许是正确的、但说明得不够、也没有统一起来的准则去行动容易。因此世上傻子比聪明人更顺利。

对小说家说两点意见。影子即便投到水面上，也很少能让人看见，就是看见了，也丝毫不会使人惊讶。

任何作家写作，心目中都有特别的一类理想的读者。必须弄清楚这些理想读者的要求。如果现实中真有这样的读者，哪怕全世界只有两个，也应该只为他们写作。描写大多数读者觉得不寻常的人物或景色的时候，永远不应该忽略寻常的人物和景色，要以此为基础，把不寻常的拿来同寻常的比较着写。

三月二十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无论怎样研究自己我都觉得，在我身上占上风的是三种坏的欲望，即好赌、好色、好虚荣。我早已确信，德行，甚至最高的德行，都在于没有坏的癖好。因此，只要我真的把在我身上占上风的这些癖好除去哪怕一点点，我都可以勇敢地说，我变好了。

现在让我把这三种癖好逐一加以分析。好赌由爱钱起，或者是为了模仿他人，为了赢钱去赌博，赌起来以后就不想着赢了，而是对赌博本身，对那种感觉产生新的癖好。因此，这种癖好的根源只在于习惯，除去它的方法就是除去习惯。我正是这

样做的。我最后一次赌博在八月末，那么已经过去六个多月了，现在我一点也不想赌博。在第比利斯我和一个台球房记分员对局，我输给他差不多一千局，在这种时刻我会把什么都输光。可见只要染上这种习惯，就很容易再干。因此，我现在虽然不想赌博，而我随时都应该回避赌博的机会，我正是这样做的，并不觉得缺少什么。

好色的根由正好相反，这种欲望越节制越强烈。这种癖好的起因有二，即肉体和想象。抗拒肉体容易，而抗拒也作用于肉体的想象却很难。对付这两种起因的办法是劳动和工作，包括体力的——体操，和脑力的——写作。其实这种欲望是正常的，只因我处在非正常状态下（二十三岁单身），我才把满足这种欲望看成坏事。除了意志力和祈祷上帝而外，什么也不能帮助我摆脱这种诱惑。[……]

好虚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癖好，是象饥馑、蝗灾、战争等瘟疫一样的灾祸，上天用来惩罚人类。这种癖好的根源无法探明。然而使它得到发展的原因是无所事事，无所用心，不愁衣食，穷奢极侈。

这是一种类似麻风的道德病，它不是毁坏一个局部，而是使得整体畸形。它一点一点地，难以觉察地潜入机体，然后扩散开来。没有一种表现不受这种疾病的传染，好比性病，把它从一个局部驱逐出去，它会在另一个局部更加厉害地发作起来。好虚荣的人不懂得真正的快乐、痛苦、爱情、恐惧、绝望、仇恨，一切都是不自然的，勉强的。虚荣心是一种未成熟的好名心，一种转移到他人的看法中去的自爱——爱的不是自己的本来面目，而是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这种癖好在当代特别流行，人们只嘲笑它，但却不谴责它，因为它对别人无害。不过对于染上这种癖

好的人，它比一切其他癖好更坏，它会毒化整个生活。它有一个与麻风共同的突出特点，那就是特别容易染上。不过在议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以为我发现了这种癖好的根源是好出名之心。

这种癖好弄得我好苦，它毁了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永远从我身上夺走了青年的天真、勇敢、快乐和进取心。

我不知用什么办法把这种癖好压了下去，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时时提防着它，事事先作好思想准备，唯恐旧病复发。我不知道是缺少机会还是上天使然，这种癖好很少得到满足，因此我只感受到它给我的痛苦。或许是几乎不懂得虚荣为何物的哥哥对我产生了影响，或许由于我远离浮华的社交圈子，我的生活方式促使我严肃对待自己的处境，总之，在我卧病第比利斯期间，我完全克服了这种癖好。我不敢说这种癖好已经消失殆尽，因为我还常常惋惜它给过我的快感。但是我至少懂得了不慕虚荣的生活，而且有了不慕虚荣的习惯。不久前我才在童年之后第一次体验到祈祷和爱的纯洁的欢乐。从我去年冬天写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我想根除这种癖好。但是我只谴责了那些我不喜欢的表现，不懂得要摆脱这种癖好，必须将它连根拔除。现在我觉得我这样做了，但是还有这种倾向，因此要警惕，别让自己重新染上。

三月二十七日晨　　[……]我看了二月份的《祖国纪事》杂志。《村道》[①] 很好，可惜是模仿之作。今天我要看誊清稿，也许还写一点。

三月二十七日夜十二时　　虽然身体不适，我仍看誊清稿到十一时，改得不够干净、清楚。吃罢午饭看了一会儿书，接着

---

① 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的长篇小说《村道》描写俄国边远落后地区的地主的生活。

再做同样的工作。大哥来了，我把在第比利斯写的①念给他听。他认为没有原先的好，而我认为简直就不行。我想减轻自己的工作，可是司书们不能为我誊写，我只好一个人干。

看到大仲马②的一篇谈音乐的文章，想起我在这里失去了多大的快乐啊！我在想象中编织的一个个幸福的梦碰到现实几乎全都破灭了，只有做艺术家的幸福例外。一八五〇年在乡间我体验到了这种幸福③，虽然还极不完满。

明天我要抄稿，给二哥谢廖沙写信，构思第二天④，能不能改好，或者干脆扔掉？

必须毫不留情地删去一切不清楚、繁琐、不恰当的地方，总之，令人不能满意的地方，即使抽出来看挺好。

持之以恒和坚决果断是保证任何事业成功的两种品质。十二时半就寝。

三月二十九日　　[……]一个时期以来，我为华年已逝而懊恼，寝食不安。这是从我感觉到我本可以做点很好的事情开始的。能把自己的道德成长过程写下来一定很有趣，但是不仅语言，就连思想也不足以将它表述。

伟大的思想是没有极限的，而作家们早已在表述思想方面走到了极限。下过棋，吃罢晚饭，现在睡觉。我的生活的琐碎使我痛苦，我感觉这是因为我本身琐碎。不过我还能够蔑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我身上有一种东西使我相信，我生来就不是要做个象一般人那样的人。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不是我

---

① 指《童年》第二稿。

② 大仲马(1803—1870)，法国作家。

③ 一八五〇年夏天作者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曾经用功学钢琴。

④ 指《童年》第二部。

的各种能力还不协调，或者我真的有什么地方高出于一般人之上？我老了，成长期已过，或者正在过去，可是种种热望仍在折磨我……不是渴求功名，我不要功名，我蔑视它，而是渴求对人们的幸福和利益产生重大影响。

难道我就怀着这个没有希望实现的愿望象蜡烛一样渐渐熄灭吗？有些想法我对自己都不说，但却十分珍视它们，没有它们，我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一直在兴致勃勃地写小说，可是现在我蔑视这工作，也蔑视自己，以及那些会读到这部小说的人。我没有丢下这工作只是希望驱走无聊之感，培养工作的熟巧，并且让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①高兴。如果这其中还夹杂着好虚荣的念头，那也无伤大雅，我可以原谅自己。再说，做事总是有益的。

我这样害怕，这样蔑视虚荣心，真不相信满足它会使我快乐。可是我应当寄希望于此，否则做事的动力还有什么呢？爱情，友谊！我不由得把这两种感情也看成一时的兴致，年轻人的想入非非。难道它们给我带来幸福了？或许我只是不幸。唯有这个希望支持着我去生活和努力。假如幸福、有益的工作能够成为现实，而我又能够体验到，我至少可以利用它们。主啊，求你保佑我！

四月七日　夜十一时　　早晨六点多钟就醒了，可是克服不了懒惰，九点才起床。把《第一天》②重读一遍，作了最后的修改。我坚信，写得简直不行。文字太粗，思想太少，以至无法原谅内容的空洞。但是我决心将整个第一部誊完，明天着手《第二

① 塔·亚·叶尔戈利斯卡娅(1792—1874)，是作者的远房姑姑，为他看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② 指《童年》第一部。

天》。这部作品寄不寄出？我还没有拿定主意。由大哥定夺。我为此很是不安，心里既沉重又害怕。很想开始写一篇短短的高加索小说①，但是在已经开始的工作没有完成以前，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做。[……]

四月十四日 [基兹利亚尔] 七时醒来，出外打猎，什么也没打着。十二时来到基兹利亚尔。[……]读斯特恩的小说②，令人赞叹。[……]读《英国史》(«Histoire d'Angleterre»)③，相当满意。我开始喜欢历史，并且懂得历史的用处了。可我已经二十四岁。这就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结果。只怕长不了。九时就寝。

四月十六日 九时起身。读《流浪的犹太人》④、叶尔马克⑤、关于彼得大帝的传说⑥。读粗俗的书有一种特别的快感，但是这种快感激不起热情。[……]

五月十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明天继续写《童年》，或许可以开始写新的长篇小说⑦。二时就寝。从明天起要早早起身。

五月十八日 [五山城⑧] 一早起身，写《童年》，它已经使我厌烦到极点，可是我要写下去。[……]写了《高加索来

① 这是第一次提到写短篇小说《袭击》的打算。

② 《多情客游记》。

③ 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所著《英国史》之法译本。

④ 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欧仁·苏的长篇小说。

⑤ 可能指《叶尔马克 西伯利亚征服记》一文，发表在《军校学生阅读从刊》一八四六年第六十三卷上。

⑥ 民间通俗读物《关于一个士兵救了彼得大帝的传说》。

⑦ 第一次提到《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

⑧ 作者于五月十六日到此治疗。

信》①，看来不错，但不算好。我要写下去，以便（一）有事可做，（二）培养工作的习惯，（三）提高文字修养。现在就寝。十一点钟。

五月二十二日　　[……]重读《悲痛》一章②，我感动得流下泪来。确实有一些极好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很糟的地方。[……]

五月二十三日　　[……]我觉得《童年》不太坏。只要我有耐心写第四遍，甚至会写好。现在十二点差一刻，就寝。

五月三十日　　[……]跟那些新出现的俄国文学家们比起来，我有没有才华呢？一点也没有。这就去吃晚饭，十点半。

六月二日　　[……]晚上我阅读，思索，在家喝矿泉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虽然《童年》会有些拼写错，这部作品还是不错的。关于它，我想到的只是，有比它差的小说。我还不相信我没有才华。我觉得我是缺乏耐心、熟巧和明晰，无论在文字、感情，还是在思想上也都没有什么伟大之处。不过对最后一点我还有疑问。就寝。九时十分。

六月三日　　一早起身，在家喝矿泉水，象平常那样度日。午饭吃得过多，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就是做了的，也做得不好。

[……] 我发现自己身上有衰老的迹象。我感觉到自己无知，并且引以为憾，我真心地说那句上年纪的人常说而且总是令我惊讶的话："现在我后悔从前没有念书，可是已经晚了！"我伤心地看到自己的智力没有经过培育，不准确，不强（虽然还灵活）；感情变化无常，也没有力量；意志容易动摇，只要有一点客观情况，我的一切善良意图立刻土崩瓦解。我伤心地看到并且

① 小说《袭击》的最初标题。

② 《童年》第二十七章。

也感觉到，所有这些素质的萌芽在我身上都有或者有过，只是没有得到培育。我把多少时间花在自己的教养上啊！可是我改善得多吗？真到了使我绝望的地步，不过我仍然抱着希望，期待偶然的机会，有时期待上苍。但愿有什么东西来唤醒我身上的能量，使我不至怀着对荣誉、益处、爱的崇高幻想永远堕入没有目的的琐屑生活的平庸泥淖中去。就寝。九时十分。

六月七日　　[……]看了四月份的《现代人》杂志，丑恶到了极点。① 我感到自傲，不知根据什么。但在道德上我对自己是满意的。[……]

六月二十日　　八时起身，喝了矿泉水，然后写作。增加了对收获的描写②，不错。万纽什卡病了。医生来过，我没有遇见。他带来一本《现代人》杂志，这期有米·米哈伊洛夫③的小说《花边女工》，非常好。[……]

六月二十九日　　[……]看完《萨伏耶牧师谈信仰》(«Profession de foi du Vicaire Savoyard»)④，文中充满矛盾，许多地方写得朦胧抽象，可又有许多不寻常的美。我从中汲取的是对灵魂并非不死的信念。要对不死有一个概念，就必须对前世的回忆有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不是不死的。我的理智拒绝从一个方面去理解无限。有人说过，真理的标志是明确性。虽然对这一点可以提出异议，而明确性仍不失为最好的标志，时刻要用

① 《现代人》这一期登载了两部长篇小说的续篇，即俄国作家伊·伊·帕纳耶夫的《外省社交明星》和俄国作家阿·费·皮谢姆斯基的《有钱的未婚夫》，以及其他作品。

② 见《童年》的《打猎》一章。

③ 米·米哈伊洛夫(1829—1865)，俄国诗人。

④ 《萨伏耶牧师谈信仰》，是长篇小说《爱弥儿》的第四卷，十八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卢梭所著。

这个标志来检验自己的判断。

良心是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指南，可是将良心的呼声区别于其他呼声的标志又在何处呢？……虚荣心的呼声也是这样强。比如未报之仇。以本身的幸福为目标的人是糊涂虫，以他人的意见为目标的人是弱者，以他人的幸福为目标的人是善人，以上帝为目标的人是伟人。不过以上帝为目标的人在其中能找到幸福吗？真蠢！而这些思想原先似乎非常精采。我信善，也爱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能给我指明善。或许不存在个人利益就是善的标志吧？而我之爱善是由于善使我愉快，因此它是有益的。对我有益的东西之所以有某种益处，之所以好，也只是因为它对于我是好的。这就是将良心的呼声区别于其他呼声的一个标志。难道这个细微的区别——区别什么是好的、有益的（我把令人愉快的放到哪里去？），具有真理的标志——明确性吗？不。在行善的时候最好浑然不觉，连想也不想。所谓大智大慧就是懂得智慧并不存在。

于他人不好就是于我不好。于他人好就是于我好。良心总是这样说。指愿望还是指行动呢？我的行为虽然出于好心，但是效果不好，良心就谴责这种行为。人生的目的是善。这种感知是我们的心灵所固有的。过善良生活的方法是知善知恶。不过用整整一生的时间能做到这一点吗？把整整一生奉献于此，我们就不会犯错误，不会不由自主地作恶了吗？当我们的全部力量时刻不断地投向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是善良的。即便不完全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可以行善。不过最近的目标是什么，是研究还是行动？不存在恶就是善了吗？天生的喜好和命运指出我们应该选择的道路，但是我们应该时刻怀着善良的目的去劳动。难道一切不给他人带来利益的娱乐、快事都是恶吗？

良心在这上头并不谴责我，相反，它赞成。这就不是良心的呼声了。良心迟早要因为我把任何一分钟用于无益（即使也无害）的事而谴责我。使劳动多样化是快事。十点三刻就寝。

七月二日　　五时起身。散步，写完《童年》并作了修改。午饭后读《新爱洛绮丝》（«Nouvelle Héloise»）①，草拟了给编辑②的信。正义是最低限度的善行，人人对此都有义务。高于此是通向至善的阶梯，低于此是恶行。[……]

七月七日　[铁泉城]　　六时起身，牙痛，觉得浑身无力，喝了矿泉水。森林很美。给姑姑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写了一封信，不准备发出。还给大哥写了一封。得赶快把《高加索来信》的讽刺部分写完，讽刺于我的性情不合。③[……]

七月八日　　八时起身。喝过矿泉水，洗了澡，《高加索来信》写了不少。牙痛。以极大的快感读了《忏悔录》（«Confessions»）④。

七月十五日　　[……]《高加索来信》搁在桌上，我不想写。读卢梭的作品。论教养和才华，我觉得他在我之上，而论自重、坚定性和判断力，他在我之下。[……]

八月三日　[五山城]　　[……]心情很好，在花园里度过一整天。读《政治家篇》（«Politique»）⑤。在我的长篇小说中我要讲一讲俄国政治的弊端，如果满意，今后我要拟一个贵族选举

---

① 《新爱洛绮丝》为卢梭所著。

② 指当时任《现代人》杂志主编的俄国诗人尼·涅克拉索夫。作者寄此信时，同时寄去《童年》的手稿。

③ 在《袭击》初稿中，作者对将军和其他几位贵族出身的军官作了讽刺性的描写。后来作者淡化了对这些人物的讽刺。

④ 《忏悔录》为卢梭所著。

⑤ 《政治家篇》是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柏拉图所著。

制与君主制相结合的治国计划，以现存选举制为基础。这就是为善的人生的目的。主啊，感谢你，求你给我力量。

八月十七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参加阅兵。我所能期望于服役的最好的东西就是退役。参加阅兵回来我睡到九时。头脑非常清醒。文学堕落的原因是，读轻松的作品已经成了习惯，而写作又成了职业。一辈子能写出一部好书就足够足够了。一辈子能读完一部好书同样如此。

八月二十八日　我满二十四岁了，仍然一事无成。八年来我一直在同疑惑和种种欲望作斗争，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我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将来会清楚。打了三只鹬。

〔八月〕二十九日　［……］收到编辑的来信，我高兴得象个傻子。① 钱的事只字未提。明天给涅克拉索夫、布耶姆斯基② 写信，并且要写作。

九月二日　骑兵演习。傍晚我打了三只野鸡。《大卫·科波菲尔》③ 美极了。

九月十九日　打过猎。看来我的长篇小说构思已经够成熟的。如果现在还不动手写，那就说明我已懒到不可救药的程度。

九月二十二日　牙不疼了，正要坐下来写作，采扎尔汗④ 来了，打搅了我。同苏利莫夫斯基⑤ 出去打猎，打死三只野鸡。

---

① 涅克拉索夫来信说，“作者的方向，作品的内容的质朴和真实构成”《童年》的“不可剥夺的优点”。

② 一位陆军准尉。

③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力作。俄译文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一八五一年第一至九期上。

④ 一位陆军准尉。

⑤ 一位陆军少尉。

看《一三年战争史》①。只有懒汉或者无能之辈才会说他找不到事情做。编一部真正的、翔实的本世纪欧洲史。这是个需要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历史上少见如此有教益而又探讨得如此不足的时代，要以不偏不倚的正确态度去探讨它，就象我们现在探讨埃及和罗马的历史一样。有了丰富、新鲜的史料，加上历史的、前所未有的公正态度，就能达到完美无缺。在产生写的念头之前，我还想到了一个从前没有想到过的美的条件，即人物性格鲜明，清晰。

九月二十九日　[……]读了新的一期《现代人》杂志。有一部挺好的小说②，象我的《童年》，但是写得不够认真。

十月八日　整天，一直到晚上都处在一种奇怪的无法克制的沮丧心情之中，看书写作都没有劲头。看了一篇写得很糟的东西，然后写了一页半。应该永远抛弃写作不加修改的念头。修改三四遍还不算多。[……]我退役的决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退役都行。服役妨碍我完成自己的两项使命，我自觉只有这两项是我的使命③，尤其妨碍两项中更好、更高尚的一项，即主要的一项，也是我更有信心在其中找到安慰和幸福的一项。一切取决于布里梅尔④是否已举荐我。⑤如已举荐，我等着往彼得堡写信；如未举荐，我立刻申请退

---

① 俄国军事历史学家，中将亚·伊·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所著。

② 署名尼古拉·M·的小说《乌利扬娜·捷连季耶夫娜的故事》，为П.A.库利什所著。

③ 作者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文学创作和改善农奴的生活。

④ 爱·弗·布里梅尔(1797—1874)，少将，高加索独立军炮兵首长。

⑤ 指为作者申请军衔。

役。①

十月十九日　　质朴是道德美的主要条件。要叫读者在主人公身上看到自己的弱点，同美德一样多的弱点。美德可能存在，而弱点必然存在。我有了学音乐的想法。无论怎样我希望从明天起就开始不倦地工作。长篇小说的构思非常好，它也许不完美，但永远会是一本有益的好书。因此应该不停地写下去。

[……]长篇小说《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的缘起。主人公在乡村生活中探寻实现幸福和正义的理想的途径。他没有找到，失望之余，又想到家庭生活中去探寻。他在妻子的启发下想到，幸福不在理想之中，而在经常的，为生活必需的，以他人的幸福为目的的劳动之中。[……]

十月三十一日　　昨天和今天写得不多。牙痛。看了我那篇给弄得面目全非的小说。②

十二月一日　　整整一天写关于战争的描述③。所有带讽刺性的地方我都不喜欢，可是整个描述都带有讽刺意味。因此需要全部重写。[……]

十二月三日　　写了许多。看来会很好。去掉了讽刺。我有一种内在的情感强烈地反对讽刺。写整个阶级的阴暗面，而不仅是个人的阴暗面，甚至令我不快。[……]

十二月十一日　　[……]在我已经开始写《一个地主的故事》这样美妙的东西的时候，真不好意思再去写象我的短篇小说

---

① 作者始终未得到军衔，于一八五三年四月十七日写了一封信给布里梅尔谈此事。

② 《童年》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一八五二年第九期上，编辑按书刊检查机关的要求作了删改。

③ 指短篇小说《袭击》。

那样一些不高明的东西。何必要金钱和无聊的文坛名声啊。不如怀着信念兴致勃勃地写一点好的、有益的东西。做这样的工作永远不会疲倦。等到我写完的时候，只要我活着，渴望行善就一定会找到事情做。

一八五三年

［一月一日　红色要塞］　（一）随炮兵营出征，①我快活，健康。

六日［一月　威武要塞］　举行过无聊的阅兵式。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哥，都喝了酒，我为此很觉不快。战争是如此不正义的事，难怪打仗的人要尽力压制自己的良心的呼声。我做得好吗？上帝，求你指引我。如果我做得不好，求你宽恕我。

十二日［一月］　［……］想写一篇特写：《舞会和青楼》。② 嗓子痛，但情绪好。

一月二十一日　写了一些，但如此草率，不扎实，又少，简直不象样子。由于我过着这种没有目的、杂乱无章的生活，跟这些不想理解也不能理解任何稍微严肃一点或者稍微高尚一点的东西的人相处，我的智力大大衰退了。我身无分文，这种状况使我害怕别人会把我想得很坏，这本身又证明，我有可能做坏事。我再也不想赌牌了，不知上帝会怎样帮助我。既然我在高加索的生活象这个样子，高加索对我有什么可称道的益处呢？［……］

二月二十日［摇篮山军营］　从威武要塞开拔，进入库林村，无战事。在那里停留约两星期，然后在摇篮山扎营。十六

① 作者参加了对沙米尔军队的征讨，历时两个半月。

② 第一次提到写短篇小说《圣诞夜》的想法。

日夜间和十七日白天，炮兵有战事。我的表现是好的。[1] 这些日子我一直赢钱，但是眼下我身无分文，虽然还有人欠我的帐。在这方面我没能管住自己，不过总的说来我的表现是好的。今天奥戈林告诉我，我将获得一枚十字勋章。上帝保佑——只是为了图拉。

三月十日　［古杰尔麦斯河边营地］　十字勋章没有得到，[2] 却被奥利费尔罚坐禁闭。[3] 所以说，高加索服役除了叫我卖力气、懒散、结交些不三不四的人以外，什么也没有给我……得赶快结束。［……］

四月十六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很久没有动笔了。四月一日前后回到旧格拉德科夫镇。我仍象在行军途中那样生活，好比一个赌徒害怕去结算记下的赌帐。我随随便便地输给了苏利莫夫斯基一百银卢布。去红色要塞取病假条又没有拿到。心里想退役，可又爱面子——极不愿以士官的身份回俄罗斯去。我在等晋升，而此事未必会有——我已经习惯于各种各样的挫折了。复活节前那个星期二，我在新格拉德科夫镇没有犯罪，只是因为上帝拯救了我。真想再回到旧轨道上去：离群索居，井井有条，有善良的好思想和工作。上帝，求你帮助我。现在我第一次有了一种特别伤心和沉重的感觉——惋惜没有裨益和欢乐的虚度了的青春。我感觉青春已经逝去，到了同它告别的时候了。

五月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日　这七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收到涅克拉索夫、二哥谢廖沙和妹

---

① 十七日战争后，托尔斯泰被提名晋升准尉。

② 在一八五二年冬季，作者本可以得到一枚格奥尔基十字勋章，没有得到的原因是解除他的文职的文件迟迟未送上去。

③ 旅长列温视察炮兵连时，作者不在岗位上，奥利费尔上尉因此罚他坐禁闭。

妹玛莎的信，都谈到我的文学创作，使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短篇小说《圣诞夜》构思已经完成。我想动手写，再回到规规矩矩的生活轨道上去——读书，写作，井井有条，节欲。为了并没有亲密关系的姑娘们和得不到的十字勋章，我在这里毁灭着我一生中的最好年华。愚蠢！主啊，求你赐予我幸福。

五月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

[……]丢下了短篇小说①，写《少年》，象写《童年》一样兴致勃勃。希望写出来也一样的好。我的债都还清了。文学前程光辉灿烂地展现在我面前。军衔我应能得到。我既年轻又聪明。看来应该满足了。要劳动，要节欲，我还会非常幸福。

六月二十五日　　今天收到二哥来信，说戈尔恰科夫公爵要把我的事情写信告诉沃龙佐夫。还收到退职的文件。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我打算近日去五山城一趟。无论在哪一方面我都不能贯彻始终，没有常性。因此，最近我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时候，就觉得我丑恶到了连自己都无法忍耐的地步。我是怀着虚荣心到这里来的，如果我能够一贯保持这种虚荣心，那么我在职务上一定会做出成绩，从而有理由对自己感到满意。我在第比利斯的时候处于追求德行的心态之中，如果我能一贯保持这种心态，那么我就会蔑视自己受到的挫折，也能对自己感到满意。从小到大这个缺点一直在破坏我生活中的幸福。如果我一贯对女人是狂热的，那么我会得到成功，留下回忆。如果我一贯节欲，那么我会感到自豪和平静。这个可恶的部队使我完全脱离了善的正确轨道，而我本来已经顺利地踏上了这条轨道，现在还想不顾一切地回到这条轨道上去，因为这条轨道最好。主啊，求你教我，指点我。

---

① 《圣诞夜》。

我写不下去。我写得太没有生气，太糟。可是除了写作我还能做什么呢？刚才我考虑自己的状况。头脑里充塞着各种各样的意念，使我除了明白自己不好、不幸以外，很觉茫然。在一阵冥思苦想之后，有几个意念在我头脑里终于形成，那就是，我的生活目标已知是善，我有义务对自己的农奴，对自己的同胞行善。对前者我有此义务是因为我拥有他们，对后者我有此义务是因为我有才华和智慧。后一种义务我现在能够履行，而为了履行前一种义务我必须使用一切我能够使用的手段。

我最初的想法是为自己拟定一些生活准则，现在我不知不觉又回到这一点上来。不过我荒废了多少时光啊！也许上帝这样安排我的生活是为了让我多取得一些经验。如果我在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方面一向是幸运的，我未必能这样懂得自己的目标。事先规定好要采取什么行动，事后检查做得怎样，这是我有过的一个好主意，现在我又回到这一点上来。从今天晚上起，无论我所处的环境如何，我向自己保证每天晚上这样做。妨碍我这样做的往往是要面子。我向自己保证尽可能克服这种心理。要直率，即使做得生硬，也要坦诚地对待一切人，但不是孩子气地毫无必要地坦白。勿贪酒色。快感是如此小，如此模糊，而悔恨却如此大！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全力以赴。在任何一种强烈的感觉产生的时候，不要急于行动，而要先考虑一下，即使考虑失当，也要在这之后才坚决地去行动。

[……]明天要做的事：一早起身，写《少年》至午饭，午饭后到小俄罗斯人那里去，找机会做点好事，然后写《高加索一个军官的日记》① 或者《逃亡者》②，至午茶时刻。跑步。写《少年》或

---

① 短篇小说《伐林》的最初题名。

② 中篇小说《哥萨克》的最初题名。

者《生活准则》。

[六月]二十九日　　上午表现不错，但是下午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本来考虑得好好的《高加索一个军官的日记》看上去又不好了，午饭后我就一直跟男孩子们和亚皮什卡在一起玩。我把格里沙和瓦西卡扔到了水里。不好。无论好坏时时都应该写。只要写下去，就会习惯于劳作，也练了笔，虽说没有直接的效益。如果不写，就会分心，去做蠢事。空腹更容易写作。[……]

七月八日　　起身迟了。提起笔来，却写不下去。我对自己过的这种没有目标、杂乱无章的生活太不满意了。读《萨伏耶牧师谈信仰》，每次读这本书我脑海里都要产生许许多多有道理的、高尚的思想。的确，我主要的不幸是有一个极其聪颖的头脑。[……]

我无法向自己证明上帝的存在，找不到任何有道理的证据。我发现，这个概念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了解整个世界及其不可思议的完美秩序的永恒存在，比了解它的创造者更容易，更简单。人的肉体和灵魂对幸福的追求是了解生命奥秘的唯一途径。当灵魂的追求与肉体的追求发生冲突的时候，灵魂的追求应该占上风，因为灵魂是不朽的，正如灵魂获得的幸福不朽一样。取得幸福是灵魂发展的过程。灵魂的缺陷是被败坏了的高尚的追求。虚荣心是希望对自己感到满意。贪财心是希望多做一点好事。我不明白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可是我信仰上帝，并且祈求上帝帮助我了解他。

七月二十三日　　重写了第一章①，写得不错。在妹妹玛莎那里待了一会儿。劳动，劳动！我劳动的时候觉得自己多幸

---

① 指《少年》第一章。

福啊！①

七月二十四日　八时起身，把第一章②修改了一遍，以后一整天都没有写什么，读了《穷汉克罗德》(«Claude Gueux»)③，到妹妹那里去过，很无聊。布尔卡④失踪。收到莫罗⑤的来信，他说布里梅尔压下了我的退职文件。

应早早起来写作，不在看上去差劲的地方停顿，只要合情合理、行文也流畅就行。文章还可以修改，而白白失去的时间却无法挽回。

七月二十五日　除了在林荫道上耗去大约三小时以外，我工作了一整天，但是只重抄出一章半。《新观点》⑥牵强，而《雷雨》⑦好极了。[……]

二十七日[七月]　[……]读了屠格涅夫⑧的《猎人笔记》，在这之后写作就有点困难了。要整天写。

二十六日[八月]　[铁泉城]　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我决定扔开《少年》，继续写长篇小说⑨，还有几篇高加索的短篇小说。我慵懒的原因在于不能兴致勃勃地写。我期待着在这个月内，或者说从我满二十五岁起能得到一种幸福。我想强迫自己按我的看法去做人。青春已经逝去。现在是该工作的时候了。

---

① 作者于七月九日离开格拉德科夫镇来到五山城，当时他的妹妹和妹夫也在那里。

② 指《少年》第一章。

③ 《穷汉克罗德》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小说。

④ 布尔卡是作者的爱犬，作者后来写了一组以它为题材的小故事。

⑤ 一位大尉。

⑥ 《少年》第三章。

⑦ 《少年》第二章。

⑧ 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著名作家。

⑨ 《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

[……]

二十八日[八月] [五山城] [……]早上开始写哥萨克的故事①，因大哥来，特奥多林娜要走，又逢我的生日，我去了打靶场、移民区，还拉上妹妹去林荫道散步。但并不愉快。只有劳动能给我快乐和益处。[……]

九月十三日 早上苦闷极了。[……]后来想到写《台球房记分员笔记》，非常好。写作，去看了大家，又写《台球房记分员笔记》。我觉得现在我才有灵感，因此写得好。

十八、十九日[九月] 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今天刚提起笔来就懒得写下去，晚上在斯梅什利亚耶夫那里，写了一首诗②。

只有在一个人确信他没有说穿的、或者用奇特方式表述的思想会被人理解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幽默。幽默取决于兴致，更取决于听众，或者说对听众作出的本能评价。

十三日[十月 旧格拉德科夫镇] [……]今天读了关于天才的文学评述③，这篇文章唤起了我的自信心——相信按能力我是一个卓越的人，同时也唤起了我的劳动热情。从今天起我要行动起来。上午写《少年》，下午和晚上写《逃亡者》。思考幸福问题。

十月二十三日 今天醒得很迟，仍旧怀着那种不满。[……]恶劣的心绪和不安妨碍我工作。读了茹科娃的小说《娜坚卡》。以前，只要知道小说的作者是位女子，我就不看。因为没有比女子对男子生活的看法更可笑的了，而她们偏偏爱写。涉及女性这个领域，女作家倒拥有比我们大得多的优势。娜坚卡

---

① 即《逃亡者》，后改题为《哥萨克》。

② 此诗不详。

③ 指十九世纪英国作家迪斯累里所著之名人生活特写。

所处的环境写得很好，但她本人的面貌却着色太淡，勾勒得太模糊。看得出，作者的主导思想不统一。

我怀着一种类似绝望的极端厌恶的情绪拿起《少年》的草稿，好象一个工人被迫去做一件在他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做起来不认真，不起劲，懒洋洋地。

写完最后一章，必须从头再看一遍，画上记号，拟出最后的修订方案。要改动的地方必定很多：第一人称主人公的性格缺少生气，情节拖沓，时间过于按顺序，思想却又不按顺序。比如在情节进行当中，为了使讲述明确突出而描写过去的事情的手法，在我划分章节的时候完全被忽略了。[……]

“随遇而安！”今天读到的这条准则使我极为震惊。我生动地回想起过去没有遵循这条准则的一切情况，并且对此感到非常惊讶。比如最近在职务上我想做一个阔绰而又有上层关系的士官——伯爵，一个出众的人，其实做一个士官——士兵于我最有益也最方便。如果我是一个士官——士兵，此时我能了解到多少有趣的事，又能避开多少不愉快的事啊。[……]

十月二十四日　[……]读作品，尤其是纯文学作品，使人感兴趣的主要是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作者的性格。不过也有这样的作品，作者在其中有意扭曲，或者数次改变自己的观点。最有意思的是作者似乎竭力隐瞒自己个人的观点，而一旦有所表露，却又总是忠实于它。最乏味的是观点变来变去，以至完全丧失。[……]

十月二十五日　一早从头看《少年》，决定再次重写，考虑了需要修改、挪动、增补的地方。十时左右出去打猎，直到天黑。看了新的、内容很差的一期《现代人》杂志①。已吃罢晚饭，现在

① 一八五三年第八期。

就寝。今天一整天是我的精神休息日，我常常下意识地感觉到需要精神休息。

[……]我开始后悔过于仓促地把《台球房记分员笔记》寄了出去。内容倒没有多少要改变或增补的，但是形式欠推敲。

十月二十六日　[……]描写一个图谋不轨或者刚刚做过坏事的人内心的善恶斗争，我总觉得不自然。作恶容易，而且难以觉察，事后很久人才会感到惊骇，奇怪他为什么那样做。

普通人生活中充满劳动和困苦，因此比我们这样的人高尚得多，我们再到他们身上去寻找恶劣的东西来加以描写就不大好了。他们身上有恶劣的东西，但是谈到他们的时候，最好(象谈到死者那样)只说好话。屠格涅夫有这个优点，而格里戈罗维奇和他的《渔夫们》就没有这个优点。谁会对这个可怜而又可敬的阶级的恶习感兴趣啊？在他们身上善多于恶，因此去寻找善的原因比寻找恶的根子更自然，也更高尚。[……]

三十一日[十月　哈萨村①]　[……]我读了《上尉的女儿》，唉！我得承认，普希金②的散文已经陈旧了，不是指文字，而是指叙述方式。这在今天不无道理。对细微情感的兴趣取代对事件本身的兴趣是新的流派。普希金的小说就显得有点秃了。这是四天以来我想到的，我已经把这些想法记在小本子里备忘。

[……]席勒十分正确地发现，任何天才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外界的激励，如一本好书、一次谈话，会比多年独自耕耘更有力地促进思考。③思想在与人交往中产生，而它的加工和表达

① 在旧格拉德科夫镇以南四十多公里处。

② 亚·谢·普希金(1799—1837)，俄国大诗人。

③ 见于德国大诗人席勒一七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致赖因瓦尔德书。

则是在一个人独处之时。

[……]我们富有阶级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不能很快习惯于我们已经长大这个想法。直到二十五岁，有时更大一些，我们的生活处处都与这个想法相抵触。农民阶级的情况完全相反，一个小伙子十五岁就结婚，当家作主。农民小伙子的这种独立性和自信心常常使我惊讶。我们这个阶级的十五岁小伙子即使聪明绝顶也毫无用处。

奇怪的是，我们都掩盖金钱是我们生活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个事实。似乎说出来丢脸。翻开小说、传记之类的书看看吧，人们处处都竭力回避金钱问题，其实它是人们在生活中主要（即使不是主要，也是最经常）关心的问题，最能反映人的性格。

有这么一类品格高尚、可爱可亲的人（虽然其中大多数在生活中都是不幸的，不受尊敬的），他们活着似乎只是等待时机去为了他人或者为了荣誉牺牲自己，而且从开始牺牲的时候起他们才活着。

有些人读书不多，却能谈出很有道理的、正确的观点，这常常使我感到惊讶和羡慕。

对任何已经完成的草稿都要反复再看，删除一切多余的东西而不作任何增补。这是第一道工序。

我读了一位英国女士的短篇小说①，使我叹服的是她那从容的笔触，为我所缺乏。要有这种本领，我必须勤于耕耘，善于发现。

[……]在写作中陈词滥调，一些不完全正确，不完全合理而又缺少诗意的表达法常常使我停下笔来，然而习惯势力往往又

① 可能指十九世纪美国女作家比彻一斯托的短篇小说《蒂姆叔叔》，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一八五三年第九期上。

驱使我去沿用它们。这些存在于作者[?]头脑中的未经琢磨的习惯用语(其缺点你感觉得到,但又因为常用而得到你的宽容),对于后代却将成为庸俗趣味的证明。容忍这些表达法,就是做时代的尾巴,纠正它们才是做时代的先导。

十一月二、三日　[……]昨天我和几位军官争论起赐爵的价值来。祖耶夫毫无道理地嫉妒我的爵位。当时我想他认为我爱炫耀自己的爵位,这种想法刺伤了我的自尊心,现在我却因为他使我发现自己身上有这个短处而从心里感到高兴。相信在激烈的争论中出现的想法是多么危险啊!

永远独自生活,这是一条宝贵的准则,我将尽力遵循。

几乎每认识一个人我都体验到失望的沉重感。我把他想象成同自己一样的人,用这个尺度去衡量他。应该从此习惯于把自己看成一个例外,或许我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或许我是一个永远不会满足的落落寡合的乖僻者。必须用另外一个尺度(低于我的)去衡量别人。这样我就会少犯错误了。

长时期以来我自己欺骗自己,以为我有朋友,他们是一些理解我的人。无稽之谈!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人象我这样道德高尚,并且相信我不记得自己一生中有什么时候不追求善,不准备为了善而牺牲一切。

因此,我还不曾在哪一个社交场合有过轻松自如之感。我总是觉得人家把我的心声当作虚伪,他们对属于个人自身的需要没有同感。[……]

十一月十七、十八日　昨天起得早,但是写得少。《使女室》和《少年时代》两章① 久久未能加工完毕,拖住了我。午饭后

---

① 即《少年》的第十八、十九章。

下棋下得不好，还说大话。

[……] 拿起卡拉姆津的历史①，挑选着看了一些。文笔极好。序言在我脑海中引起了许许多多好的想法。[……]

十二月二日　[……]我决心在写完《少年》以后写一些短篇小说，篇幅要短得让我能够把它们构思好，内容又要崇高，有益，不致使我厌烦和反感。此外，我要利用晚间写出长篇小说的大纲，并且粗略地勾勒出某些场面。[……]

十二月三日　一早起身，但是什么也开不了头。哥萨克的故事我既喜欢又不喜欢。

[……]我有一个大缺点，就是不善于简单自如地讲述把诗意的场面串联起来的小说的情景。

[……]关于短篇小说，我在四种设想间举棋不定。（一）《高加索一个军官的日记》，（二）哥萨克诗篇，（三）匈牙利女郎②，（四）《沉沦》③。这四种设想都很好。看样子我要从最不复杂、最容易写、时间上也在先的一篇开始，即《高加索一个军官的日记》。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日[十二月]　[……]昨天开始写《一个炮兵军士的笔记》④，可是今天什么也没有写，看完卡拉姆津的《历史》。

[……]读了皮谢姆斯基的《林妖》。语言过分奇巧，构图又如此失真！

[……]苏利莫夫斯基以他惯用的粗俗语言对我说，皮斯托

---

① 指俄国作家、历史家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所著十二卷本《俄罗斯国家史》。

② 没有写出。

③ 后改题为《一个被贬谪的军官》。

④ 即《伐林》。

利科尔斯如何骂我写了罗森克兰茨这个人物①，这很使我伤心，我的创作热情冷了下来。然而《现代人》杂志的一八五四年出版预告又激起了我的创作热情。②

十二月十七日　　[……]整天读《历史》③。

[……]乌斯特里亚洛夫说，俄罗斯民族的本性是忠于信仰，勇敢，相信自己优于其他民族。这不是一切民族的共性吗？难道俄罗斯民族就没有自己的特殊性？

[……]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事实都必须从人的角度加以解释，避免老一套的历史语言。

如果让我为历史写封面题词，我要写上："毫不隐晦"四个大字。单是不公然说谎还不够，要努力不去消极地说谎，即避而不谈。[……]

十二月十九、二十日　　[……]不知是谁说过，诗人必须懂得绘画。今天读了一篇评论展览会④的好文章，我明白了这一点。

要使作品吸引人，只有一种指导思想还不够，必须让这部作品充满一种情感。这正是我的《少年》所缺少的。

十二月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　　[……]在写信中迎接新年，然后做了祈祷。[……]

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写短小篇章的做法，这种做法最方便。

每一章只应该表现一种思想或者一种情感。

---

① 作者的同事皮斯托利科尔斯发现，《袭击》中的罗森克兰茨中尉实际上是他本人。

② 《现代人》杂志在一八五四年出版预告中把列夫·托尔斯泰列入经常为该杂志撰稿的俄国著名作家名单中。

③ 尼·格·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著《俄国史》。

④ 莫斯科的一次手工织品展览会。

一八五四年

一月五日　[旧格拉德科夫镇]　　上午写《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不仅是上午，下午我也在尽心竭力地写第四章，直到上灯以后才写完，但不很满意。

[……]在写作过程中，我常常由于希望把一个好的思想或者表达得好的思想纳入作品而写不下去。因此，只要思想难于同叙述粘合，就把它记在日记簿上，而不要停下来非把这个思想放在这个地方不可。思想自会给自己找到适当的地方。[……]

一月十二日　　[……]晚饭时得知我被调到第十二旅，①我决定趁便回家一趟。[……]

一月十九日　[谢德林镇]　(星期二)　　写完《少年》就走。做到了。一早起床，直至出发前都在写，或者安排事务。做了礼拜——出于虚荣心。阿列克谢耶夫十分友爱地向我道别。他和茹克维奇都流泪了。来到谢德林镇。重看《少年》，我决定到家以前不再看它，途中可写高加索的笔记——《一个炮兵军士的笔记》。

[……]今天，想到我已经爱上这些我从前不尊敬的人——同事，忆起我过去对大哥那么喜欢接近他们觉得奇怪。我的观点的这一变化作何解释呢？我以为在高加索服役的环境中以及

---

① 根据作者本人申请，调多瑙河军第十二炮兵旅第四炮兵连。

其他许多小圈子里，一个人学的不是如何挑选人，而是甚至在坏人身上也看到好的东西。

[……]我决定对《少年》作如下的修改：

(一)压缩《长途旅行》一章。(二)压缩《雷雨》一章，用词要更朴素些，删去重复的地方。(三)《玛莎》章要更得体一点。(四)《一分》与《铅弹》两章合并。(五)《小钥匙》章增补公文包里发现了什么。(六)《关于母亲的幻想》一章要改写。(七)《总有熬出头的日子》一章得另找标题。(八)《杜布科夫和涅赫柳多夫》章的开头要改写，还要增加谈话时我们本身和我们的状况的描写。①

二十日 [一月 旧村] 一早起身。来到尼古拉耶夫镇和旧村。有消息说，我的十字勋章没有批下来，我很难过，但奇怪的是，一小时以后我就心平气和了。苏利莫夫斯基帮了忙，明天我就走，不在此地逗留。[……]

一月二十一日 [加柳加耶夫镇] [……]应该多回味回味这个事实：萨克雷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经过三十年酝酿才写成的，而大仲马每星期写两部。

作品印出来以前不要给任何人看。否则你听到的有害议论会多于高明的建议。[……]

一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 旅途中。二十四日在距离切尔卡斯克一百俄里的白城人镇一带迷路，乱转了一夜。我于是有了写短篇小说《暴风雪》③的想法。[……]

---

① 后来《少年》大体上是按这几条修改的。

② 萨克雷(1811—1863)，英国作家。

③ 《暴风雪》完成于一八五六年二月。

一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二月一、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星期。只有那场暴风雪是我遇到的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

大哥、二哥都不在，我要思索、要做、要感受的东西太多，因此不能多写日记了。

[二月三日] 一早醒来，嗓子疼，但我还是到磨房去了，看了那块要建马厩的地方。谈庄园事务的时候越来越多，给谢林[1]写了一封信。听说我晋升了。[2][……]

二月六日 [……]从十七日[一月]至六日[二月]发生的事情。十九日出发，抵旧村，听到十字勋章无望的消息。路上不顺利，那值得记忆的一夜迷失了方向。二月二日抵亚斯纳亚，又累又病，发现庄园事务井井有条，而自己却落伍了，改好了，老了。哥哥们到莫斯科去了。阿尔谢尼耶夫[3]死了，切尔卡斯基和涅拉托夫[4]自杀了。六日去图拉，结束了格尔克一案，听到我晋升的消息。[……]

二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收到涅克拉索夫的信，他对《台球房记分员笔记》不满意。[5][……]

三月十四日 布加勒斯特[6] 开始用新的日记簿。几乎

---

[1] 克拉皮夫纳县贵族长。

[2] 一八五四年一月九日作者因对山民作战表现勇敢而晋升为准尉。

[3] 弗·米·阿尔谢尼耶夫，是托尔斯泰家的邻居。

[4] 切尔卡斯基是图拉省一地主，因输光了财产而自杀。涅拉托夫是作者在喀山大学的同学，死因不明。

[5] 涅克拉索夫在信中说，《台球房记分员笔记》"构思很好，但写得很差，应归咎于所采取的……形式"。语言"没有任何特色"，"故事写得粗陋，其中最好的东西都被糟踏了"。

[6] 三月十二日作者抵达布加勒斯特多瑙河集团军司令部。

一个月没写了，这期间我的经历和感受是那样多，简直没有时间去想，更没有时间去写。我离开高加索就回图拉，见到了姑姑们、妹妹、妹夫，得知我的晋升。三位哥哥和佩尔菲利耶夫一家都来看我，带我去莫斯科。我从莫斯科又到了波克罗夫斯科耶①，在那里告别了姑妈佩拉盖娅·伊利尼奇娜、妹夫、妹妹和二哥。这两次告别，尤其第二次，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离开波克罗夫斯科耶，我就到三哥那里去了，他几乎是听从我的建议抛弃了莫斯科。接着我经过波尔塔瓦、基什尼奥夫等地，于前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段时间我一直很幸福！

我在这里的职务尚未确定，约莫一个星期以来，我又病得蹊跷。难道我又要开始受试探了？

然而是我自己不好，幸福把我宠坏了。从我离开库尔斯克的那天起直到此刻，我沉沦下去了。在许多事情上都要责备自己。我不善于承受幸福，正如我不善于承受不幸。确信这一点真叫我伤心。今天我要到军司令部去见师长，然后买点东西，逛一逛，回来写几封信，吃午饭。午饭后做一点事，天黑前去洗澡。晚上在家写《少年》。

七月五日　喝茶、吃饭、吃甜食的时候我都在看书，上午一直在给姑姑写信，虽然法语写得我很不喜欢，还是打算寄出。用法语谈话和写作对于我一天比一天困难，为什么一定要用自己掌握得不好的语言说和写，这种做法多愚蠢啊！它带来多少麻烦，浪费多少时间，造成多少含糊不清的思想，给母语增添多少不纯净的成分啊，可还是非这样做不可！

晚上写《一个炮兵军士的笔记》，写出差不多一章，兴致勃

---

① 指波克罗夫斯科耶庄园，是作者的妹夫瓦·彼·托尔斯泰的，在图拉省切尔尼县。

勃，而且不坏。奥尔欣两次到我这里来，我完全没有必要作记录，因为我忙着写下他那些脱口而出的妙不可言的粗话，结果反而记不住。虽然泻肚，还是吃了水果，又叫奥尔欣去租钢琴，这两个错误都是做事不稳当。我的主要缺点是对人对己都缺乏耐心。这不是准则，而是思想，为什么不写在这里？过些时候它会使我回忆起一八五四年七月五日我所处的精神状态。

七月七日　　我一点不虚心！这是我的一大缺点。

我是何许人？一个退伍中校的四个儿子当中的一个，七岁上父母双亡，由几位妇女①和其他不相干的人监护，既没有得到上流社会的调教，也没有受完学校教育，十七岁开始独立生活，没有丰厚的财产，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主要的是，没有行为准则。这个人把自己的产业弄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既无目的又不快乐地虚度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最后自我放逐到高加索是为了逃避债务，而主要是逃避一些习惯。后来凭藉我父亲同集团军司令的关系②，二十六岁时又离开高加索，以准尉的身份转到多瑙河集团军，除了饷银以外几乎没有别的钱财（因为我所有的钱财都得拿去还余下的债），没有靠山，没有在上流社会生活的本领，不懂公务，没有实际干事的才能，但却有极强的自尊心！这就是我的社会地位。让我们看看，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丑陋，笨拙，不爱清洁，没有上流社会的教养。我容易动怒，使人感到乏味，不虚心，褊狭（intolérant），象孩子一样怕羞。我几乎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我的知识是我勉勉强强自学得来

---

① 托尔斯泰兄弟在父母亡故后先是由祖母监护，后由姑母奥斯滕—萨肯夫人监护，这位姑母死后又由另一位姑母尤什科娃夫人监护。教育他们的则是远房姑姑叶尔戈利斯卡娅。

② 多瑙河集团军司令戈尔恰科夫是作者之父的远房表兄弟。

的，是抽空学，没有系统，没有条理，而且也很少。我同一切意志薄弱的人一样，不能自制，又优柔寡断，没有常性，好虚荣到了愚蠢的程度，脾气急躁。我不勇敢。在生活上如此随便，慵懒，以至闲散对于我几乎成了一个无法克服的习惯。我聪明，不过我的智力还没有经过认真考验。我缺乏实际的头脑、社交的头脑、干实事的头脑。我诚实，就是说我爱善，已经养成爱善的习惯。当我偏离善的道路的时候，我会对自己不满，并且高兴回到善的道路上来。但我又爱某些东西胜于爱善，比如荣誉。我是如此好出名，可这种心理又很少得到满足，以致我担心，当我不得不在名誉和德行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我会选择前者。[……]

七月八日　　[……]今天我又在莱蒙托夫[1]和普希金的作品中发现了诗意的东西。莱蒙托夫的《垂死的斗士》（临死时对家园的梦想美极了）。普希金的杨科·马尔纳维奇，他误杀了自己的朋友。他在教堂里虔诚地祈祷了许久，然后回家来躺在床上。接着他问妻子是否看见窗外有什么东西，妻子回答说没有。他再一次这样问的时候，妻子就说看见河对岸有灯火。等到他第三次这样问的时候，妻子说看见那灯火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他于是死去。太妙了！为什么呢？看了这一段以后再去解释什么是诗情吧。

七月九日　　今天我一会儿写《一个炮兵军士的笔记》，一会儿看歌德[2]、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作品。《笔记》倒是写完了，然而我极不满意，很可能要全部重写，或者干脆扔掉，不是单单扔掉《笔记》，而是扔掉整个文学工作。既然一部作品在构思中似乎极好，而写出来却毫无价值，那么写这部作品的人就没有才

---

① 米·尤·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大诗人。

② 歌德(1749—1832)，德国大诗人。

华。读歌德的作品，不甚了了，而且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无法不感到德语的可笑之处。莱蒙托夫的《伊斯梅尔·贝》开头非常好。我这样感觉也许更多地是由于我爱上高加索了，虽然这爱发生在对象死后，但却是强烈的。那个蛮荒的地方确实好，在那里战争和自由这两个最对立的东西竟如此奇妙和诗意地结合在一起。普希金的《茨冈人》震撼了我，奇怪的是，在这以前我不理解他们。[……]

七月十一日　[……]今天读了歌德的诗、莱蒙托夫的诗剧①（在其中发现许多新颖的好的东西）、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我试着写诗已经两天。看看结果怎样吧。

今天只能怪我懒，虽说我写了，而且为下一步考虑得很好，但是做得太少，懒洋洋地。

七月十五日　今天一早是医生叫醒了我，因此上午我写得相当多，把描述士兵的那一部分完全重写了。晚上也写了一些，还读了《斐爱斯柯》（«Verschwörung von Fiesko»）②。总的说来，我开始懂得戏剧了。不过在这方面我走的是一条与大多数人截然相反的道路。我觉得满意的是，这个手段给予我新的诗意的快感。[……]

七月二十一日　[西涅什基]　[……]昨天忘了记下席勒的《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和几篇哲理短诗给予我的快乐。前者美在朴素、如画、真挚含蓄的诗意。后者震撼了我并使我铭记在心的是巴多罗买谈到的一个思想：要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必须将全部心力集中到一点上去。[……]

八月十三日　醒得不迟，上午工作得挺好，但午后只读了

---

① 《假面舞会》。

② 戏剧《斐爱斯柯》为席勒所著。

一部极好的喜剧《自家人好算帐》①，一晚上都没干正事。[……]

八月十七日 [特库奇②] 从福克沙尼③行军至特库奇，途中偶然同将军和斯托雷平④走到了一起，过得很愉快，只是吃早饭的时候我有点畏怯。中午睡足了觉，读了一部妙不可言的喜剧《贫非罪》⑤，散了步，写了几页。[……]

八月二十四日 在阿斯卢伊休息一天。今天我体验到两个强烈的，愉快的，有益的印象。(一)收到涅克拉索夫称赞《少年》的信，这封信，象往常的一样，使我振奋，鼓舞我继续工作；(二)读了З. Т. ⑥。真奇怪，现在我才确信，你越想在人前显得高大，他们对你的评价越低。[……]

九月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日 [基什尼奥夫] [……]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登陆使我痛苦。⑦过于自信、不能吃苦是我军主要的可悲的特点，也是一切太大太强的国家的军队共同的特点。

[……]收到《童年》和《袭击》。⑧在《童年》中我发现许多写得差的地方。在目前条件下我的暂时生活目标是改造性格、重整家业，在文学上和职务上取得进展。

十一月二日 敖德萨 自英法联军登陆以来，我们同他们发生过三次战事。第一次是九月八日的阿尔马河战事，敌人

---

① 十九世纪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所作。

②③ 在今罗马尼亚境内。

④ 一名军官，是作者的同事。

⑤ 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所作。

⑥ 不详。

⑦ 一八五四年九月二日英、法、土联军在克里木岛登陆。

⑧ 指杂志社寄给作者的单印本。

进攻，并且击溃了我们。第二次是九月十三日利普兰季指挥的，我们发动进攻，取得了胜利。第三次是丹年贝格指挥的可怕的一仗，我们再次进攻，再次被击溃。我们象是被出卖了一样，令人气愤。本来第十、第十一师攻击敌人左翼，打退了敌人，填死了三十七门炮。敌人于是拿出六千支枪，不过是六千对三[万]，我们却撤退了，损失近六千名勇士。我们不退不行。由于道路难行，我们的半数军队没有炮兵掩护，而且天晓得为什么，也没有射击营。这是可怕的屠杀，它沉重地压在许多人的心上！主啊！宽恕他们吧！这次战事的消息震撼人心。我看见年纪大的人失声痛哭，年轻人发誓要杀丹年贝格。俄国人民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在目前俄国困难的时刻，许多政治方面的真理将显露出来，并且得到发扬。从俄国的不幸中涌出的炽热的爱国心会久久地留下痕迹。今天舍生忘死的人要成为俄国的公民，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牺牲，他们要极其自尊自豪地参与社会事务，而由战争激发出来的热情将永远在他们身上化为自我牺牲和高尚的精神。

因这次不幸事件而作出无益牺牲的人当中，有索伊莫诺夫和卡姆斯塔季乌斯。据说索伊莫诺夫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正直而又有头脑的俄军将领。卡姆斯塔季乌斯我相当熟悉，他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一个未来的杂志出版人。主要是他的阵亡促使我申请去塞瓦斯托波尔。我在他面前似乎感到内疚。

英国船队继续封锁敖德萨。不幸的是，海上风平浪静。听说二十七日的战事又失利，三日要组织强攻。五日以前我赶不到，但我有一种此去为时不晚的感觉。

十一月十一日　[塞瓦斯托波尔]　　我于七日抵达，途中使我痛苦的那些传闻原来都是胡说。我暂时听第三轻炮连调

遣，就住在城里。我们所有的工事我都从远处看到了，有些就在近处。攻下塞瓦斯托波尔绝无可能，敌人似乎也确信这一点，依我看，他们正在掩护退却。十一月二日的风暴掀翻了约三十只船，包括一只军舰和三只轮船。[……]

十一月二十三日 [埃斯基村①] 十六日我出了塞瓦斯托波尔城来到阵地上。在这次出行中，我比先前更加确信，俄国要么必定败亡，要么必定彻底革新。一切都不对头，没有人去妨碍敌人加强他们的营垒，这本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自己处于劣势，却不指望任何增援，跟着一帮丧失了理智、情感、毅力的戈尔恰科夫之类的将军，不加强自己的力量，只站在敌人对面等候显神迹的尼古拉呼风唤雨来把敌人赶跑。哥萨兵想的是抢劫，而不是厮杀。骠骑兵和枪骑兵把酗酒和淫荡看作军人的本色。步兵则把偷盗和捞钱看作军人的本色。军队和国家的状况都是可悲的。

我同法国和英国伤员们闲谈了约两小时。他们每一个士兵都为自己的地位感到自豪并且珍重自己，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军队的真正动力。精良的武器和使用武器的技能，青春年少，对政治和艺术的一般了解，使得每一个士兵意识到自己的优越性。我们那些教士兵如何佩带抓握武器的毫无意义的训练、毫无用处的武器、闭塞、衰老、没文化、给养差、伙食坏等等扼杀尽了每一个士兵的自豪感，甚至使他过高估计敌人。

在辛菲罗波尔我打牌输光了钱，现在和炮兵连住在一个鞑靼村庄里，这才感到生活不便了。

---

① 离辛菲罗波尔六俄里的一个鞑靼村庄。

一八五五年

一月二十三日　[别利别克河畔阵地①]　　我在辛菲罗波尔附近的埃斯基村逗留月余，当时觉得无聊，现在却又怀着惋惜的心情回忆那一段生活。[……]

一月二十八日　　打牌打了两天两夜。结果不言自明——输光了一切，输掉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那座房子。似乎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我是这样憎恶自己，真想忘掉自己的存在。听说波斯已向土耳其宣战，那么和约就要缔结了。

三月一日　　安年科夫就任两军粮官。戈尔恰科夫替换了缅希科夫。感谢上帝！二月十八日皇上驾崩，今天我们已宣誓效忠新皇帝。俄国面临着伟大的变革。必须工作，振奋精神，以便参与俄国生活中这些主要的时刻。

三月二、三、四日　　这些天来我曾经两次连续几个小时写我的军队改革方案②。进展不易，但我不放弃这个想法。今天我领了圣餐。昨天关于上帝和信仰的谈话使我产生了一个极其伟大的思想，我自信能够以毕生的精力去实现这个思想，即创立一种与人类的发展相适应的新宗教，是剔除了盲目的信仰和神秘性的基督的宗教，是不应许来生幸福、却赐予现世幸福的实践的

---

① 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

② 这个军队改革方案尖锐揭露了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军的弊病，分析了战败的原因。

宗教。我明白，只有若干代人自觉地朝着这个目标去工作，才能使这个思想成为现实。一代人要把这个思想嘱托给下一代人。总有那么一天，狂热或者理性会使它成为现实。自觉地行动，使人们与宗教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希望能使我全神贯注的那个思想的基本点。

三月六、七、八、九、十、十一日　　[……]军界非我所属，越早脱离军界，全力以赴从事文学活动，越好。

三月二十一日　　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收到妹妹的一封使我十分高兴的信。她写了她认识屠格涅夫的经过。多么可爱，多么好的信啊！它使我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了，激励我去行动。不过今天一整天我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有病。二十四日我们去塞瓦斯托波尔。

三月二十七日　　复活节第一天。前天到塞瓦斯托波尔去了一趟，这次出行好象特别愉快。我发现我们南方军团的人①都真心高兴见到我[……]。我最高兴的是看到了杂志②对《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的反应，都是赞不绝口。使我快乐、对我有益的是，这激励了我的自尊心，从而促使我去行动。不幸的是我还没有见到行动，五天以来我没有写一行《青年》，虽说我已经开始写《塞瓦斯托波尔的日夜》③。涅克拉索夫的两封信、妹夫的一封、妹妹的一封、大哥的一封、姑妈的一封都还没有答复。别人通过涅韦列日斯基建议我去任一级副官，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就接受了，不知结果如何。④屠格涅夫说得对，我们作家必须有一种

---

① 指多瑙河军团的人。

② 《读者文库》和《祖国纪事》当年二月号。

③ 后来写成《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和《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两篇。

④ 当时作者的军衔是中尉，因而未能出任总司令部一级副官职。

职业。同任何别的岗位比较，在这个岗位上我最有可能从事文学活动。我要把盼军衔、盼十字勋章的虚荣心压下去，这种虚荣心是最愚蠢的，尤其对一个已经开辟了自己的前程的人来说。今天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大概因此我的情绪很奇怪，既冷漠又激忿。我们不是二十四日，而是四月一日去塞瓦斯托波尔。

四月二日　昨天炮兵连到。我住在塞瓦斯托波尔。我们已经损失五千人之多，但是不仅挺住了，而且我们的防卫显然会向敌人证明他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可能]攻下塞瓦斯托波尔。昨天写了两页《塞瓦斯托波尔》。

四月十一日　第四棱堡　这几天《青年》和《塞瓦斯托波尔》都写得非常非常少，原因是我伤风了，而且发寒热。此外，使我（尤其现在我正病着）生气的是，谁也想不到，除了 chair à canon①，而且是最无用的以外，我还能有所作为。[……]

四月十三日　仍旧在第四棱堡，我现在非常喜欢它了。写得相当多。今天完成了《塞瓦斯托波尔的日夜》，还写了一点《青年》。危险总是有吸引力，观察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士兵、水兵，以及战争本身，令我愉快，因此我不想离开这里。再说，如果发动强攻，我很想参加。

五月十九日　[别利别克河畔阵地]　五月十五日我受命指挥一个山炮排，来到距塞瓦斯托波尔二十俄里的别利别克营地。杂事很多，我想亲自管理粮草，我发现偷窃太容易了，以致不能不偷。关于偷窃一事我作了许多计划，结果如何却不得而知。景色迷人，但是天气太热。这一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

① 法语：当炮灰。

六月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日　演习两天，昨天到巴赫奇萨拉伊去了，并且收到帕纳耶夫的信和我的文章。使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是，我的文章念给皇上听了。①[……]

七月六日　我在闲散中度过了整整一周，希望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整天读巴尔扎克的一部荒谬的小说②，直到现在才提起笔来。想法：写塞瓦斯托波尔一个军官的日记，描述军旅生活的各个方面、阶段和时刻。给一家报纸去发表。[……]不过这样做是为了钱，为了练笔，也为了换换花样。责备：(一)慵懒；(二)易怒。

[八月二(?)日]　今天同斯托雷平谈俄国的奴隶制度时，写一个俄国地主所经历的四个时期的想法，在我头脑中比以前更加清楚了，我要自己来做这位哈巴罗夫卡村的主人公。小说的主导思想应是，我们这个蓄奴时代的有教养的地主不可能过合理的生活。要把这个时代造成的赤贫现象全部展示出来，并且指出改造的手段。

九月十七日　昨天有消息说，《夜》③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并且发表了。看来蓝衣党④很注意我。因为我写了那些文章。但愿俄国时时都有这样重道德的作家。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做一个说甜言蜜语的作家，也不可能去写没有思想，主要是没有目的的无聊空话。起初，出于一时激忿，我说过再也不写作的话。可是文学之于我毕竟应当是唯一的，主要的，压倒一切其他爱好和

---

① 当时帕纳耶夫与涅克拉索夫一起编辑出版《现代人》杂志。他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提到《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说人人读了都赞不绝口，有一份单印本甚至已经上呈沙皇。

②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所著《幽谷百合》。

③ 即《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④ 指宪兵。

事业的东西。我的目的是取得文学声誉，我能用自己的作品去行的善。明天我要去科罗列斯申请退役，早上写《青年》。[……]

九月二十一日　　如不改过，我必定会沉沦下去。从我的性格，我的教养，我所处的环境和我的能力来看，对于我没有中庸可言，要么是前程似锦，要么是不可救药。[……]

我的主要生活目的是利他，而有条件的目的是建立在有益、利他的基础之上的文学声誉。(一) 建立在对他人有利的劳动，以及周转和赌博的基础之上并且用于善的财富。(二)建立在对祖国有利的基础之上的职务声誉。在日记中我要考虑我每天为达到这四个目的做了什么，又有多少次没有执行预定计划。[……]

十一月二十一日　　我在彼得堡屠格涅夫住处。①行前输了二千八百卢布，我好歹把六百卢布转到欠我帐的人名下，又从乡下拿了八百七十五卢布。在这里我特别需要表现好。为此主要的是:(一)同能够危害我的人打交道时要胆大心细，(二)花钱要谨慎，(三)要工作。明天写《青年》和日记片断②。

---

① 托尔斯泰作为军事信使出差彼得堡，十一月二十一日抵达。

② 大约指《Л.Л.步兵团上尉A.的日记片断》。

一八五六年

一月九、十日　　我在奥廖尔。三哥德米特里垂危。平日我有过的厌恶他的念头是怎样地烟消云散了啊！玛莎①和塔·亚②在照顾他。妹夫瓦列里安又叫我不喜欢了。我心里真难过，什么事情也不能做，这是我在构思一部戏剧。

二月二日　　我在彼得堡。三哥死了，我今天才知道。③［……］

二月七日　　同屠格涅夫吵了一架。④［……］

三月十二日　　很久没有记下什么了，大约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迷雾中。再说健康状况也欠佳。写喜剧⑤的计划折磨着我。和约签订了。⑥我和屠格涅夫看来是彻底决裂了。萨佐

---

① 与德米特里·托尔斯泰同居的女人。

② 塔·亚即塔季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叶尔戈利斯卡娅姑姑。

③ 德·托尔斯泰卒于一八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④ 这场争吵发生在二月六日。屠格涅夫于二月八日在给博特金的信中写道："我几乎同托尔斯泰吵翻了。唉，老兄，没有教养这一点不可能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映出来。前天在涅克拉索夫家吃饭的时候，他对于乔治·桑说了许多庸俗、粗野的话，简直无法转述。争论扯得很远。总而言之，他激怒了所有的人，很丢脸。"

⑤ 指《贵族的家庭》，未完成。

⑥ 消息不确。结束东方战争的条约于一八五六年三月十八——三十日才在巴黎签订。

诺娃来过，叫我反感透了。想写《父与子》。[1]

四月十九日　　改完了《父与子》，按涅克拉索夫的建议，将标题改为《两个骠骑兵》，这样好些。整理了文件，想动手写一篇大文章《论军事惩治》[2]。[……]

四月二十三日　　[……]晚上在卡维林[3]那里度过。他的智力和天性都非常好。农奴问题渐渐清楚了。从他那里回来，我心情愉快，充满信心，感到幸福。我将带上一份写成文的计划回乡下去。

四月二十四日　　拟出计划的提纲[4]。听了卡维林的绝妙的计划。[……]

五月八日　　[……]晚上在奥博连斯基家，同阿克萨科夫、基列耶夫斯基以及其他斯拉夫主义者闲坐。他们显然在寻找一个并不存在的敌人。他们的眼光过于狭隘，击不中要害，因此无人反击。无须反击。他们的目标，正象任何由会议和论战联合起来的一群人的智力活动目标一样，已经大大改变了，扩展了，有了象家庭的日常生活、村社、正教这样一些严肃的真理为其基础。然而他们一谈起来总是怒气冲冲地，似乎预料到别人要反驳，使得这些真理蒙受了不利的影响。如果能心平气和一些，多一些 würde[5]，那对他们更加有利。说到正教更是如此，因为，

---

① 第一次提到想写短篇小说《两个骠骑兵》。

② 有三份草稿保存下来。

③ 康·德·卡维林(1818—1885)，俄国历史学家、法学家，主张保护农民的全部财产，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同时付给地主"酬金"。

④ 这是一份解放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的农奴的计划提纲。内容是，免除农民对地主的一切徭役贡赋，将土地交给农民使用，大约每户可分得四俄亩半，每俄亩由农民支付一百五十卢布，三十年内付清，到那时土地便归农民所有。

⑤ 德语：自尊。

第一，他们认为正教这个因素在人民生活中十分重要，可是在承认这个观点合理的同时又不能不承认，站得高一点来看，正教的表现形式是荒诞的，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第二，书刊检査机关封了他们的对立面的嘴。

五月十七日　[……]看了《多余的人》①，肉麻，卖弄，乖巧而又圆滑得可怕。

五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出席了村民大会，事情进展顺利。农民们高兴地表示理解。他们认为我是个投机商，因此相信我。

五月三十一日　[斯帕斯科耶——波克罗夫斯科耶②]　清晨四时许骑马去屠格涅夫家，七时抵达。他不在，我和波尔菲里③闲聊了一会儿，把记事本中我要写的一段写完了。他的家园向我展示了他的根，说明许多问题，因而使我同他和解了。他回来了，我已吃罢早饭，散过步，同他谈得很愉快，然后躺下睡觉。午饭前他们把我叫醒。[……]我们下午返回，一路上谈得很愉快，回家后也是如此。家里有几位爱说爱笑的女士。我想写一篇马的故事④。

六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圣三一节。四时许到家，穿过整个臭烘烘的屋子，来到开向花园的窗前便觉万分畅快。读完普希金的《唐璜》⑤。妙极了。真实而又有力。我从来没有料到普希金身上还有这样的东西。[……]晚上没有开村民

① 指屠格涅夫所作《多余的人的日记》。

② 斯帕斯科耶是屠格涅夫的庄园，波克罗夫斯科耶是托尔斯泰的妹夫的庄园。

③ 当地一医生。

④ 第一次提到短篇小说《霍尔斯托梅尔》。

⑤ 即《石客》。

大会。不过我从瓦西里①那儿听说，农民们疑心这是个骗局，他们认为到加冕那天②人人都将得到自由，而我想用契约束缚他们。用瓦西里的话来说，这是诡计。

六月四日　　五时起身，出去散步，我得承认，脑子里充满可怕的色情念头。读普希金的初期诗作。后来便整理我的旧笔记簿，写的是些莫名其妙、然而使我感到亲切的荒唐话③。我决定写《一个地主的日记》、《哥萨克》和一部喜剧④。先写《哥萨克》。[……]

六月七日　　睡至十一时，醒来精神很好。[……]读了普希金第二、第三部。⑤《茨冈人》象我第一次读它时一样美，其余的长诗，除《奥涅金》以外，都糟透了。晚间我同几个农民谈话，他们的固执使我气恼，我好不容易才压住自己的怒火。

六月十三日　　[……]读了大哥写的一篇美极了的短篇小说《车臣姑娘》⑥。这才是写史诗的大才呢。[……]

六月十四日　　[……]读大哥写的短篇小说，又掉泪了。谈哥萨克人的歌时也是如此。我开始热爱史诗般的传说性了。我要尝试利用哥萨克人的歌作一首诗⑦。

七月五日　　[……]屠格涅夫来了。他这个人简直不通情

① 村长瓦西里·贾布列夫。

② 指亚历山大二世加冕，预定在八月二十六日举行。

③ 可能指作者在喀山时期写的哲学短评。

④ 指《讲求实际的人》或《贵族的家庭》。

⑤ 他读了帕·瓦·安年科夫编的《普希金文集》第二、第三卷，包括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三〇年间的短诗，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六年间的短诗、童话和《西斯拉夫人之歌》。

⑥ 小说内容不详。

⑦ 作者于一八五二年底开始写《逃亡者》，用的是诗体，保存下来的有五十二行。

理，冷酷，难相处，我可怜他。我永远跟他合不来。[……]

七月七日 [斯帕斯科耶] [……]到屠格涅夫家来了。途中我体验到一种宗教感情，以至于流下了眼泪。

七月八日 [波克罗夫斯科耶] [……]今天过得乱七八糟。屠格涅夫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真愚蠢。不能把生活安排得不同寻常。他的全部生活都是伪装淳朴。他真令我不快。[……]

七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十二时起身，津津有味地读《死魂灵》，想得很多，什么也没有写。[……]午饭后同纳塔利娅·彼得罗夫娜一起去看瓦列里娅①。第一次碰见她没有着盛装（借用二哥的话），却好看了十倍，主要的是显得自然。她把头发梳到耳朵后面，知道我喜欢她这样。她生我的气。看来她的天性是要积极地爱。晚上过得幸福。

七月二十七日 起身很迟，弹琴消遣。写了一点《青年》，心里很快乐。我爱改变主意，因此我应该习惯于想写马上就写。吃午饭的时候和妹妹争论得动了肝火。姑妈支持她。她说，据屠格涅夫称，同我没法辩论。难道我的脾气不好？应该克制。瓦列里娅说得对，这一切都由骄傲引起。午饭后我出去骑马，沐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九月二十九日 [苏达科沃] 九时醒来，没有好气。瓦列里娅既不会过实际的生活，也不会过精神的生活。我只从我想对她说的话当中择出令人不快的那一部分说给她听了，因此对她不起作用。我很气恼。我们把话题转到莫蒂埃②身上，原来她爱上他了。奇怪的是这使我觉得受了侮辱，我为自己，也为

---

① 瓦列里娅是图拉一地主、托尔斯泰家的邻居弗·米·阿尔谢尼耶夫的女儿。

② 莫蒂埃是瓦列里娅的钢琴教师。

她害羞，可又第一次体验到我对她似乎有情。读《维特》①，令人心醉。姑姑没有派人来接我，我又在这里住了一夜。

十月一日　　醒来情绪仍旧不好。十二时许腰又疼起来，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不过，感谢上帝，不大想瓦列里娅了。我并没有爱上她，可是这一段关系在我一生中永远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我至今不曾尝过爱情的滋味，那么由我目前感觉到的这个小小的开端看来，我是在极其强烈地体验着，只求上帝千万别让我爱上瓦列里娅。她太空虚了，又没有准则，而且象冰一样冷，因此不断地要迷上什么人。昨天给科瓦列夫斯基写了一封信②，还有退役申请书。

十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家无所事事，而且心情不好。

十月八日　　去阿尔谢尼耶夫家。我无法不挖苦瓦列里娅。这已经是一种习惯，而不是感情。她对于我不过是一段不愉快的回忆罢了。打算写一部喜剧③。也许就动手写。

十月十九日　［苏达科沃］　　去图拉，顺便到阿尔谢尼耶夫家小坐。［……］晚上在阿尔谢尼耶夫家度过，而且在此留宿。看到瓦列里娅的时候心里平静些了，她发胖得厉害，我对她一点兴趣也没有了，我向她暗示需要谈一谈，她很高兴，但是若有所思。奥莉加④很聪明。我在她们家宿夜。

---

① 即《少年维特的烦恼》。

② 叶·彼·科瓦列夫斯基，一作家，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四年曾在戈尔恰科夫的司令部供职。在这封给他的信中，作者写道："随这班邮件呈康斯坦丁诺夫退役申请书一份……如果您看到我这位尊敬的首长，请您对他说，别把我退役之事压下。"

③ 指《叔叔的祝福》，只保存下简短的提纲和人物表。

④ 奥莉加是瓦列里娅的妹妹。

十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瓦列里娅来了，羞涩而又满足的样子。我既高兴，也感到内疚。［……］

我去参加一个舞会。瓦列里娅很迷人。我几乎要爱上她了。

十月二十七日 上午不舒服，散了步，什么也没有写。瓦列里娅来了。我不太喜欢她，但她是个可爱的姑娘。她坦诚地说，自莫蒂埃那件事情以后，她想节食。我把这本日记拿给她看，二十五日那天写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爱她。她把那一页撕了下来。

十月二十八日 带着几条狗出行至林务官家，在他那里吃午饭。上午给达拉甘①、阿尔谢尼耶夫②写了信，然后去看瓦列里娅。她为我把头发梳得那么可怕，还穿了一件紫袍。我感到痛苦，难为情，一下午过得挺心烦，谈话也谈不起来。我完全是非自愿地充当了求婚者的角色。这使我气恼。碰见二哥。我在他们那里读了屠格涅夫写的《浮士德》。美极了。

十一月一日 ［莫斯科］ 路上只想着瓦列里娅，我身体还不大好，夜里抵达莫斯科，在舍瓦尔德舍夫处住下。

十一月二日 给瓦列里娅写了一封长信。到妹妹那里去了，她健康可爱。我对她讲起瓦列里娅，她站在瓦列里娅一边。晚上去博特金③那里，很愉快，也去奥斯特罗夫斯基④那里了，他真脏，虽然是个好人，但是自尊到冷酷的程度。偏头痛真厉害。

十一月四日 读完了《北极星》杂志⑤。很好。写了日

① 达拉甘于一八五〇至一八五五年任图拉省省长。

② 指亚·尼·阿尔谢尼耶夫，当时是图拉省贵族长。

③ 瓦·彼·博特金(1811—1869)，俄国作家。

④ 即俄国剧作家亚·奥斯特罗夫斯基。

⑤ 当时此杂志刚出版两期。

记。[……]

十一月五日　上午写了一点，又在妹妹家吃中饭，看了话剧《智慧的痛苦》①，非常好。[……]

十一月二十三日　[……]真想快些摆脱杂志②，以便按照我现在对艺术的看法去写作。我现在对艺术的看法高极了，纯洁极了。

十二月一日　十一时起身，记下了一天的事，弹琴至体操时间。手很疼。在家吃的午饭，读完了《嘉尔曼》(《Carmen》)③，差劲，法国派。收到屠格涅夫的信，给他寄去了。[……]

十二月三日　什么也没有写，读梅里美的作品，很好，我在构思一部喜剧④。做体操，很好，不痛了。在家吃午饭，睡了一觉，到舍维奇⑤那里去了，很无聊，弹了琴。去博特金那里，帕纳耶夫很赞赏《青年》。我很高兴，修改了《一个被贬谪的军官》的校样。[……]

十二月七日　起身很迟，给瓦列里娅写了一封信，做体操，在家吃午饭，读了《穷新娘》⑥，太差劲了。男主人公的情人倒写得好。去看了杂技，不知为什么到久索那里去吃了晚饭。读了德鲁日宁的第二篇评论⑦。他的弱点在于他永远不会怀疑：

---

① 《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是十九世纪初俄国剧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所作的诗体喜剧。

② 作者在为《祖国纪事》杂志写《一个地主的早晨》，为《读者文库》杂志写《一个被贬谪的军官》。

③ 《嘉尔曼》为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梅里美所作。

④ 指《贵族的家庭》或《讲求实际的人》。

⑤ 一宫廷女官。

⑥ 亚·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

⑦ 指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评论家亚·瓦·德鲁日宁写的《对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的评论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是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的。

这是不是一派胡言呢？

十二月十一日　　读《李尔王》①，不怎么感动。做了体操，在家吃午饭。访博特金，在那里碰见安年科夫② 和德鲁日宁，吃了晚饭。我满怀愁绪。

① 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

② 帕·瓦·安年科夫(1812—1887)，俄国文学评论家。

一八五七年

一月一日　[彼得堡]　　一夜没睡好。这几天听音乐听得太多。今天十一点多钟醒来，收到屠格涅夫的一封干巴巴的、但却是亲切的信。给瓦列里娅写了一封干巴巴的短信①，还给涅克拉索夫写了一封②，经人劝阻，未寄出。翻译了一篇安徒生的童话③，在博特金家吃午饭的时候我朗读了自己的译文，不受欢迎。[……]

一月二日　　起身很迟，去做了体操，从那里再到博特金家吃午饭，从博特金家出来同安年科夫一道去德鲁日宁处，我们在他那里写好了基金会草案④。上午读了别林斯基的文章⑤，我开始喜欢他了。头痛得厉害。

一月四日　　一点多钟起身。论普希金的文章⑥妙极了。我现在才懂得了普希金。做过体操。在博特金家吃午饭，只有帕纳耶夫在座，他给我朗诵了普希金的作品，我到博特金的书房里去给屠格涅夫写了一封信，然后坐在沙发上无缘无故地失声

---

① 作者在这封信里提到他为发表《青年》和《一个被贬谪的军官》而奔走，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还抱怨自己孤独。

② 此信内容不详。

③ 指《皇帝的新衣》，译文散失。

④ 由德鲁日宁发起建立的资助贫困的文学家与学者的文学基金会章程草案。

⑤ 十九世纪俄国评论家维·格·别林斯基评论普希金的文章。

⑥ 别林斯基论普希金的第五篇文章。

痛哭起来，这是幸福的眼泪，充满诗情的眼泪。这一向我感到幸福极了。道德方面的迅速进步使我陶醉。晚上去德鲁日宁家，后来又去皮谢姆斯基家，过得意外地愉快，他的妻子一定是个非常可爱的女人。

一月十二日 [赴莫斯科途中] [……]格里戈罗维奇的小说①糟透了。

一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 谢·季·阿克萨科夫家有朗读会。《童年》② 美极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肥缺》是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需要写写受贿者们，他做得很好。自尊心强得不得了。门格登是个出色的女人。晚上在苏什科夫③家。丘特切娃④很可爱。

新历二十一日 [巴黎] 这些日子一直在旅途中。脑子里乱糟糟的，笔记也没有头绪。今天抵达巴黎。我独自旅行，没带仆役，一切自己动手。新的城市，新的生活方式，没有人事关系，春日的气息我已经嗅到了。一定要开始一个新的时期。要井井有条，而首要的是，每天至少四小时独处，工作。我同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合不来。花了许多钱，可什么也没看到。[……]屠格涅夫多疑、脆弱到可悲的地步。涅克拉索夫阴沉沉的。

[二月二十五日，新历三月九日 巴黎——第戎] 二月二十六日，新历三月九日。睡得不好。八时动身，途中打牌了。屠格涅夫什么也不信，这就是他的不幸，他并不爱，可又喜欢爱。

---

① 大约是《首都的亲戚》。

② 指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所著《巴格罗夫之孙的童年时代》中的一章。

③ 十九世纪俄国剧作家、诗人尼·瓦·苏什科夫。

④ 十九世纪俄国著名诗人费·伊·丘特切夫的女儿。丘特切夫的妹妹是苏什科夫的夫人。

去澡堂洗澡了，是个藏污纳垢之所。虽然有种种舒适的设备，对于我们俄国人却缺少很多很多东西。[……]

[二月二十六日，新历三月十日　第戎]　[……]和屠格涅夫一起参观教堂。已吃过午饭。曾在咖啡馆下棋。屠格涅夫的虚荣心好比聪明人的一种习惯，是可爱的。吃午饭的时候我对他说了一句他意想不到的话，我说我认为他高出于我之上。去北方之星剧院，Sakinkers[？]。晚上写了一章，不坏。

三月一日，新历十三日　起身很迟。屠格涅夫没有兴致。想去巴黎，他不能独处。唉！他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我给他朗读了《不可救药的人》①。他仍旧很冷漠。我们几乎吵起来。一整天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三月四日，新历十六日　[巴黎]　起身很迟。去参观荣军院。那个坏蛋②简直被奉为神明。士兵们是些受过训练的野兽，训练得见人就咬。他们应该饿死。断了腿真是活该。圣母院，第戎的圣母院好些。枫丹白露。真叫人难受死了。花了许多钱。去特鲁别茨科伊③家吃午饭迟到。我已经不喜欢公爵小姐了。休姆做了，没做成。④得亲自试一试。顺便去看屠格涅夫。他这个人不好，既冷漠，又无用，可是在艺术方面却非常聪颖，而且不伤害任何人。收到二哥的急电，回复了。愁绪满怀。唯一的排解办法是活动。

三月五日，新历十七日　[……]顺便去看屠格涅夫。不行，我得躲开他。我对他的功劳已经表示了足够的尊重，并且从

---

① 最后改题为《阿尔贝特》。

② 指拿破仑一世。

③ 作者的表舅。

④ 指一次招魂会，未获成功。

各方面去迁就他，但是同他要好却做不到。

三月七日，新历十九日　　昨夜忽然产生怀疑一切的情绪，使我痛苦。现在我虽然不痛苦了，而怀疑仍旧盘据在我心里。为什么呢？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不止一次以为我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不然，我还没有用现实生活肯定这些问题的答案、今天起得早些，勤奋地学意大利语。出去闲逛，向旺多姆柱走去，在林荫道上漫步。下午五时屠格涅夫来了，面上似有愧色。有什么办法，我尊敬他，器重他，甚至可以说爱他，但是与他不相投契。[……]

三月十五日，新历二十七日　　起身迟了。去凡尔赛宫。感觉知识不够。[……]去轻歌剧院，龌龊得很。《鬼钱》(«Diable d'argent»)① 也是如此。[……]参观了 Père-Lachaise② 。

四月四日　　十二时起身。开始写的时候很不起劲。读巴尔扎克的作品③ 。他们放布里孔进来了，我就出了门，好摆脱他，下午五时才返回。读意大利文本的《弥拉》(«Myrha»)④ ，在楼上吃饭。去看了Ristori⑤ ——为了一个诗意的冲动，竟值得叫人看五幕充满谎言的戏。感谢上帝，象拉辛⑥ 的正剧之类的诗意的痛苦，在我国并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发生。在家写了一页，一时许就寝。

---

① 《鬼钱》是巴黎杂技场上演的三十景华丽幻梦剧。

② 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许多法国著名作家死后安葬于此。

③ 指《贝姨》。

④ 《弥拉》是取材于古代神话的悲剧，十八世纪意大利剧作家阿尔菲耶里所著。

⑤ 可能指著名悲剧女演员里斯托里(1822—1906)，她在《弥拉》一剧中的表演确立了她作为悲剧女演员的地位。

⑥ 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

四月六日　　病，七时起身，出去看执行死刑。白白胖胖的壮健的脖子和胸膛。犯人吻了吻《福音书》，接着是死，多么荒谬！这印象极强烈，亦非徒然。我不是一个从政的人。道德和艺术我懂，我爱，也行。[……]去屠格涅夫那里。他已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胡扯了，既不相信理智，也不相信人，什么也不相信。然而我心情愉快。铡头机使我久久不能入睡，促我反思。

四月八日　[巴黎——安贝里约]　　八时醒来。到屠格涅夫那里去。两次向他道别出来我都不知为什么哭了。我非常爱他。他已经并且还在把我变成另一个人。十一时动身。在火车上很无聊。等到夜里换乘四轮驿车以后，却见一轮满月，好似置身盛宴上。一切都跃入眼帘，放射着爱和欢乐的光辉。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又真诚地感谢上帝给了我生命。

四月十五日　[日内瓦]　　起身迟了，沐浴。在浴室读《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① 的序言，浅薄而又过于自信。读了一点革命史② 和吉拉丹③ 所著的《论新闻自由》。写得虽然诚实，却很空洞。[……]

四月十六日　　收到屠格涅夫的一封亲切的信，今天写了回信。去教堂做过两次礼拜。读吉拉丹的《论新闻自由》。写得好，但是没有作出结论。我写了一点。许多地方重新考虑了。我必须做三件事：(一)受教育，(二)在诗歌方面用功，(三)行善。每天都要检查这三件事做得怎样。

四月三十日　[克拉朗]　　一早起身，散步，读到英人对中

---

① 《人间喜剧》，巴尔扎克所著。

② 《旧制度与革命》，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活动家阿·托克维尔所著。

③ 吉拉丹是法国著名新闻记者。

国做的丑事[1]，并且同一个英国老头辩论此事。写了一点诗体的《哥萨克》，看上去好一些，还不知道该选择哪一种。[2]整天读革命史。

六月十七日 [都灵——圣马丁] 一早醒来，沐浴，去Atheneum[3]，有羡慕这种年轻、有力的自由生活之感。我们一起去咖啡馆。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好。[……]

六月十九日 [格雷索内] [……]《哥萨克》写了两页。读令人赞叹的歌德作品《欢迎与离别》。[……]

七月七日 [卢塞恩] [……]造访了一处私宅。从那里回来时已经入夜，天空是阴晦的，月亮难得从乌云后面钻出来，可以听见几个人的美妙的嗓音，宽阔的大街上有两座钟楼，一个身材极小的人弹着吉他在唱蒂罗尔民歌，出色极了。我给了他钱，请他对着瑞士饭店唱一曲，不错。他喃喃着羞涩地走开了，一群人嘻嘻哈哈地跟着他。而在此以前，这群人和阳台上的人都默默地站着。我追上去，请他到瑞士饭店喝一杯。我们被领进另一间大厅。这位演员是个鄙俗之徒，但颇动人。我们喝着，侍役哈哈大笑，看门人也坐下来。这激怒了我，我把他们骂了一顿，发了很大的脾气。[4]夜是美妙的。我的心热烈地渴望着什么啊？我不知道，但不是尘世的幸福。也别相信灵魂不灭！——当你在心灵中感觉到这种无法估量的伟大的时候。我望望窗外，窗外既黑暗，又破碎，又光明。死亦无憾！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怎么啦？要走向何方？现在又在

---

① 指英国帝国主义侵华的鸦片战争。

② 究竟用韵文体写《逃亡者》，还是用诗体写，作者还在犹豫。

③ 都灵美术学院，那里有一著名画廊。

④ 作者在他的短篇小说《卢塞恩》中写了这件事。

哪里呢？

七月十日　健康，八时沐浴，写《卢塞恩》直到吃午饭，写得不少。读完弗赖塔格的小说①，不好。[……]

七月十一日　[卢塞恩——萨尔嫩]　七时起身，沐浴。午饭前写完《卢塞恩》，很好。要大胆一些，否则除了优雅妩媚的东西以外什么也没有，而我得说许多新的有道理的话。[……]

七月十六日　[……]暑热难当。午饭后尽力写了一阵。虽然天热，还是读了《威廉·迈斯特》②和《勃朗特小姐》③[…]

八月六日　[德累斯顿]　健康状况更坏了。去逛过书店、乐谱店，眼睛都看花了。挑选了一些乐谱和书，又去画廊，除了一幅圣母像，对其他的一切我都很冷淡。[……]

俄历八月一日　[彼得堡④]　健康状况很糟。为他们⑤朗读了《卢塞恩》。打动了他们。[……]

八月二日　在家看书。萨尔蒂科夫⑥有才华，而且是一个严肃的人。我的健康状况不佳。

八月六日　我决定离开。不管好还是不好，我全部加工完毕。九时出发。俄罗斯令人厌恶。我简直就不喜欢它。健康状况好转。

---

① 指十九世纪德国作家古斯塔夫·弗赖塔格所著长篇小说《借方和贷方》，该书宣扬德国商人的"事业心"和市侩道德。

② 即歌德所著《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③ 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所著《夏洛特·勃朗特传》。

④ 作者离开德累斯顿以后，还去过柏林、什切青，于俄历七月二十七日由海路回国，七月三十日抵达彼得堡。

⑤ 涅克拉索夫和帕纳耶夫夫妇。

⑥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俄国作家。这天托尔斯泰读的是他写的《外省散记》。

八月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四时起身。五时马还没有到。总算出发了。半路上遇见瓦西里①。十一时到亚斯纳亚。你好，我的……②亚斯纳亚真美啊。我心情既好又悲哀，不过俄罗斯令人厌恶，我觉得自己被这种粗野、虚伪的生活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佐林③在驿站上挨了一顿揍，我本想为他说话，可是瓦西里向我解释，为此必须贿赂医生。他还说了许多这一类的话。拳打鞭抽。路上我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这样一个范围内，主要是文学创作，其次是家庭义务，再其次是庄园经营，而经营之事我应该交给村长去管，方式尽量温和，逐步改善，只要两千卢布，其余的用在农民身上。我的主要障碍是自由主义的虚荣心。要象狄度④那样，要求自己每天做一件好事就行了。

八月九日 [皮罗戈沃⑤] 九时起身，健康状况不佳。村长十分鄙视我，而我又拿他没办法。[……]去皮罗戈沃。人们的贫困和动物受的罪都很可怕。[……]

八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整日无事。读《伊利昂记》⑥，这才叫妙呢！给里亚比宁写了一封信。《高加索的故事》⑦得全部改写。[……]

八月十七日 只是读《伊利昂记》，利用间歇处理庄园事务。[……]《伊利昂记》迫使我重新考虑《逃亡者》。

八月二十六日 身体还可以。一清早就处理庄园事务。

---

① 村长瓦西里·贾布列夫。

② 这是模仿普希金的著名短诗《乡村》首句。

③ 佐林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一农民。

④ 古罗马皇帝。

⑤ 皮罗戈沃是托尔斯泰的二哥的庄园，在图拉省克拉皮夫纳县。

⑥ 传说为古希腊诗人荷马所作。

⑦ 指《哥萨克》。

各方面情况都不好，尤其是又把我拉回到农奴制轨道上去了。可我又不想以新的建树来折磨自己。我决定买下巴布林诺村的地。午饭后开始打场。贾布列夫[1]拒绝了。我读了柯里佐夫[2]的作品，很美，有无限的力量。发了五张解放证。将来如何，只有上帝知道，可是让人们的处境好一些，即使得不到任何感激，终归是正事，心里总会有所得。明天天不亮出门。[3]

八月二十八日　我二十九岁了。七时起身。妹妹一个人去斯帕斯科耶，激怒了我。[4]这次我们见面比较冷淡。姑妈说得对，她欣赏这个圈子里的人并不是她的过错，但她欣赏的是一个非常丑恶的圈子。

二哥走了。我同他越来越投契。主要的是，得找到一根能够打动人的弦，并且把这根弦给他。斯帕斯科耶庄园有人[5]来了，无聊得很。孩子们倒可爱！姑妈真好，她的一切告诫都是珍贵的真理，不管告诫的形式怎样怪诞，庸俗。只需善于辨别。[……]读《死魂灵》第二部，写得粗糙。[……]

八月二十九日　[从皮罗戈沃去维尔霍乌皮耶途中]
[……]读完《伊利昂记》的美得不可思议的结尾。我对自己的创作浮想联翩，又是《哥萨克》，又是《远离庄院的田野》，又是《青年》，又是《爱情[？]》[6]。很想写最末一篇，无稽之谈。那三篇都有扎实的材料。[……]读《福音书》，许久不读了。是在读《伊利昂记》之后。荷马怎么会不懂得善就是爱！新发现。没有更

---

① 即村长瓦西里·贾布列夫。

② 阿·瓦·柯里佐夫(1809—1842)，俄国诗人，出身民间，自学成才。

③ 去皮罗戈沃打猎。

④ 作者担心他妹妹迷上屠格涅夫。

⑤ 指作家屠格涅夫的叔叔婶婶，他们代管斯帕斯科耶庄园。

⑥ 可能指《家庭幸福》。

好的解释了。[……]

十月三十日 [莫斯科] [……]《帕祖欣之死》[1] 糟透了。[……]想坐在家里写作。彼得堡起初使我丧气，后来又完全恢复了我的自信。我的声誉完了，或者说危在旦夕。我心中十分难过，现在平静些了。我知道，我有可写的，也有力量写好。到时候让公众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不过要认真工作，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然后就任他们向祭坛上吐唾沫去吧！[2]

十一月十一日 [……]费特[3]来吃午饭。他朗读了《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4]。他的谈话激起了我对艺术的热情。《哥萨克》应该由悲剧开始。我睡不着。

十一月二十四日 写《沉沦者》[5]。见到丘特切娃。不知为什么窘得厉害。[……]《梦》[6]写完了，不坏。[……]

十一月二十七日 读了《死湖》[7]，真糟。费特来了。[……]

十二月三日 写得不多。在费特那里吃午饭。总有点不是那么回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译文不好。[……]

---

①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所作的喜剧。

② 参见普希金于一八三〇年写的短诗《给诗人》末句。

③ 阿·阿·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

④ 指费特翻译的这部莎士比亚悲剧。

⑤ 《阿尔贝特》的另一题名。

⑥ 指《沉沦者》中那个乐师所做的梦。

⑦ 涅克拉索夫和帕纳耶娃合写的长篇小说。

一八五八年

一月十九日　[莫斯科]　　丘特切娃。我摆脱不了她的吸引力。这甚至使我懊恼，尤其因为这不是爱情，没有爱情的美。八时起身。写了几封信，读了一章。大哥建议我留下树。① 同大哥一起出去散步。人群。克里姆林宫，别尔斯家②。在家会见奇切林③。整个哲学和他的哲学都是生活和诗歌的敌人。越是公正就越是一般化，也越冷酷；越是虚假就越是动听[？]。我一千次对自己说，我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去剧院了。《为沙皇献身》④ 合唱很美。去俱乐部了。《阿霞》⑤ 糟透了。

一月二十日　　一早起身。反复考虑《三死》，写出了《树》。不是一挥而就。[……]

一月二十一日　　七时许起身。给瓦西里写了一封信，读了日记、《福音书》，考虑并重写《树》。[……]

一月二十四日　　起身很迟。写完了《三死》。[……]

三月二十一日　　牙痛得厉害。[……] 我全神贯注于《哥

---

① 短篇小说《三死》是以贵妇之死结尾还是以树之死结尾，当时尚未决定。

② 未来的托尔斯泰夫人的娘家。

③ 鲍·尼·奇切林(1828—1904)，法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一八六一至一八六八年为莫斯科大学教授。

④ 即十九世纪俄国作曲家格林卡所作的歌剧《伊万·苏萨宁》。

⑤ 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

萨克》中。政治排斥艺术，原因是，政治为了证明必须偏颇。[……]

三月二十八日　　奥斯特罗夫斯基、阿克萨科夫、苏霍京。完全无所事事。晚上在苏什科夫家。唉，我对丘特切娃冷淡了。其余的一切简直就使我反感。

四月九日　[莫斯科——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天亮前起程，春天到了。一出城就感觉到新的欢欣。后来是牙痛。入夜抵达亚斯纳亚。

四月十四日　　[……]散步片刻。总的来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不过爱情故事的结尾明确了。军官应该不再爱她了。①[……]

五月十、十一、十二、十三日　　美妙的圣三一节。雇工们粗糙的手里拿着蔫了的稠李，瓦西里·达维德金那气喘吁吁的嗓音。我瞥见阿克西尼娅②，非常美。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枉费心机地等她。[……]我从来没有象这样迷恋过。没有别的念头。很苦恼。明天集中全部精力。

几乎一个月没有写日记了。今天是六月十二日。这段时间没有写什么东西。忙于庄园事务，而多半是东跑西跑……到皮罗戈沃去过。费特在。大哥待了一天。我辞了瓦西里③。昨天屠格涅夫来了。据他说，我更成熟了，同他好相处。我朗读了《三死》，写得差劲。想工作，主要的是有条不紊。

九月四日　　[……]去看大哥和屠格涅夫，大哥在家很可爱，屠格涅夫别扭得叫人受不了。费特是个宝贝。选举过了。我

① 指《哥萨克》的结尾，最后作者摈弃了这个方案。

② 村中一农妇，作者年轻时同她关系密切。

③ 村长瓦西里·贾布列夫。

成了本县的敌人。①[……]屠格涅夫在同我妹妹的关系上表现得真恶劣。糟透了。我赌牌赢了。很想工作。我三十岁了。

九月十五日　莫斯科　一个夏天我就这么老了，疲于生活。我常常惊恐地自问：我爱什么？什么也不爱。真的什么也不爱。这种状况真可怜。生活上的幸福不可能实现。不过做一个完全精神化的人,“一个地上的居民而又不知肉体需要为何物”,倒轻易些。我在莫斯科。为了办事，我得在这里逗留一星期，见到科尔什和丘特切娃。我几乎准备不在乎有无爱情娶她为妻，可是她尽量冷淡地接待了我。[……]

九月十七日　满怀愁绪地闲逛了一上午。在别尔斯家吃午饭。女孩子们真可爱！[……]

十二月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写了一点，但是庄园事务太分心。今天十三日，我在莫斯科。昨天在费特那里嗅到的文学使我反感。我的想法是，在得到普遍的、有两年是有节制的赞扬，并且几乎坐上第一把交椅这种最令人艳羡的条件下开始文学生涯之后，我可不想领教徒有其表的文学了，谢天谢地！应该悄悄地、平心静气地写，不以发表为目的。写好一张有关贵族问题的字条，没有给任何人看就烧掉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　同孩子们一起到莫斯科来。再次抵押没有办成。到处都需要用钱。我去猎熊了，二十一日打死一只，二十二日我被咬伤。②花了数不清的钱。

---

① 九月一日至四日在图拉市召开的省贵族大会上由选举产生了一个改善农民生活委员会，在由一百零五位贵族发表的必须解放农奴、使之享有土地的声明上，托尔斯泰签了名。

② 作者同费特一起去猎熊，被母熊抓伤额头。此事写在故事《心甘情愿》中。

一八五九年

一月一日　［莫斯科］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写作，今天也是。头还疼。今年应该结婚，否则永远不结婚。新年第一天过得太冷清了。简直没有见到一个人。我在写一篇不起眼的作品①。［……］

五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回到乡下一周了。庄园事务进行得不好，使我厌烦。收到《家庭幸福》②。这是篇丢人的龌龊的东西。我对一切都冷淡到令人难堪的地步。想起阿克西尼娅只有反感的情绪，只记得她的肩膀。弗依耶③是个伟大的天才。我觉得自己可悲。今年我的心对一切都如死灰一般。连伤感的情绪也没有。只需要工作和忘怀，忘掉什么呢？没有什么可忘的。忘掉我还活着。今天我祈祷了，想强迫自己有规律地工作，并且行善，哪怕只有不多的一点。［……］

十月九日　从五月二十八日到今天我在乡下。杂乱，暴躁，寂寞，无望，慵懒。过问庄园事务，但是做得不好，而且也少。眼睛里仍旧只有阿克西尼娅。妹妹离开我回她自己家里去了，我跟她几乎吵翻。今年夏天我打人两次。八月六日我曾去莫斯

---

① 《家庭幸福》。

② 指这篇小说的第二部分校样。

③ 弗依耶（1821—1890），法国小说家，于一八五八年出版了他的《一个穷青年的小说》。

科，想研究植物学。这当然是幻想，是孩子气。到利沃夫家去过，一想起这次访问，我就要发出一声长啸。我暗自决定，这是我作的最后一次结婚的尝试了①，不过这也是孩子气。[……]我又在家中了，不知怎地，心情平静，自信能够实现我的各种静静的道德完善计划。[……]

① 作者曾试图向儿童作家利沃夫的女儿求爱，但没有成功。

一八六〇年

二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机械地想起了祷词。向谁祈祷呢？在想象中如此清楚，以至可以向他祈求，同他交流的上帝是什么？如果我能想象出这样一位上帝，那么他对于我也就再无一点伟大之处了。可以祈求，可以供奉的上帝是理智孱弱的表现。上帝之为上帝，正因我无法想象他的整个实体。他本不是一个实体，他是法则和力量。让这一页日记留下以誌我信服理智的力量吧。

二月十六日　昨天我对庄园事务作了某些改革。读了一会儿书，教了一会儿书。①[……]

五月二十六日　我做了一个不寻常的梦，想到我的奇异的宗教和当代的宗教，进步的宗教。有谁对一个人说过进步好。这只不过是缺乏信仰，是一种披上信仰外衣的对自觉活动的要求。人需要精神振奋，Spannung②——的确如此。[……]

新历八月二日　[基辛根]　两个月以来几乎没有写什么。今天是[俄历]七月二十日③。我在基辛根。④我尽力回过

---

① 从一八五九年十月底起作者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小学教农民子弟。

② 德语：紧张。

③ 应为七月二十一日。

④ 作者于六月二十七日同他妹妹和妹妹的孩子们一起出国，目的是了解欧洲办学情况。基辛根是巴伐利亚的一个疗养地。

头去补记，从今天起到出国时为止。

昨天七月十九日　读教育史①。路德真伟大。② 我出去散步。这里的短工比我们的村妇干活少一倍，一天挣二十戈比。愚昧、贫困、懒惰、软弱。一切由政府供给，这种种优越性扼杀了一切私人的竞争。宗教教育只是念《圣经》，不解释，也不删简。

七月十七日　参观了一所小学。可怕极了。为国王祈祷，挨打，什么都死记硬背，孩子们吓得胆战心惊，极不正常。

新历八月四日　读里尔③和赫尔岑④的著作。赫尔岑有不受约束的头脑，病态的自尊心，但他的广度、机敏、善良、雅致是俄罗斯式的。我打猎了，还写了家信。

新历八月五日　蒙田⑤第一个清楚地说出教育自由的思想，而主要的平等和自由又在教育中。

十月十三日，新历二十五日　耶尔　大哥去世快一个月了。⑥ 这件事使我严重地脱离了生活的轨道。还是那个问题：为了什么？我动身去那里的时间已经不远。去哪里呢？哪里也不去。我试图写作，勉强自己写，写不下去的原因只在于我无法赋予这工作一种意义，而我必须赋予它这种意义才有力量和耐心去做。在大哥下葬的时候，我忽然想写一部唯物主义的福音书，唯物主义者基督的生平。⑦ [……]大哥的死给我留下一生中最

① 卡尔·鲁梅尔所著《教育史》。

② 作者参观了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当年开始翻译《圣经》的那个房间。

③ 亨利·里尔(1823—1897)，德国学者、作家。

④ 亚·伊·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家、作家。

⑤ 蒙田(1533—1592)，法国哲学家。下面这段话由阅读卡尔·鲁梅尔的《教育史》引起。

⑥ 尼古拉·托尔斯泰死于肺病。

⑦ 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强烈的印象。马赛。学校不在学校里，而在报刊上和咖啡店里。[①]

十一月十日　　大约十年以来我不曾有过象最近三天这么丰富的形象和思想了。丰富得使我无法下笔。

十一月十三日　　人对人的根本要求是正义。人在自己对世界的关系中寻求的也是这种关系。没有未来的生活就没有这种关系。合理性！自然科学家们会说，这是大自然的唯一不变的规律。在人的精神现象，如爱、诗等最好的现象中，不存在合理性。不存在。这一切存在过，可是往往不及表现就逝去了。大自然给予人对诗和爱的要求，从而远远超越了自己的合理界限，如果合理是它唯一的规律的话。

① 马赛的学校和收容院给作者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与此对比，他觉得俱乐部、博物馆、剧院、报刊倒是真正能教育人民的学校。

一八六一年

四月一日，新历十三日 [魏玛] 这四个月当中发生的事情现在很难记下来——意大利、尼斯、佛罗伦萨、里窝那。试图写阿克西尼娅①。那波利。大自然和古代给我的第一个活生生的印象——罗马——回到艺术世界——吉耶尔——巴黎——同屠格涅夫接近——伦敦——没有什么——对文明反感。布鲁塞尔——感到家庭的温馨②。[……]爱森纳赫——途中——想到上帝和不朽。上帝恢复了就有希望和不朽。[……]

四月十六日 [魏玛] [……]徒步走去。在山上的树林里，我陶醉于大自然间，淳朴而幸福。[……]途中我一面扔石子一面思索着艺术。能不能只把立论当做目的，而不把塑造人物性格当作目的？好象可以，我就这样做了，而且取得了成功。不过这不是普遍的宗旨，而是我的宗旨。

[四月九日，新历二十一日，柏林] 五时起身。一路上都健康、快乐。[……]奥尔巴赫③!!!!!!!!!!一个可爱极了的人！Ein Licht mir aufgegangen.④ 他写的关于陪审员，关于大自然

---

① 指短篇小说《牧歌》，或其第二稿《吉洪和马拉尼娅》。

② 这种情绪由拜访科学院副院长米·亚·东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家引起。

③ 伯·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作家，他所著《黑林山地区的农村故事》将宗法式的农村视为理想。

④ 德语：一道阳光忽然闪现在我眼前。

给人的第一印象——《赎罪之夜》(«Versöhnungs Abend»)，关于基督教新教牧师克劳泽尔等的故事。象人类精神一样，没有比这更高的东西了。他朗诵诗也好极了。他说音乐是 pflichtloser Genuss[①]，是转向奢侈腐化的开始。《Schatzkästlein》[②] 中的一篇。他四十九岁，直率，年轻，有信仰。不是否定派诗人。

[四月十二日，新历二十四日]　　国境线到了。我健康，快乐。俄罗斯给人的印象难以觉察。

四月二十五日　[莫斯科]　　德米特里耶夫[③] 来了，他聪明，文静。热姆丘日尼科夫[④] 不幸的是自尊心太强而又没有才能。在家吃午饭。卡特科夫[⑤] 是如此才疏学浅、鼠目寸光，正好适合公众的口味，[……]

五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十天未写日记。与费特夫人同行，很觉乏味。[……]我被委任为调解人，我接受了。[⑥] 到图拉去了一趟，说了许多废话，开始骄傲了，因此也愚蠢了。马尔科夫[⑦] 拒绝来当杂志[⑧] 编辑。总的来说，杂志的主导思想弱了。皮罗戈沃庄园一片混乱，我也没有为二哥帮上忙。忘记写下在别尔斯家度过的快乐的一天，但是我不敢娶丽莎[⑨]。

---

① 德语：不要人承担义务的享受。

② 一组民间故事。

③ 费・米・德米特里耶夫(1829—1894)，俄国法学史家。

④ 一诗人。

⑤ 《俄国导报》主办人。

⑥ 俄国农奴制废除后设立调解人以调解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纠纷。作者任图拉省克拉皮夫纳县第四区调解人，直到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⑦ 图拉中学一教员。

⑧ 作者创办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

⑨ 丽莎是未来托尔斯泰夫人的姐姐，当时她的家人以为托尔斯泰属意于她。

明天一早写《波利库什卡》，读《法令》①，晚上给学校拟教学大纲，备课。

五月十二日　　呈上办学申请书②。我是本教区的教师。体操苦了他们。花园里的课讲得很好。回家以后很想写《哥萨克》。[……]

六月二十五日　　和屠格涅夫吵架吵得好，③彻底吵翻了——他是个十足的下流坯，不过我想，以后我会忍不住原谅他的。调解人的工作没有给我提供多少素材，却使我同所有的地主完全吵翻，而且看来也完全损坏了我的健康。学校的工作有条有理，可我又担心它缺少生气。因为患病，我没有去。拟好了计划④。

九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我在莫斯科。关于屠格涅夫我说过的话不错。我已经想给他写信请求他原谅了，可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写。有许多事情要做。我要抓住他不放。丽莎·别尔斯在诱惑我，但这事不会成。只有实际考虑不够，可又没有感情。

九月二十三日　　给屠格涅夫写了一封信⑤。[……]

---

①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批准的《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等。

② 申请当局正式承认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小学。

③ 这场争吵发生在诗人费特的庄园斯捷潘诺夫卡，起因是屠格涅夫讲他雇的家庭女教师要他女儿给穷人补衣服，以示对穷人的善心。托尔斯泰指出，“一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膝上放着又脏又臭的破衣服，是一种不真挚的表演。”屠格涅夫听了大为恼火，回答了一些粗鲁的话。二人几乎决斗。到一八七八年他们才言归于好。

④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杂志头几期的出版计划。

⑤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后来据托尔斯泰夫人在她的日记里说，信中有如下的话：“如果我侮辱了您，请您原谅我，想到我有一个仇人真叫我难过得受不了。”

一八六二年

八月二十三 [莫斯科]　在莫斯科。两天没有吃东西了，牙痛得厉害，在别尔斯家留宿。一个孩子！好象是！可却搅乱了我的心。但愿我能摆脱困境，占据一个明确的正经的位置。应该写两篇文章，一篇谈马尔科夫①，一篇谈识字委员会②。呈皇上一信③。观看了演习④。[……]我担心这也是对爱情的渴望，而不是爱情。我尽力只看她⑤的缺点，可还是有那个念头。一个孩子！好象是。

八月二十六日　步行去别尔斯家，平静，舒适。女孩子们在欢笑。索尼娅不好看，俗气，可是使我觉得有趣。她给我看她写的小说⑥。真实朴素得有力。事情不明朗使她烦恼。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既没有屏息，也没有一点嫉妒或者羡慕的迹象，不

---

① 即为回答马尔科夫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的理论和实践》一文而写的《进步和教育的定义》。

② 《论国民教育领域内的社会活动》。

③ 一八六二年七月六、七日，托尔斯泰不在家，宪兵搜查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托尔斯泰就此事给亚历山大二世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

④ 八月二十三日亚历山大二世亲临莫斯科霍登广场观看军事演习，这次演习使托尔斯泰心情沉重。

⑤ 未来的托尔斯泰夫人索尼娅。

⑥ 未来的托尔斯泰夫人在小说《娜塔莎》中写了一个相貌极不引人注目的中年公爵杜布利茨基，他要娶女主人公的姐姐丽莎。在此后的日记中，托尔斯泰往往称自己为杜布利茨基。

过“相貌极不引人注目”、“论事变化无常”这两句话大大触动了我。现在我已经平静下来。这些话都不是针对我说的。工作，只能以此满足我的需要。

八月二十八日　　我三十四岁了。一起身心情就是忧郁的，这已经成为习惯。[……]工作了一阵，不该给索尼娅写那几个字母①。[……]这么难看的一副嘴脸，你就别想结婚啦！你的使命不在此，所以上天的赐予才这么丰盛。

八月二十九日　　[……]写得不好。你若回避实质性的东西，结果就会变成废话。在家吃午饭。去见别尔斯②，同他一起去波克罗夫斯科耶③。没什么，没什么，沉默……同先前一样，不是爱情，不嫉妒，甚至不遗憾，可又象是，有一种甜蜜感——一丝希望（不应有的希望）。猪猡。有一丝，象遗憾和伤感一样。可夜是奇妙的，感情是好的，甜蜜的。她强令我破释那些字母。我很窘。她也一样。她们家里发生过争吵。一切都不自然。波波夫④聪明可爱得非同寻常。我伤感，可是很好。妹妹说：你还在等待。怎么能不等待呢？

八月三十日　　[……]在家吃午饭，睡了一觉，后来去别尔斯家。索尼娅被带到П.⑤那里去了。我不嫉妒，不相信不是我。好象是时候了，可又已经天黑。她也这么说：伤感而平静。一起散步，亭子，在家吃饭的时候——那双眼睛，可是天黑了！……傻瓜，写的不是你，可我毕竟坠入情网，不过就象对索涅奇卡·科

---

① 作者给索尼娅写了几句话，每个字只写第一个字母，让她去猜。

② 索尼娅的父亲，

③ 别尔斯家的别墅在此。

④ 索尼娅的一个追求者。

⑤ 即波波夫。

洛申娜[1]和A.[2]一样。在她家留宿，睡不着觉，总在想她。她说："您没有爱过，"我觉得真好笑，真高兴。

九月三日　　在他们家，开始没什么，后来散步。"他不怎么样，您很健全，"长柄眼镜说，"请常来玩。"我放心了！路上我想：要么都是无心的，要么是感觉异常敏锐，要么是最庸俗的卖弄风情，今天一个，明天又换一个，主要的是，走开的一个为的是什么，或者是无心、敏锐、卖弄风情兼而有之。总的说来没什么，没什么，沉默。在我的想象中，有妻室的未来生活从不似这般明朗，快乐，平静。晚上在佩尔菲利耶夫[3]家。两位老人很乏味。我知道，瓦修克[4]，知道你干过些什么坏事，知道你们互相欺骗的勾当是怎样悄悄干起来的——彼此彼此。或许我的命运也是如此。Memento[5]，杜布利茨基，老鬼，利亚翁叔叔。可你感觉到："Mein schönes Herz"[6]主要之点似乎就象这样简单，适时，没有激情，没有恐惧，没有一秒钟的懊悔。

九月七日　　[……]今天我独自在家，对自己的状况可以自由自在地考虑考虑。应该等待。杜布利茨基，你别涉足那个充满青春、诗歌、美和爱的地方，那里有武备中学学生。今天和瓦先卡在一起吃多了，面对面躺着呼哧呼哧喘气，这才是你的事。胡说，修道院、劳动才是你的事，站在那个高度上你可以平静而又快乐地观看别人的恋爱和幸福，我进过这所修道院，现在还要

---

① 作者童年时代的女友。

② 亚历山德拉·奥博连斯卡娅。

③ 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佩尔菲利耶夫，作者的远房表姐夫，莫斯科省省长。

④ 瓦修克是瓦西里的小名。

⑤ 意大利语：记住。

⑥ 德语："我的美好的心"。

回去。对啦！

这段日记不真实。Arrière pensée[1] 是，她要在我这里，在我身边坐着阅读，而且……这也是为她写的。

九月八日　　上午奥尔巴赫带着他妻子的文章来。还有瓦先卡、苏沃林[2]、萨沙·别尔斯[3]。于是我去别尔斯家吃午饭。安德烈·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待在他的房间里，好象我偷了什么东西似的。[4]塔涅奇卡[5]神情严厉。索尼娅来开门，她似乎瘦了。对于我来说，她身上丝毫没有别人一向都有的那种程式化的诗意和讨人喜欢的东西，但是却不可抗拒地吸引着我。（同萨沙顺路到村里去，一个村姑，农民中间的骚娘们儿，唉，叫我很感兴趣。）丽莎似乎平心静气地在支配我。天哪！如果她做我的妻子，她会表现得怎样的美丽而又不幸啊。晚上她好久都不把乐谱交给我。我憋着一肚子火。索尼娅摆出别尔斯家的塔季扬娜的姿态，我觉得这倒是给人以希望的迹象。夜里玩了个痛快。

九月九日　　她脸红，激动。哦，杜布利斯基，别幻想。我同帕科[6]、萨沙一起回来，吃了午饭，睡了一觉。拿起工作又干不下去。我没有工作，而是给她写了一封信，不打算发出。离开莫斯科我**不能**，**不能**。我这样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我也尽力不作任何计划，只觉得在莫斯科象是已经过了一年。

直到三点钟还没有睡着。我象个十六岁的孩子一样幻想

---

① 法语：潜意识。

② 阿·谢·苏沃林是《新时代》报出版人。

③ 索尼娅的弟弟。

④ 索尼娅的父亲起初反对索尼娅同托尔斯泰结婚，以为托尔斯泰会娶索尼娅的姐姐丽莎。

⑤ 索尼娅的妹妹。

⑥ 别尔斯家的法语教师。

着，苦恼着。

九月十日　十时醒来，由于夜间心情激动，觉得疲乏。工作不起劲，象一个小学生等着过星期天似的等着黄昏到来。出门散步。去佩尔菲利耶夫家。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①真糊涂。去铁匠桥和克里姆林宫。她②不在家。她到年轻的戈尔斯金③夫妇那里去了。回来的时候神情严厉。我离开那里时又是一个被夺去希望的人，但却比先前爱得更深了。Au fond④仍存希望。一定得砍开这个结。我对丽莎的感情渐渐变得既含憎恨，又含怜悯。主啊！求你帮助我，教给我。我感觉，这又是一个无眠的恼人之夜。我这个嘲笑恋人的痛苦的人现在笑到自己头上了。我多少次计划对她，塔涅奇卡，说啊！结果都没有说。我开始从心底里憎恶丽莎。主啊，求你帮助我，教给我。圣母，帮助我吧！

九月十二日　一整天都在闲逛，做了体操。在俱乐部吃午饭。我恋爱了，虽然从前不相信这是可能的。我是个疯子，再这样拖下去，我会开枪自杀。晚上在她家。她各方面都很可爱。而我是个讨厌的杜布利茨基。应该及早提防。现在我已经无法止步。就算我是杜布利茨基吧，但爱情使我变得美好。是的。明天早上我要到她家去。有过机会，而我没有利用。我胆怯了，本来应该简简单单说出来。真想立刻回到那边去，在大家面前把话都说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

九月十三日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虽然二哥也来了。

---

① 佩尔菲利耶夫夫人，是作者的远房表姐。

② 索尼娅。

③ 奔萨省一地主。

④ 法语：内心深处。

每天我都在想，不能再这样既感到痛苦又感到幸福，而我一天比一天更加疯狂。再一次怀着苦闷、懊悔和幸福的心情从她家出来。明天我一起身就去，把话都说出来，或者开枪自杀。

[九月十四日]夜三时　　我给她写了一封信①，明天，也就是今天，十四日，交给她。我的上帝，我多么怕死啊！幸福，而且是这样的幸福，我觉得简直不可能。我的上帝，求你帮助我。

[九月十五日]　　只睡了一个半小时，但很清醒，而且神经过敏得厉害，早上仍旧是那种感觉。到二哥那里去，我们嘲笑了灵魂的不朽。去克里姆林宫。造访了可憎的丘特切夫夫妇，然后去她家。情况似乎讲清楚了。她很奇怪……我不能为自己一个人写日记了。我觉得，我相信，不久我就不再会有属于一个人的秘密，而是属于两个人的，她将看我写的一切。去过佩尔菲利耶夫家。神经疲劳，躺下睡觉。但是睡得很少，六小时。昨天，十四日，我已经平静些了，今天更加平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

九月十五日　　还没有说，但是说了我有话要讲。我给瓦先卡讲了大哥去世的情形，象孩子一样痛哭流涕。明天。

九月十六日　　说了。她回答是。她象一只被射伤的小鸟。没有什么可写。这一切忘不掉，也写不下来。

九月十七日　　未婚夫，礼品，香槟酒。丽莎真可怜，而且阴沉沉的。她一定憎恨我。[……]

九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　[莫斯科][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个星期不知是怎样过去的。我什么也不记得，只记得钢琴旁的一吻和魔鬼的出现，然后是对过

---

① 指求婚信，信中说："请象一个诚实的人那样告诉我，您是否愿意做我的妻子？只有您满心情愿，您才能大胆地说是；如果心里对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怀疑，那么您不如说否。"

去的嫉妒，对她的爱的怀疑，她自己在欺骗自己的念头。

关于那篇文章和卖文集的事① 有好消息。举行婚礼那天恐惧，不信任，想逃跑。礼仪隆重。她泪痕满面。坐上马车。她什么都知道，因此很简单。在比留廖沃。她的惊恐。有点病态。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二哥很动情。姑妈已经在准备喜歌。夜里做了一个噩梦。不是她。

九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　在亚斯纳亚。我认不出自己来了。我明白我的一切错误。我仍旧那样爱她，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工作无法做。今天吵了一次。我难过的是，我们在一切方面都跟别人一样。我对她说，她伤害了我对她的感情，我哭了。她真好。我爱她更甚了。不过有没有虚假的成分呢？

十月十五日　这段时间我做的都是些所谓实际的事情。可是这种闲散使我感到沉重。我不能尊敬自己。因此我不满意自己，对待别人我也没有明确的态度。杂志我决定不再办下去了，学校好象也一样。② 一切都使我苦恼，包括我的生活，甚至也包括她。必需工作……

① 文章指《培养和教育》，当时的莫斯科书刊检查委员会未予通过，而人民教育部长戈洛温却批准了。卖文集之事则是指与书商斯捷洛夫斯基谈判出版《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② 作者结婚以后即不再去学校上课，不久该校就停办了。

一八六三年

一月十五日　莫斯科　　开始一本新的日记，可是毫无新意。我仍旧是那样一个人，仍旧常常对自己不满，又仍旧坚定地相信自己，对自己抱着期望……我难道还不幸福吗？对于我幸福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我常常（在这段时间）感到不足的只是，缺少一种意识——意识到我已做了我应做的一切，以便充分享用我所秉有的，并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别人、为全体作贡献，以感谢他们对我的赠与。[……]

一月二十三日　有人曾对我说，我放过写作的时间可不好，这是真话。我很久没有这样强烈的写作愿望了，而且是胸有成竹的写作愿望。没有情节，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非写不可的，但我又觉得，任何情节我都编得出来，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一个西欧派教授的典型从各个方面来到我脑海中，他靠年轻的时候孜孜不倦的苦读取得了智力赋闲和愚蠢的证书。与他相反，另一个人直到成年始终保持着思维的大胆，保持着思想、情感、行动的一致。①还有一点，那就是大丈夫之爱，是严于律己、渗透一切、成为毕生事业的大丈夫之爱，与对华尔兹舞、显赫、虚荣、一时的诗意的迷恋相冲突。《波林卡·萨克斯》②，也许还有

① 这个构思后来体现在《安娜·卡列宁娜》中的两个人物，即科兹内舍夫和列文身上。

② 德鲁日宁的现实主义中篇小说。

目前在上演的话剧《孰能无过，孰能免祸》①，我从未体验过比这更强烈的印象，没有一点虚伪的调子。修改了《哥萨克》，太差。公众大概会因此感到满意。得了一场热病，一直过着闲散的生活，这种生活一直使我苦恼。同妻子的关系非常好。涨潮和落潮并不使我感到惊讶和恐惧。可有的时候，今天便是，我害怕她由于年轻，不理解也不喜欢我内心的许多东西，为了我把自己内心的许多东西都扼杀了，然后本能地把所有这些牺牲都记在我的帐上。[……]

二月二十三日　　我的文章②已经寄出，很好，虽然还嫌草率。开始写作了。③不行。翻阅材料，浮想联翩，回到或试图回到抒情风格上来。很好。没有一定的想法和迷醉的精神状态我好象就不能写作。《悲惨世界》(《Miserables》)④是一部力作。[……]

六月十八日　　我自己喜欢并且了解的我，那个有时整个地外露、叫我高兴也叫我害怕的我，如今在哪里？我成了一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自从我娶了我所爱的女人以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簿子里写的东西几乎全是谎言——虚伪。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写东西，就减少了，破坏了我的真实性。今天她明显地高兴同埃伦韦因⑤闲聊，引起他对自己的注意，加上这个疯狂的夜晚，使我忽然上升到以往的真实和力量的高度。只要她看过这段话，并且说："我知道，这是嫉妒。"再安

---

① 亚·奥斯特罗夫斯基所著。

② 《进步和教育的定义》。

③ 可能是写《霍尔斯托梅尔》，或《战争与和平》的第一批草稿。

④ 《悲惨世界》为雨果所著。

⑤ 巴布林诺村小学教师。

慰安慰我什么的，就能够使我平静下来，把我重新投入我从小憎恶的庸俗生活中去。而我过这种生活已经九个月了。可怕呀！我是个赌徒和酒鬼。我耽溺于庄园事务，以至毁掉了一去不复返的九个月。这九个月本来可以过得非常好，可我把它们弄成一生中几乎是最坏的时日。我要什么？我要生活得幸福，也就是为她也为自己所爱，可这段时间我憎恶自己。到此为止吧！——这话我写过多少次啊？现在我不写了。我的上帝，求你帮助我。求你让我永远象这样意识到你和你的力量。疯狂的夜晚。我在寻找你时无意中又可能开罪于你。这太糟了，会过去的，求你别发怒，要我不爱你我做不到。

我得说明，为了她（她会看我的日记）我倒不是不写真话，而是在许多可写的东西中间进行挑选，选出那些单为我自己我不会去写的东西。别人，一个最不足挂齿的人会使她高兴，这我理解，无论怎样无法忍受，我也不应该觉得这对我是不公平的，因为九个月以来我就是一个最不足挂齿、最懦弱、最无聊、最庸俗的人。

今天是月儿使我升华，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难怪今天我想到，象地心引力这样的规律也存在于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东西与精神的太阳之间。雄蜂只向着有阳光的地方飞。雌蜂则在暗处工作，繁殖，而在阳光下交配，嬉戏（即我们所谓的游手好闲）。明天我要写作。

第三次坐下来写。① 把自己的幸福跟物质条件——妻子、儿女、健康、财富联系在一起是糟糕的，可怕的，荒谬的。疯僧有理。一个人可以有妻子、儿女、健康等等，但幸福却不在于此。

---

① 大约指写《霍尔斯托梅尔》。

主啊，求你宽恕我，帮助我。

八月五日　　现在我写日记不是象从前那样为了自己一个人，也不是象不久前那样为了我们两个人，而是为了他①。六月二十七日夜里我们两人都特别激动。她肚子疼，翻来覆去，我们只以为是吃了浆果的缘故。到了早晨，她的情况更坏，五点钟我们醒来，昨天晚上就说好由我去接家人。她很烦躁，穿一件大袍子，大喊大叫，后来这一阵过去了，她微笑着说：没关系。我派人去请安娜来，主要是为了做一点我能做的事，而心里并不相信。我虽然心情激动，但并没感到不安，忙着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就象战役开始之前，或者濒临死亡时刻一样。我没有多少感觉，为此我生自己的气。我想到图拉去，把一切安排得妥当些。

我和塔尼娅、萨沙②一起出门，我们有点不自然。我心情平静，可又不允许自己这样。在图拉我觉得奇怪的是，科佩洛夫③象平日一样，总想谈政治，药店伙计包好了几盒药。我们带着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谢廖沙的接生婆）回家。我们乘车到家，没看见一个人。姑妈起初不愿意放我出门，她害怕，现在心绪不宁，急急忙忙走出来，惊恐而又和善地望着我说：怎么样？亲爱的，你回来了太好啦！发作过阵疼。我进屋去了。我的爱是那么认真，动人，坚强！她穿一件大袍子，敞着衣襟，里面是一件镶边的上衣，黑色的头发蓬乱了，皮肤显得粗糙的脸红红的，两只大眼睛象在燃烧。她正在那里走来走去，看见我就问：请来了？我说，是的，怎么样？她说阵痛厉害极了。安娜·彼得罗夫娜不在，阿克西尼娅来了。她平静而随便地吻了吻我。大家正忙乱

---

① 一八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作者的长子谢尔盖（小名谢廖沙）出世。

② 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和弟弟。

③ 图拉一商人。

的时候，她又发作一次阵痛。她抓住我。象早晨一样，我吻着她，但她并没有想到我，她的精神状态是一本正经的，严厉的。玛丽亚·伊万诺夫娜陪她走进卧室，出来的时候低声而庄严地说，开始分娩了，脸上露出强抑着的喜悦，就象演捧场戏的演员在幕启时的表情。她不停地走来走去，在衣柜前忙着作准备，不时向下蹲一蹲，两只眼睛放射着平静而庄严的光辉。又发作几次阵痛，每次我都扶着她，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发抖，一会儿伸一会儿屈，给我的印象跟以前，结婚前和结婚的时候完完全全不一样。在阵痛的间歇我跑来跑去，忙着把大沙发摆到她的房间里去（我就是在这张大沙发上出世的）等等，我心里仍旧只有那种漠然的感觉，并且为有这种感觉而自责，而气忿；一心想把一切都考虑得、做得更快些，更多些，更好些。他们扶她躺下了，她自己想到……（我没有写到底，关于这名符其实的苦刑我写不下去了。）

她的脾气一天比一天坏，我发现她象波莲卡① 和玛申卡②，唠唠叨叨，恶狠狠地摇铃。当然，这是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我生怕自己对她不公允，生怕自己有无动于衷的自私心理。她不知听什么人说，丈夫不爱有病的妻子。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而且因此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或许她从来就没有爱过我，而是入了迷途。我重读她的日记——在情意绵绵的话语背后可以感觉到隐藏着对我的怨恨。在生活中往往也是如此。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而且从她那方面来说是犯了一个错误，那就太可怕了。放弃一切，不是象别的已婚者那样放弃单身汉的纵乐生活，而是放弃爱情、思想、人民活动的整个大的境界，去换取家庭的温暖，除了对自己的家庭以外对一切都怀着私心

① 即尤什科娃姑妈。

② 作者的妹妹。

的境界，结果只知道为乱七八糟的事情，为痱子粉、果子酱操心，唠唠叨叨，没有一点能使家庭生活生辉的东西，没有爱，没有宁静的、使人为之自豪的家庭幸福。有的不过是一阵阵突发的柔情、亲吻等等。我心里难过极了，我还不相信，不过如果事情并非如此，我就不会痛苦，不会整日心绪不宁，而是相反。

一清早我怀着幸福感高高兴兴走回来，看见伯爵夫人正在发脾气，女仆杜什卡在给她梳头，我眼前就出现了妹妹不好的时候的形象，于是一切都完了，我象一个被烫伤的人，什么都害怕，而且我发现，只有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好，有诗意。人家按照习惯给我温柔的一吻，然后开始对杜什卡，对姑妈，对塔尼娅，对我，对所有的人吹毛求疵。我无法平心静气地忍受，因为这种种行为跟我希望看到的比较起来不止是恶劣，而是可怕。为了我们的幸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我不肯做，可人家会把关系变得那么庸俗、肮脏，以至于我似乎竟会舍不得给一匹马或者一个桃子。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无须解释……只要有一丝理解和感情的表现，我就又觉得十分幸福了，并且相信，她对事物的看法跟我是一样的。人渴望什么就相信什么。我感到满意的是只有我在受苦。她跟妹妹一样，也有那么一种病态的、任性的自信和对自己的所谓不幸命运的顺从。

已是深夜一时，我睡不着，更不想怀着这种压迫我的感觉到她屋里去睡。她呢，知道别人听得见的时候就呻吟，此刻她却在安安稳稳地打呼噜。等她醒来，又要完全相信是我不对，而她却是我的种种变化无常的奇想（如喂奶，看孩子等）的不幸的牺牲品，[1] 连父亲也这样认为。我没有让她看我的日记，不过我也没

① 当时托尔斯泰夫人因身体不好不愿喂奶，托尔斯泰坚决反对。

有把心里的话都写下来。最可怕的是，我必须沉默，生闷气，不管我多么憎恶，多么鄙视这种状况。现在无法跟她说话，也许还能把一切解释清楚。不，她过去不爱我，现在也不爱我，如今我不大以此为憾了，不过为什么把我骗得这么苦啊！

十月六日　　这一切都过去了，都不是真的。我因有她而感到幸福，不过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我摇摇晃晃地向死亡的山下走去，几乎没有力量止步。可我不想死，而想永生，我爱永生。无须选择了。选择早已作出。文学——艺术、教育、家庭。不能贯彻始终、胆怯、慵懒、软弱，这些才是我的敌人。

一八六四年

九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不写日记快一年了。这一年过得好。我和索尼娅的关系确立了，巩固了。我们相爱，就是说，我们彼此珍爱胜过世上一切其他的人，并且坦诚相待。没有秘密，不为任何事情感到内疚。我从那时起开始写长篇小说①，已经写出十印张，目前正在修改。很苦。我对教育的关注已远远地抛在了脑后。儿子很少和我亲近。目前想起开了个头的母亲日记②，写索尼娅，应该为孩子们写下去。［……］

---

① 指《一八〇五年》，后来经过改写，成为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第一部。

② 母亲日记从一八六三年八月五日开始写，作者详细描述了长子谢尔盖的出世。

一八六五年

三月十九日　　我读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历史入了迷。现在，写一部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的心理历史小说的念头象一团充满欢喜和意识到自己能够做出一件伟大的事情的云雾般抓住了我。要把他们周围的人和他们自己的卑鄙、浮夸、疯狂、矛盾和盘托出。[①] 作为一个人，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讲错了话，准备在议员们面前逃遁。De nos jours les peuples sont trop éclairés pour produire quelque chose de grand.[②]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自称朱庇特[③] 之子，人们相信他。整个埃及远征都是法国的好虚荣的残暴行径。所有的 bulletins[④] 都在撒谎，而且是有意识地撒谎。普雷斯堡和约是escamoté[⑤] 。在阿尔科拉桥上他象杆大旗一样跌入泥淖之中，是个劣等骑手。在意大利战争中，他抢走绘画、雕塑。他喜欢驰骋疆场。人员死伤是他的快乐。同约瑟芬结婚是他在上流社会的胜利。他三次修改里沃利战役报告，谎话连篇。起初他还称得上是一个人，在偏执这一点上是个强者，后来却优柔寡断——一定要这样！可是如何做

---

① 作者最初打算以这个题材单写一部小说，后来把这个构思纳入《战争与和平》中。

② 法语：当代各国人民太文明了，以至不可能有什么伟大的创造。

③ 朱庇特是罗马的天神，相当于希腊人崇奉的众神和万民之父宙斯。

④ 法语：战报。

⑤ 法语：靠欺骗缔结的。

到呢？你们是平庸之辈，而我看见天上有我的星。使我感兴趣的不是他，而是他周围那一群受他的影响的人。起初是偏执和beau jeu① ——与马拉、巴拉斯之流相比而言，后来是撞大运，自恃，幸运，最后是疯狂——faire entrer dans son lit la fille des Césars.② 在圣赫勒拿岛上的十足的疯狂、衰竭、渺小。谎话和伟大，只因为规模大才伟大；一旦活动天地小了，人也就变渺小了。还有可耻的死！

亚历山大一世聪明，可爱，善感。他身居高位而又希冀做一番大事业，成为人上人。他放弃帝位，默许弑杀保罗而不予干涉（这不可能）。复兴欧洲的计划。奥斯特利茨，眼泪，伤员。纳雷什金娜变心。斯佩兰斯基，农奴解放。蒂尔西特是被伟大弄昏了头。埃尔富特。到一八一二年这段时期我不了解。一个人的伟大，多次动摇。吓住他自己的胜利、凯旋、伟大、grandeur③，再加上对人，即灵魂的伟大的追求。表面上糊涂，可内心清楚。典型的军人——操练、严厉。外惑而内明，死。如果被杀，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应当写一本自己的小说，为此而工作。

三月二十日　　天气好极了。我身体健康。骑马去图拉城一趟。有一些重大的思想！写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历史的计划没有放松。史诗的主人公理应是一个一切都在他的周围集结的人，英雄也就是这个人。[……]

九月二十日　　早上不能写作。睡得不好。散步片刻。仍旧是那种发冷发热的状态。读梅里美的《查理第九时代轶事》

---

① 法语：手段高明。

② 法语：与帝王之女同枕。

③ 法语：伟大、威严之意。

(《Chronique de Charles IX》)，作者与普希金在思想上的联系很奇怪。他聪颖过人，但却没有才华。[……]

九月二十三日　[切列莫什尼亚①]　　躺了整整一天。沐浴后精神见好。读《康素埃洛》(«Consuélo»)②，满纸是混杂着科学、哲学、艺术、道德词语的奇谈怪论，就象一个用发了霉的面团做的蛋糕，而且用哈喇了的油烤，配以地菇、鲟鱼和菠萝。

十月一日　一直在做体操，只记下日期而没有写日记。去打猎了，还可以。劳动和成功的诗歌是任何地方、任何人尚未触动过的。我在读《伯特伦一家》(《Bertrams》)③，好极了。

十月二日　　身体很好。打猎扑空。写作了，可是内心感到绝望。特罗洛普以他的本领折磨着我。使我觉得宽慰的是，他有他的特点，我有我的特点。弄清什么是我自己的，或者不如说，什么不是我的，这才是主要的艺术。我应该象钢琴家那样工作。

十月三日　　昨天和今天都紧张地工作了，虽然毫无结果，而今天我已经觉得肝疼，心情郁闷。这使我绝望。要限制我的怀着梦想阅读的volupté④，把这些精力用到与体力劳动交替进行的写作上去。又去围着我的树林绕圈子了，还可以。读完特罗洛普的小说。俗套太多。

---

① 切列莫什尼亚是季亚科夫家的庄园。

② 《康素埃洛》是乔治·桑的长篇小说。

③ 《伯特伦一家》是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

④ 法语：享受。

一八七〇年

二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听到这样的评论："圣诞节乘雪橇出行、巴格拉季翁的进攻、打猎、宴会、舞蹈，这些写得好。可是他的历史理论、哲学却不好，没有味道，也没有欢乐。"①

一个厨师做饭，他总是把不要的脏东西、骨头、血，弃之门外。站在厨房门口的狗就扑上去吃。当厨师宰了一只鸡或者一头小牛，而将血和肠子，还有骨头扔到外面的时候，狗很满意，说他饭做得好，是个好厨师。一旦厨师打鸡蛋，剥栗子，拣蓟菜，将壳呀皮呀扔到外面去，狗扑上来嗅一嗅，却扭开鼻子说，他从前饭做得好，现在可完了，是个蹩脚厨师。可厨师继续做他的饭，他为之烹调的那些人吃了他做的饭。

人们一再说，在戏剧中表演应重于对话，可是为了不把话剧变成舞剧，就得让人物通过语言表现自己。

善于说的人做功差，这样一来主角就不能借助语言表现自己。他说得越多，观众越不相信他。如果让别的人物说，而不让他说，那么观众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别的人物身上去。

---

① 可能指H.B.舍尔古诺夫在《停滞的哲学》一文中严厉批评了《战争与和平》的哲学观点。H.阿赫沙鲁莫夫、H.拉奇诺夫和其他评论家对这本书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喜剧以笑为主角还可以演，但是悲剧在当代心理发育水平的条件下就太难演了。因此只能在教科书中谈谈《伊菲革涅亚》①、《哀格蒙特》②、《亨利四世》③、《科里奥兰》④等。把它们拿来朗诵或者公演都不行。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平庸的模仿者可以模仿普希金的模仿品（功力差的）《鲍里斯·戈都诺夫》，这就是为什么普希金就无韵诗儆戒自己的一段话无疑将是真理，他说：

你听我说，爷爷，每当我
注视雷特列尔城堡时，
我都要想，假如这是散文，
而且是蹩脚散文。⑤

攻克弗拉基米尔的科尔孙是史诗。

缅希科夫把女儿许配给彼得二世，以及他被流放，他的死，是戏剧。

二月三日　　[……] 俄国戏剧文学有一个剧种的两个范本，这个剧种还是诸多剧种中最不足道、最弱的，即讽刺剧：《智慧的痛苦》和《钦差大臣》。剩下的广阔天地，不属于讽刺而属于诗的天地，至今还没有人触动。

---

①② 歌德所作的悲剧。

③④ 莎士比亚所作的悲剧。

⑤ 前两行诗取自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的无韵诗《无常》，后两行诗表明了普希金对无韵诗的否定态度。

一八七三年

十一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个音响、线条、色彩、文字甚至思想的艺术家，如果不相信表达自己的思想很有意义，那么他的处境是可怕的。这取决于什么呢？不是对思想的爱。爱使人激动，而这种信心是平静的。我既有信心，又没有信心。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奥秘。

一八八一年

［日期不详］　在亚斯纳亚居住。将萨马拉的收入①按照付款人的决定并在付款人的监督下分给萨马拉的穷人和小学校。尼科利斯科耶庄园②的收入（在土地交给农民以后）也照此办理。暂时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收入两千至三千卢布留给自己，即我和妻子，以及年幼的子女。（暂时留下，而我唯一的愿望是把这份收入也全部交给他人，自己再设法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就是说，尽量限制自己的需要，尽量多给少取。我要把全部精力灌注于此。我认为这才是人生的目的和欢乐所在。）让三个成年的子女自便：从穷人们那里拿一份他们应得的萨马拉或尼科利斯科耶的进款，或者在那里居住，促使这些进款用于善事，或者同我们住在一起，帮助我们。要教育年幼的子女，让他们养成少要求于生活的习惯。他们对什么有兴趣就教他们什么，但是不能只教各种学问，而要既教学问，也教工作。仆役需要几个用几个，让他们帮助我们改造，学会做事，而且也只用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要逐渐养成不依赖他们的习惯。大家住在一起，男人住一个房间，女人和女孩住另一个房间。要有一个房间做智力活动所需的图书室，一个房间做公用的工作室。因为我们是娇生惯养的人，还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给弱者使用。除

---

① 作者在萨马拉省布祖卢克县的田产收入。

② 此庄园本属作者的大哥，大哥死后归作者所有。

了喂饱自己和子女，除了学习，还得工作，处理家务，用食粮、医疗、教育去帮助他人。逢星期日向乞丐和穷人施粥饭，还有诵读和谈话。生活，衣食，一切都是最简朴的。一切多余的东西，如钢琴、家具、马车等，都应该卖掉，分赠他人。只从事那种可以同一切人分享的科学和艺术。对一切人，从省长到乞丐，采取同样的态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幸福，自己的和家庭的幸福，懂得这幸福是满足于少取，并且为他人行善。

一个基督徒的笔记

我知道，这个标题会使我遭到指责。一些人，多数人，会说：别再干这种蠢事了，如今人人都明白，基督教不过是一种宗教，而一切宗教都是迷信，是对人类发展妨碍最大的一种恶。另外一些人会说：凭什么是基督徒的？谁能自己说："我是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首先是谦卑的，不敢自称或者通过印刷文字宣布自己是基督徒。让人们去指责吧，我还是要拿出这个标题来。我不怕人们指责我落后，因为我不仅不认为宗教是迷信，相反，我认为，宗教的真理是人类能够获得的唯一真理，而基督教教义又是（无论人们想不想承认）成为一切人类知识之基础的真理。我也不怕人们指责我狂妄，竟自称基督徒，因为对于"我是基督徒"这句话，我的理解同他们一般的理解不一样。

对于"我是基督徒"这句话，一般理解为：我受过洗，因此我是基督徒；或者当一个受过洗的人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人们就把这句话理解为，说话的人似乎想表示他不止是受过洗，同时还是某种特殊意义上的基督徒，甚至有点夸耀他对教义身体力行了，实际上他说起话来要么语无伦次，要么狂妄无比。然而我

对“我是基督徒”这句话的理解却不同。我受过洗，但是象异教徒那样过了一辈子，因此我不认为受过洗的人就一定是基督徒。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既不是说我对教义已经身体力行，也不是说我比别人好，而只不过是说，人生的意义就在基督的教义之中，人生的欢乐是努力实行这教义，因此，一切符合教义的东西都使我感到亲切、愉快，而一切违背教义的东西都令我反感、痛苦。

我写下这个标题是因为它完全表达了我这篇笔记的用意。

我在世上活了五十二年，除去十四、五年的童年时期几乎不懂事以外，有三十五年我既不是基督徒，又不是伊斯兰教徒，也不是佛教徒，而是货真价实的虚无主义者，就是说，没有任何信仰。

两年前我成了基督徒。从那个时候起，我听、看、感受一切都有了新的角度。由于我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形成的我这种新的生活观，想必会使人感兴趣，也许还有教益，因此我才写这篇笔记。至于我是如何从一个虚无主义者变成基督徒的，我已经写了一本书[1]来说明。我在这本书里详细地叙述了我怎样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生活了三十多年，同时却因我写的作品而受到普遍的尊重，甚至赞扬。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用虚无主义者这个词来指社会革命党人，不过我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赋予它的却是它的真正含义，即除了玛门[2]以外什么也不相信。在这本书里，我叙述了我如何作为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度过了三十五年，如何为了对俄国人有教益写下十一卷著作，并因此受到种种赞扬，再加上十五万卢布收入；我又如何得到一个信念，即

① 《忏悔录》。

② 即财利，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不仅不能教给人们什么东西，连我自己也根本没弄明白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等到我确信自己无知而又看不见出路何在的时候，我如何陷入绝望的境地而几乎悬梁自尽，后来又如何通过各种痛苦的，复杂的途径终于信仰基督教教义，以及我如何理解这种教义。有人对我说，这本书不能出版。如果我想写一位太太怎样爱上了一位军官，① 我可以出版；如果我想写俄国的伟大，歌颂战争，② 那更可以了；如果我想证明人民性、正教和专制是必需的，那更更可以了。如果我想证明，人是动物，除了他感触到的东西以外，生活中再无其他，我可以出版；如果我想谈精神，谈起源，谈基础，谈客体和主体，谈综合，谈力量和物质，尤其是谈得叫人摸不着头脑，我也可以发表。但是这本谈我的生活经历和感受的书，我却无论如何别想在俄国发表，这是一位有经验而又聪明的杂志老编辑③ 对我说的。他看了我那本书的开头就很喜欢。因为他请我为他撰稿，我就说："您把这个拿去发表吧。" 他举起双手惊呼道："天哪！这样做我的杂志连同我一起都会给烧掉。"因此我就没有发表。④

我知道，一个思想，如果是真正的思想，决不会消失。因此我把这书本搁置起来。我知道，只要里面有真正的思想，那么真理一定会从海底浮上来。我的劳动只要包含着真理，也就不会白费。

不过这是将来的事。在我向俄国读者说了这许多废话（我担心都是些有害的带诱惑性的废话）以后，我觉得我应该把基督

---

① 指《安娜·卡列宁娜》。

② 指《战争与和平》。

③ 《俄国思想》杂志编辑谢·安·尤里耶夫。

④ 《忏悔录》于一八八四年在日内瓦首次发表。

教信仰给予我的新世界观也告诉他们，尤其因为根据近两三年我同别人的谈话来看，我觉得这个世界观并不很流行，对别人也并非无益。

我的笔记就是笔记，几乎是我在乡村的隐居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的日志。我只把发生过的事情写下来，什么也不添加，什么也不杜撰。我要象这样来写，就好比是我预料到我所写的一切将会受到检查。时间、地点、名字、人物全都是真实的，我将不在事件和日期中作什么选择，而要按事件发生的顺序写下去，只要我来得及把它们写下来。① [……]

---

① 作者于一八八一年四月计划写《一个基督徒的笔记》，但只写了很少的一点就放弃了。

一八八二年

十二月　　又来到了莫斯科，①又感受到可怕的心灵的痛苦。一个多月了，但时光并未虚度。

如果你爱上帝，爱善（我似乎开始爱它了），也就是说，以它为生命，视之为幸福，为生命，那么你就会看到，肉体妨碍真正的善——不是妨碍善本身，而是使你看见善和善的果实。一旦你把注意力放到善的果实上面，你就不再去行善了。不仅如此，你注视着它就破坏了它，你会爱慕虚荣，并且苦闷起来。只有当你不存在，因而不致破坏它的时候，你所行的善才会成为真正的善。不过要事先多多地预备。播种吧，播种吧，要知道，不是你这个人将来去收获。一个人播种，另一个人收获。你这个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去收割。如果你不但去收割，而且还去除草，你就把麦子糟蹋了。播种吧，播种吧。如果你播下的是上帝的种子，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子会生长。从前看起来是无情的事，比如我看不到果实这一点，现在清楚了，不仅不是无情，反倒是好事，是合理的。如果我这个凡人能够享受到善的果实，我又怎么能够鉴别真正的福，即属神的福，和非真正的福呢？

---

① 一八八一年秋天作者迁居莫斯科，但于次年数度返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以避开"可怕的莫斯科生活"。一八八二年七月作者买下长职工巷内的一所房子，即今列夫·托尔斯泰街二十一号，并于十月八日迁入。一八八二年作者只写了这一篇日记。

现在清楚了，如果你做一件事的时候看不到奖赏，是怀着爱心去做的，那么这件事必定是属神的。播种吧，播种吧，上帝会叫它生长，将来收获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那在你心里播种者。

一八八四年

[三月六日　莫斯科]　我在翻译老子。①结果不如我意。[……]

[三月九日]　[……]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骑马在城里转了转。除我以外，人人都在工作。晚上微感不适。靴匠没有来，②我洗了澡，读老子。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

[三月十日]　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间。安德留沙打翻了墨水瓶。我于是责备他。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是恶狠狠的。[……]做人应该象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

[三月十一日]　[……]孔子的中庸之道妙极了，③同老子一样——顺应自然法则即智慧，即力量，即生命。[……]

三月十五日　八时醒来，想再睡一会儿，睡到十一时。戈洛赫瓦斯托夫写了一本小册子反对恩格尔哈特。④有些话说得不错，但是那种论战太刻毒了。这对于我是一个教训，我也讨厌我最近一篇文章⑤的刻毒。应该写得明了而温和。我的良好的

---

① 作者根据一八四一年巴黎出版的法译本翻译老子《道德经》的一些章节。

② 当时作者向一靴匠学手艺。

③ 作者读了《大学》和《中庸》的英译本。

精神状态也要归功于阅读孔子，而主要是老子。应该给自己开辟一个阅读园地⑥，收入爱比克泰德⑦、马可·奥勒留⑧、老子、佛、帕斯卡⑨、《福音书》。这对于一切人都是必需的。[……]

[三月十九日]　起身迟了。读孔子，并且作了笔记。对权力所作的宗教性的，即合理的解释，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说，于我是一个新发现。如果上帝有意，我一定为了他人的福利去做这件事。这方面原先还不清楚的，如今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楚了。权力一旦被认作从道德和理智方面来说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它就有可能不是暴力了。只有当我们把按我们的心灵和理智的要求来说并非至高无上的东西认作至高无上的东西的时候，权力才会作为暴力产生。只要人屈从于他并不完全尊重的人或物，无论那是父亲也好，皇帝也好，立法会议也好，那就会出现暴力。[……]

[三月二十一日]　读莱杰译的孔子英文本到深夜。几乎所有的话都重要而且深刻。[……]

[三月二十九日]　[……]读孔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好。没有他和老子，《福音书》就不完全了。而没有《福音书》他

---

④ 一八八四年俄国时评家Д.Д.戈洛赫瓦斯托夫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农村来信》，抨击农学家、民粹派作家A.H.恩格尔哈特于一八八二年出版的作品《农村来信》，否定后者所说的俄国农村改革后农民仍然困苦，认为土地集中到“大耕作者”手里能促进新工具的使用。托尔斯泰同情恩格尔哈特的观点。

⑤ 《我的信仰是什么?》，成于一八八四年一月底。

⑥ 这是第一次提到编《阅读园地》的构想，这个想法一九〇三年才实现，形成第一部《每日贤人语录》。

⑦ 爱比克泰德(约50—约140)，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

⑧ 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皇帝、统帅、哲学家。

⑨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宗教思想家。

却过得去。[……]

有两件事我昨天明白了，一件不重要，一件重要。不重要的是，我曾经不敢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疯子，也不敢这样想。其实不但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不能不这样说，这样想。如果人们的行为是疯狂的（都市的生活、教育、奢靡、闲散），那么他们的谈话想必也是疯狂的。你在疯子中间走来走去，就得尽力不去刺激他们。如果可能，得治好他们。重要的是，如果我真是（在某种程度上）按上帝的意志活着，那么一个疯狂的、病态的世界就不会赞许我这样做。假定他们赞许我，那么我就不再按上帝的意志活着了，而是按世界的意志生活了，我也就不再看得见，不再去探寻上帝的意志了。[……]

[三月三十一日]　一时许才入睡，但是七时就起身了。到钳工学校去了一趟。是俄国最好的学校。要是没有政府和教会的干预就好了。读《祖国纪事》杂志。谢德林的废话。①[……]

[四月四日]　[……]家里的气氛太让我难受了。让我难受的是，我不能对他们表同情。他们的一切欢乐、考试、在社交界的成功、音乐、陈设、买到的东西，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他们的不幸和恶，而我又不能这样对他们说。我可以说，也在说，但是我的话打动不了任何人。他们明白的似乎并不是我的话的含义，而是我有这样说话的坏习惯。在我沮丧的时候——此刻便是——他们的无情使我惊异。他们怎么就看不见，三年以来我不止是痛苦，而简直是没法活。他们叫我扮演一个唠叨老头的角色，在他们面前我又不能不扮演这个角色，因为只要我参与他们的生活，我就弃绝了真理，他们首先会据此来指责我。象现在

① 指《祖国纪事》一八八四年第三期发表的谢德林的小说《波谢洪尼耶故事》。

这样忧愁地看着他们发疯，我就成了一个跟所有的老头一样的唠叨老头。

同奥尔苏菲耶夫谈话，留下这样一点印象：如果相信人的目的和义务是为他人服务，那么就应该进一步考虑如何为他人服务，应该定出一些我们处在我们的地位如何服务的准则。处在我们这种地位的人要服务，首先应该停止要求他人为我们服务。看起来似乎怪诞，可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先为自己服务，生火，打水，做饭，洗碗，等等。我们要由此开始为别人服务。

［六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六时勉强起身。缝了一阵靴，去图拉邮局。累了。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又去游泳。我平静些了，在精神上更强了。晚上谈到萨马拉的钱，吵得厉害。① 我在上帝面前该怎样做就尽力那样去做，可是总不能避免发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想到我曾经试图写一部有关民间生活的小说而未获成功，② 真荒唐！竟想写一部把爱情放在首位的作品，而人物是农民，这些人不仅不把爱情放在首要地位，甚至根本就没有我要写的那种淫荡的爱情。我想写，有许多工作可做，但是现在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我的思想不明确了。

［六月十八日］　　［……］傍晚在宅旁割了草，一个农民来谈庄园的事。游了泳。回来时精神抖擞，心情愉快。忽然间我妻为了几匹马说了许多毫无意义的指责我的话。这些马我并不需要，只想摆脱它们。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心里难过极了。我走出家门，打算一去不回头，但是想到她有身孕，我又从去图拉的途中折回来。两个蓄了大胡子的男人在家里打文特牌，是我

---

① 托尔斯泰提出，将萨马拉田庄农民还的债就地分给穷人，遭到夫人的反对。

② 作者于一八七七年曾经计划写一部有关迁移农民的小说而未能实现。

的两个成年儿子。妻妹塔尼娅说："她在槌球场上，你没看见？"我回答说："也不想看见。"就回自己屋里躺在大沙发上，可是伤心得睡不着。唉，真受罪啊！我毕竟心疼她。而且我毕竟无法相信她是个十足的木头人。两点多钟刚睡着，她进来叫醒了我，说："原谅我吧，我就要生孩子了，说不定会死。"我们一起上楼去了。她开始分娩。[1] 这本是家庭中最快乐最幸福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却象是没有必要的、令人难过的事情。奶妈已经找好。

正如有个人管理我们的生活事务，我却要责备他。这太难了，也太无情了。对她无情。我眼见她日益迅速地走向毁灭，走向可怕的心灵的苦难。八时入睡。十二时醒来。我坐起，根据自己的记忆写。等到哥哥从图拉来了，我才生平第一次对他道出我的处境多么可怕。不记得这天晚上是怎么过去的。我游了泳。家里又打文特牌，我坐下来看他们打牌，不由得坐了许久。

［六月二十一日］　农家妇女都在干活，我家的女人却不干活。我跟着农民们干了一整天，只有最后几垛没参加。晚上在玛莎[2] 屋里，大家谈了各自今天都干些什么。这不是游戏。我想让它成为常规。当然，不必勉强。谁愿意谁就讲。

［七月九日］　很热，我的身体很不好：搔痒、苦闷、失眠。坐在家中读梅多斯写的有关中国的书[3]。他完全沉醉在中国的文明之中，就象任何一个熟悉中国生活的聪明而又真诚的人一样。嘲笑意味着什么在中国身上看得最明显不过了。当一个人无法理解一样事物的时候，他就嘲笑它。中国有三亿六千万人

---

① 生下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小名萨莎。

② 作者的次女。

③ 东方学家托马斯·梅多斯所著《关于中国的政府和人民的笔记》、《中国人和他们的起义》。

口，这个最富有，最古老，最幸福，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在生活中遵循着某些原则。我们嘲笑这些原则，自以为能够支配中国了。[……]

[七月十四日]　几天未写日记，根据回忆把星期三发生的事情记下来。这天我好象是叫妻子到我屋里来，她拒绝了，含着冷冷的恶意，并且有心使我痛苦。我彻夜未眠。夜间曾打算出走，我收拾好行装，便去把她叫醒。我不知道当时我怎么了，是生气，是性欲作怪，还是精神疲惫，可我痛苦极了。她起来了，我都对她讲了，说她已不再是妻子了。是丈夫的内助吗？她早已不帮助我，而是妨碍我。是孩子们的母亲吗？她并不想做母亲。是奶娘吗？她不愿奶孩子。是过夜的女伴，可她又以此为诱饵，为游戏。我难过极了，我觉得空虚，孱弱。我真不该不走。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虽说我非常可怜孩子们。我越来越爱他们，疼他们。

[七月十五日]　十时醒来。和谢廖沙①谈话。他无缘无故撒野。我生气了，指责了他的种种不是，如资产阶级脾气啦，愚钝啦，恶毒啦，自满啦。他突然说大家不爱他，而且哭了。天哪，我听了心里多难过啊！我整天走来走去，午饭后找到谢廖沙，对他说："我很惭愧……"他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上前吻我，并且说："原谅我，原谅我吧。"我很久没有这样的体验了。这就是幸福。

[七月十七日]　起身很迟。但是和孩子们一起喝咖啡了。这些日子上午我都在修改德译文②，一面看一面感到吃惊，为什么这篇文章竟不能触动人们。傍晚和孩子们出去采蘑菇，

① 作者的长子。

② 《我的信仰是什么》一文的德译文。

独自留下和巴布林诺村的割草人一起割草。他们喝醉了。我和他们在一起觉得很好。家里的关系又紧张起来，只是与妻子的关系紧张起来。那些人倒都爱我。

[八月二十八日]　我 2 ×28 岁了。家里人到图拉去给薇拉·希德洛夫斯卡娅[①]送行，我很高兴一个人在家，读了Michelet[②]写的关于古代波斯人的书，有一些很好的想法。身体不适。和妻子和睦相处。我对她讲了逆耳的真话，她没有生气。晚上读了莫泊桑的作品。他掌握着运用色调的技巧，但是这个不幸的人没有什么东西可写。

[九月十二日]　读佛学。好极了。仍是那个道理。错误仅在于逃避生活，彻底逃避。佛并不是要自救，而是救人。这一点他[③]忘记了。如果无人可救，那也就没有生活了。讲到涉及无极的一些问题仍未可知，说得好极了。比喻一个被箭射伤的人在没有弄清楚是谁伤了他以前不肯治疗。[……]

---

① 托尔斯泰夫人的表妹。

② 此人不详。

③ 可能指那本佛学的作者。

一八八五年

一八八五年，似乎是四月五日。[1]我一生从事的全部事业就是认识和表述真理(我觉得遗憾，因为这是一条不好走的，使人容易犯错误的生活道路)。我常常产生一些明晰的思想，使我快活，对我有益，可是由于找不到地方存放它们，我渐渐淡忘了。我要写下来。会对人有用的。

今天思索过我的不幸的家庭，妻子、几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在我身边生活，却竭力在他们和我之间设置屏障，以便不去看会揭穿他们的生活的虚伪、但也会救他们脱离苦海的真理和幸福。

但愿他们能够明白，他们只能提出一点来为这种由他人的劳动维持着的优闲生活辩护，那就是把自己的闲暇时光用来反省，用来思索。可是他们尽做些无聊的事来消磨闲暇时光，这样一来，他们就比被工作压垮的人更少有时间反省了。

我还想到乌索夫和其他一些教授，为什么象这样聪明的人，有时也是好人，生活得如此愚蠢，不好？因为受女人控制。他们随波逐流，因为他们的妻子或者情妇要他们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夜间决定的。他们的过错仅在于使自己的良知服从自己的癖好。

---

[1] 这一年作者只写了这一篇日记。

我还想到，实行那差我来者的意志就是我的食粮。这含义多么深刻而又质朴啊！只有当你所定的目标不是外在的什么东西，而是执行差你来者的意志的时候，你才能平静，永远满足。我不愿在作品中插入自己的像，① 这使我反感，使我不快。如果我执行自己的意志，那么我要表示不同意，这样一来就会伤别人的心。如果我执行非自己的意志，那么我就要请求别人不这样做。如果别人还是这样做，那么我的心会是平静的，因为我已经执行了差我来者的意志。

这是我的食粮——话说得多明白啊！大多数人为自己做的事只是满足肉体的需要，如吃饭，性交，娱乐，此外都是为了人们。至于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的荣誉所做的那一部份事情，基督说，在其中应当执行差我来者的意志，而不是为了人们去做。他说，这对于他象食粮一样不可或缺，也不管人们如何看待。执行差我来者的意志就象吃喝一样不是为了人们，而是出于自己的需要。这才是需要做的，这才是可以做的，这才是无论何时何地永远使人幸福的唯一的生命之路。

① 一八八五年准备出版托尔斯泰文集的时候，托尔斯泰夫人要求插入作者像。作者违背自己的意愿同意了。

一八八六年

八月二十八日　　人生主要的谬误在于每一个人都以为他的生活应以追求享乐、回避痛苦为指南。单独的一个人，因为没有人指引，就以此为指南。他寻求享乐，逃避痛苦，认为这就是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所在。但是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十分快乐地生活，不可能逃脱苦难。所以人生的目的不在于此。如果人生的目的在于此，那么享乐是目的，而享乐又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岂不荒谬？即使存在，但生命的终了——死亡总是和痛苦连在一起的。如果一个水手认为他的目的是躲过浪峰，那么他应该往哪里去呢？人生的目的在享乐和痛苦以外。人生的目的是通过享乐和痛苦达到的。

享乐、痛苦是生活的呼吸，即呼气与吸气，进食和排泄。以享乐和逃避痛苦为目的，意味着失去那条贯穿它们的路。

人生的目的有一般的或者精神的。一致。①不过……

往下我就不知道了，我累了。

---

① 这些是托尔斯泰的《论生命》一文的主要思想。

一八八七年

二月三日①　　人把自己的理智用来发问：为了什么目的？原因何在？这些问题是就自己的生命和世界的生命提出的。而理智向人表明，答案是没有的。人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一种类似迷糊和眩晕的感觉。对于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印度人回答说："幻"②诱惑了自在的婆罗门③，要他创造世界。而对于为了什么目的这个问题，人们就连这样愚蠢的答案也想不出来。这两个问题任何宗教都回答不了，人的理智也回答不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人有理智本来就不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是理智的迷误。理智只解决"如何"这个基本问题。为了知道"如何"，理智在有限的范围内解决"原因何在？"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这两个问题。

那么究竟"如何？"如何活？如何不活？幸福地。

一切有生命的，包括我，都需要这样。一切有生命的，包括我，都有可能这样。这个问题的解决取消了"原因何在？"以及

---

① 一八八七年作者只留下这一篇日记。

② 古印度哲学中的不二论派认为，"幻"是把无限的"梵"（最高存在物）表现为有限的现象世界的一种宇宙力量。

③ 婆罗门是古印度教的主神。

"为了什么目的?"那两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幸福不能立刻找到?这又是理智的错误。幸福就是创造自己的幸福的过程，别无其他。

一八八八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莫斯科　　前两天一位小姐问我一个问题（是个我听熟了的装模作样的问题）：为了有益于人，她应该做什么？同她谈起来以后，我自己也弄明白了，千百万人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还不在于人们过着不道德的生活，而在于人们不是根据信念，自己的信念，去生活。人们把别人的高于自己的信念（如基督的信念，这是最常见的现象）拿来当作自己的信念。由于他们显然无法根据别人的信念去生活，结果过的是一种既不按别人的信念也不按自己的信念，而是没有信念的生活。我劝这位小姐别按我的信念（她想这样做），而是按她自己的信念去生活，可怜她根本不知道她是不是有自己的信念。这是天大的恶。人们最需要的是养成自己的信念，弄清它究竟是什么，然后凭着它去生活，而不是象一般人那样，把与自己完全无关的，难以企及的信念拿来当作自己的信念，然后过一种没有信念的生活，说谎，说谎，说谎，做出他在凭自己选定的别人的信念生活的样子。因此，我真心认为，不爱议论也讨厌任何议论的只知吃喝玩乐的人，比凭别人的信念生活，也就是没有信念的空谈家要好。前一种人还能养成自己的信念，而后一种人永远养不成，除非他们回到前一种人的状态中去。

一直没有写作——没有那种迫使我伏案的需要，而故意去写我又不能。平静的心态——我没做违背良心的事，使我感到

快慰，并且准备好去迎接死亡，而这也就是给了我全部生命。昨晚叶夫根尼·波波夫① 来小坐，他二十四岁，他的心态和我的一样，我同我妻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有谦和的生活能解决，就象线打结以后只有让整个线团乖乖地跟着线走才能解开一样。

十一月二十五日　　身体不大好。睡不稳。哈普古德② 来了。她问我：为什么您不写作？我说：这是无聊的事。她问：为什么？我说：书太多了，如今无论写出什么书来也影响不了世界。即使基督再现，把《福音书》拿去付印，太太们也只是拚命想得到他的签名，别无其他。我们不应该再写书，读书，讲话，而应该行动。我看了《世纪》杂志③，讲到美国的特拉普修士团修士。这二百个僧团中的每一位开始沉默和劳动的修士都比哲学家高明一千倍，且不说比格罗特④、列谢维奇⑤ 和他们的追随者高明，甚至也比康德、叔本华、库辛和他们的追随者高明！凯南关于俄国政府的一番议论颇有教益。⑥ 让我做这样一个国家的皇帝——为了保障我的安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千千万万人，包括十六岁的少女，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我会感到无地自容。[……]

十二月十九日　莫斯科　　[……]昨天读到车尔尼雪夫斯

① 媒介出版社一同人。

② 伊莎贝拉·哈普古德，美国女作家，是托尔斯泰的《论生命》一文的英译者。

③ 美国杂志，全称为《The century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它登过一篇文章，讲到美国特拉普修士团的修士起誓要沉默。

④ 尼·雅·格罗特（1852—1899），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主编《哲学与心理学问题》杂志。

⑤ 弗·维·列谢维奇（1837—1905），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⑥ 上文提到的《世纪》杂志发表了美国新闻记者、旅行家乔治·凯南所著《托姆斯克的政治流刑犯和普通囚徒》一文，严厉谴责沙皇政府虐待西伯利亚监狱中的犯人。

基论达尔文的文章[1]，好极了。有力，明确。[……]

十二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肝疼，彻夜不眠。难怪情绪低沉。十一时起身，读列斯科夫[2]的《科雷万的汉子》，写得好。《在孩子面前》[3]好极了。整天疼，彻夜不眠。女儿们来了，我已习惯于那个想法[4]。

---

① 指《生存竞争有益论的起源》，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判了达尔文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共鸣的马尔萨斯生存竞争论。

② 尼·谢·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作家。

③ 作者不详。

④ 指作者的次女玛丽亚打算与帕·伊·比留科夫结婚，但后来她嫁给了尼·列·奥博连斯基。

一八八九年

一月一日　莫斯科　[……]起身较迟，写完了给希尔科夫的信，准备出去散步。曾同波沙①一起去看戈利采夫②，他是个好心而又诚实的人。午饭照例是油水很重。我想写橡皮奶嘴，可是没有写成。他们开始在马莫诺娃、萨马林娜这些交际花们面前朗读列斯科夫的《金匠》③。他们只知议论美学方面，只认为这方面重要。我想，即使把我能想象的全部美术力量都集合起来去表现人们必须遵行的生活道德真理，不是那种只能看看听听的，而是谴责以往的生活、提出新的要求的真理，即使能产生这样的作品，它连马莫诺娃、萨马林娜之类的人也触动不了。难道他们不觉得苦闷无聊？他们怎么不上吊——我不明白。[……]

二月一日　莫斯科　八时起身。干了许多活儿，写了日记，现在去吃早饭。早饭吃过了就肚子痛。很难受，但今天一天过得不比健康的日子差。读了《查第格》④，有许多好东西。的确，进步在于增加光明，而光明仍旧是那么一点。[……]

---

① 即帕·伊·比留科夫。

② 维·亚·戈利采夫(1850—1906)，文学评论家，《俄国思想》杂志编辑。

③ 即中篇小说《金匠浮衣》，可能读的是手稿或校样，因为检查机关从《俄国思想》一八八八年第十一期中抽去了这篇作品。

④ 《查第格》是十八世纪法国作家伏尔泰的小说。

二月四日　莫斯科　　起身非常早，干了许许多多活儿。改完了波克罗夫斯基的文章①，很好。现在到瑟京②那里去。体力和智力都很强劲。默默无闻地工作真愉快。有个女人来请求帮助患猩红热的病儿。上午我到哪里去过不记得了。已吃罢午饭。费特和皮萨连科③在这里吃午饭。费特讨厌有思想的诗。[……]

二月十日　莫斯科　　起身比平日迟，但是仍然干活干得汗流浃背。[……]写完序言草稿④。出去散步。午饭后专心翻译。马莫诺娃、杜纳耶夫来了。读了《人生的意义》(《Le sens de la vie》)⑤，其中谈到战争和国家的篇章令人震惊。呼吁书和小说都应该写，⑥就是说，应该讲出自己的思想，投身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二月十一日　莫斯科　　起身很早。干活到汗流浃背的程度，又写了日记，这就去吃早饭。读罗德的精采作品。有些地方，比如讲到战争、不求甚解的态度等等，说得真好。[……]

三月十一日　莫斯科　　[……]一上午都在读罗斯金⑦的著作。关于艺术他写得很好。他说，科学是求知，艺术是创造。科学肯定事实，艺术肯定表现。这话却说反了。艺术是跟事实打交道，科学是跟外在的规律打交道。艺术说：太阳、光明、温

① 那是一篇论及如何照管幼儿的文章。

② 瑟京是一位出版商。

③ 皮萨连科是奥廖尔省一地主。

④ 作者为他的老同事安·伊·叶尔绍夫的作品《一个炮兵军官回忆塞瓦斯托波尔》作序。

⑤ 《人生的意义》，是瑞士作家爱德华·罗德的长篇小说。作者后来在《天国就在你们心里》一文中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话。

⑥ 《呼吁书》未完成，小说指《复活》，在这里可能是第一次提到。

⑦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艺术史家。

暖、生命；科学说：太阳比地球大一百一十一倍。[……]

三月十四日　莫斯科　　起身很早。干了活，读了一本写中国的精采的书①。中国人只把我们看成疯疯癫癫、狠毒下流、贪财好利的蛮子，这种看法真有教益。再一次修改《论艺术》。昨天把我的序言念给苏沃林听了，写得一点也不好。到特列季亚科夫②那里去。亚罗申科画的《鸽子》③很好。

画得是好，可这幅画，尤其是所有那一千幅画，堂堂皇皇地挂在那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一个真诚的人只要在这些展厅里走一趟，就会说，这样做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根本不对头，没有必要。[……]

三月十五日　莫斯科　　照例一早起身，干了许多活儿。读了肯塔尔④的作品。

写得好。他说他了解到，无论（决定论）拿出什么样的不容置辩的论据证明生命受到外因的制约，自由是存在的，不过只是对圣人来说存在着自由。对于圣人，世界不再是牢狱。相反，他（圣人）成为世界的主宰，因为他是世界的最高解释者。"只有通过他，世界才知道自己为何存在。只有他在实现世界的目的。"很好。我要睡了。

肚子疼，在床上一直躺到吃午饭。我几乎没有吃什么。一群女士和杜纳耶夫来找塔尼娅⑤。我在看契诃夫的几篇 写得不

---

① 指C.M.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所著《中国的生活原则》，圣彼得堡一八八八年版；或指A.加楚克所著《中国人怎样生活》一书的手稿。

② 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奠基人。

③ 即尼·亚·亚罗申科（1846—1898）画的《处处有生活》，最初题为《人靠什么活着》。

④ 安特罗·德·肯塔尔（1842—1891），葡萄牙诗人。

⑤ 作者的长女。

错的小东西[①]。他爱孩子，爱女人，但这还不够。今天没有出门。

三月十七日　莫斯科　　一早起身，劈了柴。[……]读契诃夫的作品，不好，毫无价值。[②]读了埃尔斯内尔写彭威廉[③]的小说、波沙的有关天文学的小册子、切尔特科夫[④]的谈佛的文章。都写得好，尤其是关于彭威廉的小说和关于佛的文章非常好。现在该吃午饭了，我还没有出过门。一晚上独自坐着读契诃夫的作品。他有爱到产生艺术悟性的能力，但是目前还没有目标。[……]

四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六时醒来，八时起身。读诺伊斯论村社的著作[⑤]。[……]我想：退隐至村社中，成立村社，保持村社的纯净——这些都是罪过，都是谬误。独自一人或者一些人是无法达到洁净的。要洁净就得大家一起洁净。把自己隔离开来不染污泥，这是最严重的不净，如同女士利用别人的劳动来达到自己的洁净。这种做法跟在已经弄干净的边缘上擦或者挖没有什么两样。这不对，谁愿意工作，他就得钻到有污泥的中心地带去，如果不肯钻到那个中心地带去，那么起码也不该离开自己已陷入的中心地带。[……]

五月十四日　普罗塔索沃[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起得很早，到树林里去散步了。写下了我对伊柳沙的一些想法[⑥]。

---

① 《黄昏集特写和短篇小说》，这本书出版后曾获普希金奖。

② 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阿加菲娅》。

③ 彭威廉(1644—1718)，英国基督教新教激进教派贵格会领导人，社会哲学家和殖民地领主，一向主张共和制。

④ 弗·格·切尔特科夫(1854—1936)，作者多年的密友，负责出版他的作品。

⑤ 十九世纪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诺伊斯所著《美国社会主义史》。

⑥ 这一天作者写下的笔记题为《对伊利亚和索尼娅的起诉书》，谴责他的次子及其妻的恶劣的贵族生活。

在为他祈祷的时候，我很想把话说穿，整天寻找机会，终于没有找到。零零碎碎地说了一些，很别扭。主要的是他不愿意听，也听不进去。我一直在读乌斯宾斯基的作品①。《忙于自己 的事》一篇还可以，其余的都糟透了。

后来我在草场上给西多罗夫的孩子们念《人靠什么活着》。这是最好的一篇。六时我们动身。路上我曾试着同他② 谈。主要的是他太不幸了。好比潮气才开始上升对于蜘蛛就已经是下雨一样，他二十年后的不幸已经让我现在感觉到了。在火车上一位教士的女儿认出了我，对我讲了马利佐夫的工厂实行劳动组合的情况，佩索奇内的工厂也打算这样做。玛莎③ 很可贵，她严肃、聪明、善良。别人责备她没有叫她特别眷恋的人。而这一点正好表明她的爱是真实的。她爱一切人，也使一切人爱她，不是象只爱自己人那样爱，而是爱得更多。十二时到。家里人也都回来了。忙乱了许久。

五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读了莱基谈艺术在美学方面的发展④ ……的确，艺术要受到尊重，就应该产生善。而要认识善，就要有世界观，有信仰。善是真正的艺术的标志。一般艺术的标志是新颖、明晰、真诚。真正的艺术的标志是新颖、明晰、真诚的善。[……]

五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梦见自己被抓去当兵，驯服地穿上军服，起立等等。但是我感觉到人家就

---

① 俄国民粹派作家尼古拉·乌斯宾斯基的小说特写集。

② 作者的次子伊利亚。

③ 作者的次女。

④ 指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威廉·莱基所著《欧洲唯理论的产生和影响史》。

要叫我宣誓了，而我拒绝宣誓。于是我立即想到我还应该拒绝受训。展开了内心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良心占了上风。

一早就提笔在小本上写《呼吁书》。我感觉到自己不久于人世，可是要说的话好象还很多。[……]

五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健康情况更坏了。早上散步。读让·保罗·里希特[①]的作品[②]。他的道德的纯净和柏拉图主义令人震惊。警句也极好。这是个好作家。与利己主义者歌德同时。那篇讲一位父亲在冥界教育孩子的童话很好。这些孩子要来到人间必须先死去，他们都非常愿意死。读了让·保罗的作品之后应该研究研究。[……]

六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读了《笑面人》(«L'homme qui rit»)[③]的极好的改写本。我想，关于主人公们如何把生命奉献给他人的一切都写到了，但全是废话。应该舍弃地位，就象谢苗诺夫[④]笔下的扫院工那样，或者更难做到的是，在肚子饿的时候舍弃稀饭。

这段时间我在写作当中似乎弄清了一点东西。现在要考虑好，以后不再改动。现在我考虑了《论艺术》，还有《克莱采奏鸣曲》和论罪的文章[⑤]。[……]

七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几乎没有睡。身体很弱。《回溯》(«Looking backward»)[⑥]好极了。只有一点不好，那就

---

① 让·保罗·里希特(1763—1825)，德国讽刺作家。

② 不详。

③ 《笑面人》，为雨果所著。

④ 谢·捷·谢苗诺夫(1868—1922)，一位俄国农民作家。

⑤ 后题为《人们为什么要麻醉自己》。

⑥ 十九世纪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社会空想小说，全名为《由二〇〇〇年回溯至一八八七年》，俄译本名《百年以后》。

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坏事做得太久会自然而然地变成好事。资本渐渐聚集到少数人手中，最后合而为一。工人联合会也要合而为一。资本与劳工是分离的，而政权或者革命就将把二者结合起来，于是天下太平。主要的是我们的文明丝毫不会减少，不会倒退，还将保留那些宫殿、佳肴、美酒、车马，只不过是大家都享用罢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看不到，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的值钱东西拿去给农民分了，这行吗？不行。没有一样东西合用。（应该弃绝奢华。）只要存在暴力，资本和发明的力量就不会用在需要的地方。为了符合需要，群众应该对一切进行检查。主要的是，应该准备弃绝我们的文明的一切便利，只要能消灭构成我们的脓疮的残酷的不平等现象。如果我真爱我的兄弟，那么我就要毫不犹豫地把客厅让出来给他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栖身。否则我们一面说愿意收容自己的兄弟，一面又提出条件要把客厅留下接待客人。究竟侍奉谁——上帝还是玛门，必须下定决心。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如果侍奉上帝，那就必须弃绝奢华和文明，准备明天就建立共有的，平等的文明。

七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好一些，哈普古德夫妇走了。我到村子里去过，还参加了割草。什么都不顺利。总是吵架。我在写《克莱采奏鸣曲》。不坏。已经完成。不过现在得从头修改。禁止生育应该作为中心。她不生孩子最后难免堕落。还要谈谈母亲的自私。母亲的牺牲精神无所谓好亦无所谓坏，如同劳动一样。只有怀着合理的爱心去做才是好。为了自己去劳动，仅仅为了自己的孩子牺牲自己，那就不好了。今天早睡。

七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六时起身。割草，现在十一时半，我累了。昨天晚上、今天早上我都在考虑《克莱采奏鸣

曲》，想得很多，而且明确。索尼娅在誊写，小说使她激动。昨天夜里她谈到年轻女人的失望，男人们的肉欲，起初是格格不入的，还谈到不关心孩子们。她说得不对，因为她想为自己辩解，而要懂得并且说出真实情形就必须忏悔。这篇小说的全部悲剧一直没有形成，现在在我脑子里清楚了。他培养了她的肉欲。医生们禁止生育。她营养充足，穿着讲究，还有种种艺术的诱惑。她怎能不堕落啊！他应该能感觉到，是他自己把她引到这条路上去的，早在他开始憎恨她以前他就已经害死了她，他寻找借口，并且喜欢这个借口。[……]

七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想到，一，我在写《克莱采奏鸣曲》，甚至写《论艺术》，两篇都是否定的，写恶的，可我很想写善。二，古代希腊人只有一个美的理想。基督教提出善的理想以后，推动了美的理想，把它变成善的一个条件。那么真呢？我觉得，全部美学史就是把这两种理想进行对比和互换，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没能想个明白。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的健康状况不佳都妨碍我去想。有什么办法啊，只求自己的灵魂能在洁净、谦卑和爱中成长。而这三者都没有。主啊，求你帮助我。

下午睡了一觉。修改《克莱采奏鸣曲》。草稿已经完成。我明白了，应该全部改写，加进对她的爱和同情。[……]

八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整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如果不算读叔本华论艺术。既轻率又胡说八道。可是有人对我说，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美学理论是叔本华的美学理论，这倒是真的。[……]

八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早起身，立刻坐下来工作，写《克莱采奏鸣曲》约四小时。结束了。看起来挺

好，可是我出去采蘑菇的时候又觉得不满意了——还是不对头。[……]

八月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起身很迟，思维不活跃，读埃尔杰利①的作品②，很不坏，但是已经陈旧，没有必要了。午饭后缝靴。然后骑马到科兹洛夫卡去了一趟。晚上给大家念《克莱采奏鸣曲》，把大家都感动了。这很有必要。我决定拿到《周报》去发表。廖瓦③听了，他也需要。

今天是八九年九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虽然昨天很晚才睡，今天一早就醒来，醒来就想到廖瓦，想到我有罪，没对他说他们全都需要严加管束，这是我的不幸，或者不如说是他们的不幸。我所做的正相反，我的进步他们感觉不到，而我又不能强拉他们。

我想到，对于人最为不利的状况（经济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是，他只为自己一个人工作，只维护自己一个人，保证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我想，如果象这样，如果没有人群（哪怕是一个家庭），让人为了别人干活，那么人就无法生存。对于人最有利的制度（经济的以及其他）是，让每一个人都想到全体的福利并且为了这福利忘我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如果人人都有这种精神，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得到那福利的最大份额。但是人们并不追求全体的福利，相反，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福利而损害他人。这种状况极为不利，在这种竞争中，许多人立刻会成为弱者。按照事物的本性，一个人会制服许多人并且强迫他们为他服务，于是出现对于人类最为不利的分散劳动，而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有

① 亚·尼·埃尔杰利（1855—1908），俄国民粹派作家。

② 长篇小说《加尔杰宁一家，他们的家仆、追随者和敌人》。

③ 作者的第三子列夫的小名。

利的共同劳动，在共同劳动中又出现不平等和人压迫人的现象。于是有些人就试图实现平均化(如劳动组合、村社的尝试)，使人们获得解放(如政治权利)。平均化的做法结果总是不利的，比如干活，为了使人得到平等的报酬，最好的工人和最坏的工人扯平，分配物品(分土地)也得大家一样多一样好，结果越分越小，对所有的人都越来越不利，因此，平均化和使人不受压迫的种种尝试，以及种种政治权利产生了更多的激动与不和。解放被压迫者没有成功，而把越来越多的人联合在一起，使之听命于一个人的做法日益扩大。共同劳动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但是不平等的现象也越是惊人，越是使人愤慨。怎么办？

分散劳动不利。共同劳动有利，但它带来的不平等和人压迫人的现象太可怕。社会主义者想消灭不平等和人压迫人的现象，办法是使资本归属各国人民，归属人类。这样一来，人类自身成为共同劳动的单位。然而，第一，人类也好，各国人民也好，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必要，而只要他们认识不到，这种制度就不会成为全人类的制度。第二，在追求个人福利的人当中，绝不可能找到那种管理全人类的资本而不滥用职权、不致重新给世界带来不平等和人压迫人的现象的无私的人。因此人类不得不作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要么放弃共同劳动能达到的进步，甚至向后退，只要不破坏平等、不产生人压迫人的现象；要么勇敢地承认，不平等现象必然存在，人压迫人的现象也是如此，只要人劈柴，就会有木屑四溅，牺牲品在所难免，斗争是人类的法则，有些人接受并且支持这种观点，但是与此同时，分配得少者的抗议声、被压迫者的呻吟声、为了基督的理想或者说为了真和善的理想(那似乎是我们这个世界正式承认的)而发出的愤怒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任何一个小孩子都懂得，对于全体最有利的是人人关

心共同的事业，并作为全体的一分子而得到保障。但是，既然不存在这种情况，也不可能钻到每个人的心里去命令他这样做，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也不可能，或者需要无限长的时间，那么只剩下一条路：继续促进由多数人屈从于少数人产生的共同劳动，同时对分配得少的人隐瞒他们同幸运的人之间存在不平等的事实，阻止他们发动进攻，帮助并赈济受压迫者。现在人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资本主义集结的规模越来越大，不平等和人压迫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大家也渐渐清醒起来，无论是不平等现象还是压迫的残酷性，对于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都越来越明显。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是不可能的了。不大想问题的人，想问题想得不彻底的人提出一些他们臆造的修补办法，要教育人们认识到，为了更大的利益必须集结。这是荒谬的。如果更大的利益就是目的所在，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人得到的利益都要大些。因此那些尝试只能是空谈。

只要每一个人的目的是获利，是尘世幸福，那么对于一切人都最有利的制度就不会实现。只有到了每一个人的目的是不依尘世幸福为转移的幸福的时候，只有到了每一个人都从心里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哀哭的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的时候，那种制度才会实现。只有到了每一个人不再追求尘世幸福，而去追求总是与牺牲一致而且受到牺牲检验的精神幸福的时候，一切人的最大幸福才会实现。的确如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人们生活着，如果大家都注意整洁，自己收拾自己打扫，那么为了保持公共的清洁，每一个人并不需要花许多力气。可是所有的人都习惯了让别人替他们收拾打扫。要想保持清洁的人应当怎么做呢？他应当为所有的人干而不顾自己一身脏。如果他不这样做而只为自己干，他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当然，最好是命令所

有的人都干。但是没人听命令。只好自己动手为别人干。的确，在这个人人都为自己活着的世界上，要开始稍许为别人活着是不行的，必须把自己完全献出来。这是良心的要求，也就是基督使之变得神圣的良心的要求。以后我再讲得清楚一些。现在还不完全清楚。[……]

九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间。想写《论艺术》，但只打了腹稿。

[……]昨天索尼娅朗读了《克莱采奏鸣曲》，塔尼娅提出几条中肯的意见：一，她不可怜；二，她不会忏悔，不会请求原谅。她的罪过远不当受那样的制裁。[……]

[九月二十一日]　　今天二十一日。我想到，斯拉夫主义是爱人民，承认人民的生活形式包含着真理。在我国，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要归因于彼得大帝使俄国上层吸收了西方创造的一切，走上一条显然是没有前途的道路，在人民尚未脱离旧共和制生活轨道的时候就采取这种观点。现在这个上层看到，不应该跟着他们走，而应该想法保住旧的合理形式，而且要有意识地这样做。

九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早起身。不记得我为什么没有写作。对了，昨天收到从图拉寄来的邮件，包括阿波洛夫的几封信①，写得好极了。他要弃绝司祭的职位。他写道："以前我没来打搅您，是害怕托尔斯泰还保留着我所憎恶的神学体系中的一些东西。现在我来加入，是为了毕生同这种欺骗作斗争。"还有别的一些十分激烈的言词。他编的故事，关于马拉为反对佛界使用的巧计，很好。的确，不装扮成门徒怎么同

① 信是写给切尔特科夫的。

基督教作斗争啊？扎顿斯克修道院居士吉洪的箴言一书好极了。这一切不可能不产生后果。有时我觉得我正目睹人们点燃引火柴。引火柴已经着了，那么一切都会烧起来的。木柴还是凉的，火还没有烧到这儿，但是一定会烧起来的。[……]

九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睡得不好。起先心情是平静的，后来不行了。读埃尔杰利的小说，很好。写了一点，缝了靴子。锯子没了，我就到树林里散步去了。

[……]很晚才睡，看《加尔杰宁一家》入了迷。太好了，视野宽阔，情真意切，气质高尚。廖瓦来了。

[十月二日]　　今天是二日，回忆三十日有什么事，却想不起来，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是"a blank"①。记得费特夫妇来过。用我这双有罪的眼睛去看，费特是一具没有埋葬的僵尸。这话不对。在他身上有生命的气息。但这一丝生命的气息藏在深处某个地方。[……]

十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早起身，把福米奇骂了一顿，对他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真可耻。修改了许多，还不明确。

[……]跟拉赫马诺夫和达尼拉锯了一阵木头，后来便缝靴子，和家人朗读《奥勃洛莫夫》②。他的理想是好的。

十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起得比平日迟，身体好一些了。又全部从头修改。整个作品③使我反感。泄气极了。工作到四时，睡了一觉。饭后缝靴，又读《奥勃洛莫夫》。爱情故事和对奥尔加的迷人之处的描写鄙俗不堪。很晚才就寝。

---

① 英语：空白。

② 《奥勃洛莫夫》是十九世纪俄国作家伊·亚·冈察洛夫的代表作。

③ 《克莱采奏鸣曲》。

十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起得早一些，是自己不想好好睡。真丑恶。鲁金[①]来了，很瘦，有病。他说，列斯科夫·奥博连斯基[②]他们都认为，政府和社会上对我的态度已经明确了，那就是宁可肯定东正教，也要反对照他们的说法是托尔斯泰的，其实应该说是基督的破坏性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啊，上帝保佑！这不坏，也不好，但这是进步。这一点非常明确。迪特里希斯[③]告诉了我沃罗涅日斯基主教密告切尔特科夫一事[④]，而且把告密信拿给我看了。

[……]（二）读新近又寄来的惠特曼的作品[⑤]。有许多铺张空洞的言词，不过我也发现了写得好的，比如《作者传》。作传人了解作者才写他！我自己却不了解自己，根本不知道。在我这漫长的一生中只有很少的时候我隐约看出了我身上的某些东西。（三）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是为了过去的一些理想活着，要学父亲、祖父，象他们那样生活。我的儿女们，我的米沙是靠我四十年代的本能活着。他可不学眼前看到的现在的我，而是学过去的我，四十年代的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原因是否在于，就象我从前认为的那样，一个婴孩不是整个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一部分还在他由之而来的地方，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我呢，现在已经生活在我所前往的地方，处在高级发展阶段上了。但是在那边我现在还落后，还是个婴孩。这很幼稚。但是不承认这一点我无论如何做不到。[……]

---

① 伊·德·鲁金是媒介出版社书库工作人员。

② 列·叶·奥博连斯基(1845—1906)，小说家、政论家、文学评论家。

③ 迪特里希斯是切尔特科夫的内弟。

④ 切尔特科夫夫妇拒绝让新生的儿子受洗，被主教告密，他们有可能失去儿子，并被监禁。

⑤ 指十九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和一个选集。

十月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早起身。心情不好。对了，昨天没有记下，我对福米奇发了脾气，原因是他喝了我要喝的咖啡。我对他说了些刻薄的话。更坏的是，我希望阿廖欣[1]没听见。真是小气，令人作呕。应该记住。还有，昨天我收到切尔特科夫的一封长信，他对《克莱采奏鸣曲》提出的批评[2]很中肯，我很愿意照他的意见去做，可就是没有兴致。情绪低落，心情忧郁，灰心丧气。但我感觉不错。死亡，即生命，就在前头，怎能不高兴啊？且不说我对我个人，对我的种种乐事（感谢上帝，这些都成陈迹，被埋葬了），已经不那么有兴趣，就是对人们的幸福，人民的幸福，诸如让他们受教育，不喝酒，不受穷，甚至对普遍的幸福，对在地上建立天国我都冷淡了。就这种冷淡，我想：

一个人要经历三个阶段，现在我正经历第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活着只为自己的种种欲望，诸如吃喝、作乐、打猎、女人、虚荣、骄傲，生命被占得满满的。我三十岁前，到头发花白的时候为止（许多人还要早得多），情况就是如此。接着我开始注意人们的，所有人的，全人类的幸福（从办学校起，这一点变得突出起来，而在此以前我个人生活中也有过这种倾向的表现）。在我建立家庭以后，起初这种兴趣淡下去，后来却又在我意识到个人的生命空虚的时候重新抬头，而且极其强烈。我的全部宗教思想都集中在追求人们的幸福，集中在为实现天国而进行的活动上。这种追求象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一样强烈，一样占满了我的全部生命。现在我感觉到这种追求不那么强烈了，它没有占

---

① 阿廖欣是几个农业公社的参与人。

② 切尔特科夫说："乘客的谈话中过多地插入了关于两性问题的议论和想法"，结果使乘客的谈话"变得不生动、不自然了"。

满我的全部生命，对我没有直接的吸引力了。我得考虑一番，断定这种活动是好的，是给予人们以物质帮助的活动，是同酗酒现象作斗争，同对政府和教会的迷信作斗争。在我自身，我感觉到有新的生命根基成长起来，或者说不是成长起来，而是分离出来，挣脱了自己的外皮。这新的根基包含着对人们的幸福的追求，因而取代了这种追求，正如对人们的幸福的追求包含着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一样。这新的根基是侍奉上帝，执行他的意志，即他要我执行的、关系到他的实质的意志。[……]

十一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收到切尔特科夫的信，他们想来图拉定居。我很高兴。到科兹洛夫卡去了一趟，早饭后去图拉，一路上心情愉快，但是这种娱乐实在可怜。读完《奥勃洛莫夫》。多贫乏啊！我得到消息说，《克莱采奏鸣曲》产生了影响，就很高兴。这可不好。

今天在图拉，眼看着这忙忙碌碌的愚蠢可憎的生活，我心里想：不应该象我从前那样为这种愚蠢的生活而愤懑，而悲观失望。这都是信心不足的表现。现在我的信心更足了。我知道，这些东西正在一口锅里沸腾，要煮熟或者发酸，也一定会煮熟，一定会发酸。那么我想要怎样？让一切都不动吗？让人们不犯错误不受苦吗？可这是认识自己的错误和走上正道的手段之一。一些人自己纠正自己，另一些人纠正别人，第三种人……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大家都在从事神的事业。如果都愿意，那该多好啊！我这样写的时候，心里却产生了疑问：这当中有没有夸张的成分，感情用事的成分，哲学基督教——cant① 的成分啊？我害怕有。没有比好菜放盐太多、烧过了火候更可怕的事

① 英语：侈谈。

了。[……]

在楼上同阿列克谢·米特罗法诺维奇①谈天。他对我提出异议，说科学能够指出道德法则，他不知怎地指出了互爱的必要性。他最近一直在读《论生命》。他读这本小册子，却看不到，他所说的（只是说得不好），正是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说得好并且尽力驳倒了的，即在研究一样东西的时候转过脸去根据它的影子研究它。的确，不可能向人们证明什么，就是说，不可能驳倒人们的谬见，每一个走上歧途的人都有自己特殊的谬见。当你想驳倒这些谬见的时候，你就要把一切归纳为一个典型的谬见，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谬见，正因为他有特殊的谬见，他就认为你没有驳倒他。他以为你说的是另外一回事。的确，怎么可能盯住所有的人啊！因此永远不要反驳、争论。只有用艺术手段才能影响那些步入歧途的人，做到你想通过争论去做的事。通过艺术你能抓住步入歧途者的全身心，把他引上应走的道路。通过逻辑推理阐述一个思想的新结论是可以的，但是不要争论、驳斥，而要指引。[……]

[十一月十九日]　活着，甚至生命力很强。整个上午都在写作，勉强写完了弗里德里希的故事②。晚上读易卜生③的《爱的喜剧》，太差了！德国式的俏皮真糟。[……]

[十一月二十六日]　[……]读列斯科夫的作品④，不真实，不好。[……]

[十二月一日]　[……]收到比留科夫的一封写得很好的

---

① 即阿·米·诺维科夫，是托尔斯泰的子女的教师。

② 后改题为《魔鬼》。

③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

④ 大约是《大人物》，当时刚由媒介出版社出版。

信。读莫泊桑的一本写得好极了的长篇小说①，虽然主题是肮脏的。今天早上想到多马什卡，我们医治她的肉体，却不顾念她的灵魂，根本没有尽力去安慰她。于是救世军来安慰她了，那种安慰是用歌声、庄严的讲话和声调去影响她的神经，振奋她的情绪，使她对死后怀抱希望。我明白，他们能让死者在弥留之际在兴奋状态中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刻，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不过这样做好吗？我觉得不好。我不会这样做。即使这样做了，我也会羞愧而死。不过这是因为我不信。可他们信。我不能够做这种事情，但是我能够也应该做一点事情，做我希望别人为我做的事。我希望别人不要任我象狗一样怀着离开尘世的痛苦孤零零的一个人死去，而是关心我的痛苦，给我解释清楚，他们是如何看待我所处的状况的。我也应该这样去做。于是我就到多马什卡那里去了。她坐着，浮肿得可怜，可还在说话。她母亲在织布，父亲在忙着给小姑娘穿衣服。我在那里坐了许久，不知怎样开口，最后终于问她怕不怕死，想不想死。她简单地回答说：怕。母亲笑着说，"十二岁的小妹等多马什卡死后要给她点一支两戈比的蜡烛。为什么呢？她说是因为给她留下漂亮衣服了。"可我说，"我要你干活，你得替她干活。"她说，"你叫我干我就干，不过得把漂亮衣服给我留下。"我于是说，她死后在那边会好的，不要怕死，不论我们活着还是死后，上帝都不会亏待我们。我的话说得不好，冷冰冰的，可是又不能撒谎，或者说些慷慨激昂的话。她母亲就坐在那里织布，父亲听着。我自己知道，刚才我生气，因为那个我不认为属于我的花园的面貌对我来说已经毁了。[……]

十二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七时起身，立即开始

---

① 《如死一般强》。

工作。早饭前散步一会儿，接着又工作，直到吃午饭。把《克莱采奏鸣曲》整个儿看了一遍，删去了一些，修改了一些，增补了一些。这篇东西真叫我厌烦透了。主要的是，艺术上不正确，不真实。关于科尼的故事[1]，我的想法越来越明确了。总之，昨天今天我都充满灵感。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再说，也许明天就完了，失眠之后往往如此。[……]

十二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收到埃尔杰利和盖杰布罗夫[2]来信，说《克莱采奏鸣曲》通不过。我只觉得高兴。还有汉森的译文[3]，«Paris illustré»[4]杂志发表了一篇论邦达列夫[5]的文章。这篇文章使我想到，人们在胡乱议论。应该简单明了地说明我的思想，我想的是：不参与政府的、军队的、司法的暴行；(二)节制性欲；(三)戒用麻醉剂、烟酒；(四)工作。不要漂亮话，只须简单明了。[……]

[十二月十九日?]　　读了斯列普佐夫[6]的《艰难时代》。不错，六十年代的要求与现在的不同。由于那时的要求与三月一日的刺杀[7]有联系，人们就以为那些要求是不正确的。其实不然。只要那些要求没有满足，它们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

① 即《复活》，其故事情节本是司法工作者阿·科尼提供的。

② 盖杰布罗夫是俄国民粹派报纸《周报》的出版人。

③ 丹麦人汉森将《童年　少年　青年》、《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等译成丹麦文。

④ 法语：《巴黎画报》。

⑤ 季·米·邦达列夫是顿河军区一农民，因脱离东正教而遭流放。

⑥ 瓦·阿·斯列普佐夫(1836—1878)，俄国作家。

⑦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用炸弹炸死。

一八九〇年

[一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就某些人，如萨马林、斯托罗任科① 和其他许多人，洛帕京② 等对《克莱采奏鸣曲》的看法，我想到，他们以为"这是某种特殊的人，而我的内心与此毫无共同之处"。难道他们什么也发现不了？没有忏悔之心的原因是没有进步，或者说没有进步的原因是没有忏悔之心。忏悔好象鸡蛋破壳或者种子绽裂，其结果是胚胎开始生长，接受空气和阳光的作用；或者生长使得蛋壳破裂。的确，这也是人的重要的、最本质的划分，分为有忏悔之心的人和没有忏悔之心的人。

一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睡得不好。昨天重写喜剧，今天又拿来修改。写得不好。布特克维奇③ 从乡下来，打断了我的工作。我同他谈了一会儿。他说，许多人都讨厌《克莱采奏鸣曲》，说这是写性躁狂者。一上来这话使我很难过，之后我反而觉得高兴，无论如何这篇东西搅动了需要搅动的。当然，可以写得好一些，但我已经尽了力。切尔特科夫拍来一份电报。我的肚子仍然不好，但还挺得住，采取节制饮食的办法。

---

① 尼·伊·斯托罗任科（1836—1906），一位文学史家，莎士比亚创作研究者。

② 洛帕京是一位法学家。

③ 布特克维奇是一位养蜂专家。

一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真奇怪，人们总是关心形式的完美。这不无道理，不过只有在内容好的时候才是不无道理的。假如果戈理的喜剧写得无力，不精致，那么读它的人肯定不及现在的百万分之一。若要文学作品深入人心，必须使它有锋芒，使之有锋芒同时也意味着使之在艺术上达到完美，只有这样它才能穿透冷漠，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就能达到目的。[……]

一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早起身，整个上午都在修改喜剧①。希望这是最后的修改。到小学校去了一趟。玛莎② 病了，她写了一封很好的信给波沙。塔尼娅③ 挺好，朴实，有朝气，善良。在此以前我就在看一本印度哲人箴言集④，有许多好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由于我的喜剧，由于《黑暗的势力》在彼得堡和柏林上演，我变得非常爱听赞扬的话。想到二哥那里去，来不及了。现在已经十点。

一月二十九、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也一样。索尼娅回来了。心情特别好。今天我把切尔特科夫和格⑤ 送到图拉。很愉快，只是担心切尔特科夫的亢奋状态。今天早上我感觉到自己不愿意把头脑里的思想告诉他，原因正在于他接受得太急切了。我害怕。我并不好。我自己还需要从这些思想中吸取营养呢。这些天来我一直想写《克莱采奏鸣曲》的跋，可是没有结果。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肚子疼。

---

① 《教育的果实》。

② 作者的次女。

③ 作者的长女。

④ 《法句经》的英译本，这是一部宣传佛教基本教义的箴言集。

⑤ 尼·尼·格(1831—1894)，俄国画家，曾为托尔斯泰作画像。

二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又想到,《克莱采奏鸣曲》的跋没必要写,原因是不能靠议论使那些与我见解不同的人信服。应该先推动他们的感情，同时由他们去说自己是正确的。他们会感觉到自己不正确，但是他们仍然会说自己正确。这不只是人们所需要的，无此他们简直不能生活。理智是挂在每一个人胸前的一盏灯。人只有在这盏灯的照射下才能走路——生活。这盏灯时刻给他照着前方他要走的道路。既然我的道路与他的不同(纵使我的道路正确,而他的不正确),我去议论我的灯在我的道路上照亮了什么，决不可能让他看到别的东西,或者说,让他看不到他在他所走的道路上看到的东西。必须把他从那条路上推开。这不是议论办得到的，而是与感情有关。即使离开了错误的道路,已经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去,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看到他那盏灯在错误的道路上照亮的东西。

我散步的时候围绕着科尼的故事想得很多。一切都很清楚,美好。(一)他并不想占有她,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以为应该如此。她在他的想象中是迷人的。他在微笑，但他却想哭。(二)去教堂,漆黑的夜,白色的连衫裙,吻。(三)老女仆接过钱去,但是眼神忧伤。(四)老女仆相信命运，卡秋莎很孤独。(五)她看见他乘火车过去以后，想卧轨自杀，可是一坐下来就感觉到了胎动。(六)他问姑妈，卡秋莎在哪里。在一个地主家里当女仆。不规矩,和男仆私通。她不能不与人私通,因为她的肉欲已经被唤醒了。(七)他激动地问：您把她赶出去了？她哭得厉害吗？是我不好吧？等等。(八)他尝过ambition① 的滋味,很龌龊,不合他的性情;又出国,去到巴黎——堕落,很龌龊。只有读书,精致的

① 英语：功名心。

享受，打猎，玩牌，看首演，须发白了——苦闷。

三月九日　[……]一直在读列斯科夫的小说①。不好，因为不真实。这儿天我还有一些想法。三月四日谢廖沙②说，应该做事。这还没有说明问题。要知道该做什么事。为了知道该做什么，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做你需要的东西，你消费的东西，或者做你的使命无法遏止地吸引你去做的事。[……]

三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肝总是疼。想必是不治之症。我并不害怕，也没觉得不愉快。只是不习惯。总想跟往日一样工作。曾骑马去亚先基村，在路上就疼起来。试着写作，又写不下去。晚上读显克微奇的小说③，非常出色。索尼娅来了，谈起卖我的新作的事④，使我懊恼。我觉得羞愧。

六月二、三、四、五、六、七、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开始写《谢尔盖神父》，仔细想过。全部意义在于他所经历的各个心理阶段。[……]

六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读《毫无规则》。对女性的爱写得非常细腻，充满柔情，比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都细腻得多。法国人写来刺激感官，英国人则假装正经，德国人又过于夸张。[……]

七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想到，我之所以这样喜欢席勒的《强盗》，原因在于这部作品写得极为真实可信。一个象小偷或者强盗那样剥夺别人的劳动的人，知道自己的行为恶劣，而以社会承认为合法的手段剥夺别人的劳动的人

---

① 从三月二十五日的日记来看，可能指列斯科夫的长篇小说《走投无路》。

② 托尔斯泰的长子。

③ 指波兰作家显克微奇(1846—1916)的长篇小说《毫无规则》。

④ 指出版《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文集》第八版的续集，第十三卷。

却不认为自己恶劣。因此这位诚实公民在道德上要比强盗坏得无可比拟，低得无可比拟。[……]

七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去看过收割黑麦。傍晚我还要去割麦子。上午又同格尔比格① 争论艺术问题。在这场争论中我自己弄清楚了一些东西。

(一)艺术是区别善恶的手段之一，也就是认识善的手段之一。

(二)这是人类的精神机能之一，正如哺乳、交往等等是生理机能一样。

(三)怎么能说必须到五千年、五百年前去寻找这种机能，而我们现在不具备。

(四)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显然是因为持这种见解的人愚钝，竟然看不见自己周围的新事物，而只看见旧事物的僵尸。[……]

八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对了，昨天有谈《克莱采奏鸣曲》的文章。在美国闹了一场风波②，还有尼卡诺尔的咒骂③，我没有觉得不愉快。[……]

说来叫人害怕，今天十月二十三日了，又过了八天。这些天我只做了这样几件事：编辑《狄安娜》④，修改一篇讲狩猎的文

---

① 一位女钢琴家。

② 美国政府机关给《克莱采奏鸣曲》的发行制造障碍。美国邮政局长禁止邮政递送这篇作品。

③ 指赫尔松和敖德萨教区大主教尼卡诺尔就基督徒夫妇生活发表的反对托尔斯泰的谈话。

④ 此书全名为《狄安娜为初婚男女提供的性关系的心理生理经验》，一八八七年纽约版。

章[1]，还有阿列克谢·米特罗凡诺维奇翻译的一篇莫泊桑的绝妙的短篇小说[2]。昨天写《谢尔盖神父》。稍有进展。思维怠惰。今天才在笔记本上写下一点东西。格一直在塑像[3]。索尼娅今天到儿子们那里去了。我的精神低下。给切尔特科夫、杜纳耶夫、安年科娃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写了信。谈到他的婚事。想去法庭旁听。[4] 我的身体靠分外小心支持着。快死了。[……]

十月二十四日　[……]上午一面给格摆姿势一面改好了莫泊桑的小说，[5] 并且抄了修改稿。这之后就没法写了。晚上同女儿们在一起读教会史[6]，不记得我是否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实际存在什么，而只能知道理应存在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知识，最重要、最可信的一种是关于应该如何生活的知识。正是这种知识被忽视，被认为不重要，不可信。

十二点了，我就去睡觉。心里忧伤。只有一件事使我快乐，那就是我对索尼娅有了最美好的爱。她的性格我现在才弄清楚了。

十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早起身。又修改莫泊桑的小说，什么也没有写出来。前天我说的那番赞扬话真是多余。[7]我是这样的不安，惶恐，空虚，真难受啊。总之，我心

---

[1] 切尔特科夫所著《罪恶的游戏》。

[2] 托尔斯泰建议他的几个儿子的家庭教师阿·米·诺维科夫为媒介出版社翻译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港口》，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亲自改写了这篇小说，比如重新写了结尾。最后这篇小说以《弗朗索瓦兹》为题，发表在《新时报》一八九一年二月五日的一期上面。

[3] 画家格为托尔斯泰塑半身像。

[4] 十月三十日托尔斯泰为写《复活》而去图拉法庭旁听一桩案件的审理。

[5] 托尔斯泰不仅改写了《港口》，还改写了《在水上》的一部分，题名《昂贵》。

[6] 捷尔诺夫斯基夫妇所著《教会史教程试稿》。

[7] 大约指对夫人索菲娅的感情。

情沮丧。[……]晚上读皮谢姆斯基的剧作《苦命》,[1] 不好。

要是能把现在我所理解的基督的生命之道表达出来就好了。

十二月十五日　[……]由于有书刊检查，我们的全部文学活动都成了徒劳无益的事业。唯一需要的，使这事业（文学）有意义的东西，都[让书刊检查机构]砍去了，扔掉了。这仿佛叫木匠刨木板而又不许有刨花。作家们枉自以为他们能够骗过政府的书刊检查机构。骗过它是不可能的，正如想偷偷地给人贴芥末膏而又不让他发觉是不可能的一样。药刚刚开始起作用，他就会把它撕去。

[……]今天写得不多，但似乎有进展。昨天开始从头写科尼的故事[2]。写这个故事我非常快乐。[……]

[十二月十六日]　真的，如果我还能活下去。昨天躺在床上睡不着。心里发紧，主要是对自己产生一种可鄙的怜悯，以及对她的怨恨。奇怪的心理状态！可同时我的精神亢奋，思绪明晰。以这样的精力我能写出极好的东西来。夜里两点我从床上起来，到客厅里去踱步。她从卧室里走出来，我们谈到四点多钟。跟往常一样。我的态度缓和一些。我对她说了一点自己的想法。我想应该向政府声明，我不承认私有权和其他种种权利，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吧。[……]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夜没睡好，心口疼。拉耶夫斯基[3] 来过。晚上我读《教会与国家》[4]。我要说

---

① 托尔斯泰是重读这部剧作。他初次看到在一八五九年。

② 这一稿题名《复活》。

③ 图拉省和梁赞省的一个地主。

④ 即一八八一年亚・彼・伊万诺夫根据托尔斯泰所著《教条神学的研究》的草稿编辑的作品。

的话那上面都有了。今天写得不多。现在十一点，这就上楼就寝。

[十二月三十一日]　今天三十一日。已是晚上十一点。上午一早起身，写了许多。翻了翻前面的，有三章几乎已经完成，整部作品①规模已具。今天散步走得很远。晚上读了列斯科夫的一篇极好的作品②。[……]

---

① 《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② 《圣诞夜的委屈》。

一八九一年

一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九天没有写日记了。这些日子写我那篇文章[1]，慢慢地写，有进展。有六章可以说已经完成。两次想写科学与艺术，可是涂涂改改，重新写了又涂去，真没法说是否有进展。昨天和今天两天什么也没有写。这段时间我看了几本杂志，主要的是勒南的著作[2]。这位一贯正确的学者的自信真是惊人。

[……]今天散步的时候我想到小偷，清楚地想象到，小偷在等待时机去窃取一个人的财物时，得知这个人这天没有出门，或者走了另一条路，他该多么生这个人的气，认为自己被欺侮了，并且怀着自己有理的心情准备对这个人采取报复行动。我生动地想象到这一切，于是寻思，我该怎样把它写出来。[3]后来我又想，能写一部长篇小说，de longue haleine[4]，用我现在对事物的看法去阐明它就好了。我还想到，我可以在这部书里集中写出我尚未写出而深以为憾的一切思想（除开亚历山大一世

---

① 讲勿以恶抗恶的文章，后来形成《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② 十九世纪法国宗教史家、哲学家勒南所著《科学的未来一八四八年的思考》。

③ 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④ 法语：篇幅很大的。

和一个士兵①)，加上强盗②、科尼的故事、《谢尔盖神父》，甚至于移民③、《克莱采奏鸣曲》、教育④。还有米塔沙⑤、《疯人笔记》。《虚无主义者》⑥。我便兴高采烈，精神振奋起来。可是一回到家，提起笔来写科学与艺术，却又涂涂抹抹，卡住了。以后一整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现在七点多钟，我这就上楼去。因为昨天胃病犯得厉害，这是可以原谅的。

一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如果我还能活下去。要是明天我在日记上说：我已经开始写一部大艺术作品，那我该多么幸福啊！的确，现在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并且把它写成，是会有这样的意义的。我最初写的那几部都是无意识的创作。从写《安娜·卡列宁娜》起好象有十多年了，我进行了支解，划分、分析。现在我知道什么是什么，能够把一切重新糅和在一起，用这糅和在一起的东西进行创作。天父，求你帮助我。

[二月十一日]　　又过了五天。今天十一日。昨天写科学与艺术。进展不大，但是一切都清楚了。没有精力。这些天报上一直有骂我的文章。苏沃林的一篇评《跋》⑦，柏林有一篇评《教育的果实》⑧，说我是科学的敌人。还有一篇别克托夫的⑨，

---

① 一九〇五年，托尔斯泰开始用这个题材写《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长老遗言》，但未完成。

② 后来写成《假息票》。

③ 《移民》未写成。

④ 论儿童教育的文章，后来一部分写入《母亲》中。

⑤ 《米塔沙》草稿尚存。

⑥ 《虚无主义者》未写出。

⑦ 苏沃林写了小品文《短信》批评《克莱采奏鸣曲》的《跋》宣扬独身主义。

⑧ 《柏林每日小报》(«Berliner Tageblatt»)评柏林上演《教育的果实》一剧。

⑨ 彼得堡大学教授、植物学家安·尼·别克托夫的文章《道德与自然科学》，发表在《哲学与心理学问题》杂志一八九一年第五期上。

昨天又受到coup de grâce①，加以我本来心情就不好（这真叫我高兴！）在《公开论坛》（«Open Court»）②杂志上有文章评布思③和我，说我们是伪善的标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说的是要把一切都给穷人，而自己又靠贩卖这种说教来扩大自己的产业。还以妻子为挡箭牌。象亚当一样，妻子给了我，我才吃下去。很使我痛苦。现在写到这些话，心里还感到痛楚。然而不该为此痛苦，我能够做到不痛苦，只是很难。

我是一个伪君子，但不是在他们责备我的那一方面。在那方面我是纯洁的。正是那方面对我有教益。我的伪善在另一方面，即我一面想并且说，我在上帝面前为了善而活着，因为善好，一面又为了名活着，让名把我的灵魂弄脏到这种程度，以至我无法达到上帝那里了。我阅读报刊的时候，总在寻找自己的名字。听人谈话的时候，也总是等着别人谈起我来。我的灵魂已这般污秽，我不可能追求到上帝，不可能追求到以善为目的的善的人生了。而我应该如此。我每天说：我现在不愿意为了今生个人的肉欲，为了尘世的虚名活着，而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为了爱而活着，可我还是为了今生个人的肉欲，为了尘世的虚名活着。[……]

又过了一星期。今天是九一年二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刚才我想到评论家。

评论之事在于解释大作家们的作品，主要是从所有我们这些人写出来的一大堆废话当中挑出最好的。而评论家们干的是

---

① 法语：最后一击。

② 《公开论坛》是美国的一家宗教哲学杂志，一八八七年由保罗·卡鲁斯在芝加哥创办。

③ 威廉·布思（1829—1912），美国基督教救世军的创始人和首任将军。

什么呢？他们从自己头脑中挤出，多半是从蹩脚而又走红的作家头脑中搜索出一点平淡无奇的想法，然后就用它来贯穿作家的思想，不惜歪曲作家，把他们弄得面目全非。因此大作家在他们的笔下变成了小作家，深刻的变成了浅薄的，睿智的变成愚钝的。这就叫做评论。而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群众——眼光狭小的群众的要求，他们高兴的是，虽然采用愚蠢的手法，总算掌握了一位大作家，揪住了他，记住了他。不过这不是评论，也就是说，不是阐明作家，而是给他蒙上阴影。[……]

三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六）今天我想到，我们的一切艺术作品其实都是异教的（我要说的是诗歌），所有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美人，在肉体方面十分诱人。美先于一切。这甚至可以作为一整部大艺术作品的基架。[……]

七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如果我还能活下去。十三日刚刚过去，和妻子谈话，仍旧是那个题目，放弃著作私有权①。她还是不理解我，说："我得为孩子着想……"她不明白，孩子们也不明白，他们花我的书赚来的钱，每一个卢布都是我的痛苦，我的耻辱。耻辱可以不顾，但是为什么要削弱宣讲真理所能产生的作用啊！看来不这样不行。即使没有我，真理也会完成自己的事业。[……]

---

① 作者向夫人提出在报上发表文告，说明他放弃《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文集》第八版第十二、十三卷所收作品的版权。遭到夫人的坚决反对。

一八九二年

八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五)这不是什么思想，不过八月十三日我记下来了，即我不是在生气的时候，而是在最平静的时候清楚地想到，我可以，几乎是应该出走。

[……](六)我谈到音乐。我又说这种享受只不过是一种稍为高级一点的菜肴。我并不想说音乐的坏话，而是想弄个明白。人们说，音乐能够使心灵升华。我不能承认这种不清楚、不确切的说法。问题在于音乐是与道德无关的事业，就象食物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而是中立性的，与道德无关。我赞成这种说法。既然它与道德无关，那么就要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它。

十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切仍旧是那样，仍旧那样顽强地劳作，那样进展缓慢，那样对自己不满。不过稍好一点。今天骑马去科兹洛夫卡，第一次想到，无论这样想这样说有多可怕，生活的目的既不是再生产象自己一样的人，即传宗接代，同样也不是为人们服务，不是为上帝服务。若说是再生产象自己一样的人，这是为了什么呢？若说是为人们服务，那么我们为之服务的那些人又该做什么呢？若说为上帝服务，难道上帝没有我们为他服务就不能做他需要做的事了？况且他也不可能需要什么。即使他命我们为他服务，那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幸福。除了幸福、欢乐以外，生活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只有欢乐这个目的完全值得为之度过一生。退隐、十字架、奉献生命，这一切都

是为了欢乐。欢乐是，而且也能够成为不可摧毁的，恒久的。死是向新的，未知的，全新的，另外一种更大的欢乐的过渡。永不枯竭的欢乐之源是存在的，那就是无时不存在的大自然的美，动物的美，人的美。在监狱中还有光线、苍蝇、各种声音的美。而主要的源泉是爱，我对人们的爱和人们对我的爱。如果这是真理，那该多好啊！难道我有了新的发现？美和欢乐，只不过与善无关的欢乐是可恶的。我体验过，并且把它抛弃了。没有美的善令人痛苦。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也不是结合，而是以美作为善的圆满结果。这似乎象是真理了。[……]

十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四）屠格涅夫的《够了》和《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是对尘世生活的否定，对基督徒生活的肯定。可以写一篇好文章①。[……]

几乎一个月没有写了。今天是十一月六日　　[……]斯特拉霍夫来信谈到颓废派。又是为艺术而艺术，又是肥腿裤换成紧脚袜和瘦腿裤，只不过带上新时代的色彩。今天的颓废派波德莱尔②说，写诗需要极端的善和极端的恶。无此便无诗可言。他们说单追求善会消灭对比，因而也就消灭了诗。他们的担心真是多余。恶是如此之强，它是整个背景，随时可以构成对比。如果承认恶，恶就会铺天盖地，结果只有恶存在，没有对比了。甚至连恶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要有对比，要有恶，就必须竭尽全力去追求善。[……]

---

① 这篇文章没有写出。

② 波德莱尔（1822—1867），法国诗人。

一八九三年

[五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从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六日到现在，差一天半年，我没有写过日记，连想一想都觉得可怕。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紧张地写我的书①，写最后一章，还没有完全结束。

昨天五月四日，我们从莫斯科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在莫斯科断断续续住了一个冬季。由于写作紧张（我好象一天也没有停顿），我在肉体生活，指体力劳动方面，似乎放松了。而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有关不参与这个世界的恶的种种要求方面，我却很坚定。在这段时间的写作过程中，又弄清了许多东西，如意志自由问题，人在精神上，在肉体活动支配者方面是自由的。

[……]今天是我不写书的第一天。往下写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许多想法都丢失了，记得起来的是：

（一）能以最明显的方式展现一切艺术的实质的戏剧艺术作品，就是要列出性格和地位各异的一群人，在他们面前提出人们尚未解决的迫切问题，让他们不得不去解决，叫他们行动起来，看看究竟如何解决。这是实验室内的试验。这也就是我在我即将写的剧作② 中要做的事。

现在是中午一时。这就去吃饭。明天要写作。

---

① 指《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② 即《光在黑暗中发亮》。

十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波波夫在这里。我同他一起从斯特劳斯的德译本翻译老子。真好！应该编成一本书。[1] 我一直在写关于宗教的文章。似乎可以收尾了。我还完成了论莫泊桑一文[2]的草稿。〔……〕

① 这项工作没有完成。

② 《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序言》。

一八九四年

[三月二十三日　莫斯科]　我还活着。几乎有一个半月没有在这个本子里写什么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写《土伦》①，大约五天前完成，决定不翻译，不出版。② 这使我觉得轻松。[……]

我打算到切尔特科夫那里去。再研究艺术理论，是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序言引起的。③序言也不行。我有许多东西要写，可似乎没有力量。应该尝试纯艺术。这段时间我想到：

[……](二)艺术作品是一种感染人，把所有的人引向一种心境的东西。在影响力方面，在使所有的人处于同一种心境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可以与关系到生命的事，说到底是与整个人生相比的了。如果有那么多人能懂得他们的生命这部艺术作品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力量就好了！只要他们也能珍爱自己的生命，尽一切力量不让这部作品被什么东西破坏，并且把它以尽可能美的形式创造出来，那就好了！不然我们珍爱的只是生命的影

---

① 《土伦》是《基督教与爱国主义》一文的最初标题。此文由一八九三年十月签订法俄军事同盟条约引出。

② 五月作者就改变了主意，把这篇文章寄往国外，由伦敦《每日新闻报》(«Daily Chronicle»)和巴黎《争论杂志》(«Journal des Débats»)两家报刊发表。

③ 写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序言引起作者对艺术问题的兴趣，作者开始研究美学。

子，却忽视生命本身。可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生命是一部艺术作品，因为它影响别人，任人观察。

（三）失去人?! 当妻子、丈夫、父亲亡故的时候，我们说：我失去了妻子，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父亲。但是常有的情况，经常有的情况是，在人们还没有亡故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他们，我们和他们分手，这比他们亡故了还要糟。相反，往往到人们临终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们，同他们接近。

[……]（五）现在我们只把我们喜欢的东西称作美。而对于希腊人来说，美是一种神秘的，神圣的东西，是刚刚揭示出来的东西。

[……]（七）最近以来，当我在城中漫步，听到可怕的、残忍的、荒谬的谈话的时候，我往往感到迷惑，不明白人们想要什么，在做什么，于是我问自己：我在哪里？显然，我的家不在这里。[……]

六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刚刚收到格的讣告。“格死了”这几个字真没法写出来。不过我们怎么会这样瞎，只看到我们的幻觉。我们以为他和他的那一大堆设想、计划是如此必要，其实不然。我热烈地，我不想说爱过他，我现在仍然很爱他，但是我总觉得，他远远没有完成基督徒修养这个意义上的事业，虽然他也远远没有完成艺术方面的事业。写到这一点真觉得可怕。但这是我的感觉。他令我痛惜。他是一个极可爱的天才的老小孩。[……]

六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二）人们说，艺术是自自然然的。鸟儿要唱歌。鸟儿生来就是要唱歌的。那么人呢？人有至高无上的要求。如果他也象鸟儿一样去唱歌，那好极了。如果他集合起几百个乐手——一帮在音乐院里

被扭曲了的人，系上白色领带，去演奏令人费解的交响乐，那么这个人就不能拿鸟儿来为自己说话了，因为他把上天为了崇高的目的赋予他的智能用在模仿鸟儿上面，而且是不成功的模仿。[……]

七月八日　　[……]这些日子我有许多想法，但是没有记下来，都忘却了，只回忆起下面的几个：

[……](二)关于普雷沃① 的那本可恶的书（作者在序言中也议论道德问题)，我想到（早已是众所周知的)，艺术家不是想指教什么就指教什么，而是能指教什么才指教什么。他能揭露他在自己身上克服了的，成为 überwundener Standpunkt② 的。只有他不仅认为好，而且热烈地爱着的东西，他才能叫别人也去爱，却不是他忽然想到的。这最好不过地说明，艺术家不是用道理去影响人，而是用动作和表情叫人仿效。

（三)艺术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兽的游戏，如牛犊蹦跳，鸟雀啁啾，说故事让人开心；另一个是人的，是要前进，并以此促使人们朝着建立天国的方向前进。因此也就存在着两种艺术观——兽的和人的，它们往往搅在一起。从兽的观点出发只能评论兽的艺术，而从人的观点出发既可以评论兽的艺术，也可以评论人的艺术。依人的观点看来，兽的艺术只有在有助于人的各种需要的时候才是好的。当它虽无助于人的各种需要，却也不违反的时候，它就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一旦它与人的各种需要相抵触，它就是坏的了。

由于两种艺术观搅在一起，产生了对艺术的种种误解。人

① 马塞尔·普雷沃(1862—1941)，法国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俄译本《放荡少女》译者福明娜请求托尔斯泰为之作序。

② 德语：已被克服的观点。

根据兽的观点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评论人的艺术或者与人的目的相抵触的艺术，如此等等。[……]

八月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小说的结尾往往是男女主人公终成婚配。应该由此开始，而以他们离异，即得到解脱结尾。否则写人的一生写到他们成婚的时候收尾，那跟写一个人旅行、却在他路遇盗匪的时候停笔是一样的。

九月六日　　怎么也没料到我竟放过了四天。[……]现在是下午四点多钟。早上我写教义问答了。不敢说有进展，因为进展甚微。不过我没有感到不满，每天都有新的东西，越来越清楚。昨夜没睡好，一早醒来在床上考虑了一篇非常生动的短篇小说，讲一个主人和一个雇工。① 早饭后同安德里扬② 一起锯木头了。

十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段时间我想到：

(一)现在人们都喜欢谈论艺术理论。一些人认为艺术的理想是美，另一些人认为是功利，还有一些人认为是游戏。这种认识上的混乱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想继续把已经过时的、不再是理想的东西当作理想。那就是功利和美。艺术是一种塑造应有的事物、塑造一切人都应该追求的、给人以最大幸福的东西的本领。要塑造这种东西只能通过形象。人类已经为两种艺术理想生活过，现在正为第三种理想活着。第一种理想是功利，即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艺术作品，过去就是这样看的。后来是美的东西，现在是善良的、好的、有道德的东西。认识上产生混乱是由于人们想把过时的东西重新奉为理想，正如强迫成人去玩洋娃娃和骑木马。得把这一点简明扼要地说出来。[……]

① 这是首次提到《主人和雇工》。

②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一农民。

一八九五年

一月三日 尼科利斯科耶 奥尔苏菲耶夫家[①] 我们按计划于一日动身。临出发我还在修改《主人和雇工》。现在艺术上还可以，但内容仍嫌单薄。照片的事令人十分不快。[②]他们都觉得受了侮辱。我给切尔特科夫写了信。在此以前我已觉不适，走时身体不好，虚弱。到了这里却非常好。第二天和今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只看书，散步，睡觉。昨天，东正教问题引起一场热烈的争论。认识所以模糊，都是因为人们不承认生命就是参与自我完善和使生活完善的过程。做一个更完美的人，使生活更完美。这几天都没有记下什么。现在是晚上八点多钟，困倦得很。

一月六日 尼科利斯科耶 我已完全康复，昨天和今天又开始写《教义问答》[③]。很吸引我，很合我的意，但是一直找不到恰当的形式，因此不满意。前晚看我的短篇小说[④]。写得不好。两个人物都没有性格。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同德米特

---

① 一月一日至十八日，作者偕长女在莫斯科省德米特里耶夫县奥尔苏菲耶夫家的庄园作客。

② 作者的夫人销毁了一张照片的底片，上面有作者、切尔特科夫、比留科夫、波波夫、屠格涅夫、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

③ 后来题为《基督教教义》。

④ 《主人和雇工》。

里·阿达莫维奇争论过两次。[①] 他给自己安排了实际的、合乎斯拉夫派精神的为民众服务的道路，那是一张可以躺在上面不工作的绒毛褥子。全部问题在于，他们认为生命是静止的，而不是流动的。[……]

二月十五日　莫斯科　　早晨起床时很疲倦，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伊万·伊万诺维奇和戈利采夫来过。我拒绝在一份有关报刊合法性的请愿书上签名。[②][……]

二十六日夜　莫斯科　　我们埋葬了小万尼亚。[③] 这是一件可怕的——不，不是可怕的，而是震撼灵魂的大事。感谢你，天父。感谢你。

三月十二日　莫斯科　　这段时间我感觉、思索、经受了那么多，以至不知道应该写什么。对我说来，小万尼亚的死，同尼古拉大哥的死一样——不，在更大更大的程度上——是上帝的显现，上帝的召唤。因此我不仅不能说这是一件令人悲伤、难过的事，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不能说令人高兴的事，这个词真糟糕，应该说，是上帝慈悲为怀、排除人生的虚幻、让人到他那里去。

索尼娅不能这样看待事物。对于她，一种几乎是生理上的、撕心裂肺的疼痛掩盖了这件事在精神上的重要意义。但她使我惊讶的是，撕心裂肺的疼痛立即使她摆脱了心灵上一切阴暗的东西。似乎门敞开了，呈现出构成我们的灵魂的爱的神圣本质。

---

① 德米特里·阿达莫维奇·奥尔苏菲耶夫是作者的长子的大学同学。争论的大约是《主人和雇工》中的人物。

② 《俄国思想》杂志编辑戈利采夫给作者带来一份请尼古拉二世"赐予"报刊自由的请愿书，上面有彼得堡和莫斯科一百一十四位社会活动家的签名。作者拒绝签名，认为人们生活的完善与"国家形式的改善"无关。

③ 二月二十三日，作者的爱子，七岁的万尼亚死于猩红热。

最初几天使我惊讶的是她那种异乎寻常的爱：凡有损于爱的，或对于某人某事的责备，甚至缺乏善意，都使她感觉到受辱，使她痛苦，使露头的爱的幼芽痛苦地萎缩。然而时间一过，这幼芽重又闭合起来，她的痛苦也不再到无所不包的爱中去寻求满足和排解，于是变得无法排解。她所以痛苦，尤其是因为她的爱的对象离她而去。在她看来，她的幸福是这对象构成，而不在于爱本身。她不能够把这两者分开，不能够从宗教的角度看待整个生活和她自己的生活。她不能够清楚地懂得并且感觉到，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人人面临的死亡主宰着我们，能够分离我们，剥夺我们的爱的幸福；或者根本没有死亡，只有我们人人都经历着的一连串变化，而死亡便是一个最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用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发生，有的早些，有的晚些，象波浪一样。

我尽力帮助她，但是我发现，到目前为止未能对她有所帮助。可是我爱她，同她在一起，我觉得既难过又愉快。她的身体还很弱[……]，可怜可爱的塔尼娅也很弱。我们非常亲密，就象Д① 说的那样：一张纸掉了出去，剩下的纸便更快、更紧地贴在一起。我觉得十分衰弱，什么也不能写。在《教义问答》上花了一点时间。不过只是思考而已。就国际媒介出版社计划给施米特写了一封信。② 最近《主人和雇工》出版了，我听到了各方面的赞扬。虽然如此，我并不喜欢浅薄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时的感觉。

今天想写艺术作品了，于是回忆我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完成。

---

① 可能指作者的一位好友亚·尼·杜纳耶夫，是莫斯科的一个银行家。

② 在给施米特（奥地利政论家，托尔斯泰作品的译者）等人的信里，作者建议"在欧洲的一个自由国家，比如瑞士"建立国际复活出版社，用法、英、德、俄四种文字印行人民需要的书，廉价发售。此项计划未能实现。

都能完成就好了，比如：

（一）科尼的故事①，（二）《谁有理》，（三）《谢尔盖神父》，（四）《地狱里的恶魔》②，（五）《息票》③，（六）《母亲的笔记》④，（七）《亚历山大一世》⑤，（八）一部正剧⑥，（九）《移民和巴什基尔人》⑦。此外，要写完《教义问答》。也许把这一切计划好之后（至少需要工作八年），明天就死去。这也好。

三月十八日　[……]写作，特别是写艺术作品，在道德上对我简直是有害。我写《主人和雇工》的时候，就想获得荣誉。那些赞美之词和作品的成功无疑都表明这是一件坏事。今天我在道德上似乎有所醒悟。这觉醒开始于两天前[……]

三月二十七日　莫斯科　[……]由于我没有听到对《主人和雇工》的全部谴责之词，而只听到赞扬，我耳朵里似乎响起一片喧声，我还想起有关一个传教士的趣闻：他讲了一句话，听众热烈鼓掌，于是他停下来问：我是不是说了什么蠢话？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知道我做了蠢事，那就是对一篇无聊的短篇小说作了艺术加工。思想本身就不清楚，是苦苦想出来的，不朴素。这是一篇坏小说。如果我有功夫，而且又不是不值得干的话，我真想就它写一篇匿名的批评文章。

[……]昨天想起列斯科夫的遗嘱⑧，考虑我也必须写这么

---

① 见前注。

② 用这个题材写的传说后来题为《地狱的毁灭和重建》。

③ 即《假息票》，一九〇四年才完成。

④ 《母亲》没有写完。

⑤ 这部小说于一九〇五年完成，题为《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长老遗言》。

⑥ 《光在黑暗中发亮》。

⑦ 一八七七年构思的一部关于移居农民的长篇小说。这部书没有写成。

⑧ 列斯科夫于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日深夜去世，留下一张字条：《我死后的请求》，嘱咐“按最低、最末一级”规格安葬他。

个东西。我总是拖延，似乎还早，其实这是近在咫尺的事情。写份遗嘱好，有必要，不仅因为它使亲人们不至于在如何处理尸体的问题上产生疑虑动摇，还因为人们特别愿意倾听死者的声音。如果有话要说，那么还在这开头的几分钟就向亲人，向所有的人说出来好。

我的遗嘱大体上是这样。如果我不另写一份，那么它就是这样了。

（一）把我葬在我死的地方，如果死在城市，就找一处最廉价的公墓，用最廉价的棺木，象埋葬乞丐一样。不摆鲜花和花圈，不致悼词。如果可能，不请神父作安魂祈祷。但是假如这样做会使负责安葬的人感到不快，那么就按一般的规矩作安魂祈祷，不过要尽量少花钱，尽量简单。

（二）不在报章上公布死讯，不写悼词。

（三）我所有的文字都交给我的妻子、切尔特科夫、斯特拉霍夫〈以及女儿塔尼娅和玛莎〉，交给他们当中还活在世上的人翻阅整理（涂抹掉的地方是我涂抹的。女儿们不得做这事）。我不让我的儿子们做这事不是因为我不爱他们（感谢上帝，近来我越来越爱他们了），而且我知道他们爱我，但是他们不完全了解我的思想，不注意我的思路，可能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因此他们可能留下不该留下的而丢弃必须保存的。我请求从我以前的单身生活日记中挑选出值得保留的东西，而将其余的销毁。同样地，我请求将我婚后的日记凡属公之于众会使某个人不愉快的那一部分统统销毁。切尔特科夫答应在我活着的时候做完这件事。想到他对我如此厚爱（这是我当之有愧的），在涉及精神的问题上又如此颖悟关注，我相信他能将这件事办得很好。我请求销毁我的单身生活日记，原因并不是不想让人知道我那一段恶

劣的生活（从世俗观点看来，那是不遵循任何原则的年轻人通常过的糟糕的生活），而是我的这些日记只记下我意识到是犯罪并且因此十分痛苦的那些事情，给人造成虚假片面的印象……

不过，还是让我的日记照原样留下来吧。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不管青年时代的我如何庸俗，如何糟糕，我还是没有被上帝抛弃。现在我虽然接近暮年，总算多少开始理解他，热爱他了。

至于我其余的文字，我请求负责整理的人不要全部付印，而只选择可能对人们有益的东西。

我写下这些话，不是因为我自以为我的文字十分重要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重要的，而是因为我预料到，等我一死，人们就要出版，议论我的作品，并且说它们如何重要。既然如此，那么就不要让我写的东西危害人们。

（四）请我的继承人将我以前的作品，即十卷文集和识字课本的出版权转交社会，也就是说放弃版权。但我只提出这个请求，绝不是在遗嘱中作这项规定。你们如果这样办了，那很好。这对你们也很好。如果你们不这样办，那是你们的事，说明你们办不到。近十年来我的作品被出售，这是我一生中最令我难过的事。

（五）还有，主要的是，我请求所有的人，与我亲近或疏远的人，不要赞扬我（我知道人们会这样做，因为我在世时他们就以最不好的方式这样做了），如果他们真想研究我的作品，那么就请注意我知道是上帝的力量通过我讲话的那些地方，并且在自己的生活中加以利用。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正在成为上帝的旨意的传布人。我常常很不纯洁，充满种种个人的欲念，以致使真理的光辉被我的昏暗遮掩，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时候真理通过我显露出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但愿真理不因通过我

而受到玷污，但愿人们能以这真理滋养自己，虽然他们从我这里得到的是浅薄、不纯的东西。

我的文字的意义仅在于此。所以只能由于我的文字骂我，而绝对不能夸奖我。完了。

四月二十五日　莫斯科　　[……]这段时间我开始在练马场学骑自行车。这为什么吸引我，很是奇怪。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①曾劝阻我，并且由于我继续骑车而不快，但是我并不觉得难为情。相反，我感到这其中有一种自然的乖张，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况且骑车毫无坏处，使人象孩子似的高兴。[……]

五月二十日　尼科利斯科耶　奥尔苏菲耶夫家　　[……]打算在奥尔苏菲耶夫家里写作②，现在已经十二点，我还没有坐下来。

五月二十六日　尼科利斯科耶　　那天晚上写了，后来患热病。一天没有写，在那之后的一个晚上又写了，而且写得相当多，初稿已经写出一半多。奇怪的是，需要让涅赫柳多夫成为亨利·乔治③的信徒。我这样写是为了让他软下来，去适应整天躺着的考究太太的女儿——(玛丽·乌鲁索娃④)。

[……]我想到：

在游艺场上竖几根杆子，让爬上去的人得奖。用钟表去引诱人(让他把身体毁了)，或者让人套上袋子跑，而我们在一旁看着开心。这些作乐方式只能在人分为主人和奴隶的情况下出

① 即叶·伊·波波夫，见前注。

② 指写长篇小说《复活》。

③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主张全部土地国有化，由国家征收统一的土地税。

④ 即玛丽亚·乌鲁索娃，图拉省副省长乌鲁索夫之女。她或多或少做了《复活》中米西·科尔恰金娜的原型。

现。只因有这种划分，我们生活的各种形式才能形成。杂耍艺人、饭馆跑堂、厕所、镜子和纸牌的生产、所有的工厂，这一切之所以能产生都是因为人分为主人和奴隶。我们希望过博爱的生活，却又保留着奴隶的生活形式。

五月二十九日　尼科利斯科耶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前天我已经好了一些。今天也不发烧。如果不算腿上的伤口没有完全愈合，我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康复。今天写作不多，而且不顺手，精力不足。可是我弄清了涅赫柳多夫犯罪时的心情。他应该希望娶她并且平民化。我只怕 que cela n'empiète sur le drame①。等我身体强壮一些再作决定。刚刚去骑马，骑自行车。一直在读波尔托拉茨基写的东西。我喜欢这回忆录。②

六月四日　莫斯科　　[……]想写，因为弄清了对于科尼的故事很重要的一点，即情绪的两重性——两个人，一个是怯懦的、不断完善的、孤独的、胆小的改革者；另一个是传说的崇拜者，按惯性生活着，并且将这惯性诗意化。

虽然我几乎是被迫游手好闲，但日子过得不错，有进展，可以大胆地说，我更爱人们，爱得更加自然，任何不爱也更加使我痛苦。可怜的安德留沙③来过，我尽力帮助他，但效果不大。

[……]昨天读到一篇谈易卜生的文章，易卜生说，你若弃绝肉体之爱，你便会停滞，肉体之爱会将你引向真正的爱。荒谬之至！只有弃绝肉体之爱或者只有在不懂得肉体之爱时，你才能懂得真正被爱感动时的心情。

---

① 法语：这样写会有损于悲剧性。

② 波尔托拉茨基少将是作者在高加索军队服役时的同事。后来作者写《哈吉穆拉特》时，参考了波尔托拉茨基在其回忆录中对高加索的描述。

③ 作者的第五个儿子。

科尼的故事有可能写得很好。关于这部作品，有时我有些精采的想法。故事里将写到真正的爱的两个极端，居中的是虚假的爱。[……]

六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剩下的日子越来越少了。我重病两天。体温40.1度。可爱的女儿们吓坏了。很遗憾，我的死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使得她们悲伤。虽然时间不长，而且令人欣慰，但毕竟是悲伤。我一直在阅读。有时读《周报》，有时读《俄国思想》。都很有趣，但都是多余的。在外里海边区的移民点中，只有那些按城郊方式经营的才繁荣兴旺。就全俄来说，不也是一样吗？城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征税，即从人民身上刮来，经商，也是从人民身上刮来。不搜刮这些钱岂不更简单些吗？那样一来就没有军队、官吏、工厂、商品流通了。这话不错，但要没有奴隶制，农民也不再受奴役才行。那样一来，设置军队、官吏、工厂、商业的人就会依附于农民，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刚刚相反。[……]

六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本想从头写科尼的故事，但没有做到。身体仍然不好。骑自行车出门，也没有达到目的地，碰上雷雨。一整天除了同人们接触以外只做了一件事：考虑涅赫柳多夫的生活环境——保姆、差不多是未婚妻的女子和刚故去的母亲。这种情况使他和故事的开始显得很生动。[……]

六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胃仍旧不舒服，因此情绪恶劣，身体很虚弱。昨天是艰难的一天。索尼娅心情不好。她只讲令人痛苦的事：著作、著作的收入、析产、偷盗、素食。我表面上耐着性子，但在内心却无法对她的生活担子重这一点产生应有的怜惜之情。我还记得，我同人们的全部关系都是同

他① 的关系，然而这种感觉比初期弱了。我不愿意它弱下去，希望直到最后都能这样想，这样感觉。[……]

六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近几天写《复活》。它越来越吸引我，也越来越清楚了。[……]

（四）科学啦，艺术啦——都是好东西，不过在博爱的生活条件下它们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建立博爱的生活比保留科学和艺术的现状更为需要。

（五）只有当所爱的对象不吸引人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爱。

七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几天值得一提的是，有两次写得很顺手。我可以说，科尼的故事草稿已经完成。[……]

八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几乎一个月没有写日记。这个月过得不错。在地里干了一些活儿。有一次是割黑麦。科尼的故事写得相当多。有进展。这段时间读 Kidd 的《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② 和《真理》(«Wahrheit»)③ 杂志刊登的谈论我的文章，等等。当你读到谈论你的文章时，可能会觉得你做的事也是全世界正在做的事，然而这不是事实。收到希尔科夫谈反正教仪式派所受迫害的一封信。我写了一封信给英国报界。正在翻译。④

[……]与索尼娅的关系恶化。我出门去骑马，回来晚了，碰到下雨，她狠狠地挖苦我，我觉得受了侮辱，触痛了旧的创伤。今

---

① 指上帝。

② 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本杰明·基德所著。

③ 德国《真理》杂志刊登了它的编辑写的三篇文章，论托尔斯泰的宗教道德学说。

④ 八月二日作者写了一封致英国报界的公开信，强烈抗议沙皇政府迫害俄国的一个教派——反正教仪式派。这封信几经修改，于九月二十二日寄出。

天她要求抄写①。我拒绝了，说这样做总是引起不快。我没有怜惜她，做得很不好。她很痛苦，有精神病，而听她的话又是罪过。我觉得万分可惜的是她从来不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过这不关我的事。我应该认识自己的错误，而且不应该去跟她比。每一个人犯罪的程度如何是与他灵魂中的光相对而言的。[……]

九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个多月没有写日记。这段时间安德留沙和米沙两个孩子的恶劣生活使我痛苦。我试图帮助他们。骑车，写《复活》，把它念给奥尔苏菲耶娃、塔涅耶夫和契诃夫听，② 不该念。我现在很不满意这本书，想扔掉它，或者重写。这几天总在树林里走动，给农民挑选树木。这段时间我想到：

近来很清楚地感觉到死。似乎这血肉之躯的生命危在旦夕，很快就会结束。我对此越来越习惯，开始有一种不能说是愉快的感觉，而是充满期待和希望的情绪，正象在这整个生命的运动过程中感觉到的一样。

这个时期给英国报界写了一封谈反正教仪式派的信，但是没有寄出。波沙去高加索，应该一日到，今天七日，还没有见他来。③ 我还读到一个波兰人写来的一封有趣的信，谈爱国主义，④ 我已拟好复信的草稿。[……]

---

① 指抄写日记。

② 八月六、七日作者念《复活》给奥尔苏菲耶娃、作曲家塔涅耶夫等人听。八、九日在那里作客的契诃夫读了这部书的手稿。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复活》打动了契诃夫，他认为这本书里写的"都很对"。

③ 媒介出版社创办人之一帕维尔·比留科夫受作者的委托，去高加索了解反正教仪式派的情况。

④ 克拉科夫大学教授兹泽霍夫斯基来信请作者评论他的文章《波兰社会的宗教政治理想》。

（二）物质世界受生存竞争法则的支配，我们是物质，也受这法则的支配。但是除了我们的物质存在而外，我们还意识到自己身上有另一种本源，即不仅独立于竞争法则、而且与之对立的爱的本源。这种本源在我们身上的表现就是我们所说的意志自由。[……]

九月二十四日十二时许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开始写科尼的故事，写不下去，一边摆牌阵，一边考虑。我想，应该不在口头上，而在实际上不为自己和人们活着，而为上帝活着。[……]

九月二十五日晚上　上午写科尼的故事，从头翻阅。相当好。至少不令人厌恶。一直记得要为上帝活着，只有两次忘了，都是发生在对待安德留沙的态度上。早晨我听见他起床了，却没有到他那里去；晚上他回家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理他。他两天不在家，自己一定很不好受。他越讨厌，我越该爱他。但我没有这样做。[……]

[九月二十六日]　一天都很不好过。很早就醒了，睡不着，想事情。早饭后我等安德留沙起床。考虑要不要进他的屋使我苦恼。我终于进去了，他把头蒙着。等到我发现他醒着，我便对他讲话。讲得温和，慈善，但是没有说服力。我胆怯，痛苦。他一直沉默着，一言不发。我走开去做我的事，还不到一个钟头便听见厨房里不停地在拉手风琴。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从厨房的小窗往里望了一眼。他躲开了。我忍不住说：这比霍赫洛夫① 还坏。午饭时他不回答我的问题，气冲冲地走了。我没有克制住自己，这使我觉得羞愧，非常羞愧。我的不痛快又是自私的，原因是我的话不起作用，我忘了只应该也只能够为上帝

① 彼得·霍赫洛夫是高等技校学生，后来信奉托尔斯泰的学说，辍学，患精神病。

活着。写作也不顺手。改动太多，改乱了。而且写这种虚构的东西[1]是可耻的。博江斯基[2]说得对，暗示的东西是不该写的。我一向有这种感觉，只有在我完全写我所熟悉、我正考虑的东西的时候，我才安心。[……]

十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来过一个美国人[3]，是个发了财的芬兰裔工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其貌不扬，但是谈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比一般讲究的美国人谈的多得多。他主要告诉我，美国六千万人中，从事手工劳动的只有六百万左右，即百分之十。而在我国，我想，有百分之五十或者更多。在美国，一个人驾十八匹马耕地，犁宽一俄丈[4]，一人一天耕十英亩，收入二至四美元以上。这意味着什么？会造成什么结果？这十分重要，但我还没有全部弄清楚。工人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工时少些，工资高些，劳动轻些。问题只在于劳动吗？我想全部问题在于如何使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愉快，travail attrayant[5]。全部问题似乎就在这里。这样一来资本家也愿意当工人了。但是怎样使劳动有吸引力呢？要使劳动条件愉快，使劳动不含被迫的因素。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新的、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还不知道怎样表达。[……]

十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收到一本意大利文著作[6]。讲中小学的基督教课问题。书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即上宗教课是一种横暴行为，是基督讲过的使小孩子跌

---

① 指《复活》。

② 一个地主，他把土地交给了农民。

③ 此人不详。

④ 1俄丈合2.134米。

⑤ 法语：使劳动有吸引力。

⑥ 指波利卡尔波·彼得罗基所著《中小学宗教教育 晚间谈话》。

倒。我们有什么权利讲授大多数人持异议的东西?讲三位一体,佛、穆罕默德,基督的神迹?只有道德学说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讲授的。这个想法很好。现在我一边摆牌阵一边想,涅赫柳多夫应该怎样动情地与索尼娅[1]告别。

十月十三日　　这几天我发现索尼娅不知因为什么事情苦恼。有一天碰见她在写信。她说以后再告诉我。今天早晨谈开了。她读了我〔恼怒时〕写下的关系到她的刻薄话。有一次我在气头上写下这些话就忘记了。在灵魂深处我感觉到自己做了点不好的事。现在她看见了。可怜她痛苦得要命,但她没有大发雷霆,而是给我写了这封信[2]。我从来没有象这样负咎,这样感动。唉,但愿这能使我们更加亲近。但愿她不再相信琐事,而是相信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理智。

我翻阅日记的时候找到几处,现在宣布收回我在其中写到的有关她的刻薄话。这些话是在气头上写的。现在我再重复一次,让所有将来能看到这些日记的人知道。因为她急躁,轻率,我常常生她的气。但是,正象费特所说的,每一位丈夫都有他所需要的妻子。我知道,她曾经是我需要的妻子。在异教的意义上,即从忠贞、家庭观念强、牺牲自我、象异教徒那样爱家这些方面看来,她曾经是一个理想的妻子,她也有可能成为具有基督徒精神的伴侣。这是在小万尼亚死后我发现的。她能成为这样一个伴侣吗?天父,求你帮助我。目前这件事真使我高兴。她看见了并且还将看见爱的力量,她的爱的力量在我身上产生的影响。[……]

---

① 在《复活》较早的手稿里,涅赫柳多夫的未婚妻名叫索尼娅。

② 十月十二日托尔斯泰夫人写信请求托尔斯泰毁掉他日记中有关她的一切激烈言词。

［十月二十四日］　许多天没有写日记。索尼娅去彼得堡回来。我们的关系仍然相当好。《黑暗的势力》获得成功。①感谢上帝，这并没有使我如何高兴。“当求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②

十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索尼娅和萨莎刚走。③她已经上了马车，我突然觉得她非常可怜。不是惋惜她走，而是觉得她，她的灵魂可怜。此刻我还在怜悯她，几乎止不住要流泪。我怜悯她，因为她心情沉重，忧郁，孤单。我是她唯一能依靠的人，她在内心深处怕我不爱她，不象我所能地那样用整个心灵爱她，原因是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不同。她以为我不爱她是因为她没有向我靠拢。不要这么想。我更加爱你，完全理解你，知道你不能向我靠拢，所以才孤零零的。但是你并不孤单。我同你在一起，同真正的你在一起，爱你，爱到底，爱到不可能更深的程度。

［……］我在世的日子不多了，而工作似乎还多得很。只剩下两天，可还要打谷，扬场，把禾捆从地里运走，把地再翻耕一遍，叫人束手无策。我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只要能把最最需要的事情做起来就好。

十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十点多钟　正好从两天前停顿的地方接着往下写。我在世的日子不长了，而想说的话却非常之多。我想谈谈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相信、不能不相信的事，谈谈人们在如何残酷地自己欺骗自己，在经济、政治、宗

---

① 一八八七年遭禁的《黑暗的势力》一剧于一八九五年十月先后在彼得堡的两家剧院上演。

② 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节。

③ 托尔斯泰夫人带小女儿萨莎去莫斯科。

教上欺骗自己，谈谈麻醉的诱惑——酒和被认为无害的烟草的诱惑，谈谈婚姻，谈谈教育。还要谈谈专制制度的灾祸。这一切都成熟了，我要说。因此没有时间做我在《复活》里开始做的那种艺术上的蠢事。[……]

十一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六天没有写日记。这段时间似乎没有做多少事情，只写了一点，劈过柴，生一场病，但是感受很多。感受多的原因是，为了履行我对索尼娅许下的诺言，我重读了七年来写下的全部日记。① 我似乎逐渐能够简单明白地表述我靠什么活着了。幸而我没有写完《教义问答》。看来我要改写，写得比现在的好一些。凭天父的旨意吧。我明白，为什么不可能很快说明。假如一下子就说明了，那么在思想方面还有什么事可做呢？这项任务完成，我的路也就走到了尽头。

刚才出去散步，完全弄清楚了为什么我的《复活》不行。起头起得不对。我是在考虑《谁有理》这篇孩子的故事时明白的。我明白了，应该从农民的生活写起，农民是对象，是正面，否则只有阴影，只有反面。《复活》也是这样，应该从她② 写起。现在我就想动笔。

十二月七日　莫斯科　　几乎一个月没有写日记。这期间我们迁居莫斯科。虚弱感减轻了一些。我正努力陈述信仰，虽然成效不大。昨天写了一篇关于鞭笞的短文③。下午躺下睡觉，刚刚进入朦胧状态，便觉得有人推了我一把，我从床上起来，想到鞭笞，就写了那篇文章。这段时间去剧院看了《黑暗的势力》

① 作者应他妻子的请求，从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五年的日记中去掉了一些严厉指责她的话，共四十五处。

② 指马斯洛娃。起初小说是从描写涅赫柳多夫开始的。

③ 一篇反对鞭笞农民的文章，题为《可耻》。

一剧的排练。艺术只要始于游戏，便仍将是成年人的玩物，而且是罪恶的玩物。我听得很多的音乐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起任何感化作用。相反，如果赋与它人们所赋与的不适当的意义，它还会分心。此外，现实主义还减弱思想意义。

一八九六年

一月二十三日　莫斯科　　整整一个月没有写日记。这段时间写了一封谈爱国主义的信和一封致Crosby ① 的信。近两周一直在写剧本②。完成了三幕，很糟。想弄出一个初稿，以便形成charpente③。不大指望会成功。切尔特科夫夫妇和Kenworthy ④七日离去。索尼娅到特维尔安德留沙那里去了。今天纳戈尔诺夫⑤逝世。我身体又不大好。这段时间记下这些想法：

（一）只有当艺术家在探索、在追求的时候，才能产生真正的、有感染力的艺术作品。在诗的领域里，这种描写实际存在的事物的激情所以产生，是因为艺术家希望在看清实际存在的事物、将它深深印入脑海以后，能够理解它的意义。

（二）任何艺术都有两种偏离正道的倾向，即庸俗和矫揉造作。二者之间只有一条窄路。这条窄路取决于冲动。如果有冲动，有方向，你便能避免这两种危险。二者之中矫揉造作更加可怕。

（三）无法强迫理智去分析、阐明心灵不愿接受的东西。

---

① 克罗斯比（1856—1906），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

② 《光在黑暗中发亮》。

③ 法语：框架。

④ 约翰·肯沃西，英国牧师、作家，托尔斯泰作品—译者。

⑤ 尼·米·纳戈尔诺夫是作者之妹的女婿。

（四）如果理智要把私心说成是德行，那就糟了。[……]

二月二十七日　尼科利斯科耶　　我正写剧本。很不顺手。甚至不知道是否会有进展。索尼娅从莫斯科来了几封信，含蓄地表示不满。我在这里倒非常好，主要是安静。[……]我想到：

（一）我写过，有两种艺术存在。现在我反覆考虑，还没有找到明确表达我的思想的方式。那时候我想，按照人们下的正确定义，有一种艺术起源于游戏，起源于任何生物都有的游戏的需要。牛犊的游戏是跳跃，人的游戏是交响乐、图画、诗歌、小说。这是一种艺术——玩耍并且想出新的玩法，表演旧的并且创作新的。这是一件好事，一件有用的、有价值的事，因为它增添人们的欢乐。但是，很明白，只有吃饱了饭才能玩耍。同样地，社会只有在它所有的成员都吃饱了饭的时候才能从事艺术。只要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吃饱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而只会有吃得过多的人的艺术，即畸形的艺术，和饥饿的人的艺术，即粗野、可怜的艺术。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因此在这第一种艺术，游戏的艺术中，只有人人能够享受、为大家增添欢乐的艺术才是宝贵的。如果艺术起这种作用，那么它还不错，特别是如果它不象现在这样要求被压迫者付出更多的劳动的话。（**可以而且需要更好地表述。**）①

然而还有另一种艺术，那便是**激发人们心中更美好、更高尚的感情的艺术。**

我刚刚写下的这段话，这个意思是我不止一次讲过的，现在我认为不对，原因是：

艺术只有一种，它的使命是给人们增添欢乐——无罪的、一

① 这一段日记和一八九六年日记中有关艺术的其他论述，是作者酝酿《什么是艺术》这篇论文的时候记下来的。

般的、人人能够享受的欢乐，即人的幸福。好的房屋，愉快的图画、歌曲、故事给人不大的幸福，戏剧、图画、歌唱所激发的爱善的宗教感情给人大的幸福。

（二）关于艺术，我想到保守主义的危害在任何方面也不象在艺术方面那么大。

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表现之一。所以，正象动物活着要呼吸一样，人类活着就会有艺术活动表现出来。所以，任何时候艺术都应该是现代的，是我们时代的艺术。只是必须知道，艺术在哪里。（不在音乐、诗歌、小说的颓废派身上。）不应该到往昔中去寻找它，而要到现时中去寻找它。有些人想显示自己是艺术行家，为此褒扬往昔的艺术——古典艺术，咒骂现代艺术，而这只说明他们对艺术根本不敏感。

[……]（六）关于各种神话和宗教信仰怎样在各个民族中间、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间产生的历史知识，似乎应该摧毁认定从小给我们灌输的那些神话和宗教信仰是绝对真理的信念，而所谓有学问的人正好相信这一点。这说明，所谓有学问的人受到的教育是多么浅薄。

（七）今天吃饭的时候谈起，一个有许多坏习气的男孩被学校开除，如果能送他进感化院就好了。这正是一个被糟糕的生活损害了健康的人的作法。他患了病便去请医生治，却没有想到，他的病是说明他的全部生活很糟糕、必须加以改变的有益提示。我们社会的种种疾病也是这样。这社会的每一个患病的成员并没有使我们想到社会的全部生活都是错误的，必须加以改变，我们以为已经有或者理当有负责除掉或者改造每一个患病成员的机构。这种错误信念比什么都更妨碍人类前进。社会的病越重，治疗的机构也越多，而对改变全部生活的关心也越

少。[……]

三月六日　尼科利斯科耶　　这段时间一直感到衰弱，不想用脑。剧本写得很慢。弄清了许多问题。但是没有一场戏是我完全满意的。今天曾想(简直疯了)写信仰简述①。自然，没有成功。[……]

五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几乎两个月没有写日记。一直住在莫斯科。大事有：同录事诺维科夫接近，他的一个兄弟作仆人，在国外从女主人那里得到我写的几本书，录事读了以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是一位热血青年。他的另一个当工人的兄弟要《我的信仰是什么》，塔尼娅让他去找霍列温斯卡娅。后来她被捕入狱。②检察官说，应该向我问罪。所有这些情况促使我分别给内政大臣和司法大臣写信，请求归罪于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写信仰概述。进展不大。切尔特科夫来过。波沙来过又走了。跟大家的关系很好。不骑自行车了。我奇怪自己为什么会那样着迷。听了瓦格纳的歌剧《齐格弗里德》。关于这部歌剧和其他问题我有很多想法。都记在第二十册上。[……]

五月五日　　安德留沙和米沙又来到乡下。家里的情况糟透了，我很伤心。原因只有一条：提出了最高的道德要求。为了它而否定了一切低于它的东西。但是并没有按最高要求行事。十五年前我建议交出大部分田庄，只住四间房。那样一来他们就会有理想了。现在呢，什么理想也没有。他们看到，母亲给他

---

① 作者于一八九四年四月开始写《教义问答》后，又打算写一篇概述——《基督教教义》。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② 作者的长女塔尼娅写信让工人诺维科夫找克拉皮夫纳县自治会医师霍列温斯卡娅要一份当时禁印的《我的信仰是什么》。在霍列温斯卡娅遭抄查时，搜出这种禁书和塔尼娅写的那封信，霍列温斯卡娅因此被捕。

们指出的理想：comme il faut①经不起批评，而我的理想在他们面前又受人讥笑——这正是他们高兴看到的。只剩下一件事好做——享乐。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生活不能没有理想，哪怕是最低级的理想，追求功名、金钱的理想。

今天路过希尔的工厂②，我想，如果资本少，任何工厂也无利可图。资本越多越有利，因为消耗少了。然而由此决不能得出马克思所作的结论：资本主义引向社会主义。也许真能引向社会主义，不过只会是强制的社会主义。工人将被迫共同劳动，工作会少些，报酬会高些，但奴役将继续存在。应该让人们自由地在一起工作，学会为别人工作，而资本主义不能教育人们这样做。相反，资本主义教人们嫉妒，贪婪——自私自利。因此，通过资本主义进行强制结合，只能改善工人的物质状况，却决不能使他们满足。只有通过工人的自由结合才能使他们满足。为此就需要学习，交往，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甘愿为别人效力，不因得不到回报而生气。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制度下决不可能学习这些，只有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才可能。[……]

五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十四)论艺术一文③应该从下面这个论断开始：美术家卖出用一千个劳动日完成的一幅画，得到四万个劳动日的报酬，写歌剧、长篇小说得到的报酬更多。但是一些人说这些作品极好，一些人却说极坏。没有一个确定无疑的标准。而对于水、食物、善行的看法却没有这种分歧。为什么？

[……](二十)艺术的主要目的（如果艺术存在而且有它的

① 法语：体面。

② 希尔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附近开水泥厂。

③ 《什么是艺术》。

目的）在于显示、说出有关人的灵魂的真理，说出用简单的语言无法说出的奥秘。艺术就是这样产生的。艺术是艺术家用来窥视自己灵魂的奥秘、并向人们展示这些一切人都有的奥秘的一架显微镜。

[……]（三十一）看到加冕的消息①，这种有意欺骗人的作法使我感到惊吓。特别是王权象征物。[……]

五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中午十二时　围绕我的作品②苦苦思索好几天了，没有进展。睡觉去。本想好歹把草稿写完，但无论如何也不行。恶劣的心绪由于周围生活的空虚——贫乏、自负、冷漠的空虚而更加恶劣。这段时期去过皮罗戈沃。最令人高兴的印象是，在谢尔盖哥哥身上无疑已经发生了精神上的转变。他自己表述了我的信仰的实质（而且似乎认为那也是他自己的真正信仰），即提高自身的精神本质，让肉体服从它。他有一幅显灵的圣像，因为自己对它的态度不明确而痛苦。女孩子们③非常好，过着严肃的生活。玛莎受到她们的感染。后来萨洛蒙④来过我家。还有塔涅耶夫，他那种自负的、道德上以及（说来可笑）美学上的（真实而非外表的）愚钝和在我们家占据的Coq du village⑤的地位引起我的反感。这是对我的一次考试。我要努力通过。⑥

莫斯科发生惨祸，死了三千人。我不知怎地未能作出应有

---

① 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四日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

② 论文《基督教教义》。

③ 谢尔盖的三个女儿。

④ 萨洛蒙（1862—1936），法国文学家，托尔斯泰作品一译者。

⑤ 法语："乡下的公鸡"，即最受重视者。

⑥ 托尔斯泰夫人对作曲家塔涅耶夫有好感，使托尔斯泰十分痛苦。

的反应。①[……]

（二）马拉梅②等人的诗，我们并不理解，却大胆地说，那是胡言乱语，是进入钝角的诗。为什么听到我们不理解的，同样毫无意义的音乐时，我们却不敢大胆地讲这种话，而是胆怯地说：也许是吧。应该理解它，要有素养等等。这才是胡言乱语。任何艺术作品只有在让人能够理解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我不是说要让所有的人都明白，我是说让有一定文化水平、能读诗谈诗的人明白。这个论断使我得出一个完全肯定的结论，即音乐比其他艺术（诗歌中的颓废主义，绘画中的象征主义等）更早地迷失了方向，走进了死胡同。使音乐离开正道的是天才的音乐家贝多芬。主要的是，权威们和没有审美感的人评论艺术。歌德？莎士比亚？他们署名的一切必定是好的，于是on se bât les flancs③，想在愚蠢、不成功的作品里发现美好的东西，结果歪曲了美感。而所有这些大天才——歌德们、莎士比亚们、贝多芬们、米开朗琪罗们创作出来的，除了极好的作品以外，也有甚至不是平庸的，而是极恶劣的东西。中等艺术家创作中等水平的、而不会是十分恶劣的作品。但是公认的天才创作的要么是真正伟大的作品，要么是糟糕透顶的东西，如象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巴赫等等。[……]

六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关于艺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美？美是我们喜爱的东西。**不是因为美才可爱，而是由于可爱而美好**。问题在于为什么可爱？我们为

① 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在庆祝沙皇加冕时，莫斯科霍登广场上挤死几千人。一九一〇年作者就此事写了短篇小说《霍登广场》。

② 马拉梅（1842—1898），法国象征派诗人。

③ 法语：人们空忙着。

什么爱？如果说，我们因为美才去爱，这等于说我们因为空气令人愉快才呼吸。我们感觉空气使我们愉快是因为我们需要呼吸。同样我们感觉得到美是因为我们需要爱。如果一个人不善于发现灵魂美，他至少看得见肉体美并且会喜爱它。

七月十九日　皮罗戈沃　[……]

（一）昨天在新翻耕过的休闲黑土地上走。一眼望去，只见黑色的土地，连一棵绿草也没有。在尘土飞扬的灰色大路旁有一株牛蒡，长出三根嫩枝。一根折断了，上面有一朵沾泥的小白花；第二根也断了，溅了泥，变成黑色，折断的茎上都是泥；第三根往一旁伸出去，也被满尘土，变成黑色，但还活着，中间呈现出红色。这株牛蒡使我想起哈吉穆拉特。想写出来。它捍卫生命直到最后，这片田地里就只剩这一株了，不管怎样，它总算捍卫住了生命。①

[……]（八）昨天翻阅费特的中长篇小说和诗歌。记起我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不停的钢琴四手联弹，豁然开朗：小说、诗歌、音乐，这一切都不是艺术这样一种人们普遍需要的重要东西，而是与生活毫无共同之处的强盗和寄生虫的玩物，因为小说和诗歌尽讲人们如何淫秽地相爱，或者写人们如何闲得发慌。音乐的内容也是如此。而生活，全部生活却充满了各种问题，涉及食物、住房、劳动、信仰、人与人的关系……可耻，可鄙。天父，求你帮助我阐明这个谎言，以此侍奉你。

（九）七月五日离开切尔特科夫家。傍晚，周围一切都那么美好，幸福，安适。而人世间呢？贪婪，凶狠，嫉妒，残忍，肉欲，淫乱。[此处抹去五六个字]。什么时候人世间才会同自然界一样呢？自然界也有斗争，但那是正直、单纯、美好的斗争。而人

① 这是第一次提到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的构思。这部作品曾题名《牛蒡》。

世间的斗争却是卑鄙的。我了解这种斗争并且痛恨它，因为我自己也是人。（没有表达出来。）[……]

七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现在是早晨。一夜没有睡。心里总是痛楚。我仍然在受苦，不能使自己顺从上帝。只有一点：控制住了肉欲，但更糟糕的是没有控制住骄傲和愤怒，而且心痛不止。只有一点安慰……我不孤独，我同上帝在一起，所以无论怎样痛苦，我还是感觉到有一件事正在完成。天父，求你帮助我。①

昨天步行去巴布林诺，无意中遇见（我不会去寻找，而只会回避）正在耕地的八十高龄的阿基姆，家里没有皮袄而只有一件长裾外衣的亚列米奇的女人，还有玛丽亚，她的丈夫冻死了，现在没有人给她运黑麦，她就折磨孩子，还有特罗菲姆和哈利亚夫卡，夫妻二人和孩子们都快活不下去了。而我们却在分析贝多芬。于是我祈求上帝帮助我摆脱这种生活。现在我又在祈祷，内心由于痛苦而呼喊着。我迷失了方向，陷进泥淖中，自己毫无办法，但是我憎恶自己，憎恶我的生活。

九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段时间同索尼娅去过修道院，非常好。我没有得到解脱，没有取得胜利，只是事情过去了。哈吉穆拉特写得很糟，很粗糙。一直在写我那篇阐述信仰的文章。切尔特科夫一家走了。索尼娅从三日起在莫斯科。今天我极盼她回来，几乎感到难过了。廖瓦带着妻子来了。她还是个孩子。他们很可爱。现在三个儿子和儿媳都在这里。收到一个拒绝服兵役的荷兰人的信。我为这封信写了前言。我还给卡

① 作者因夫人对作曲家塔涅耶夫有好感而经历着激烈的内心斗争，要求自己按基督教教义去行事。

尔梅科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政府。① 一个半月的时间可以这样概括。又患了我常患的病，直到现在胃还不好。

这段时间还收到印度人托德的信和一本谈印度智慧的绝妙的书——瑜伽哲学。

这段时间想过：

[……](四)开始你会惊讶，为什么蠢人总用那么自信的、肯定的调子讲话。不过这很自然。否则就不会有人听信他们了。

[……](七)催眠术，一种对人的精神状态施加外来影响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是服装。人们对这一点非常了解，因此才有修道院里的修道服和军队里的制服。

(八)记起两个可以写小说的好题材，一个是佩尔西亚尼诺夫老头自杀，一是教养院里偷换孩子的事。②

[……](十三)为什么坏人拥护专制制度？那是因为在赏罚分明的理想政权下他们的日子不好过。而在专制制度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十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早晨）　想记下三件事。

(一) 艺术作品里主要的是作者的心灵。因此在中等作品中，女性写得好些，有意思些。女人有时会控制不住自己，忽然把灵魂中最隐秘的东西讲出来，而这正是需要的，你可以看出什么是她真正爱着的，虽然她假装爱别的。作家写作的时候，有我们这些读者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口上听着，并且说：呼吸吧！如果有嘶嘶的声音，那是能听见的。女人不会隐藏，而男人能学会文

---

① 这封给作家、社会活动家卡尔梅科娃的信，批评当局关闭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识字委员会。

② 这两个题材都没有使用。

学手法，使你只看见手法而看不见他，只知道他愚蠢。至于他心里隐藏着什么，你看不见。（这话不好，有恶意。）

（二）想记下昨晚的事。灭了烛火以后，我去摸火柴，没有找到，突然恐惧起来。“你不是准备死吗？那么你还要拿着火柴去死？”——我自言自语地说，忽然在黑暗中看见了我真正的生命，便平静下来。这种对黑暗的恐惧是什么呢？除了惧怕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无法应付以外，还惧怕视觉这种主要的感觉产生的幻象不复存在，惧怕认清自己真正的生命。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恐惧心理，相反，曾经有过的恐惧已然消释，只剩下恐惧的习惯，而大多数人惧怕的正是那唯一能带来安宁的。

[……]（四）艺术的高雅与力量几乎总是完全对立的。

（五）能说艺术作品是长期伏案的成果吗？对我们称之为艺术作品的东西可以这么说。然而这是真正的艺术吗？

（六）当日本人唱起歌来的时候，我们忍不住笑。如果我们在日本人那里唱起歌来，他们也会笑。如果我们给他们演奏贝多芬的作品，那更是如此。印度和希腊的庙宇人人都能明白。希腊雕像也是人人能懂的。我们最好的绘画人们也能看懂。因此，当建筑、雕塑、绘画臻于完美的时候，它们也就达到了世界主义，成为人人能懂的东西。某些语言艺术作品，如佛和基督的教义，释迦牟尼、雅各、约瑟的诗篇，也达到了这一点。在戏剧艺术里，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没有达到这一点。有些新作品逐渐可以达到。而音乐完全落后了。任何艺术都应当追求使人人明白这个理想，但是人们却追求高雅，特别是当前的音乐。

（七）关于艺术我想谈的主要是，目前被人们理解为人类精神的某种伟大表现的艺术并不存在。有的只是消遣，如追求建筑物的美，从事雕塑和绘画，跳舞，唱歌，演奏各种乐器，写诗，写

寓言，写童话，但这一切仅仅是消遣而已，并不是可以为之自觉奉献力量的重要事业。勤劳的、没有学坏的人们一直是这样理解的。尚未脱离劳动和生活的任何一个人对此都不会有另外的看法。应该说，应该说出这一点。社会寄生虫们硬说他们的消遣重要，这种论调产生了多少恶果啊！

[……]（九）在你觉得痛苦的时候，要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要去找火柴，而要灭掉那妨碍你看见真正的自我的光。把立在软木塞上的不倒翁倒过来，让有铅的一头朝下，那么一切就都明白了，很大一部分痛苦，即全部非肉体的痛苦，就会停止。

（十）当激情使你痛苦的时候，可以采用下面几种缓解处方：

1.回忆你过去怎样在意识中把你自身同肉欲、贪财、嗜好、虚荣等激情结合到一起、因而多次受苦，回忆这一切怎样成为过去、你再也找不到当时受苦的那个自我了。现在也是这样。感受痛苦的不是你，而是你错误地把你自己与之结合到一起的那种激情。

2.还有，你觉得痛苦的时候，要想到，这种痛苦不是可以随你的愿望摆脱的不快，而就是生活的艰辛，是你应分做的事。你想摆脱不快，那就象一个人碰到硬土时把犁抬起来，而这硬土正是要叫人翻松它。

3.你痛苦的时候，还要想到，如果你的情感中含有恨，那么痛苦就在你自身。只要你用爱来代替恨，痛苦就结束了。[……]

十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这段充满疑惑的时日里，我得出两个极其重要的论点：（一）我以前也想过，写过，艺术是臆造。是用玩偶、图画、歌曲、游戏、童话来消遣的诱惑，如此而已。象他们那样把艺术（以及科学）与善相提并

论，是可怕的sacrilège①。[……]

十一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如果我能活下去。我还活着。身体稍稍好了一些。阐述我的信仰。我想，真理是冷冰冰的，因为它想永无谬误。暴风雪。寄出写给施米特和切尔特科夫的信。没有寄出致卡尔梅科娃一信。今天考虑过艺术问题。艺术是游戏。它属于勤劳、正常的人们时是好的，属于浪荡的寄生虫时则是坏的。现在它已堕落为颓废主义了。

十一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早晨　　昨天是可怕的一天。还在前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就廖瓦对生活、对什么是好这个问题的不正确理解激动地、毫不克制地向他说出了我的看法。后来我告诉他，我觉得负疚。昨天他跟我谈话说得很不好，怀着卑琐的私愤。我忘记了上帝，没有祈祷，觉得痛苦，把真正的我与糟透了的我混在一起——忘记了我心中的上帝，下楼去了。索尼娅来了，同昨天一样，非常好。到了晚上，等别人都走了以后，她求我把版权交给她。我说不行。她感到不快，讲了许多难听的话。我更加不快，但是终于忍住，去睡觉了。夜里几乎没有睡着，心里很难受。刚才在日记里找到那几种缓解处方，读了以后觉得轻松些：要把真正的我跟受到侮辱而生气的我分开，要记住，这不是一种妨碍，不是偶然的不愉快，而正是我应分做的事，尤其是要知道，如果我心里不爱什么人，那么只要这种不爱存在一天，我就有过错。一知道自己有过错，心里就轻松了。

[……]谈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不能对人说您还不懂。如果让人不明白，说明这件艺术作品不好，因为艺术的任务是使不明白的事物变得明白。

[十一月十七日]　　昨天几乎什么也没有写。我同女儿们

① 法语：亵渎行为。

在一起。同她们相处多么愉快啊！对于我简直是一种宠爱，是感情上的温水浴。收到安德留沙一封写得很好的信。报纸就列宾所下的艺术是消遣这个定义展开争论。①这对我目前写的文章很有用处。艺术的意义还没有充分阐明。它很清楚，我也能够写出来，而且能够证明，但却做不到简明扼要。昨天收到伊万·米哈伊洛维奇的信。还是谈反正教仪式派。②

如果消遣不是淫邪的而是正当的，如果消遣不使人受苦，那么消遣便是好事。现在我是这样想的。

美学是伦理学的表现，用俄语说就是艺术表达艺术家心中的感情。如果感情美好高尚，艺术也美好高尚，反之亦然。如果艺术家是个有道德的人，他的艺术也会是有道德的，反之亦然。[……]

十一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到莫斯科已经四天了。我对自己不满意。没有工作。谈艺术的文章头绪乱了，没有进展。[……]想起两个很好的题材：

（一）妻子背叛了狂热、好嫉妒的丈夫，他的痛苦，斗争，宽恕的喜悦；③

（二）写农奴受到的压迫，然后是土地所有权，更准确地说是土地所有权的丧失所造成的同样的压迫。④

---

①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列宾在一封信里将艺术家的劳动和其他行业的劳动作比较时说："我们是幸运儿，我们的活动是消遣。"这封信遭到激烈的反对。列宾不久就改变了他对艺术的看法。

② 托尔斯泰的信徒伊·米·特列古博夫在这封信中谈到他和别人一起草拟的一份抗议迫害反正教仪式派教徒的宣言。

③ 这个题材没有使用。

④ 在《当代的奴隶制度》以及一八九〇、一九〇〇年写成的其他文章里，作者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十一月二十七日　莫斯科　　[……]艺术变得越来越特殊，适应越来越狭小的圈子的需要，越来越自私，终于走到了疯狂的地步，因为疯狂不过是极度的自私罢了。艺术发展到极度自私的阶段就神经错乱了。[……]

十二月二十日　莫斯科　　[……]记下一些有关艺术的零星想法：

(一)人们往往以艺术给了我强烈的印象来证明艺术是好东西。但你是什么人呢？颓废派的作品给予颓废派强烈的印象。你说，这些人败坏了。那么不给工人留下任何印象的贝多芬却给你留下这样强烈的印象，原因只在于你败坏了。究竟谁的话对呢？什么音乐具有无可怀疑的价值呢？是给颓废派，给你，给工人都留下印象的音乐，是那种纯朴的，明白的，人民的音乐。

(二)要是给在音乐厅里关起门来听贝多芬的最后几部作品的人演奏特列帕克舞曲、恰尔达什舞曲①之类的音乐，他们全都会感到多么轻松啊！[……]

(四)对权威的承认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会给艺术的概念造成混乱。人们不是根据艺术的一个清楚、准确的概念来确定，索福克勒斯、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贝多芬、巴赫、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是否符合优秀艺术的概念，究竟哪些作品符合这个概念，却根据公认的艺术大师的现存作品来确定什么是艺术，它有什么规律。其实艺坛巨匠的许多作品经不起任何的批评，许多人的名声是虚假的，是偶然传开的，比如但丁、莎士比亚。

(五)读一本音乐史②，十六章都讲非自然的音乐，只有其中

---

① 特列帕克舞是一种俄罗斯民间舞，恰尔达什舞是一种匈牙利民间舞。

② 阿雷·多梅尔所著《音乐史教程　从音乐的起步到贝多芬去世。通俗说明》，1878年莱比锡版。

短短的一章提到民间音乐，而且对民间音乐几乎一无所知，因此这部音乐史不是真正的音乐——旋律音乐产生、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而是非自然的音乐的历史，即真正的优美音乐如何被丑化的历史。

（六）老爷们的，寄生虫的非自然的音乐感觉到自己无力、贫乏，时而乞灵于对位旋律和赋格曲，时而求助于歌剧、配乐，以便用非自然的兴趣代替真正的兴趣。

（七）教堂音乐好就好在群众听得懂。只有人人能够领会的东西才是确定无疑的好东西。因此毫无疑问，越通俗越好。

（八）艺术表现的各种性格感动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产生一切性格的可能性（忘了）。

（九）这部音乐史同一切其他历史一样，旨在表明音乐如何逐步达到它的现状。而音乐或历史研究的其他对象的现状被假定为最高状态。可如果现状不仅是低级的，而且是十分丑陋的，或者由于偶然的因素出现丑陋的倾向，那又怎么办呢？

（十）由于信仰权威，人们把权威的错误也奉为楷模。

（十一）有人说，音乐加强了咏叹调和歌曲的词给人的印象。不对。音乐给人的印象超过词给人的印象不知多少倍。把巴赫的咏叹调拿来演出时，填什么词能和那个曲调争高低呢？如果本来是词，情形就不同了。不管给登山宝训① 谱什么曲，只要你细心思索那些文字，音乐都会远远落在后面。富尔的Crucifixe②的曲调比起歌词来显得非常可怜。那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情，彼此不能相容。在歌曲里两者能够调和，只因为词起定调的作用。这话不确切。在另一个地方再谈。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

② 让—巴蒂斯特·富尔的二重唱《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十二）不知怎地鲜明地忆起了佩尔菲利耶夫和在莫斯科见过的其他人，他们虽然已经死去，可是就象还活着一样。

（十三）艺术家的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①：要么明白易懂，然而浅薄庸俗；要么自以为崇高，独具匠心，可又叫人摸不着头脑。

（十四）民间诗歌总是反映人民运动，不仅反映，而且预言并且准备了人民运动，如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运动。我们这个寄生小团体的诗能够预言、准备什么呢？……——爱情，淫乱；淫乱，爱情。

（十五）民间诗歌和音乐，整个民间艺术枯竭了，因为有才能的人都被富翁显贵们收买去作优伶，演出室内乐，歌剧，颂歌……

（十六）基督教成分与异教成分的斗争贯穿在各种艺术里。基督教成分正开始获胜的时候，又有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新浪潮袭来，直到现在，十九世纪末，基督教才重新抬头，而表现为颓废派的异教发展到极其荒谬的程度以后，现在逐渐消亡。

（十七）除了人民中间最富有才华者被收买到寄生虫阵营里去以外，民间诗歌和音乐消亡的原因还在于，起初是人民沦为奴隶，后来是印书术的发明——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十八）切尔特科夫说，我们周围有四堵我们一无所知的墙：前面一堵是未来，后面一堵是过去，右面一堵是对我不在之处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第四堵，他说，是对别人心灵中的活动一无所知。我看这话不对。

前三堵墙是这样。不应该往墙外张望。我们越少往这三堵

① 希腊神话中的两个妖怪，住在一条狭窄海峡的两岸，溺死过往的航海家。“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成为诗歌用语，表示双重危险。

墙外看越好。但第四堵墙，对别人心灵中的活动一无所知的墙，我们要努力打破，努力与别人的心灵融合在一起。我们越少往前三堵墙外张望，我们越能同别人在这方面亲近。[……]

一八九七年

一月五日　莫斯科　［……］我开始重读《复活》，读到他决定结婚时厌恶地放下了。全都不真实，写得不好。写坏了的东西很难修改。要修改，就必须：(一)交替描写她和他的感情与生活。写她是正面的，严肃的，而写他则是反面的，含着讥讽。怕完不成。全都写得很糟。［……］

一月十五日　莫斯科　清晨。几乎彻夜不眠。又梦见那使我受辱的事①，因此醒来。心疼。我想，人总归要为了什么而死去。既然上帝不叫我为了他的事业而死，那就活该这么愚蠢地、毫无意义地为自己，由于自己而死。好在结束生命很容易。不仅不觉得惋惜，相反，心甘情愿舍弃这恶劣的、屈辱的生活。我特别痛苦和不愉快地想到，为了不损害爱，我完全没有按上帝的旨意行事，没有用生命侍奉上帝，没有分赠家产、离家出走，结果不仅没有得到爱，还不得不目睹使我受辱的疯狂行为。

［……］昨夜我想，应该怎样写守则。②现在这是主要的事，趁我还没有死要抓紧。

二月四日　尼科利斯科耶奥尔苏菲耶夫家　我来这里已经四天。无法形容的忧郁。［……］

索尼娅趁我不在看了这本日记，觉得以后人们可能从日记

---

① 指托尔斯泰夫人和塔涅耶夫的关系。

② 一九〇一年脱稿的论文《士兵守则》。

作出她不是好妻子的结论，因此非常不快。我努力安慰她——我们的全部生活和我最后对她的态度将表明，她是怎样一个妻子。如果她再看这本日记，她可以随意处置它，但我写日记不能考虑她或者以后的读者，不能象给她开证明那样来写日记。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昨夜我清楚地想象她先我而死，我为自己感到十分恐惧。前天我写信给她说，五年或四年前我们特别重新一点一点开始亲近（这样做总是特别牢固），但愿我们两人中的一个死去之前，在我死之前（我觉得我的死已经很近），我们还会更加亲近。这事讲这么多就行了。记下这段时间我想到的。

（一）归根到底，总是那些遭受暴力的人，即实行不抗恶这条律法的人实行统治。例如，女人要求权利，而她们实行统治的原因正是在于她们过去和现在都屈从于强力。衙门由男人支配，而舆论由女人支配。舆论比各种律法和军队强一百万倍。舆论由女人掌握的证明是，不仅住房和饮食的安排由女人决定，连财富的支出，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们的各种工作的安排也都由女人决定；艺术作品、书籍的成败，甚至统治者的委任都是由舆论决定的，而舆论又是由女人决定的。有人说得好，男人要设法从女人手中解放出来，而不是相反。

[……]（三）诗人舌敝唇焦，力图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表达任何一种思想，用任何词句组成类似思想的东西。只有不严肃的人才作这种练习。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六）（为论艺术一文用）当美被视作艺术的目的时，某些人认为美的一切，即某些人喜欢的一切便都成了艺术。

（七）笔录：艺术特别是音乐的危害。我正想写上我忘了，可一面写一面却又记起来了。艺术的主要危害是占用时间，掩盖人们的游手好闲。我知道，当艺术鼓励游手好闲时，不管是对

制造艺术的人还是对接受艺术的人来说，它都是有害的，但它在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容许的，有益的，好的，我没有找到明确的定义。我想说，只有在艺术同睡眠一样解除劳动的疲乏的情况下，但我还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

[……]（九）如果艺术的目的不是善而是享乐，那么艺术的分配也将不同。如果它的目的是善，那么它必然会普及到最大多数人中间去；如果它的目的是享乐，那么它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话不准确，也还不清楚。）

（十）我写过艺术是食粮。但有一个最好的提法：艺术是维持精神生活所必需的睡眠。睡眠有益，是劳动之后必需的，但人为的睡眠有害，它不能恢复和振奋精神，反而使人软弱无力。

（十一）听了用对位法写的合唱，那是毁灭音乐，是歪曲音乐的手段。没有思想，没有旋律，信手拈来一串毫无意义的音响，然后用这些分文不值的音响系列组合成乏味的音乐赝品。只有最后一个和声结束的时候才好。[……]

二月十七日　尼科利斯科耶　　[……]在中世纪，十一世纪的时候，诗歌是平民和老爷、Ies courtois et les vilains①共有的，后来分了家，les vilains 开始假造老爷的诗，老爷也假造平民的诗。应该让二者再结合起来。

[二月二十三日]　　今天整个上午都在精神饱满地写作，论艺术一文似乎有了进展。

三月九日　莫斯科　　这四天里用了两天的时间写论艺术的文章，今天写得相当多。非常想写《哈吉穆拉特》，似乎想得很好，心里受到感动。[……]

---

① 法语：高贵者和卑贱者。

四月四日　莫斯科　[……]昨天考虑了哈吉穆拉特，很好，我想在他身上主要应该表现信仰的欺罔。无此他该多么好啊。我想得更多的是《呼吁书》。我担心是由于个人的、自私的、糟糕的原因，艺术这个题目近来才吸引了我。[……]

五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相当专心地写论艺术的文章，现在已经可以从中了解到我想说什么，但说得还不好，有许多lacune① 和不确切之处。

七月十六日　[……]玛莎出嫁了，我舍不得她，就象一匹纯种马用来驮水一样令人惋惜。它不能驮水，人们便把它打伤，弄成废物。我不能想象以后会怎么样。这是一种不自然到反常程度的事，仿佛用孩子做馅饼。塔尼娅也自找苦吃。②米沙很难受。在皮罗戈沃也发生了同样不幸的事。③真可怕！我们不是压抑、节制引起大灾大难的情欲，而是千方百计挑动它，然后又抱怨我们多么痛苦。[……]

这段时间我想到：

[……](三)艺术的第二个条件是新颖。对孩子说来，一切都是新鲜的，因此孩子得到大量的艺术印象。而对我们说来，只有一定深度的感情，能使一个人获得与别人不同的那种特别深的感情才是新鲜的。这是就一般的艺术而言。就最高级的艺术而言，新颖只存在于宗教中，因为宗教是最先进的世界观。

[……](五)有时你想过一些事，又忘了想的是什么，但还记得、还知道是哪种性质的想法，忧郁的，沮丧的，沉重的；还是愉快的，振奋的；你甚至记得思维过程，起初是忧郁的，然后平静

---

① 法语：疏漏。

② 作者的长女爱上了苏霍京，后来同他结婚。

③ 作者的侄女薇拉与农民瓦西利耶夫同居。

下来，等等。这种回想正是音乐所表达的内容。

（六）题材：一个狂热的年轻人爱一个患精神病的女子。①
[……]

八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继续写论艺术的文章。说来奇怪，我喜欢这篇文章。[……]

八月九日　[……]美与道德是一根杠杆的两臂，一边延长多少，轻多少，另一边就缩短多少，重多少。一个人一失却道德的目标，他便对美特别敏感。[……]

九月十九日　一个多月没有写日记了。一切如前。工作不断有进展。在形式上还能有更多的进展，但是根本没有时间。事情太多。抄写员用打字机誊清。抄到第十九章。

九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给索尼娅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不能按她的见解去写作。② 我是满怀热诚和善意写这封信的。她用同样的心情读了我的信。昨天同Langlet完成了译文。③ 今天写艺术一文，但很不顺手，连以前写下的我也不喜欢。[……]

十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五）当人们欣赏莎士比亚、贝多芬时，他们欣赏的是由莎士比亚、贝多芬引起的他们自己头脑里的思想和梦想。这就象恋人们爱的不是对象本身，而是由对象引起的他们内心的感情一样。这种欣赏并无艺术的真正的现实性，却有完全的无限性。

---

① 这个题材未被作者使用。

② 据瑞典报纸报道，第一次诺贝尔文学奖拟授予托尔斯泰。他即给一家瑞典报纸写信，建议将这份奖金授予俄国的反正教仪式派，并在这封信里尖锐批评了俄国政府。托尔斯泰夫人怕他受迫害，非常担心。

③ 当时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瑞典人 Langlet 将托尔斯泰的这封信译成瑞典文。

[……](七)[……]不知道为什么，我过去不为别人写日记时有过的那种宗教感情，现在都没有了。一想到有人看过我的日记而且今后还会有人看，那种感情就被破坏了。而那感情是宝贵的，在生活中帮助过我。从今天十四日起，我要象以前那样，写日记时想到我死之前不让任何人看它。如果有值得抄录的想法，我也可以抄下寄给切尔特科夫。[……]

十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没有写日记。身体完全康复了。索尼娅仍然同我一起做大量的工作，帮助我。① 奥莉加·季捷里赫斯和切尔特科夫来信。看来他经历了痛苦的时刻，使得全家人都不好过。② 昨晚和今天想写《哈吉穆拉特》。开了头。有点象，但没有写下去，因为没有充分占有资料。不要写坏，不要勉强。[……]

十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奇怪极了。连着三天不能动笔。对写出来的东西都不满意。《艺术》一文又有了新的、非常需要的内容，但是怎样也无法清楚表达。[……]

十一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看到关于英国人在非洲所作所为的报道。③ 这一切都很可怕。但是，我想到，为了使这些民族开化，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起初我经过思索，以为必须这么做。多么荒谬。为什么过着基督徒式的生活的人不能象米克卢霍—马克莱④ 那样平平常常地到他们那里去住，而一定要作买卖，灌酒，杀人呢？

---

① 托尔斯泰夫人帮助誊清《什么是艺术》。

② 季捷里赫斯来信说，切尔特科夫遇到严重的精神危机，全家人都很难过。

③ 指英国人在南非迫害印度人。

④ 米克卢霍—马克莱(1846—1888)，俄国民族学家，研究过东南亚、澳洲和大洋洲的土著居民，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三) 想与《哈吉穆拉特》平行地另写一个俄国强盗——格里戈里·尼古拉耶夫，让他看到富人的生活多么不合法，让他在一处有 lawn tennis① 的阔人庄园看守苹果。②

十一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从昨天起我特别清楚地思考了以下几点：

(一)我的生命——我对自我存在的意识渐渐减弱，还将继续弱下去，最后衰颓，完全不再有自我存在的意识。与自我的消亡完全同时、完全一致的是，我的生命的产物，我的思想与感情的结果开始生存，而且越来越有力地生存在别人身上，甚至在动物和没有生命的物质身上。我想说，这便是我身后的生命。[……]

(二) 今天还完全意外地想到萌发中的爱的美妙（正是美妙），——在愉快、悦人、亲密的关系的背景下忽然有一颗星开始闪烁。这有些象突然散发出来的菩提树香味，或者月光刚开始造成的阴影。还没有饱满的色彩，没有明晰的影和光，然而已经有新的、富于魅力的事物引起的喜悦和惊恐。这是美好的，不过只在初次和最后一次是如此。

(三)我还想到所有的人，特别是其活动反映在别人身上的那些人容易抱有的幻想，那就是他们习惯于看到自己的行为在别人身上产生的影响，于是便用这种影响来检验自己的行动是否正确。

(四)我还想到，为了施行催眠术，必须使人相信，向他灌输的东西是重要的(一切艺术骗局施行的催眠术莫不如此)。而为了使人相信，就需要无知，需要培育信任的态度[……]。

---

① 英语：草地网球场。

② 根据这个构思写出了短篇小说《假息票》。

［十一月二十一日］　还活着。一直在考虑《哈吉穆拉特》，收集材料。今天想得多，读得多，开始写了，但马上又停下了笔。［……］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天气好极了。我沿着图拉大道步行了很远。早晨努力修改论艺术的文章。晚间为《哈吉穆拉特》作准备。构思似乎是清楚的……

这段时间想到：

（一）奇怪的命运：少年时期开始出现惊惶不安和情欲，以为结婚以后就会过去。在我身上确实过去了，接下去是一个很长的（十八年）平静时期。之后我力图改变生活，在这方面遭到抵抗。斗争，痛苦，最后象是进入港湾休息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最难受的事刚刚开始，而且要继续下去，看来会一直延续到死。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人死或者那个人死是最可怕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　［……］虾喜欢人把它活活煮死。这不是开玩笑。你常常可以听到别人说这样的话，你自己也这样讲过，或者现在还这样讲。人有看不见他不愿意看见的痛苦的本能。而人是不愿意看见他自己造成的痛苦的。我常常听到人们提起等待主人的马车夫，正在干活的厨师、仆人、农夫时说，"他们高兴得很。"虾喜欢人把它活活煮死。

十二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同杜尚①交谈。他说，既然他不由自主地成了我在匈牙利的代理人，他应该怎么办？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告诉他，同时也向自己说清楚：谈托尔斯泰主义，寻求我的指导，要我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是极大

① 杜尚·彼得罗维奇·马科维茨基（1866—1921），医生，是作者的朋友、同道。

的错误。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托尔斯泰主义和我的学说，只有一个永恒的、普遍的、世界性的真理学说，它在《福音书》中为我，为我们特别清楚地阐明了。

[……]似乎写完了《艺术》。

十二月三日　　我在写《艺术》的过程中弄清了许多问题。如果上帝让我写艺术作品，我会写出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写起来更容易，也更难。等着瞧吧。

十二月六日　莫斯科　　四日去多尔戈耶。看见那座歪歪倒倒的房子，感慨万分。一连串的回忆。① 这两天几乎什么也没有写，只为《艺术》的几章作准备，收拾行李。收到索尼娅的几封最令人难过的信。我五日回到家，她不在。她非常生气地到特洛伊察去了。都是由我要在《北方导报》发表一篇文章引起的。我无意中犯了错误。②[……]晚上索尼娅回到家，她已经平静下来。我们谈过话，好了。什么也没有记。醒来的时候很不舒服。

[十二月七日]　　昨天谈了又谈，索尼娅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我还从未听到过她有这种表示。很令人高兴。感谢你，天父。无论今后如何。总算有过这样的表示，而且这是一件大好事。[……]

十二月十三日　　早晨。[……]现在想记下值得加工并且

---

① 作者去克拉皮夫纳县多尔戈耶村。他出生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那座祖传老屋，于一八五四年售出，运到这个村子重新盖起来。房子保存到一九一三年。

② 作者给他的一位好友写信说，他的夫人对《北方导报》女主编古列维奇抱有“某种奇怪的仇恨和嫉妒”，他打算在这家杂志上发表文章一事使他的夫人大为恼怒，使他不得不决定撤回那篇文章。随后他的夫人经儿女们说服改变了态度，同意刊登这篇文章。

可以加工好的题材。

（一）谢尔盖。①（二）亚历山大一世。②（三）佩尔西阿尼诺夫。③（四）彼得罗维奇，一个死前成为游方僧的汉子讲述的故事。④（五）——以下题材较差——关于基督降临地狱和地狱的重建的传说。⑤（六）《假息票》。（七）《哈吉穆拉特》。（八）被偷换的孩子。⑥（九）基督复活的正剧。⑦或者还有：（十）《复活》，对妓女的审判，（十一）好极了。（十一）杀戮手无寸铁的人的强盗。⑧（十二）母亲。⑨（十三）敖德萨的死刑。⑩[……]

十二月二十一日　莫斯科　似乎在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下开始用这本新的日记簿。已经有五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考虑过《哈吉穆拉特》，但是没有情绪写，也没有信心。关于艺术的论文印出来了。切尔特科夫不满意。⑪这里的人也不满意。昨天接到一封匿名信，威胁说如果到一八九八年我还不改正便要杀死我。给我的期限只到一八九八年。这既可怕又好。⑫索尼娅很衰弱，

① 一八九八年写成中篇小说《谢尔盖神父》。

② 一九〇五年写成短篇小说《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长老遗言》。

③ 没有写出。

④ 后来写成短篇小说《科尔涅伊·瓦西里耶夫》。

⑤ 《地狱的毁灭和重建》。

⑥ 这个题材未被使用。

⑦ 写成正剧《光在黑暗中发亮》。

⑧ 这个构思部分地反映在《复活》的一份未定稿和《假息票》里。作者还用这个题材写了儿童故事《费多特卡》。

⑨ 中篇小说《母亲》未写完。

⑩ 一八七九年，利佐古布和他的同伴们被指控谋杀亚历山大二世，在敖德萨被处死。作者使用这个题材写了短篇小说《属神的和属人的》。

⑪ 《哲学与心理学问题》杂志一八九七年第五期刊登了《什么是艺术》一文的前五章。切尔特科夫不满意的是这篇论文先在俄国、然后才在英国发表。

⑫ “本地老贵族，包括奥廖尔的”，写匿名信说，由于托尔斯泰“鼓吹不要首脑”，要把他“逐出”社会，象“除去田里的莠草一样”。

我非常可怜她。她身上也正在发生一种转折。我滑冰。精神怠惰的表现——什么也没有记。刚刚读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车上》。从表现力来看，写得极好，然而只要他想赋予小说某种意义，小说就成为一篇漂亮的空谈。由于写论艺术的文章，我的头脑变得异常清楚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莫斯科　　晨。考虑《哈吉穆拉特》。昨天一整天都在酝酿喜剧《活尸》。① 身体还是不好。昨天去看过别尔斯。② 收到威胁要杀死我的几封信。③ 遗憾的是有人恨我，而我对此却不大关心，完全没有感到不安。[……]

---

① 这是作者第一次提到《活尸》。

② 指作者的内弟。

③ 秘密团体"第二十字军"的一些成员写匿名信，威胁要杀死托尔斯泰，称他为"我们沙皇和祖国的敌人"。

一八九八年

[二月三日]　[……](八)最常见的一种谬误是把人分为善良的,凶恶的,愚蠢的,聪明的。人是流动的,他身上有着各种可能性:曾经是愚蠢的,后来变聪明了;曾经是凶恶的,后来变善良了,或者相反。这便是人的伟大之处。因此不可指责人。他是怎样一个人呢?你指责他,而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也不能说我不喜欢。你说了这话,而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九)人们议论沙皇说,有过错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左右。这话不对,只有他是一切事情发生的原因。可以,而且应该怜悯他,但是必须知道原因何在。

[……](十三)有力量的是劳动人民。如果他们还在忍受压迫,那只因为他们处于催眠状态。所以全部问题在于消除这种催眠状态。[……]

二月十九日　莫斯科　[……](五)教士,一般神职人员要赎罪,都应该在诵经台上当着众人承认自己的欺骗行为,表示忏悔,说:我骗了你们,原谅我吧……这种场面多动人啊!而且真实!

(六)我们的艺术是给有钱阶级取乐,不仅象娼妓,而且正是娼妓。

三月二十一日　莫斯科　[……](十三)最好是写一部艺术作品来清楚地表现人的流动性,就是说,同一个人时而是恶

人，时而是天使，时而是智者，时而是白痴，时而是大力士，时而是最软弱的人。

[……](十六)英国有种玩具叫peep-show[1]，透过一片小玻璃，可以看见不断变化的景象。哈吉穆拉特其人也应该这样去表现：时而是男子汉，时而是狂信徒，等等。[……]

四月二十七日　格里涅夫卡[2]　[……]因为反正教仪式派和我的缘故，《俄国新闻》被查禁——可惜，我感到懊丧。[3][……]

二十九日晨　格里涅夫卡　近来虚弱得很。从昨天起好了一些。但什么也不能写。去洛帕申诺，抄写名单。[4]读薄伽丘的作品。那是老爷艺术，不道德的艺术的开端。[5][……]

五月四日　格里涅夫卡　[……]似乎完全丧失了写作能力，这使我不快。说来可耻，我对此并不是满不在乎的。前几天曾在睡梦中清楚地想过被压迫人民与压迫者的对比，但是没有记下。今天同近几天一样，好象逐渐把《哈吉穆拉特》想清楚了，但是不能写。真的，我受到妨碍。[……]

六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开始继续写《谢尔盖》，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6][……]

---

① 英语：万花筒。

② 四月二十三日作者去图拉省切尔尼县格里涅夫卡他的儿子伊利亚的庄园，为饥饿的农民办食堂。

③ 四月二十一日，内政大臣下令禁止《俄国新闻》出版两个月，理由是"为反正教仪式派募捐并将捐款交托尔斯泰"。

④ 作者去切尔尼和姆岑斯克两县的一些村庄，拟定特别穷困的农民的名单，并为他们开办食堂。

⑤ 作者认为，薄伽丘的作品描绘与基督教原则相抵触的生活。

⑥ 指一八九一年中断写作的中篇小说《谢尔盖神父》。

(十二)看着我的孩子们拥有土地、迫使百姓为他们工作,我有一种奇怪的沉重的感觉。我问心有愧。这不是一种论断而是感情,并且是强烈的感情。我没有把土地交给农民是不是错了?我不知道。

(十三)列斯科夫利用了我的题材,而且利用得很糟。① 我的绝妙思想是三个问题:什么时候最重要?什么人?什么事?

时间是现在,此刻,人是现在正同你打交道的那一位,事是拯救自己的灵魂,即从事爱的事业。②

六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晚上。接连两天写《谢尔盖神父》。阐明得不错。[……]

七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早晨。十一天以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我决定将《复活》和《谢尔盖神父》两部小说付印,资助反正教仪式派。③ 索尼娅去基辅。内心展开斗争。我相信上帝不够。对这次考试我不觉得高兴,而是感到负担,事先就知道不会及格。昨夜通宵不寐。④ 今晨起得很早,长时间祷告。季捷里赫斯两兄弟⑤ 和戈尔布诺夫两兄弟来了。我同他们在一起很愉快。写《复活》,起初进行顺利,但从我开始担心起,有两天什么事情也不能做。[……]

---

① 列斯科夫经托尔斯泰同意,用他的草稿《聪明的少女》的情节写了短篇小说《神降旨的时刻》。

② 一九〇三年托尔斯泰又用这个题材写了短篇小说《三个问题》。

③ 作者虽然于一八九一年宣布放弃一八八一年以后的著作稿酬,却决定用这两部小说的稿酬帮助受迫害的反正教仪式派和他们的家属移居国外。结果只有《复活》的稿酬是这样处理的。

④ 作者心情不好,原因是夫人打算从基辅返回时顺路去奥廖尔省塔涅耶夫客居的地方。

⑤ 季捷里赫斯兄弟是切尔特科夫的内弟。

八月三日　皮罗戈沃　　一切又都同过去一样。我的生活还是那么令人厌恶，感受很多。考试没有及格。然而我并未绝望，想补考。这次考得特别糟的原因是我打算改弦易辙[1]。这些想法应该抛弃，那样我就能学得好些。索尼娅回来了，可爱的塔尼娅·库兹明斯卡娅[2]来过。写《复活》很不顺利，虽然我的构思似乎好多了。

[……]（五）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不仅是他们的，而且是整个唯物主义学派的错误）在于，他们看不到推动人类生活的是意识的增进，是宗教的进展，是越来越明确的、一般的、适合一切问题的对生活的理解，而不是经济的原因。

（六）马克思的理论考虑不周之处及其错误主要在于预测资本将从私人手中转归政府，然后从代表人民的政府手中转归工人。政府并不代表人民，政府仍旧是一些掌权的个人，他们与资本家稍有不同，而某些方面又是一致的。所以政府绝不会将资本转交工人。说政府代表人民是捏造，是欺骗。**假如在某种制度下政府真能表达人民的意志，那么这个政府便不需要暴力，政权这个意义上的政府便没有存在的必要。**

[……]（十四）常常出现对我的观点有意无意的误解，我承认，这惹我生气：

1. 我说，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并将他的儿子送到世上来的上帝，以及这儿子本身都不是上帝，上帝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福，是一切的发端；而有人却硬说我否定上帝。

2. 我说，不要用暴力抵抗暴力。有人却硬说我主张不与恶作斗争。

---

① 指死。

② 托尔斯泰夫人的妹妹。

3. 我说，要努力追求贞洁，在这条道路上最高一级是童贞，其次是贞洁的婚姻，再其次是不贞洁，即非一夫一妻的婚姻，但却是婚姻；有人却硬说我否定婚姻，宣扬停止人类的延续。

4. 我说，艺术是一种感染人的活动，感染力越强，艺术便越好。但不论这种活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艺术的要求，即感染力如何，这种活动是好是坏还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宗教意识的要求，即道德、良心的要求。有人却硬说我宣扬追求效果的艺术，等等。

[……]（十九）与《复活》有关：一个人不能在想到自己的罪过时洋洋自得。但他必须洋洋自得才能活下去，因此他不去想，而是忘却。① [……]

八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一直在写《复活》，感到满意，甚至很满意。害怕冲突。索尼娅身体不好，但精神状态很好。我也很好。[……]

[十一月二日]　看一看多少时间没有写日记，实在可怕——有两个多月了。不仅没有任何坏事，应该说一切都好。生日② 不象我料想的那样令人讨厌和难受。售出小说，得到的一万二千卢布已交给反正教仪式派，事情办得很好。③ [……]

十一月十四日　又是不知不觉地过了十一天。写《复活》十分入迷，进展顺利。快到结尾了。[……]

（九）人们吻神像，爬到神像下面，拜它又怕它。既然人能够接受这样的欺骗，也就没有什么欺骗是人不能够接受的了。

---

① 指涅赫柳多夫。

② 这年八月二十八日是作者的七十岁生日。

③ 《田地》杂志为《复活》预付的一万二千卢布，同后来支付的稿酬一起用来帮助反正教仪式派移居加拿大。

（十）我记下了这样一个想法：我之所以难受，是由于没有生活，而只有自私自利的存在。记不起我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还想说什么。

（十一）上帝通过意识表现在我们心里。还没有意识的时候，就没有上帝。有了意识才可能有善、克制、服务、自我牺牲。

一切取决于意识的指引。

引向兽性的我的意识扼杀、麻痹生命，引向精神的我的意识唤起、增高、解放生命。

引向兽性的我的意识加强、煽动情欲，产生恐惧、斗争、死的恐怖，而引向精神的我的意识把爱解放出来。这极为重要，如果我还能活下去，我一定把它写出来。

[……]（十五）人类在道德上的进步完全归功于老人。老人和善、聪明，并且将自己的体验传授给后代。如果不是这样，人类是不会前进的。而这个办法是多么简单啊！[……]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仍在奋力写《复活》。昨夜考虑写一篇文章谈人们步入歧途的原因。没有任何信仰。人还是个婴孩的时候就被迫受洗，再者对信仰的任何议论（入了魔道）和背弃都被视为刑事犯罪。仅只教派分子有信仰。我也许把这一点写进《呼吁书》① 中。又觉得可惜。夜里思路敏捷。《复活》篇幅越来越大。一百章恐怕容纳不下。② [……]

---

① 《呼吁书》后来改写成《出路何在？》（1900）、《难道应该这样吗？》（1900）。

② 定本共一百二十七章。

对　　话①

昨夜的谈话和吵嘴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她最近的一次出行②。要介绍这次谈话的内容，就要说明，白天我去十八俄里以外的地方看玛莎的田庄，夜里十一点钟才回到家。我不是说我很辛苦，走这一趟使我心情愉快，不过还是有些疲乏，这天骑马走了近四十俄里，也没有睡午觉。而我已经七十岁了。

在你的谈话、我的疲倦和好情绪的影响下，我躺下睡觉，打算不谈过去的事，希望象你安慰我的时候说的那样，一切都将自然而然地了结。我们躺下。沉默了一阵。她开口了：

她：你到皮罗戈沃以后会在谢廖沙面前骂我吧？

我：我跟谁也没有谈过，跟女儿塔尼娅也没有谈过。

她：但是跟我妹妹塔尼娅谈过吧？

我：是的。

她：她说什么了？

我：跟对你说的一样……她在我面前为你辩护，可能在你面前也替我讲了话。

她：是的，她对我严厉得可怕。太严厉了。我可没有做什么值得她这样对待我。

我：求求你，咱们别谈了，会平静下来的，上帝保佑，一切都会消散的。

她：我不能不谈。我总是担惊受怕，日子太难过。现在要

---

① 记的是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夜间作者同妻子的谈话。作者本打算寄给妻妹库兹明斯卡娅，因此是以书信的形式写的，但并未寄出。

② 指去塔涅耶夫客居的地方。

是他[1]来，就又要开始闹了。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有可能顺路来。

他要来的消息，同以前一样，可能，实际上肯定是使我十分难受。刚才我还想不考虑这事，现在又有这使人难堪的拜访。我没有答话，然而已经无法入睡，后来便忍不住说话了。

我：刚才还希望平静下来，你却又要我准备等待那不愉快的事情。

她：我有什么办法呢？这种可能是有的，他对塔尼娅说了。我并没有请他。可能他会顺路来。

我：他来不来并不重要，甚至你走那一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你说过，两年前就说过，是你对你的感情的态度。如果你承认你的感情是不好的，那么你就不会去回想他究竟来不来，也不会提起他。

她：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从心底为有这种感情忏悔。

她：我不会忏悔，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我：那就是自己同自己讨论，你对那个人的感情是好还是坏。

她：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好的坏的都没有。

我：这不是真话。

她：这感情根本不重要，微不足道。

我：一切感情，当然包括最微不足道的感情在内，在我们心目中不是好的就是坏的，所以你也应该判断，这是好的感情还是坏的感情。

---

① 指塔涅耶夫。

她：没有什么可判断的，这感情太微不足道，以至不可能是坏的。而且确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不对，一个年老的有夫之妇对一个不相干的男人的特殊感情是坏的感情。

她：我没有对男人的感情，只有对人的感情。

我：可是这人是男人。

她：对我说来他不是男人。没有任何特殊感情，只是在使我悲恸的事发生以后，音乐成了我的安慰，而对那个人我没有任何特别的感情。

我：为什么说假话？

她：好吧。有过这事。我顺路去了一趟，使你不快，我这样做很糟。但是现在已经结束了，我要尽一切努力避免使你不快。

我：你做不到，因为问题不在于你做什么——不在于你去不去，接待不接待，问题完全在于你对你自己的感情抱什么态度。你应该自己判断，这感情是好是坏。

她：可是根本没有。

我：这不是真话。你想隐藏这感情，以便保留它，这正是你不对的地方。只要你还没有对这感情是好是坏作出判断，没有承认它是坏的，你就无法不使我痛苦。只要你象现在这样，认为这感情是好的，你就根本做不到不想满足这感情，就是说，同他见面，既然有这种愿望，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设法同他见面。如果你设法避免见面，你就会觉得苦闷，难受。因此，全部问题在于判断这感情是坏是好。

她：我做得不好，使你痛苦，这一点我后悔。

我：糟就糟在你后悔的是行为，而不是支配行为的那种感情。

她：我知道，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我没有象爱你那样爱过任何人。我想知道，你是怎样理解我对你的感情的。假使我爱别人，我怎么能爱你呢？

我：你之所以产生感情分裂，正是因为你没有弄清楚你的感情的意义。一个醉汉或者赌徒很爱自己的妻子，但却戒不掉赌博和酒，而且只要嗜赌嗜酒是不是一种好的感情这个问题在他心里还没有解决，他就戒不掉。一定要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可能摆脱那些嗜好。

她：总说这一套。

我：既然已经清楚，全部问题只在这里，我不可能说别的东西。

她：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说来说去，谈话总是归结到那一点上。她竭力表明，这感情极不重要，因此不会受到谴责，也没有必要加以克制。我反来复去也只是为了说明一个意思：如果从心底里认为一种感情是好的，那就无法摆脱它，也就无法避免由它产生并支持它的成千上万的细小行为。

她：要是我承认这感情是坏的，那又怎么样呢？

我：你就会克服它，避免支持它的一切言行。你就会消除一切与它有关联的东西。

她：说来说去就是要让我失去我唯一的安慰——音乐。我处在可怕的cercle vicieux①中。我感到苦闷，排解这苦闷的唯一办法是弹钢琴。可是我一弹琴你就说这与我的感情有关；我不弹琴，闷闷不乐，你也说是我的感情在作怪。

---

① 法语：没有出路的窘境。

我：我只说一点：要解决这感情是好还是坏的问题。否则我们的痛苦不会结束。

她：根本没有什么感情，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我：只要你这么说，就没有出路。可是，话又说回来，假如一个人心里没有道德法庭向他指明什么好什么坏，他就会象瞎子一样分辨不出颜色。你心里就没有这样的道德法官，所以我们不要再谈了，已经两点了。

长时间的沉默。

她：我真心诚意地扪心自问：我的感情究竟是什么感情，我希望得到什么？我希望的不过是他一个月来一次，象任何一个好心肠的熟人一样来这里坐坐，弹弹琴。

我：你这样说是自己证实自己对那人有特殊的感情。因为任何别人每月来访都不会构成你的快乐。如果每月来访一次使你愉快，那么每周甚至每天来一次就更加使你愉快了。你无意中道出了你的特殊感情。只要你不解决这是好是坏的问题，什么也不会改变。

她：啊，还是那句话。真折磨人。别人对丈夫不忠实，却没有受到这样的折磨。为什么？就因为我喜欢音乐。可以指责人的行为，但是不能指责人的感情。我们不能主宰感情。其实什么行动也没有。

我：怎么没有呢？去彼得堡，去这里那里，还有弹琴呢？

她：我的生活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我：怎么说没有特别的地方？你过的是一种特殊的生活。你成了一位音乐学院的女士。

这些话不知为什么使她非常生气。

她：你想把我折磨死，要夺走我的一切。这太残酷了。

她进入半歇斯底里状态。我沉默了许久，然后记起了上帝。我祈祷，心里想："她不能放弃自己的感情，不能用理智影响感情。在她，在所有女人的心里，感情占支配的地位，一切变化都可能是感情的变化，与理智无关……也许塔尼娅说得对，这事会慢慢地自己过去，以我不理解的女人特有的方式过去。我想，应该告诉她这一点。我便怀着对她怜惜的心情和要她平静下来的愿望对她说了。我说，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提出问题也许错了，她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得出同样的结论，我对此抱有希望。可是这时她的怒气达到了顶点。

她：你把我折磨到极点，两个钟头只重复一句话：特殊的、特殊的感情，是好还是坏，是好还是坏。真可怕。你这种残酷的作法，天晓得会把我逼到什么地步。

我：我祈祷了，想帮助你……

她：这都是谎话，都是假仁假义，欺骗。你去骗别人吧，我把你看透了。

我：你怎么啦？我真的出于好心。

她：你没有好心。你恶毒，你是禽兽。我要爱好心人，好人，不爱你。你是禽兽。

于是就开始了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如果不说是可怕的，残酷的）话，既含有威胁，又含有绝望，对一切人，包括对我和女儿们的诅咒。她威胁要出版自己的小说，如果我出版的《复活》有那一段对使女的描写的话①。然后是嚎啕大哭，笑，喃喃自语，毫无意义的话，唉，甚至假惺惺地说：头要裂了，就在这儿，分头发的地方，把我颈子上的血管割断吧，就在这儿，等等能吓唬人的

---

① 指《复活》第一部第十七章。

胡言乱语。我用双手扶着她。我知道，这样做总是有效的。我吻她的额头。她好久不能吁气，然后才开始打哈欠，叹气，渐渐睡去，现在还没有醒。

我不知道这种疯狂如何了结，我看不到出路。看来她象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她的这种感情，不愿承认它不好。而不承认这种感情不好，她就摆脱不了，也就不会不再采取这种感情引起的行动——看到这些行动使我很痛苦，我和孩子们都觉得丢脸。

一八九九年

一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近来对《复活》的兴趣似乎淡了，我高兴地发现，我对别的、更加重要的事感兴趣，如对生与死的理解。好象许多问题都清楚了。

记下一些想法：

[……](三)我们的艺术同食物的调味汁一样。假如只吃调味汁，那么虽然可口，但却吃不饱，而且坏胃。

[……](九)体力劳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让脑子毫无益处、毫无目的地工作。

[……](十二)一个善良的人只要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力图为自己辩解，就可能成为恶棍。

(十三)统治者关心的不是如他们所说的在人民中间确立宗教，而是相反，要使宗教失去人民。在俄国，他们几乎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二月二十一日　　六个多星期没有写日记了。一直在莫斯科。起初写《复活》，后来完全冷下来。给司务长和瑞典几家报纸写了信。① 又提笔写《复活》已经三天了。有进展。学潮。他们总

① 作者给一位退役的司务长米·彼·沙拉金诺夫回信，严厉谴责战争，认为战争与基督教不相容。一批瑞典和平主义者请作者对海牙和平大会发表意见。他作了答复，后来写成《为和平大会而作》。

想把我卷进去。我劝他们持消极态度，但却不想给他们写信。①
[……]

六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四个月没有写日记，但不能说这段时间过得不好。一直紧张地写《复活》。

[……](二十一)作家、艺术家眼看着人们在受苦受难，却不是分担他们的痛苦，而是在一旁观察，以便将这些苦难再现出来。这似乎怪诞而又不道德。然而这并非不道德。与艺术作品所起的精神作用(如果是良好的)相比，一个人的苦难微不足道。[……]

九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一向一直在写《复活》。在第三部卡住了。早已裹足不前。索尼娅在莫斯科。我练出一种不受干扰的平静。不讲话。要知道，必须这样做，在这样的条件下活下去。[……]

一直病着。没有病痛的日子很少。在道德方面也对自己不满。我沉沦得太深了：不从事体力劳动，只注意自己的身体。顺从地忍受疾病，不抵抗地死去真难啊，但是必须这样做。

[……](三)我摘下一朵花，把它扔掉。花有的是，不觉得可惜。我们不珍视生物的无法摹仿的美，毫不怜惜地糟踏它们，——不仅是植物，也包括动物，人。反正多的是。文化，文明不是别的，正是糟踏这些美并且换掉它们。用什么替换呢？用酒店，戏院……

十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仍然不好。并不痛苦，而是感到一种经常的威胁。道德方面情况好一些，常常记住

---

① 学潮波及俄国的三十所学校，受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作者对学生深表同情，写了《一八九九年的学生运动》一文表示支持。

我心中的上帝，记住死。似乎已从《复活》的困境中走了出来。①[……]

十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还没有完全康复——本应如此。不过这并不妨碍生活，思索，走向大限。《复活》进展情况不好，寄出四章，看来是通不过书刊检查机关的，然而至少象是已经确定一个方案，不再作重大更改。[……]今天对我说来是脑力活动的节日，不只今天，近几天都是这样，我想出一些精采的场面放到《复活》里去。[……]

十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心情好，但常闹病，病的日子比好的日子多，因此很少写日记。送出十九章，很不成熟。正在写结尾。有许多似乎不错的想法。

[……](二)战争、法庭、死刑、压迫工人、卖淫，以及其他许多现象，都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异教制度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和存在条件，要改变这些现象中的一个或几个是不可能的。怎么办？要改变这制度本身，改变它的基础。如何改变？第一，不参与这制度及其支柱：战争机器，法庭，赋税，伪学说等等；第二，做人们随时都完全有自由做的唯一的事情，即从自己心中抛弃私心和由此派生的一切——狠毒，贪财，暴力等，而代之以爱和由此派生的一切——明理，谦和，仁慈等。[……]

十一月二十日　莫斯科　　许多事没有记。我已来到莫斯科。塔尼娅由于某种原因跟苏霍京走了。令人感到惋惜，屈辱。②七十年来我不断在降低对女人的评价，还应该继续降低。妇女问题！怎么不是妇女问题！只不过问题不在于让女人指导

① 作者在读《复活》校样时，将第三部重新改写。原来是六章，定稿时扩大到二十八章。

② 十一月十四日塔尼娅和苏霍京结婚，使托尔斯泰夫妇非常痛心。

生活，而在于要她们停止毁坏生活。[……]

十二月十八日　莫斯科　　几乎一个月没有写日记。患了重病。白天和黑夜都很难受，需要休息，感到虚弱。死成了不仅是自然的，而且几乎是合乎心愿的事。现在虽然逐渐康复，看法却没有改变。这是新的、令人高兴的阶段。写完了《复活》。不好。没有改好。急就章。但一脱手我就不再感兴趣了。[……]

十二月二十日　莫斯科　　身体不好。精神状态还好，对死有了准备。晚间人来得很多，我感觉疲倦。第五十一期没有登《复活》，我感到遗憾。① 真恶劣。考虑生命的哲学定义。今天还考虑过《假息票》，觉得不错。也许把它写出来。[……]

---

① 《复活》的最后几章登在《田地》杂志第五十二期上，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一九〇〇年

一月一日　莫斯科　[……](四)记起我的少年时代，主要是青年时代。别人没有给我灌输任何道德原则——一点也没有。我周围的大人自信地吸烟，饮酒，过放荡生活(特别是过放荡生活)，打人，要别人给他们干活。我也干了许多坏事，自己并不想干，只是仿效大人。

[……](八)我坐在有轨马车的上层，往外观看房屋、招牌、店铺、马车夫、坐车的和步行的人，突然我明白了：包括我的生命在内的这整个世界只不过是可能存在的无数世界和无数生命之一，而对我说来，只是我觉得我在时间上正通过的无数阶段之一。[……]

一月八日　[……]斯塔索夫刚刚同我道别离去。这是个优秀的智慧典型。真想加以描绘。这是全新的。

[……]我读各种报纸、杂志、书籍，可总是不习惯赋予那上面写的东西以真正的价值，如尼采的哲学、易卜生和梅特林克①的戏剧、龙勃罗梭②和那位会做眼睛的大夫的科学。因为这是思想、理解能力和鉴别能力极端贫乏的表现。[……]

一月十六日　莫斯科　[……]高尔基来过。谈得很投

① 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诗人，有著名剧作《青鸟》等。

② 龙勃罗梭(1835—1909)，意大利精神病学家，犯罪学家。

机。我喜欢他。他是真正的人民中的一员。①

[……]读了契诃夫的《带狗的女人》。还是尼采的那一套。人们没有树立区分善恶的明确人生观。以前他们胆怯，追求；而现在他们自以为到了善与恶的彼岸，实际上仍停留在此岸，就是说，几乎是兽性的。[……]

一月二十七日　莫斯科　　几乎两周没有写日记。看了《万尼亚舅舅》的演出，很生气。② 想写剧本《活尸》，已拟出提纲。[……]

五月二日　莫斯科　　几乎一个月没有写日记。一直在写两篇文章③。但愿这工作已经结束。有艰涩的地方，也有写得好的地方。写得好的比较多。工作之外思考不多。我把全部力气都花在那上面了。[……]

记事本上写着：

(一)有时你生人们的气，怪他们不理解你，不跟你走，不同你一道走，其实你紧挨着他们站着。这好比你走在"迷魂阵"中(庭园里常有)，要求与你隔一道墙紧挨着你站着的那个人跟你朝一

---

① 在这次谈话中作者批评了高尔基的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说"全是虚构的。这样的事根本没有过，也不可能有。"但是称赞了短篇小说《戈尔特瓦的集市》，说它写得"朴素，真实。可以读两遍"。

② 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演出《万尼亚舅舅》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暗地里盯着他。我们毫不含糊地觉得，演出把他带到戏中去了，吸引了他的注意，某些地方还感动了他。但是或者我们弄错了，或者他排除了自己的简单、直接的感受，因为幕间休息时他不赞一词。的确，他什么也没有否定，好象在等待结局。幕落以后他是这样说的：'他(阿斯特罗夫)还需要什么呢？暖暖和和，有人在弹吉他，一只蟋蟀叫得非常动听。而他开头想霸占别人的妻子，现在又梦想着什么……'他摇摇头，表示不赞成。"

③ 指《爱国主义与政府》及《当代的奴隶制度》。

个方向走去。他要走整整一俄里才能同你相遇，而暂时他不仅要与你朝同一方向走，而且还要朝相反的方向走，才能与你相遇。要知道，他得跟你走，而不是你跟他走，只是因为你已经走过他现在站立的地方。

（二）每种艺术都是个独立的领域，好象棋盘上的一格。每种艺术又都有与之毗连的艺术，如同棋盘上的一格都有与之毗连的格子。一格的表层用掉之后，如果要在这一格里显身手，就是说要有新招，就得深入下去，这是很难的。所以人们便把紧挨着的格子揽过来，用这种混合物变出点新花样。而这混合物，比如音乐与戏剧、与绘画、与抒情诗的混合物，并不是艺术，而是对艺术的歪曲。[……]

六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个多月没有写日记。这三十五天过得不错。有时情绪很坏，但终归是宗教感情占上风。我一直不停地在努力写《当代的奴隶制度》。增加了许多新的、能说明问题的内容。非常想写艺术作品，不是戏剧而是叙事诗式的，作为《复活》的续编：涅赫柳多夫的农民生活。① 大自然深深地感动着我，草场，森林，庄稼，耕地。我想，我是不是在过最后一个夏天呢？没有关系，那也很好。为所有的一切我感谢上帝，我已经得到无限的恩惠了。[……]

八月十五日　　这些日子我很健康，在写《活尸》，已经完成。[……]

八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在写戏剧②，但对它一点也不满意。不觉得这是属神的事业，虽然我作了大量修改，人物都改变了。

---

① 这个打算没有实现。

② 指《活尸》。

[……](二)为什么你记得一件事，而记不得另一件事？为什么我把谢廖沙叫做安德留沙，而把安德留沙叫做谢廖沙？在记忆里录下的是性格。而这东西，即录在记忆里没有姓名、没有称谓的东西把不同的人、物、感情融为一体，这也就是艺术的对象。这一点十分重要。必须阐明。

[……](六)人们不以财富为耻，而以财富为荣，这是我们这个世界腐化的标志。

(七)我忽然明白了，老人说他活够了，该死了这种话，是非常没有道理的。老人无权讲这种话。他是果实，是谷粒。杂草可以践踏，而谷粒却应该让人吃掉。这不是说，老人应该怕死，相反地，应该不怕死地活着。只有不怕死才容易活下去，生命也才会有益。

(八)我在家里的地位很奇怪。他们也许是爱我的，但并不需要我，更确切地说，我使他们觉得encombrant①。如果他们还需要我，也是同所有的人需要我一样。而我家里的人不如别人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都需要我。这是因为，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②[……]

九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觉得，就象存在着更年期、许多情况取决于这个时期一样，也存在着精神上的更年期，大约在五十岁左右。到这个时候一个人开始认真思索生命，要解决生命的意义的问题。这个时期作出的决定通常是无可挽回的。如果决定错了，那就糟了。[……]

十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很好。有过苦恼，但我不该说，心里有上帝对我没有帮助。其实是有帮助

---

① 法语：不方便。

②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七节。

的。我正读中国经典作家的作品。非常重要。[1][……]

十月九日　　身体仍然很好。客人很多。[……]昨天波塞和高尔基来过。不象别人那样令人愉快。[2] 精神状态中等。

[……]这几天重要的事情是，我不记得在什么情况下，好象是在我从内心里谴责我的几个儿子之后，我开始记起我干过的一切龌龊事。我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一切，至少是许多，觉得很可怕。别人和我的儿子比我好多了。我不应该对我的过去和现在感到骄傲，而应该谦和，害羞，收敛，请求人们宽恕。我起初写了请上帝宽恕，后来抹去了。我对上帝负咎不如对人们负咎深。上帝造就了我，让我成为这样一个人。可以自慰的只是，我从不怀恶意，虽然也作过两三件亏心事，当时就使我痛苦；我也从不残酷。不过我还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知道并且记住这一点有多好啊！现在对人好些了，这是主要的，是唯一应当做的。

[……](二)人们夸大文学家及其作品的意义和重要性，是因为制造舆论的报刊掌握在文学家手中。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评论家们为什么要就长诗、小说的主人公的意义发表那些认真得出奇的议论……也可以以此解释人们为什么要夸大艺术的意义。他们都是一伙的。[……]

十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虽然身体不

---

① 指英国东方学家詹姆士·列克所著《中国经典作家》，共三卷。

② 高尔基同《生活》杂志编辑波塞一道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者想在他的杂志上发表《活尸》，托尔斯泰认为剧本没有写完，拒绝了。后来波塞回忆这次访问时写道："那天高尔基情绪不好。他不喜欢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环境。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感觉到了这一点，看来他倒越来越喜欢高尔基了。"波塞说，高尔基没有向托尔斯泰隐藏"他对《复活》的否定态度，当然也指出，托尔斯泰对'国事犯'的公正的因而也是善意的态度肯定有巨大的社会意义"。

错，这几天却没有做一件重要的事。写完了《难道应该这样吗？》，寄出以后就没有再写什么。身体健康，可在脑力方面懈怠。只是前天散步的时候好好地考虑了许多问题，不过还没有想透彻。涅米罗维奇—丹琴科来谈剧本的事。而我对它已经失去兴趣。①

所有的报纸，甚至包括意大利的报纸都登载了《不可杀人》，但有删节。我等待来访者。②[……]

[十月二十八日]　[……]我想，如果以写作为人们服务的话，我有权做而且应当做的唯一一件事便是揭露富人的谎言并向穷人揭示他们受到的欺骗。

[十月三十日]　早晨开始写致中国人民书。③写得不多，头开得不好。[……]

十一月十二日　莫斯科　身体很好。什么也不写，专心研究孔子，觉得很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想记下现在我是怎样理解《大学》和《中庸》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　莫斯科　[……]孔子——慎独的学说至今还结出果实。[……]

这段时间我想到：

[……](一)我们这些富裕阶级让雇工破产，追使他们从事无休止的笨重劳动，而自己却过着悠闲、奢侈的生活。他们被劳动压垮，没有可能开放精神之花，结出生命之果，产生诗歌、科

---

① 涅米罗维奇—丹琴科想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活尸》。托尔斯泰打算继续加工，因而没有同意。这部戏剧一九一一年才得以在艺术剧院上演。

② 许多国家的报纸都刊登了《不可杀人》一文，作者指名批评了尼古拉二世。“来访者”指宪兵。

③ 由于八国联军侵华，托尔斯泰打算发表致中国人民书。他一直写到一九〇一年二月，但没有完成，只留下一份草稿。

学、宗教。我们承担起向他们提供这一切的责任，给他们虚假的诗歌[……]、科学——法学、达尔文主义、哲学、帝王的历史、宗教——教会的信仰。多么可怕的罪过啊！只要我们不把他们榨干，他们会拿出诗歌、科学和生活学说来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　莫斯科　　晨。仍旧消沉。昨天读诺维科夫的文章，给我强烈的印象，使我记起了忘却的事：人民的生活——贫困、屈辱和我们的过错。① 啊，要是上帝让我把这方面的感受全部说出来就好了！戏剧《活尸》应该抛弃。如果要写，就写另外一部② 和《复活》续篇。[……]

十二月八日　　这期间收到加拿大寄来的一封信，说家属们想到雅库茨克州她们的丈夫那里去。我写了一封信给皇上，还没有寄出。③

十二月十五日　　重要的事是，达维多夫赞成我给沙皇写的信，表示要将信送去。④ 我努力在思想上把自己排除在此事以外，只需关心此事即可。

[……](二)经过一家小书店，看见《克莱采奏鸣曲》。回忆我写《克莱采奏鸣曲》、《黑暗的势力》，甚至写《复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向人们说教或者让作品给人带来什么益处，结果这

---

① 托尔斯泰读了农民作家诺维科夫写的一本小册子的手稿，后来这本小册子在伦敦出版，题名《一个农民的声音》。小册子真实地描绘了俄国农村的困苦，农民无权，富人和官吏为所欲为。

② 指《光在黑暗中发亮》。

③ 已迁往加拿大的反正教仪式派的家属共十一人决定回俄国，去她们的丈夫服刑的地方西伯利亚雅库茨克州定居。托尔斯泰为此给尼古拉二世写了一封信，后来沙皇政府同意了她们的请求。

④ 作者的老相识，莫斯科州法院院长达维多夫与宫廷有联系，设法将此信交给了沙皇。

些作品，特别是《克莱采奏鸣曲》带来的益处却很大。《活尸》是否也会如此呢？

[……]（五）我想，叔本华的《附录及补遗》（«Parerga und Paralipomena»）比他的系统论述强得多。

我不必（也没有时间），主要是没有必要写一个体系。根据我在这里记下的东西，可以弄清我对世界的看法。谁需要我对世界的看法，就会利用它。

[……]（七）一个我很珍视的非常重要的想法。人们通常认为，道德象花一样是从文化里长出来的。恰恰相反。文化只在没有宗教因而也没有道德的时候得到发展（希腊，罗马，莫斯科）。犹如一株疯长的树，外行的园丁看见它枝叶繁茂，以为能收到丰硕的果实。殊不知它枝叶繁茂的原因正是在于不会结果。或者象一头不会产犊的小母牛。

十二月十九日　[……]艺术家要影响别人就得不断地探索，让他的作品成为一种探索。如果他全找到了，什么都知道了，一味教训人或者故意让人开心，他就不能影响人了。只要他在探寻，观众、听众、读者就会在探索中和他息息相通。

十二月二十日　莫斯科　[……]读佛经。非常好。[……]

十二月二十九日　莫斯科　[……]读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以及他的姐妹谈他怎样写这部书的札记。① 我十分相信，他写这部书的时候完全疯了，不但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而是从直接的、最精确的意义上来说他疯了。语无伦次，从一个思想跳到另一个思想，作比较而又不说明同什么相比，叙述思想有头

---

① 作者读了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如此说》的德语原著，还有E·费尔斯特—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是怎样产生的》一文。查拉图士特拉，即琐罗亚斯德，是古伊朗的一位预言家。

无尾，按相反的意义或者语音的近似从一个思想跳到另一个思想，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疯狂的根子——一种idée fixe①，即通过否定人类生活和思想的一切最高原则，证明自己有超人的天才。如果把这样一个疯子，而且是心怀恶意的疯子当作导师，社会会成什么样子呢？[……]

十二月三十一日　莫斯科　[……]今天我想到，戏剧作品的不自然主要在于，所有的人物都长篇大论地讲话，而且都有人听。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每个人都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性格和演说的技巧说话和听人讲话。我想这样来改写我的剧本。可是，看来我的创作生涯已经结束。那倒也好。

新的一年和新的世纪的一月一日。但愿我还能活下去。

① 法语：固执的念头。

一九〇一年

一月一日　莫斯科　　早晨就写日记，因为除了读书以外我什么事情也不做。读了《印度哲学的六个体系》(«Six systems of Indian Philosophy»)① 和财政大臣的报告。对二者都不感兴趣。[……]

一月十九日　莫斯科　　[……] 人们活着靠自己的思想、别人的思想、自己的感情、别人的感情（即理解别人的感情并以它为指南）。品质最优的人主要靠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感情，品质最劣的人靠别人的思想和自己的感情。四种活动的基础、动机的不同组合产生人与人的种种区别。

有些人几乎没有任何思想，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也没有自己的感情，只靠别人的感情活着，这种人是忘我的傻瓜、圣人。有些人只靠自己的感情活着，这种人是禽兽。有些人只靠自己的思想活着，这种人是哲人，先知。有些人只靠别人的思想活着，这种人是有学问的蠢人。这些要素按不同强度、以不同方式配置，结果便产生各种各样的性格。

[……](八)要帮助处于困境的人，只有作出牺牲。牺牲总是悄悄的，轻松愉快的。有人却想帮助他人而不作出牺牲，那就要通过别人。为此总是需要喧嚷，花许多力气，甚至免不了痛苦。

---

① 缪勒所著。托尔斯泰读的是俄译本。

企图这样来帮他人的人，既爱吹嘘，又爱埋怨。[……]

三月十九日　　这段时间除了《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以外什么也没有写，对《哈吉穆拉特》作了一些修改，改得都很糟，我这样做并非出于本意。

这段时间发生了革除教门的怪事，引起许多人的同情，①接着便是引起社会反响的大学生事件，②迫使我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和《纲领》③。我努力完全从服务的愿望出发，而不从使个人得到满足的愿望出发。[……]

三月二十八日　莫斯科　　前天寄出致沙皇和其他人的呼吁书数件。这期间写我给一些不知名的来信人的答复，④《哈吉穆拉特》也写了少许。只记下一点：十分清楚，我们的东正教完全是由恐惧产生的巫术。而一切的根子在于相信神迹。收到弗拉索夫⑤一封很好的信。昨晚一人独坐时，鲜明地想到死。我往那里张望，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来没有那样清楚地想象到期待中的全部变化，有点森森然，但很好。

三月三十一日　莫斯科　　似乎写完了《答主教公会》。彼得堡那边没有什么消息。给彼得堡文学家们写了一封简短的声

---

① 二月二十五日，俄国各报刊登了东正教主教公会将托尔斯泰革除教门的决定。这项决定的目的是使托尔斯泰在老百姓中间名誉扫地。结果适得其反，他收到许许多多向他表示同情的信函。

② 新学潮的起因，是基辅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二百名早先参加过请愿的学生被送去当兵。

③ 《纲领》指后来题为《大多数俄国人民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的文章，没有完成。

④ 《我对二月二十至二十二日主教公会所作的决定和我收到的一些涉及此事的来信的回答》。这篇文章经过多次修改，四月四日才写好。

⑤ 安·瓦·弗拉索夫是一个农民，教派分子。

援信。① 致敬和谩骂仍旧不断。我身体很好。想结束《哈吉穆拉特》，但是工作不顺手。

[……]我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为他人服务的事业的时期，才是我一生中的幸福时期。那就是力学，做调解人，赈济饥民，给予宗教的帮助。

昨天读有关法国军事感化营中士兵受折磨的记载，看了图片，我因为怜悯那些受苦的人，特别是欺骗人、使人败坏的人而痛哭流涕。

四月二十二日　莫斯科　[……]教育学分三大类，因为思维有三种方式，即（一）逻辑的，（二）经验的，（三）艺术的。科学，学说不是别的，正是掌握我们的前辈聪明人思考过的东西。聪明人思考都离不开这三种方式。他们或者从一个原理，亦即思想得出几个逻辑结论，如数学和数学各科；或者进行观察，然后把观察到的现象与其他现象区别开来，得出各种现象的因果关系的结论；或者将看到、了解到、想象到的东西加以描绘。简单说来是（一）思考，（二）观察，（三）表现。因此有三种科学：（一）数学科学，（二）经验科学，（三）语言。[……]

五月七日　莫斯科　[……]想永远有理的那种人是可怕的。他们仅仅为了有理就可以去谴责无辜的人，圣人，甚至上帝。

[……] 在睡梦中看见契诃夫先于我创造出的一种老人典型②。这老人就好在他几乎是个圣人，却爱喝酒，骂人。我第一

---

① 一九〇一年三月四日喀山广场上的示威者遭到殴打，彼得堡一批文学家（包括高尔基）表示强烈抗议。之后，内政大臣下令封闭彼得堡作家协会。一些人草拟了一封声援彼得堡文学家的信函，托尔斯泰修改后在上面签了名。

② 指作者非常赞赏的契诃夫小说《在峡谷里》的一位老农民。

次明白了大胆投上的阴影能给典型人物带来多大的力量。我要照此处理哈吉穆拉特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这两个人物。

[……]我思索了人民的种种要求，觉得主要的是土地所有权。如果取消土地所有权，实行耕者有其田，这将是最可靠的自由保证。比habeas corpus① 更可靠。因为habeas corpus 不是实际上的保证，而只是道义上的保证，即人们感觉自己有权保护他们的家。人们同样地，甚至更多地应该感到自己有权保护用来养活家口的土地。

亲爱的塔尼娅在这里。收到切尔特科夫提到出版自由的信，担心我的回信会使他不快。② 我还写了一封长信谈教育。

五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在为《农民》(«Büttnerbauer»)写的前言里写上：奥尔洛夫有话要讲而且善于讲。③ 他要讲的是，他爱养活我们的农民。由于同样的原因，人们注意到高尔基。我们都知道，流浪汉是人，是兄弟，但我们只是从理论上知道这一点，而他却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流浪汉，爱他们，并用这种爱感染我们。他们的对话不真实，夸张，但是作者扩大了我们的爱的范围，我们因此原谅作者。

[……] 我在探寻世上的恶的原因这方面思考得越来越深

---

① 拉丁语：人身不受侵犯。

② 切尔特科夫写信建议托尔斯泰在《大多数俄国人民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一文中增加出版自由的内容。托尔斯泰没有接受，他认为出版自由对人民不十分重要，人民需要的首先是取消土地所有权，其次是废除赋税，再其次是免服兵役，取消法庭。

③ 托尔斯泰本打算在德国作家威廉·波伦茨的小说《农民》的俄译本前言里提一提俄国画家奥尔洛夫的创作(奥尔洛夫的作品有《移民》、《欠税》等等)，但定稿时删去了这一段。一九〇八年他为奥尔洛夫的画集《俄国农民》专门写了一篇序言。

入。起初我认为世上有恶是因为有恶人存在，后来认为是恶劣的社会制度造成，再往后认为是支持这恶劣制度的暴力造成，再往后觉得是暴力的受害者（军队）参与施行暴力的结果，再往后我想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宗教思想，最后我确信，一切应归根于宗教教育。因此，为了纠正恶，必须做的事不是换人，不是改变制度，不是阻止暴力，不是劝人别参与施行暴力，甚至也不是批驳伪宗教，陈述真正的宗教，而只是用真正的宗教去教育孩子们。[……]

六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想记下：

（一）教授艺术，即教授人们视为典范的东西，以及时兴的趣味，是一桩极其有害的事，尤其对于人们想达到的目标说来是如此。这样做最有碍艺术的发展。难道我们不知道，畸形的趣味被视为最高尚的趣味，丑陋的东西被奉为楷模吗？[……]

七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个多月没有写日记了。从六月二十七日起我患重病，此前两个星期我已感不适。这场病却成了我精神上的节日：我的精神力量增强了，面对日益临近的死亡心情平静，再加上从各方面传来爱的表示……①

[……]中国人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要加上一句：知道什么应该知道，什么可以不知道，什么应该早知道，什么应该晚知道，是更大的知。[……]

八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整整一个月没有写日记。这段时间写了两种守则②，还不错。还想就宗教、就没有宗教写点东西，并且给尼古拉写封信。③然后就可以用写艺术作品

① 六月底作者患恶性疟疾，曾濒临死亡，各方面来信来电祝他早日康复。

② 指《士兵守则》和《军官守则》。

③ 就人民的贫困状况致尼古拉二世的信，一九〇二年一月写成。

的方式来休息了。不过写基督教戏剧肯定是属神的事业。

这段时间决定去克里木。这倒使我高兴。我的身体大大衰弱了，是心脏衰弱了。而总的情况见好，可遗憾的是失去了病中的振奋。

[……]病中使我感到高兴和安慰的是，临死的时候我仍然象以往一样地生活。真正的生命在深深的底层流动，没有由于死亡而中断。我曾经感觉到，或者应当说并未感觉到中断。

[……]常常可以听见青年人说：我不想依靠别人的头脑生活，我要自己思考。你为什么要去思考别人已经思考好的东西呢？把现成的拿过来，再往前进吧。人类的力量就在这里。[……]

十月十日　克里木南岸加斯普拉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写《宗教》一文①。似乎有进展，但脑力衰退，能工作的时间短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　加斯普拉　　[……]我想，《宗教》一文已经写完。我怀疑这篇文章是否重要，是否好。以前也总是这样，但这回似乎比以前更有根据怀疑。

在家很好。不大看见玛莎。高兴的是高尔基和契诃夫都使我愉快，尤其是高尔基。②我收到一位法官写来的几封很好的信，③与米哈伊洛夫④和史敦达教徒接近⑤也使我高兴。

[……]我希望我临死时有人问我：我是否仍然象从前那样

① 指《什么是宗教，其实质何在》。

② 高尔基在克里木养病，契诃夫住雅尔塔，两人都常常去探访托尔斯泰。

③ 法官谢·彼·波利亚科夫来信表示完全赞同托尔斯泰的学说，打算放弃法官生涯。

④ 可能指克里木一酿酒商。

⑤ 史敦达教徒指克里木的一批遭受政府迫害的福音派分子，他们拜访了托尔斯泰。

理解生命，认为生命就是接近上帝，增加爱，……假如我已经不能说话，那么我闭上眼就表示我给予肯定的答复，而两眼朝上望则表示我给予否定的答复。[……]

一九〇二年

一月二十二日　加斯普拉　　几乎一直病着，一步步接近死亡，[①]而生活得相当好。这个时期我写好了给皇上的信，托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②]转呈。现在这封信和他本人都在彼得堡。不知道他能否转呈。读马志尼的一本极好的书[③]，还有罗斯金的思想[④]。

今天格劳贝格尔[⑤]来到这里。他说得完全正确：当代的基督徒只有一个适当的去处——监狱。[……]

三月八日　　（一）不信教的别林斯基来自下层。信教的果戈理来自上层。[⑥]

[……]魏列萨耶夫写道，振奋起来为人们服务一阵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失望、妥协。[⑦]他问：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只在于那

---

①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至一九〇二年五月作者病重，有几次几乎死去。

② 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爵，作者在克里木认识了他。

③ 指意大利革命者马志尼所著《论人的义务》。

④ 指《约翰·罗斯金思想选辑》。约翰·罗斯金是十九世纪英国作家、艺术理论家。

⑤ 一位民校教师。

⑥ 当时俄国隆重纪念果戈理逝世五十周年，一些纪念文章提到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一封著名的信。

⑦ 指轰动一时的魏列萨耶夫的小说《在转弯处》。这段话表露的思想是小说中一位主要人物的。

样做是受到某种催眠的结果，为小团体的感情所左右，出于虚荣心，而不是从对无限的既定态度出发。[……]

三月二十一日　　[……](三)我一生领教过三种时髦的哲学，即黑格尔，达尔文，以及现在的尼采。黑格尔想证明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合理的；达尔文把人和动物等量齐观，为生存竞争，即人的邪恶辩解；尼采企图证明人性中对恶的抗拒是虚伪的教育的结果，是错误。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四)人们说：回教堂去吧。但是我在教堂里看到的是粗暴的、明目张胆的、害人的欺骗。"继续到我们店里来买面粉吧，"可我知道，你们的面粉掺了石灰，是有害的。

[……](九)不管生命怎样，它是至高无上的福。如果我们说生命是恶，那只是与别的更好的或者想象中的生命比较而言。生命中可能包含恶，但生命本身不可能是恶。福只可能存在于生命之中。因此不能说，没有生命可能是福。

健康只可能存在于躯体内，因此不能说，没有躯体便是健康。

七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从加斯普拉回来已经三天了。[……]一直在修改《致工人》。已经有了眉目，而且似乎已经完成。[……]

八月五日　　[……](一)真奇怪，我自己知道我有多坏多蠢，可人们却把我看做天才。那么其余的人又是什么呢？

[……](四)音乐有喧嚣、对比、急速的成分，对神经而不是对感情起直接作用。这些成分越多，音乐越糟。其他各种艺术也是一样，如朗诵对于诗，鲜亮的色彩对于绘画。[……]

十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开始修改并继续写《假息票》。一直写《致神父们》，比我预想的差。高尔基和皮亚

特尼茨基① 来过。爱比克泰德说：更满足于你的命运吧。这样你将无往不胜。

十二月十三日　(一)批评家毫无根据地以为知识分子运动能够领导人民大众(米留科夫②)。作家想通过自己的作品有意识地领导人民大众就更没有根据了。只需要让每个人最大限度地澄清他的意识，并使生活最大限度地符合这意识的要求。

(二)如果有人问您会不会拉提琴，您回答说：不知道，还没有试过，那么我们立刻明白，这是开玩笑。然而，如果有人提出"您会不会写作"这样一个类似的问题而我们回答说："也许会，还没有试过"，我们不仅不以为这是开玩笑，我们甚至经常看见有人按照这个想法行事。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任何人都能判断，一个没有学过提琴的人拉出来的毫无意义的音有多难听(也有认为这种音乐十分美妙的怪人)，但是要区分胡诌和真正的文学作品，就需要敏锐的鉴别力和文化修养。

(三)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充满用暴力革命摧毁专制国家制度的尝试。所有的尝试都以反动告终，而统治阶级的权力更加强了。显然，现在革命无法制服国家权力。只剩下一个办法，那就是改变人民的世界观，使他们不再为各国政府的暴力效力。而要完成这种变化只有依靠宗教，只有依靠基督教。可是这种宗教受到严重的歪曲，等于不存在。更糟的是，它的位置被占着。因此在当代要为人类服务，主要的而且是唯一的手段是摧毁被歪曲的基督教，建立真正的基督教。这正是所有的人认为最不足道的事，不仅谁也不去做，相反，那些最活跃的冒充有学问的人甚至把已经被歪曲的基督教弄得更加混乱，更加晦暗。

---

① 康·彼·皮亚特尼茨基(1864—1938)，文学家，知识出版社创建人。

② 指帕·尼·米留科夫在《俄国知识分子史稿》一书中谈到的看法。

一九〇三年

四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人们通常用技术与科学成就衡量人类的进步，认为文明带来幸福。这种看法不对。卢梭也好，所有欣赏野蛮、宗法状态的人也好，与欣赏文明的人同样有理，或者同样无理。享受最高级、最精致的文明和文化的人同最原始、最野蛮的人所拥有的幸福完全一样。通过科学——文明、文化增加人的幸福，等于要水面上某一处的水比别处的水停得高一些一样，根本不可能。只有通过扩大爱才能增加人们的幸福，爱由于它本身的性质使所有的人处于平等地位。科学技术成就却是个年龄的问题；开化的人的幸福并不比不开化的人多，正象成年人的幸福并不比未成年的人多一样。幸福只在于扩大爱。[……]

五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修改《哈吉穆拉特》。改到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处①，似乎逐渐明朗。[……]

六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任何政权都明白，只因人民无知它才能存在，因此它本能地、不无道理地害怕、憎恨教育。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政权不管愿意不愿意，也得对教育作出让步。那时政权就作出庇护教育的姿态，把教育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加以歪曲。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政权十分强

---

① 在小说的第十五章，作者用很不客气的语调写尼古拉一世。

大，无需对教育作出让步。尼古拉便处在这种情况下，他明白这一点，而且也是这样做的。

（二）尼古拉认为所有的人都同他的左右一样。可他的左右是些卑鄙的家伙，因此他以为所有的人都卑鄙。[……]

六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睡得很少。一直腹痛。昨天把我的日记交给玛莎重抄一份给波沙。那里面很多地方我都觉得有意思。今天坐下来工作，想继续写回忆录①，但写不下去，不吸引我。昨天读有关尼古拉一世的一本书②。有很多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应该把这本书先读完，再继续写。

六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好了一些。写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有些进展。打算写三篇新东西。已经是快死的人了，而我还计划写作。（一）关于舞会与夹鞭刑的短篇小说；（二）基督走近时污鬼喊叫；（三）我是怎样一个人——写现在的我，有我的种种弱点和优点。[……]

六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什么事情也不做，或者说几乎什么事情也不做。决定基本上不再改动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如果需要，我再单写。③

[……]打算写三篇新东西：

（一）今天的迷途者——唯物主义者、实证论者、尼采主义者的喊叫，他们叫道（《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四节）："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么。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会非常好）④

---

① 一九〇三年，作者应别人请求开始写儿童和少年时代的回忆录。

② 指H·K·希尔德所著《尼古拉一世皇帝　生平及在位时期》。

③ 作者未能单写一部关于尼古拉一世的作品。

④ 这一构思未能实现。

（二）为犹太文集写①：喀山的一次热闹的舞会，我爱上了美丽的科列伊莎，一位波兰籍军事长官的女儿，同她跳舞。她的漂亮的老爸爸亲热地带她跳玛祖卡舞。在这个不眠的爱情之夜以后的清晨响起了鼓声，一个鞑靼人遭受了夹鞭刑，正是那位军事长官命令用劲鞭打。（会非常好）②

（三）完全真实地写现在的我，不回避我身上的一切弱点和做过的蠢事，穿插写我一生中对于我是重要的事和我做得好的事。（也会很好）③

这些都比愚蠢的《哈吉穆拉特》重要得多。[……]

七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写下我的一些想法。修改《哈吉穆拉特》。身体不错，只是比以前衰弱了。打算写许多东西，看来不可能做到。今天读了有关士兵受训的材料。怎样才能好好地、朴素地加以叙述。[……]

七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写了三篇故事。④还不好，但可以写好。[……]

九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关于文学。涉及契诃夫。同拉扎列夫斯基谈到契诃夫时，我明白了一点：他和普希金一样，把形式向前推进了。这是很大的功绩。而内容是没有的，这也和普希金一样。⑤高尔基是个误会。⑥德国人知道高尔基，却不知道波伦茨。

---

① 为援助在基什尼奥夫遭到迫害的犹太人而编写的一个文集。托尔斯泰答应为之撰文。

② 不久后作者在这个构思的基础上写成短篇小说《舞会以后》。

③ 这个构思没有实现。

④ 指《亚述王阿萨尔哈顿》，《三个问题》，《劳动、死亡和疾病》。译成希伯来文后收入文集《帮助》中，所得报酬用于资助在基什尼奥夫遭受迫害的犹太人。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直在慢腾腾地写莎士比亚序言⑦和哈里森序言⑧。差不多完了。身体还好，但思维不敏捷。刚才想到我以为是非常重要的几点：

(一)我们知道自己身上存在着两种生命，即我们通过内在意识认识到的精神生命，和我们通过外部观察认识到的肉体生命。

通常，承认精神生命是生命的基础的人(我是其中之一)，否认对肉体生命的研究有什么现实性、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这种研究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同样地，只承认肉体生命的人完全否认精神生命和任何以它为基础的结论，否认他们所谓的形而上学。我现在觉得十分清楚，两种看法都不对，两种知识，即唯物主义的知识和形而上的知识，都有重大意义，只要你不想从这种或那种知识作出不适当的结论。从观察外部现象得到的唯物主义知识，可以得出科学数据，即现象的概括，但决不能得出人生的任何指南，而唯物主义者，例如达尔文主义者，就常常企图这样做。从基于内在意识的形而上知识，可以而且应当得出人生的法则——怎样生活？为什么活着？这正是所有宗教学说

---

⑤ 一九〇三年九月五日作家鲍·亚·拉扎列夫斯基写信给契诃夫，转达托尔斯泰的话："契诃夫是散文中的普希金。""在读普希金的诗时，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某种与诗人相同的感受，同样地，在契诃夫的那些短篇小说里，哪怕是在某一篇里，读者一定能够看到自己和自己的思想。"托尔斯泰说普希金和契诃夫的作品没有"内容"，是由于他认为宗教道德思想应该是艺术的基础。

⑥ 托尔斯泰认为年轻的高尔基在俄国和欧洲声望过大，人们"过分称赞"他。

⑦ 为美国作家克罗斯比的《莎士比亚和工人阶级》一文写的序言。后来题为《论莎士比亚兼论戏剧》。

⑧ 为美国社会活动家哈里森(1805—1879)的传记写的序言。托尔斯泰称赞他争取解放黑人，信奉勿以恶抗恶主义。

所做的，但决不能得出现象的法则和概括，而许多人却企图这样做。

这两种知识各有其使命与活动范围。[……]

十二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艺术家，诗人和数学家或其他学者。诗人不会做学者的事，因为不会只见一点而不见一般。学者不会做诗人的事，因为永远只见一点，而不见全部。[……]

十二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开始写《假息票》。写得很草率，但使我感兴趣的是，渐渐弄清了一种非常 sobre① 的新形式。[……]

---

① 法语：温和。

一九〇四年

一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旧日记本里写了短篇小说《属神的和属人的》。有两天身体不好。今天好了一些。思维敏捷。[……]

一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想：

(一)我怕死吗？不怕。但是在死亡渐渐临近的时候或者想到死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激动，同列车从极高处坠下海去或者气球向极高处升上去时旅客的感受相似。旅客知道，他不会出什么事，他只会遇到亿万人遇到过的事，他只会改变旅行方式，然而他仍然不能不感到激动。我对死的感觉也是这样。

(二)起初我想，在保留现代人类享用的技术设施和生活方式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建立起人与人间的良好生活，现在我确信这不可能。良好生活与今天的技术完善和生活方式不相容。如果没有奴隶，不仅不会有我们的戏院，点心店，马车以及各种奢侈品，恐怕也不会有一切的铁路、电报。除此之外，人们世世代代过惯了不自然的生活，现在城市居民都已经无法过公正的生活，他们不理解，也不想过这种生活。我记得尤沙·奥博连斯基① 有一次路遇暴风雪，去到一个村子，他后来说在乡下无法生

---

① 作者在塞瓦斯托波尔作战时期的相识。

活——雪积得那样厚，得自己开出一条路来。现在有些人，而且是所谓最有学问的人，感到奇怪的不是人们怎么能把生活安排得使暴风雪、黑暗、炎热、寒冷、灰尘、距离对于他们说来都不存在(城里人便是这样生活的)，而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怎么还要同大自然作斗争。[……]

一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们的为检查机关认可的书刊是多么无聊啊！在内外政策，经济生活，主要是宗教生活方面所有应该讲的，可能对人有益的，所有一切合理的都遭到禁止。社会活动的情况也是一样。只剩下儿童游戏。"玩吧，孩子们。你们玩得越多，了解我们对你们干了些什么的可能性就越小。"[……]

一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想写，在发生战争这种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人们对战争的种种不同的意义和后果提出千百条看法，但是谁也不考虑考虑他自己、我自己应该对战争做些什么。① 这是对除宗教以外什么也不能纠正现存的邪恶这个道理的最好、最清楚的说明。[……]

三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但愿还能活下去。身体很不好。心脏衰弱。心律不齐，绞痛。散过步。天气冷。写《论战争》。几乎结束了。读《曼恩·德·比朗》②。很有意思。[……]

三月十九日　[……]读《曼恩·德·比朗》和尼古拉一世。我明白了：写尼古拉一世，全部意义在于表现离开同伴以便

---

① 作者在《清醒清醒吧！》这篇尖锐的反战论文中发挥了这个思想。文章是一九〇四年一月三十日，即日俄战争爆发三天后开始写的。

② 指厄恩斯特·纳维尔介绍法国形而上学哲学家曼恩·德·比朗的书：《曼恩·德·比朗　生平和思想》。

得势的那些人的卑劣——罗斯托夫采夫，希波夫，布卢多夫。①Cette canaille, ces malfaiteurs.②

三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不大好。昨天写《属神的和属人的》第二部分，还不错。今天修改并补充《论战争》。也有所改善。昨天骑马，今天步行，非常累。[……]

三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想到尼古拉一世，他的无知和自信，想到精神力量较低的人甚至能够影响、能够指导精神力量较高的人，这多么可怕啊！但只有当他们所指导的精神力量处于提高的过程中，还没有达到最高阶段的时候才是这样，而处于最高阶段上的精神力量比什么都强大。

很想写十二月党人。[……]

四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段时间一直在写论战争的文章的补充。今天写完，对这篇文章我感到满意。[……]

今天有些非常重要的想法。

[……]人要完全认识事物，只有通过自己的生活。我完全了解我自己，全部的我，从生的帷幕拉起到死的帷幕降下。我了解自己，由于我是我。这是最高级的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最深刻的知识。下一种知识，是通过感觉(我听到，看到，摸到)获得的知识。这是外表的知识。我知道我所看到、听到、摸到的东西是存在的，但了解它不象了解自己那样。我不知道它的自我感觉和意识。第三种知识更浅一些，那便是通过理性获得的知

① 作者打算在一部关于尼古拉一世和十二月党人的作品中，揭露沙皇宠臣罗斯托夫采夫等人靠出卖同伴——十二月党人而青云直上的卑劣行径。尼古拉一世依靠的正是这一伙人。但作者未能实现这个创作意图。

② 法语：这个恶棍，这些坏蛋。

识，从自己的感觉推论出的知识或者别人用语言传达的知识——论断，预言，结论，学问。

第一，我忧伤，疼痛，寂寞，高兴。这是没有疑问的。

第二，我闻到紫罗兰的香味，看见光和影，等等。这里面可能有错误。

第三，我知道地球是圆的并且在旋转，知道有日本和马达加斯加，等等。这些都是可疑的。

我想，生命在于将第二、三种知识变成第一种知识，在于人自己感受一切。[……]

五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前天遇到一个衣衫褴褛、沿路行乞的人。我同他谈了起来，原来他在师范学院读过书，是一位 sans le savoir① 尼采主义者。而且信念是那么坚定。他说，"为上帝、为他人服务，压抑自己的七情六欲——这种作法是狭隘的，违反自然法则。应该顺应七情六欲，它们给我们以力量和伟大的气魄。"尼采学说，个人主义，竟是全部伪科学、艺术，而主要是伪哲学和通俗化活动的必然结果，这真令人吃惊。如果种子落在细心耕耘过的地里，而且气候温暖，雨水充足，出苗后又没有遭到践踏，那就一定会长出东西来，对此我们不奇怪，不怀疑。某些智力的、艺术的、科学的作用会产生什么精神后果也可以准确地判断。

（二）我越来越觉得，必须谈谈人们的精神生活受到压抑的原因和解脱的办法，而且有话可谈。还是老一套：一切的根由是有理性为之辩解的暴力，而解脱的办法是宗教，即认识自己对上帝的态度。我也想用艺术形式来表达这个内容。尼古拉一世和

① 法语：不自知的。

十二月党人。我正阅读许多有关的好材料。[……]

五月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收到一位水兵从旅顺口寄来的一封信。长官强令我们杀人，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这种怀疑是存在的，我写过，不过我也知道，许许多多的人认识非常模糊。然而，正象康德所说的，只要将真理明确表述出来，它就不可能不战胜一切。什么时候呢？这可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希望快一些，但对上帝来说，一千年等于一小时。我想，要结束战争（并随之结束被合法化的暴力），需要发生这样一些历史性事件：（一）英国和美国被实行普遍兵役制的国家击败，（二）因此英美也实行普遍兵役制，（三）只有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才会清醒过来。

六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个没有宗教世界观、没有信仰的人，成年人，是精神上、道德上的残废，他能做人的本性要他做的事，他只能靠人为的设施生活，诸如娱乐，艺术，肉欲，名利，好奇，学问。这样的人同残废一样，总是受别人支配，别人可以任意处置他。我国的，欧洲的（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全都是这种人。这些有残疾的知识分子什么也不信，除了不足挂齿的事以外什么也不会做，可是却知道他们必须活下去。而他们只能靠别人的劳动活下去。他们只能迫使同样没有宗教意识的人来养活他们。所以他们的全部精力是用来歪曲人民已有的信仰，或者用来完全剥夺人民的信仰。专门做第一件事的是僧侣，做第二件事的是有学问的人——科学，文学，艺术。[……]

六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几天动不了笔。身体不大好。战争——召集预备兵一直使我痛苦。昨天我试着写回忆录——写不下去。我想：

[……]战争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没有专制制度，也就不会有战争；可能有斗殴，但没有战争。专制制度产生战争，而战争又支持专制制度。

想反对战争的人，只应反对专制制度。

六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不大好。什么也不写。自忖：

(一)我赞美贫穷是不是在自己骗自己？我从写给莫洛斯特沃娃的信中看出了这一点。① 在萨莎② 身上也看出了这一点。我怜悯她们，怕她们没有四轮马车，没有清洁的环境，没有妇女骑马长服。解释、辩解只有一条：我不喜欢也不可能喜欢贫穷，特别是别人的贫穷，然而我更不喜欢、更憎恨、也不可能不憎恨的是财富的来源，诸如土地私有权、银行、利息。魔鬼狡诈地来到我跟前，使我清楚地看见贫穷造成的一切困苦，但却看不见人们是用哪些不公道的办法来摆脱贫穷的。这一切都被隐藏起来，并且为多数人赞成。如果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那么不管我多么痛苦，我会以忍受贫穷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应该直截了当地向自己提出问题并且直截了当地加以解决。[……]

六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回想起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时代的军容（罗森的笔记③，你要打死三个才教得会一个），回想起农奴制和我经历过的对人的态度，即把人当成物品或者动物，完全没有兄弟情谊的意识。关于尼古拉一世

---

① 六月十五日作者给莫洛斯特沃娃写了一封长信，谈那些想问心无愧地生活的富人应该怎么办。

② 作者的小女儿。

③ 指A·E·罗森所著《放逐　一个十二月党人的笔记　一八二五至一九〇〇》。

和十二月党人，我想写的主要是这一点。[……]

七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二)在过去，无政府主义是不可思议的。人民要崇拜，要服从，统治者相信自己的使命，并没有想到要去确立自己的权力，也就没有为了这个目的做过什么。现在人民已经不崇拜了，他们不仅不愿意服从，而且要自由，统治者不去做为了自己的荣誉和人民的荣誉他们认为应当做的事，而是忙于保住自己的权力。人民知道了这种情况，不能再忍受权力，而想要自由，完全的自由。要先从满载的大车上卸掉一点货物，然后才能把车推倒。现在已经不是要卸掉一点货物，而是到了要推倒大车的时候了。

(三)如果一个国家的元首郑重地用圣像祝福，吻圣像并且叫别人也去吻，能想象这个国家会有合理的生活吗？

七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去过皮罗戈沃。[……]路上看见用树皮包扎的新轭，想起鲁滨逊的题材——农村移民团体。想写涅赫柳多夫第二部。他的工作、疲劳、刚露头的老爷派头、女人的诱惑、堕落、错误，这些都发生在鲁滨逊村社的背景之下。①[……]

七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此刻我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听见远处人们不停地谈话，我知道这谈话从一大早就开始了，要继续到晚上，而且昨天，前天，以前，永远在谈，只要谈话的人不需要工作，他们就会一直谈下去。主要是，一切都谈过了，没有什么好谈了。要充实谈话内容，唯一的办法是讲不在场的人的坏话，或者和在场的人恶狠狠地争论。游手好闲是可怕的灾难。人生来是要工作的，可是人造出奴隶来，使自己摆脱了

① 一八七七年作者曾想写一部关于移居的农民的长篇小说。到一九〇〇年，这个打算同写《复活》第二部的计划合在一起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劳动，现在又感到痛苦。使他们痛苦的不只是无聊和闲扯，而且是肌肉与心脏的萎缩，丧失劳动习惯，笨拙，胆怯，没有勇气，疾病。

不过这些还只是游手好闲的人自找的痛苦，他们还失去多少高尚的乐趣啊，比如在大自然的天地里劳动，与劳动中的伙伴交往，享受休息，补充体力消耗的食物，与动物打交道，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有成果……我的一生已被这可怕的闲散葬送掉了。我多么想警告别人不要重蹈覆辙。

七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真想写一部新的、有份量的作品，为人需要的、意义重大的巨著。甚至在日记里我也不愿意说，那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① 今天本想开个头，但是写不成，没有情绪。结束了序言。②[……]

七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听人念《属神的和属人的》时我激动了，这不好。今天想无论如何写完《房角石》。③ 觉得应该写。简直是意识到有义务说出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指点迷津。我要努力写得尽可能简短一些。记下：

（一）人们越是彼此分离，专制制度，即暴力似乎就越有可能，越有必要存在。而现在人们都一条心了，专制制度就成为不需要的、有害的、有破坏性的 appendix④。蛾子一长出翅膀，它就觉得蛹里太窄，它需要展开双翅，于是蛹便干枯了。[……]

八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听音乐时我问自己：为什么是这样一种似乎事先就确定下来的音响顺序，这样一

---

① 可能指《新生命》一文。写成的一段后来纳入《唯一的需求》一文里。

② 为切尔特科夫的文章《暴力革命还是基督教的解脱?》写的序言。

③ 最初题为《房角石》的文章没有写完，后来与《唯一的需求》一文合并。

④ 拉丁语：附加物。

种速度？我想，这是因为在音乐、诗的艺术里，艺术家揭开了未来的帷幕，指出什么必将出现。我们同意艺术家的看法，因为我们通过艺术家看见将来必定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事物。在道德宣讲中、预言中情况也是一样，而且更加如此。[……]

八月十五日　皮罗戈沃　　[……]人们想象出一些伟大的标志：帝王、武将、诗人。但这全是假的。人人都看透了，什么也不存在，皇帝赤身露体。

但是哲人，先知呢？……是的，我们觉得他们比别的人有用一些，然而无论如何，他们不仅不伟大，而且丝毫也不比别人强。他们的全部智慧、神圣、预言比起完美的智慧、神圣来不值一提。而且他们不比别人伟大。对人们说来，不存在什么伟大，而只有去做应做的事，把应做的事做得多一些或者少一些。这就好。这样更好些。不要寻求伟大，只需寻求分内的。[……]

八月十七日　皮罗戈沃　　[……]刚才想到，要坚决放弃加工自己的文章的念头。应该分门别类写头脑里渐渐明确起来的东西：(一)智慧——宗教——哲学；(二)艺术作品：1.《复活》，2.十二月党人、尼古拉，3.对已写出的艺术作品作明确修正；(三)回忆录。一定要随时记下能清楚地回想起来而且似乎值得记下的时间、状况和感情。这一定很好。不知道是否做得到。

记下：

(一)并非有意激怒我，而是直接使我愤怒的亵渎行为，还不是往泔水池里扔圣像，也不是用《福音书》作包装纸和各**种**用纸(虽然这也使我感到某种不快)，而是在开玩笑、玩诡辩术的时候谈道德、善、爱、理智、上帝。杰罗姆[①](我正读他的书)就是这样做的，许许多多写学术论文、为杂志撰稿、写艺术作品的作者有

① 杰罗姆(1859—1927)，英国作家。

意无意也在这样做。[……]

八月二十日　皮罗戈沃　[……]读法国革命史时，我觉得有一点是毫无疑问、十分清楚的，那就是革命的原理(泰纳[1]毫无道理地攻击它)无疑是正确的，应当予以宣布，而且，正象他所说的，想象的人，即人的理想，比一定时间地点的一个法国人真实得多，根据这个想象的人来安排生活，比根据对某个法国人的特性的考虑来安排生活实际得多。错误只在于，他们打算用过去擅权舞弊者使用的手段，即暴力，来实现宣布的原则。如果L' assemblée construante[2]宣布同样一些原则，即谁也不能支配别人，不能占有土地，不能征收赋税，不能判处死刑，不能剥夺自由，如果它宣布从今以后任何人，就是说政府，将不支持这些权利，此外不采取什么行动，它的做法会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做的结果如何，我不知道。如果它这样宣布了，今天情况如何，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不会发生法国革命中出现的那些事。

个别的人所打、所杀、所抢的人数永远也不会达到政府，即一群自认为有权杀人、劫掠的人，所杀、所抢的人数的千分之一。也许，那时法国社会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这种变革，也许它现在也没有准备好。但是，毫无疑问，这变革必定会发生，人类正在为这变革一步步作准备，时候一到，就会准备好的。

八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从皮罗戈沃回来。谢廖沙[3]快要死了。他不需要我。[……]

---

[1] 泰纳(1828—1893)，法国文学家，哲学家。托尔斯泰读泰纳的《现代法国社会制度的起源》一书。

[2] 法语：立宪会议。

[3] 指作者的二哥，他于八月二十三日逝世。

八月二十六日　皮罗戈沃　　谢廖沙去世了。他安静地死去，没有意识到，没有表现出意识到他正离开人世。这是个奥秘。无法说这坏些还是好些。积极的宗教感情与他无缘(也许，我还在欺骗自己，不过似乎没有)。然而对他也好。揭开了新的、更好的一页。对我说来也是如此。悟彻的程度才是珍贵的，重要的，至于这一程度处在无限循环中的哪一阶段上，那无关紧要。[……]

九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很奇怪，从感情上说，不道德的，甚至残酷的，然而表里如一的人(薇拉，安德留沙和其他许多人)，常常比自由派的、为人们为社会效力的人更吸引我。我给自己作了解释。如果人们还看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还是盲目的(不是象猫头鹰，而是象小狗崽子)，那么他们是无罪的。他们能做的唯一的好事是不说谎，不装假，不做那种貌似真正的人所做的，符合宗教教义的，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事。而当他们装假，为人而不是为上帝做事，并且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们就令人厌恶了。

[……]安徒生有一篇关于豌豆的极好的童话①。当豆荚还呈绿色的时候，豌豆看见整个世界都是绿色的，后来世界就变成黄色的，再后(这是我续貂)什么东西噼啪作响，世界便结束了。而豌豆掉下来，开始生长。[……]

九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本要开始写《黑暗中的光明》②，但是不想写下去。为《日历》作了点事。应该

---

① 《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

② 酝酿了一段时间的文章的新标题。此前这篇文章在日记中叫做《房角石》，《新生命》。

抄一些传记。① 读康德的作品②。他的上帝和不朽，即来世，不可信得令人吃惊。不过他自己也说，他没有从天平的一端去掉证实不朽的愿望。而关于超时间的意志，关于自在之物的基本思想则完全正确，对所有的宗教（婆罗门教）都不陌生，不过他表达得更简单明了而已。只剩下一项功绩，然而却是巨大的功绩，即时间的相对性。这是了不起的。你感觉到，如果不是康德使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远远落在后面。[……]

十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百年没有写日记了。一直在编《阅读园地》。工作很多，做了许多事。但是越来越发觉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我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愉快地意识到，在这件事上我心里只有对工作本身的迷恋。[……]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犹豫，虚弱，不知道写什么好。今天动手写《房角石》。但是不好。应该写三件东西。这是最必要的：（一）房角石，（二）国家形式，（三）信仰的陈述。③ 如果晚上有时间和精力，就写回忆录，不管顺序，记起什么写什么。现在回想过去的事历历在目。不知道能不能生动地表述。[……]

十二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专心编写《阅读园地》，工作已经结束。开始写《我是什么人？》心情很好。越来越好。[……]应该记下：

① 作者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谈到，他想在《日历》里每个星期天刊登"非东正教的（也可以有一些东正教的）圣者和殉道者"的小传，但不久便放弃了这个打算，开始为每星期日的《阅读园地》挑选小说和文章。

② 《康德思想选辑》的俄译本。

③ 作者在不久后开始写的论文《唯一的需求》里发挥了第一、二个主题，在论文《我是什么人？》（后来题为《小绿棒》）里发挥了第三个主题。

（一）现存制度的基础与社会意识的冲突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如果保留基础便无法修补这制度，正象房屋的地基一旦下沉，便无法修补墙壁一样。应该从最底层起全部加以改造。在现存制度下，一些人家赀巨万，奢侈无度，群众却贫穷困苦，还存在着土地私有权，国家征税权，对别国领土的掠夺，爱国主义，军国主义，分明是虚假的、却被人们努力维持着的宗教，这样的制度无法修补。这一切是无法用立宪、全民投票、工人养老金，政教分离及类似治标办法修补的。[……]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写给尼古拉二世的信近日刊出。我通过杜尚表示同意后，切尔特科夫发表了它。这使我不快。如果对我采取什么措施，无论什么措施，越厉害越好，那倒会使我感到愉快，现在我觉得我对尼古拉二世和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①的做法不妥。②[……]

旅顺口的陷落使我痛心，难过。这是爱国主义作祟。我受的是爱国主义教育，没有摆脱它，正象没有摆脱个人的、家庭的、甚至贵族的利己主义一样，没有摆脱爱国主义。这种种利己主义都在我身上起作用，但是我还意识到上帝的律法，而这种意识便抑制着种种利己主义，所以我可以不为之效力。而且这种种利己主义正逐渐萎缩。[……]

---

① 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爵。

② 作者于一九〇二年一月十六日致尼古拉二世的信，被切尔特科夫先后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和一九〇五年一月在国内外发表。作者以为“不妥”，因为那是一封不供发表的私人信件。

一九〇五年

一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人多极了，我感到疲倦。然而我高兴的是，信①的刊出也罢，讨厌的聚会也罢，并没有令我不满，却促使我在内心下功夫，以便以最好的方式去对待不愉快的事。由此我想到：

（一）我们卜算、寻觅、渴求幸福，即能让我们过得好的条件，其实我们只有努力克服使我们过得不好的东西才能过得好。因此与我们想的完全相反，我们称之为幸福的东西——健康、财富、荣誉、美——这一切都是卡普亚②，都会消耗我们的精力，使人不可能，至少是不需要努力，而努力正是真正的福的源泉。相反地，一切被视为不幸的东西，都促使我们作出这种努力。有人认为社会生活的种种外部形式是福，因此应该去建立它们，这是可怕的谬误。我想说一句貌似违反常情的话：社会生活的形式越好，人们的智力和性格越低下（解放黑奴以前的美国）。寻求被称为幸福的生活条件的那些东西——财富、荣誉、健康、美、魅力，这等于坐在炉边烤火，而不到新鲜的空气里去从事健康的劳动来使身子暖和。

（二）建立社会生活的种种外部形式而没有内心的完善，就

---

① 作者致尼古拉二世的信。

② 意大利的一个城市，传说汉尼拔的军队战胜罗马人以后在那里享乐无度。作者用卡普亚一词表示游手好闲，娇生惯养。

等于用没有凿好的石块照新样式重盖一座快要倒塌的房屋，却又没有灰浆。不管你怎样盖，这栋房屋都不能遮蔽风雨，还会倒塌。[……]

一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很久没有写日记了。奇怪的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同恶劣、沮丧、消极的精神状态作斗争。只做了一件事，就我的电报和事件写了一篇文章。① 我对这些都不大感兴趣。身体很好。应该记下：

(一)我们活着只是为了享受生活的福。我们能理解的生活的全部意义只在于让我们有可能参与上天安排的生活，因此我们应该幸福。如果我们不幸福，那么这只说明我们所做的不是应当做的，或者我们没有做应当做的。所以，福是尽天职的结果，不仅如此，我们的天职正是在于享受福。

(二)音乐是感情的速记。这话的意思是，声音的疾徐、高低、强弱在讲话时为言词及其意义作了补充，指出与我们语言的各部分有关联的感情的微小差别。而没有语言的音乐抽出感情及其细微差别的这些表现，把它们联结起来，这便是抽掉感情的根由的感情游戏。所以音乐的感染力特别强，所以音乐与言词的结合是音乐的削弱，是向后转，用字母抄写速记符号。[……]

一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二)近来我觉得我在精神上从一个精神与道德的高峰落下来了，我所以登

---

①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八日作者答美国费城《北美报》记者问时说，“真正的社会改善”不可能通过政治鼓动来实现，而“只能通过每一个人的宗教与道德完善”来实现。他的答复遭到当时俄国进步人士的坚决反对。许多表示愤慨的信寄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针对这些来信，作者于一月十三日写了一篇题为《论俄国的社会运动》的文章在伦敦发表。高尔基读了这篇文章以后，给作者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但是没有寄出，也没有发表)，说这篇文章“不公正，不合情理”。

上那高峰，是由于我为了《阅读园地》而同一些最优秀、最有智慧的人打交道，读他们的作品，体会他们的思想。毫无疑问，你所接触的那个圈子，包括在场或不在场的人，能够在精神上提高你或者降低你。

（三）我们已经听惯了关于共同幸福的空谈，如果有人不为共同幸福做任何事情，不付出直接的劳动，而在大谈照他看来需要做什么才能使人人幸福的时候，讲不出一点新的思想，我们也不觉得奇怪了。实际上谁也弄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才能幸福，而他却很有把握地侈谈大家需要的是什么。这是当代才具有的特点，柏拉图、梭伦①、孔子、圣西门②、傅立叶③、欧文④说出了新的理想和新的法则。普通人为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团体工作，并就当前的利益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所有那些围绕着谁都知道、谁都听腻了的道理发表的议论和文章究竟算什么，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二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直在写《唯一的需求》，或者不顺手，或者毫无进展，我继续处在"不值得"的状态下。各种政治利益的空幻和愚蠢日益明显。同谢廖沙闹得不愉快。我不好。为这事现在还感觉痛苦。廖瓦见了皇上，我很高兴。说来也奇怪，这完全消除了我要对沙皇施加影响的愿望⑤。古里亚传来惊人的消息：他们废除政府，获得解放，同时开始过美好

① 梭伦（公元前约633—约559），古希腊的一位执政官，他实行的政治改革加速了氏族制度的彻底崩溃。

② 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③ 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④ 欧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⑤ 托尔斯泰的三子列夫自己想法见了尼古拉二世，劝他召集全俄缙绅会议。沙皇拒绝了他的建议。

的生活，变得更加自由①。[……]

二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开始写《科尔涅伊·瓦西里耶夫》。不好。身体仍弱。编辑《阅读园地》。想记下关于生命的一些想法。[……]

二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写《阿廖沙》。②一点也不好。放下了。修改帕斯卡和拉门奈。③写完《科尔涅伊》还不错。[……]

三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考虑我国的学校教授的是些什么东西。主要课程有：(一)古代语言，语法——毫无用处；(二)俄国文学，限于近代人，即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还有我们这些罪人。而全部伟大的世界文学都被封锁起来。(三)历史，那就是对各种各样的恶棍，诸如王公、皇帝、独裁者、将军等人的糟糕透顶的生活的记述，这是歪曲真理。(四)最后是毫无意义的、愚蠢的传说和教义，而人们却胆敢称之为上帝的律法。

这是初等学校的情况。初等学校里否定一切合理的、必要的知识。高等学校除了技术、医学等专业以外，还有意识地教授唯物主义学说，即受局限的、肤浅的学说，它的使命是解释一切，并排除对生命的任何合理的理解。

---

① 格鲁吉亚的古里亚爆发了人民反对地主和当局的运动，农民拒绝租佃地主的土地，同警察发生剧烈冲突。托尔斯泰同情这次运动，特别因为初期的运动带有宗教色彩，农民消极地不服从政府。后来运动发展成农民的革命起义，遭到沙皇政府的野蛮镇压。

② 指短篇小说《破罐子阿廖沙》，作者生前没有发表。

③ 指收入《阅读园地》的十七世纪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帕斯卡和十九世纪法国政论家、宗教哲学家拉门奈小传。托尔斯泰约人写成初稿，他再拿来加工。

真可怕！[……]

三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修改《唯一的需求》，在结尾处卡住了。应该写得好些，这并不难，因为太糟糕。

[……]屠格涅夫写了一篇很好的东西《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在结尾处还加上霍拉旭。① 我觉得两种主要的性格是堂吉诃德和霍拉旭，还有桑丘·潘沙，还有宝贝儿。② 第一种人多半是男人，第二种人多半是女人。我的儿子都是堂吉诃德，不过没有自我牺牲精神，女儿都是霍拉旭，甘愿牺牲自我。

四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两天(包括今天)什么也没有写。昨天试着写《小绿棒》。不成功。总是不合我意。未能把我理解的全部真理与简明的阐述结合起来。[……]

四月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近来心脏总不好。从前没有发觉，现在感到心里发紧，心律不齐。这样倒好，真的。因此便不能工作。而我很想陈述信仰，还想写亨利·乔治。我读了他的作品，是尼古拉耶夫编辑的，我非常欣赏。③

近来有时（几分钟）能清楚地理解生命，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好象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表达并且解开一个复杂的方程式。[……]

四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四)人的肉

---

① 屠格涅夫于一八六〇年发表题为《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的演说，认为这两个文学典型体现了两种相反的人性特征，堂吉诃德体现了对真理的信仰，而哈姆莱特体现了自私和缺乏信仰。他还认为《哈姆莱特》中的霍拉旭这个人物体现了正直，忠实，无私地为他人服务。

② 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的女主人公，她是个女仆。

③ 作者读了尼古拉耶夫编辑的《亨利·乔治演说与论文选》，写过一篇介绍亨利·乔治的文章，但未写完。

体状况越坏，精神状况就越好。因此人不可能觉得难受。我长久地寻找一个能说明这个道理的比喻。终于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天平的臂。肉体这一端，包括健康状况和在人世间的名望（这也是属于肉体的）越往下坠，越坏，精神那一端便升得越高，人在精神上的感觉也越好。[……]

五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段时间结束了《深重的罪孽》。写出短篇小说《祈祷》。本来觉得不错，写的时候感动了，但现在却几乎不喜欢了。[……]

五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得到俄国舰队溃败的消息。① 这消息不知为什么特别使我震惊。我明白了，不论过去或现在，都不可能有另外的结局。虽然我们还不是好基督徒，也不可能隐藏基督教的信念与战争不相容这一事实。近来（我指的是近三十年来）这个矛盾越来越被人们认识。所以在与非基督教的、以祖国和作战英勇为最高理想的民族进行的战争中，基督教民族必然失败。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基督教民族总是战胜不开化的民族，那只因为基督教民族在新军事技术方面占优势（中国、印度、非洲各民族，希瓦人和中亚各民族）；而在技术水平相等的情况下基督教民族必定败北，例如现在的日俄战争。几十年间，日本在新技术方面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欧美各民族　日本人不只在军事技术方面，而且在一切物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的成就，清楚表明，这些技术进步，即所谓文明，多么不值钱。效法这些进步甚至更上一层楼都不值钱。只有基督教所教导的，也是我们所忽视的善良的生活、纯洁、手足情谊、爱才是宝贵的，重要的，不容

---

① 五月十四日，在对马海峡的战斗中，两支俄国分舰队被击沉。

易做到的。这是我们应该接受的教训。

我讲这些话，并不是为了在日本人打败了我们的时候安慰自己。我仍然感到羞愧和耻辱。只不过羞愧与耻辱的原因不在于我们挨了日本人的打，而在于我们做了一件我们做不好而且本身又很恶劣的事。

五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三）十九日没有写完，今天早晨接着写。今天切尔特科夫要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修改、补充《深重的罪孽》。似乎结束了。但是舰队的覆灭引起我一连串的想法，应该说出来。

[……]（五）人们说农民不老实，撒谎，偷窃。这真可怕。可怕的是，这恰好要归咎于我们这些抢劫了农民，现在还在抢劫他们的人。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对抢劫了他的财物的强盗老实，说真话呢？

[……]（九）我们多么不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我们不了解他们为了劳动而牺牲性命。当我看着人们把谢苗·弗拉基米尔从沙坑里挖出来的时候，① 我想到了这些。在阿列克谢·日德科夫和格拉西姆身上可以看到自我牺牲精神，自我牺牲的快乐。太好了！应该对人们讲清楚这一点。

[……]（十五）我很想在伊利亚的短篇小说里加进我的自白和我关于农民的新发现。②

六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有人拿我与卢梭

---

①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民谢·弗·福卡诺夫被埋在一个很深的沙坑里，托尔斯泰同农民们一起去抢救他，但是没有救活。

② 就农民福卡诺夫之死一事，托尔斯泰的儿子伊利亚写了题为《少了一个恶人》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想利用这个题材写农民们如何奋不顾身地抢救福卡诺夫，但未能实现。

比较。我在许多方面要感谢卢梭，我喜欢他，不过我们两人有很大的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卢梭否定任何文明，而我否定的是伪基督教文明。人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是人类的成长。成长是必然的，不能说它好或者不好。成长是实实在在的，生命便寓于成长之中。就象树木的成长一样。然而一段树枝，或者在一段树枝里生长的生命力如果吸去全部生长力，那就不对了，有害了。我们的伪文明也是如此。[……]

六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情绪十分恶劣。我努力利用它。两天写出短篇小说《浆果》。不坏。

[……]觉得浑身无力。既想写《西罗亚楼》①，又想写《小绿棒》，但什么也写不成。

七月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我是这样记的：一场消极革命在俄国开始了。

(二)在俄国今天经历的这种斗争时期，第一，必需避免帮助某一方；第二，必需寻求和解的手段。

(三)知识分子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恶比善多一百倍。

[……](五)革命现在绝不会重复一百年前发生过的事。三〇年和四八年的革命未能成功，原因是没有理想，是受大革命的残余鼓舞的。现在进行俄国革命的那些人也没有任何理想。经济理想不算是理想。

(六)只有无法遏止的革命才富有成果。

[……](十九)伪基督教文明将基督教民族引入死胡同，这死胡同显然没有出路，人们应该回头走，不是回头一直走下去，

---

① 作者于一九〇五年写了《论末世》，曾题为《西罗亚楼》，又曾题为《西罗亚池》。西罗亚楼和西罗亚池见于《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和《约翰福音》第九章。

而是回头走完引入死胡同的那一段路。

（二十）我们坐在院子里，吃十道菜加冰激凌，有仆从、银器。乞丐来了，而善良的人们继续若无其事地吃冰激凌。奇怪!!!

[……]（二十四）俄国革命应该摧毁现存制度，但不是用暴力，而是消极地，用不服从的办法。[……]

八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工作得不少。心情是好的。能写出《被偷换的孩子》该多好。①

八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直写《论末世》。看来还行。几乎结束了。但还是"几乎"。《唯一的需求》和《深重的罪孽》已经发表。看来《深重的罪孽》遇到了障碍，正往前闯，有可能突破。刚才读了一个美国人的评论。② 显然逆着毛摸使我觉得疼。俄国读者的态度也是如此。或者沉默，或者刺痛。很好。

现在我弄清了我对欧洲的态度的变化：（一）由于这样一些伟大人物知道我这渺小的人而高兴；（二）由于他们象重视自己人那样重视我而高兴；（三）由于他们对我的估价高于对自己人的估价而高兴；（四）开始了解作出评价的人是谁；（五）知道他们未必明白；（六）知道他们并不明白；（七）知道他们一窍不通，我曾经重视他们的评价，而他们原来是些蠢才，野人。今天收到一篇评论《深重的罪孽》的可怜的文章和《回声报》主编寄来的 Questionnaire③，询问死刑为什么是必要而又公正的。④ 而这位

---

① 这个构思在一八九六年九月十四日和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记里也曾提到。据钢琴家亚·鲍·戈登魏泽尔回忆，托尔斯泰想写一个抛弃了亲生孩子去哺育别人的孩子的女人。这个构思未能实现。

② 八月五日伦敦《旁观者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深重的罪孽》的文章。

③ 法语：调查表。

④ 巴黎《回声报》寄来的调查表问：（一）您是否认为死刑是社会的合法权利？（二）在什么情况下死刑是可以容许的？托尔斯泰没有答复。

主编姓 Sauvage①。

早晨醒来我问自己：未来我还能有什么？我的回答是，除了死而外什么也没有。我也不盼望什么了。一切都好。怎么办呢？怎样生活呢？用遣我来人世者所需要的事业充实我的余生。多么轻松！多么平静！多么自由！多么高兴！

记下：

（一）谁更自由，是蒙古人，成吉思汗或中国皇帝的奴隶，他的财产，妻子，儿女，生命都可能被皇帝夺走；还是据说通过选举自己管理自己的比利时人和美国人？

[……]（七）人在孩童时代什么都想要，在青年和成年时代想要某一件，到了老年就什么都不想要了。

（八）生就是死。好好活着便是好好死去。努力好好死去吧！[……]

九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一位犹太人，《罗斯报》记者来访。谈到最后，由于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说："这么说，您认为刺杀普列韦也不好。"② 我说："同您谈话使我感到遗憾"，然后忿忿离去，我做得很不好。

应该记下：

（一）我身上有两种要素，精神的和肉体的，它们互相斗争着。精神的要素逐渐取得胜利。我通过切身体验认识两种要素的斗争，并称之为我的生命。

[……]（六）一切革命都是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现其永恒的、唯一的、世界性的法则。[……]

---

① Sauvage 在法语中的意思是"野人"。

② 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五日社会革命党人 E·C·萨佐诺夫杀死内政部长维·康·普列韦。显然托尔斯泰在同记者交谈中坚持反对任何暴力的观点。

九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完全结束了《论末世》，我对自己写的东西很少这样满意过。它将比我以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更难为人理解，然而它会在人们的意识中留下迹印。

[……]想从《阅读园地》中撤掉《沙皇和隐士》。我很讨厌它。全是臆造的。[1][……]

九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早晨收到一个农民的儿子的来信，[2]他是个知识分子，假装称赞《深重的罪孽》，实际上恶毒攻击我，说我自己并没有交出土地。我觉得非常委屈。这倒有好处。我明白了，我忘记我不是为了从这位来信人口里得到好评而活着，而是在上帝面前活着。我于是感到轻松，甚至非常轻松。是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忘记生命的全部严肃性。

十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仍然健康，但这段时间工作得不多。结束了《论末世》，读了有关亚历山大一世的材料[3]，并作记号。此人非常虚弱，头脑不清。我不知道是否着手写他。

想不起有没有什么要记下。有一点应该记的是老年的意义，我以后单写，作为《小绿棒》，或关于如何生活，如何教育孩子的学说的序言 [4]

十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六天未写日记，四天以来身体不适——肝病。什么也没有写。《费奥多尔·库兹米

① 《阅读园地》曾收入短篇小说《三个问题》，最初标题为《沙皇和隐士》。后来作者撤换了这篇小说。

② 指农民格里戈里·切丘加于九月十五日寄自叶卡捷琳娜达尔的一封信。

③ 传说亚历山大一世化名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长老遁世。托尔斯泰根据这个传说写了中篇小说《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长老遗言》。

④ 这个意图未能实现。

奇》越来越吸引我。读了有关保罗[1]的材料。多有意思的题目！好极了!!! 还读了赫尔岑的《来自彼岸》，也为之叹服。应该写他，[2]让当代人了解他。我们的知识分子已经堕落到不能理解他的地步。他所期待的读者在未来。他越过现在这群人，向将来能够理解他的思想的人们讲述自己的思想。[……]

十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许久不写日记了。一直在修改和补充《论末世》。仍然感到满意。到此结束，不再改动了。切尔特科夫寄来《属神的和属人的》一文校样，我很不喜欢，想改写，但未必胜任，因为题目太重要了，是对待死亡的态度。计划倒有，但怎能实现呢？

革命正激烈地进行着。双方都在杀人。出现了一个新的、没有料到的、以前各次欧洲革命都不曾有过的因素："黑帮"，"爱国者"，实际上是些以粗暴的、错误的、矛盾的态度对待人民以及人民提出的不使用暴力的要求的人。而矛盾同从前一样，在于人们想用暴力来停止、制止暴力。

总之，制造这场革命的人的轻率令人吃惊，令人反感，这是一种并无天真烂漫的孩子气的幼稚。我对自己也对所有的人说，现在对于每一个人主要的事是当心自己，密切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不要参加斗争。而一个人只有用宗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从宗教的观点出发，才能超脱，不加入甚至不同情这一方或那一方，而是促进双方的和解。

在周围的人中间我觉得难受。[……]

十一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段时间修改《属神的和属人的》，还是不满意。不过有改进。开始写《亚历山

---

① 指俄皇保罗一世。

② 这个意图没有实现。

大一世》。《三个谎言》① 分了我的心，但没有结果。健康状况是，我在一点点地熄灭。很好。有件大事——塔尼娅② 生孩子。玛莎③ 同丈夫一起来了。我很想写《亚历山大一世》。读关于保罗和十二月党人的资料。我能十分生动地想象。[……]

十二月十六日　《亚历山大一世》写了一点，但是不好。试图写回忆录，更糟。这两天什么也没有写。胃一直不好，在智力甚至精神方面都处于昏睡状态。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我还不能耐心地忍受这样的时刻。骇人听闻的暴行继续在莫斯科发生。没有消息，火车不通。有时我想仿照《致沙皇及其助手们》写《致知识分子和人民》。④ 但是没有强烈愿望，虽然我清楚应该说什么。[……]

十二月二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好些，头脑也清楚一些了。谈革命，一直热衷于简明扼要地写《致政府、革命家和民众》。这几天一直在写它，看来还可以。

[……]这段时间没有碰《亚历山大一世》和回忆录，可心里很想写。记下：

[……](二)革命的主要动机之一是驱使孩子去破坏玩具的那种感情，是破坏狂。

(三)在当前的革命时期，可以鲜明地看出三种人，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第一种人是保守派，即渴求平静、想继续过他们的愉快生活、不要任何变化的人。这些人的缺点是自私，优点是谦

---

① 《三个谎言》没有写完。

② 指作者的长女。

③ 指作者的次女。

④ 就一九〇五年革命事件《致知识分子和人民》后来成为《对俄国人的呼吁致政府、革命家和民众》的一部分。作者谴责政府镇压起义的人民，同时又号召"俄国人"不参加任何人施行的暴力。

逊，温顺。第二种人是革命家，他们希望变革，放肆地决定什么变革是需要的，为了实现他们的变革不畏惧暴力，也不怕受穷受苦。这种人的缺点是放肆，残忍，优点是精力充沛，为了达到他们心目中的善良目标而准备吃苦。第三种人是自由派，他们既无保守派的温顺，又无革命派作出牺牲的决心，却有第一种人的自私和对平静的渴求，以及第二种人的自信。

我想在回忆录里（我还有可能细细写吗？），至少写最能表现每一年龄的特征的情景、事件和精神状态。

十二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杜纳耶夫①被人们的残暴吓呆了。我却不怕。这似乎奇怪，而这是因为残暴（原因在于没有宗教）现在在他心里引起的那种恐惧，我在二十五年以前就体验过了，那时我发现我是一头没有任何生活观（宗教）的有理性的动物，而且看见周围的人全都是这样。当时我吓呆了，但只是奇怪人们为什么不彼此宰杀、勒死。我说当时我吓呆了，这不是一句空话。真的，我那时也许比人们现在更加恐惧。现在发生的事，正是当时我看着心惊胆战并等着它发生的事。我好象站在一列飞速冲下斜坡的火车的煤水车上，看见列车无法停住而惊恐万分。而旅客们只在车已经翻了的时候才吓呆了。

［……］（六）亚历山大一世其人清楚了。如果能写出一半也好。那就是，他真诚地、全心全意地想做一个善良的、有德行的人，同时又全心全意地希望无论如何也要统治下去。要表现一切人都具有的两重性，有时他们的愿望属于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

---

① 莫斯科一银行家，是作者的好友。

一九〇六年

二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还行，时好时坏。写短篇小说《为什么?》有一天写得还可以，但总收不了尾。很想为儿童和民众编辑《阅读园地》。可是顾不上。[……]

二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或者前天读了德·阿·霍米亚科夫的一本出色的小册子。① 什么都好。可悲的是他把基督教与东正教等量齐观，并把日常生活纳入生命的精神需求之中。这便全然不对，是明显的诡辩。就这个问题应该记下：

(一)一个民族好比一个人，可以视物质成就为自己的幸福的主要条件，那时政治改良对于他便成为头等重要的事。一个民族也可以象一个人一样，认为自己的精神生活是幸福的最高条件，那时物质成就和政治改良对于他不仅不重要，甚至是可恶的，如果他必须参加这政治的话。西方各民族属于第一种类型，东方各民族，包括俄罗斯民族，属于第二种类型。这是霍米亚科夫父子二人的思想。这思想完全正确。不过俄罗斯民族如果珍视他们的表现为东正教的精神生活，能够满足于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甘心情愿服从他们的权力，甚至是残酷的权力，只要自

---

① 托尔斯泰读了德·阿·霍米亚科夫论专制制度的小册子，同意作者所说的俄国人民认为精神生活是最大的幸福，因而似乎不关心物质福利和政治改良的观点，但不同意作者对东正教和专制制度的赞扬。

己可以不参与这权力施行的暴力，那么这并不证明这种对待权力的态度——服从——应该永久继续下去。

由于两种原因，这种态度必然要起变化。第一，因为古代的权力是宗法制的，只对单一的、同一语言同一信仰的民族行使，没有兼并异族（帝国主义）的任务，所以也不强迫人们参加与人民格格不入的事（蒙古人或法国人入侵时要保卫俄国，但是不要扼杀波兰、芬兰或者侵略满洲），因此不要求人民做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残酷的事。第二，因为精神生活的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阐明和不断发展的。基督教从前只要求顺从当局，哪怕当局要你杀人；经过阐明的基督教却向人们提出另一种要求：不参加压迫、暴力和杀人。所以人民对待权力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从两头起变化：权力变得更坏，更残暴，更为人民的精神气质所不容，而人民的精神要求也变得更纯真，更高尚。

这便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三月十一日　　四天什么也没有写。昨天特别颓丧。特别痛切地感到所有的不快。我对自己这样讲，而实际上是我在寻求不快。我对不快很敏感，容易吸收。无论怎样努力也摆脱不了这种感觉。一切办法都试过了：祈祷，认识自己的恶劣品性，都没有用。祈祷，即真切认识自己的状况，达不到意识深处，承认自己渺小、恶劣也无济于事。不是想要什么，而是对什么不满使我难受，又不知道究竟对什么不满。看来是对生命不满，想死。

到傍晚，这种心情变成一种孤苦无依的感觉，一种渴望爱抚和温存的柔情。我这老头子想变成一个孩子，紧偎着爱我的人，同他亲热，向他诉苦，受到爱抚和安慰。但是我可以紧偎着谁，在谁的怀里哭泣、诉苦呢？这样的人都已谢世。这究竟是什么

呢？还是那个想在狡诈的新形式下欺骗、诱惑人的私心恶魔。这后一种感觉使我明白了前面所说的忧郁心境。这只是精神生活的削弱和暂时消失，私心的露头，这私心正在萌发出来，但得不到养料，便忧郁起来。克服的手段只有一个：用最简单的、首先想到的方式为他人效力，为他人工作。

（一）读阿申布连涅尔写的有关施吕瑟尔堡的笔记。①很清楚，生命在于自身，而外部自由的范围，虽然看起来有宽有窄，却几乎，甚至完全无关紧要。

四月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复活节。近来（有两周）一直觉得不好。几乎什么也没有写。虚弱，实实在在的烦闷。但是奇怪得很，在很少出现的思想闪光时刻，比经常想问题的时期想得更深，更明晰。不由自主地出现一个想法：生命是均衡地显现出来的，即便我觉得我的生命停住了，而它并未停住，只是在地下潜流，然后又显现出来，它滞留越久，便显现得越加有力。这个想法是否正确，可以从我这两周记下的、现在抄录于此的思想中看出。记下：

（一）近来我完全明白了，农耕生活不是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一，而是生活本身，正如《圣经》是生活本身，是使人的一切最高尚的品质得以显现出来的人类唯一的生活。在组织人类社会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排除任何合理安排生活的可能性，这个错误在于人们想建立没有农耕生活的社会，或者只把农耕生活当作生活方式之一，而且是最无足轻重的生活方式。邦达列夫

① 米·尤·阿申布连涅尔（1842—1926），俄国民意党军事组织成员，曾组织许多军官革命小组。因一八八四年的“十四人”案件被判处终身苦役。一九〇四年前监禁在涅瓦河源头附近的施吕瑟尔堡要塞。著有《施吕瑟尔堡监狱二十年　回忆录》、《往事》。

多么正确！①

（二）真奇怪！只要你说出或用某种方式向人们表示你怀着的善心，你正在做的或者你想做的善事，这种由善的意识产生的内心力量和喜悦立即消失。正如锅炉放出蒸汽一样。如果你是为上帝而做，那就只为上帝去做吧！要同上帝一起保守秘密，他会帮助你。你要是向人们泄露了，上帝就不再理睬你了。他会说，“你对人们说了，你就等着人们帮助你吧。”

（三）我想用这个主题写短篇小说《梦》：一个人梦见他死后受审判，别人把他做过的事放在天平上称，他等着别人拿来他为民众做过的事，慈善事业，他的科学著作，他在家里做的好事。这些都拿来了，可是在天平上没有一点分量。有的还起相反的作用，使天平的一端抬起来，那便是为虚荣而做的事。忽然，别人拿来他已经忘却的东西：他在争论时压抑了自己的懊丧，给小女孩拾起玩具……（还得好好想一想）——这都是人们不知道、不重视的事。还可以把两个疯僧拿来作比较，一个是公认的疯僧，职业疯僧，而另一个的疯僧行为是不由自主的，谁也不知道。上帝不喜欢前者，只喜欢后者。②

[……]（十三）和平是人类社会最高的物质幸福，这同健康是个人最高的物质幸福一样。人们一向是这样看的。只有庄稼汉之间才可能有和平。只有庄稼汉直接靠自己的劳动为生。城里的人不可避免地彼此相食。他们中间产生了国家，国家也可能是必要的。对庄稼汉来说，国家却是多余的，有害的。

（十四）各民族的生活到处都一样。更残酷、更无人性、更游

---

① 农民邦达列夫写了一本书，题为《勤劳与不劳而食，或耕者的胜利》，证明农业的、“种粮食的”劳动是唯一符合道德要求的劳动。

② 这一构思未能实现。

手好闲一些的人靠暴力、战争过活，更心软、更温顺、更勤劳一些的人宁愿忍耐。历史就是暴力和反抗暴力的历史。

（十五）为什么我吹灭蜡烛、躺在床上的时候有一种完全新的、奇怪的、混合的幸福感？哪里也不痛，暖和，寂静，安宁。我热爱生命，不甘心不抵抗地死去，这使我高兴，愉快而又害怕。为什么呢？

（十六）想写短篇小说，谈一位政治家朝一个方向努力二十、三十年又达到了目的以后，突然发觉他有灵魂，本应在自己的灵魂上下功夫，而他却不重视自己的灵魂，让它干枯了，变得生硬，冷漠，既不能给予又不能接受欢乐。（他病了或者下狱。）①

（十七）书本里煞有介事地写道，有权利的地方就有义务。这是放肆的胡言乱语，是谎话。人只有义务。**人只有义务。**

（十八）大家在谈论、辩论亨利·乔治提出的制度。宝贵的不是制度（虽然我不仅不知道，也无法设想更好的制度），宝贵的是这种制度规定了对于一切人是共同的和平等的土地关系。让他们去找更好的办法吧。②

四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从报上看到高尔基在美国受到接待的情形，我感到懊丧。③读了韦利卡诺夫对我的文章的议论和批评，觉得不快。④然后读寄来的铅印文

① 这个主题的短篇小说未能写出。

② 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提出"统一税"理论：土地根据肥沃程度和所在位置由国家征税，税款用于公共目的。他认为地主会由于税高而自愿放弃土地。

③ 一九〇六年高尔基去美国，目的是说明俄国革命的目的和任务，并为革命募捐。由于"不合法"的妻子安德列耶娃与他同行，他受到资产阶级报纸的攻击。

④ 帕·瓦·韦利卡诺夫是一位教师，多次写信就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与托尔斯泰辩论。

章，几乎说是我把哥萨克兵叫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这使我痛苦。[①] 好在我感到这是我本性所没有的软弱。这段时间我修改了《为什么？》，改得不好，把《阅读园地》的校样压下了，也不好。[……]

四月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努力象从前那样工作，但是精力不济。也好。我不埋怨，真心感到满意，甚至时常还很高兴。写了一点《两条路》[②]，清楚地看到往下文章该怎么做，但是没有气力记下来。有几天比较振作。今天很无力。思考问题倒很敏捷。应该记下：

（一）三百年前人们觉得刑讯是必要的，同今天觉得暴力是必要的一样。过去通过刑讯迅速得到需要的结果，今天用暴力也能取得同样的结果。

（二）人对人的权力首先毁掉掌权者。财富，金钱是同直接权力一样的权力。它也首先毁掉财富所有者，而且毁得更厉害，因为这种权力的罪恶是隐蔽的。[……]

五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近来，真理对人不起作用这一点有时令我隐隐地感到绝望。特别是在家里。今天所有的儿子都在，我特别难过。使我难过的是这表面上的[亲近]和精神上的极端疏远太不自然。有时候，例如今天，我很想逃跑，失踪。这都是胡言乱语。我记下来，以便为自己的软弱忏悔。这一切都好，都是必需的，会变得令人高兴。我不能怜惜那些自以为看得见并且力图否定我所看见的东西的瞎子。[……]

七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四）有钱的土地

---

① 不止一家报纸刊载了这条消息。托尔斯泰声明绝无此事。

② 《两条路》这篇论文后来题为《论俄国革命的意义》。

所有者谴责工人、农民。可是工人、农民能够做的全部坏事仍然比你们做的事好。你们以你们建立在掠夺基础上的生活毁坏着人们身上的一切合乎道德的东西，然后你们又报怨他们没有道德。

[……](十三)我们常常把古人视为幼稚孩童。其实在古人面前，在他们对人生的深刻、严肃、清晰的理解面前，我们才是幼稚孩童呢。

[……](十五)既然我们俄罗斯民族是不文明的野蛮人，我们就有前途。西方民族是文明的野蛮人，因此他们没有什么可盼的了。要我们摹仿西方民族，这等于要一个爱干活、没学坏的棒小伙子去羡慕一个年纪轻轻就秃了顶的巴黎富翁，他坐在旅馆里说：Ah, que je m'embête! ①

不要去羡慕，不要去摹仿，而要可怜他们。

[……](二十一)印度人虽然被英国人征服，却比英国人自由，因为没有英国人他们照样可以生活，而没有他们英国人却无法生活。

(二十二)发号施令真是个可怕的习惯！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能败坏人，更能破坏一个自然、善良、明理的人同别人的关系了。贫穷、受制于人的人没有这种罪过，这一点对于他们的不利地位是一种绰绰有余的补偿。[……]

八月二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在《两条路》一文上面下了很大的工夫，看来完全结束了。我想，这篇文章是需要的，可能还有益处。但我不可能知道。我只知道我需要将它写出来。做上帝的仆人这种意识一点也没有减弱，只是失去了新鲜感，然而已经扎下了根，而且，谢天谢地，是我的精神寄

① 法语：啊，我无聊得要发疯了！

托。我散步或者熄灭蜡烛上床睡觉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新的、欢快的生命感，一种感激和平静的满足感，我写上以后又抹去了“平静的”三个字，因为这种感觉不是平静的，而是非常鲜明、非常强烈的。

[……](二)读门捷列夫的书，他认为人的使命、理想在于繁殖。① 真荒谬得可怕。愚蠢(不是秉性，而是作为一种行为的语言)是自信的产物。动物彼此相食，因此需要繁殖，繁殖可以是兔子的理想。相食和繁殖互相限制。人既然摆脱了被其他动物吃掉的厄运，其繁殖便不可能受任何因素的限制，只有善的意识和完善还能限制它。完善包括贞洁。贞洁便是限制。门捷列夫所说的繁殖多么不道德，简直是愚蠢。如果人们想出化学食物，繁殖的结果仍然是比肩继踵。动物的相食和繁殖是在自私自利的、肉体的生活方面建立平衡，而精神生活方面则要由爱、驯服和贞洁来建立平衡。

[……](七)我考虑政府现在该怎么办，觉得非常清楚，主要是停止一切镇压，同意一切要求，这不是为了变得好些(不会更坏，很可能会好一些)，而是为了不参与作恶，不被迫去压制、惩罚。

[……](十二)如果人们把管理民主推进到**所有的**人参加管理的地步，就不会有管理了，每一个人将自己管理自己。

(十三)除了多数人受一人或少数人统治或少数人受多数人统治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管理。这两种情况都不好。要不然

---

① 德·伊·门捷列夫(1834—1907)，俄国化学家，在《认识俄国》(1906年出版)一书中，把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视为加强国力的因素。他写道：“我认为，任何‘政治’的最高、最人道的目标最清楚、最简单、最实在地表现为创造人类繁殖的条件。”

就是所有的人管理所有的人，那便没有管理。

（十四）有人认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我并非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基督徒。我的无政府主义只是把基督教运用到人与人的关系上。关于反军国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素食主义，情况也是如此。[……]

九月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索尼娅的身体不错。看来正在复元。①[……]

论文和关于土地的文章②都写完了，开始写给一位中国人的信，还是谈那些事。

想完全改变写法。更真实些。有许多东西可记。但是今天不写了。[……]

九月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看了送来的校样③。本来要开始写关于一位神父的短篇小说④。题材极好，但我开头写得太大胆，太细。还没有准备好，但是非常想写。哲学的，形而上学—宗教的问题使人疲惫，要求更明确的表述。我觉得，即使今天还没有找到答案，我离答案也非常近了。

读歌德的书⑤，看到这个不足称道、象资产者那样自私然而又有才华的人对我生逢的一代人所起的全部有害影响，特别是对可怜的屠格涅夫的影响——他崇拜《浮士德》(一本十足的坏

---

① 作者的夫人曾患腹膜炎，病情比较重，作了手术。

② 指《两条路》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的初稿。

③ 指《两条路》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的校样。

④ 指短篇小说《瓦西里·莫扎伊斯基》(后改为《瓦西里神父》)，没有完成。

⑤ 托尔斯泰为了写回忆录，重读歌德的自传«Dichtung und Wahrheit»。他说，这书名《诗与真》"本身就是臆造，不好。我记得，作者并没有真心诚意地谈他的印象和感情"。"我不喜欢这本书，枯燥，拘泥细节，有资产者的味道，认为与公爵们结识很重要，同艺术一样。"

书）和莎士比亚（也是歌德的作品①），而主要是他以为拉奥孔、阿波罗等雕像，以及种种诗歌和戏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爱上屠格涅夫以后，就希望自己也能爱他所推崇的一切，为此我吃了多少苦头啊。我作了一切努力，但是怎么也做不到。权威们，享有盛誉，而且是虚假的盛誉的伟大人物，造成多么可怕的危害啊！[……]

十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大路上同洛明采沃村的一位青年农民革命家谈话，②第二天早晨读报时获悉二十二人被处死，都使我震惊。我动笔写这个问题。写得很糟。三天以来我每天都写一点，但都不好。很想回答一个问题：怎么办？[……]

十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健康状况恶化。近来一直在写最后一章。③太糟，因此扔掉了。读张伯伦所著关于犹太人的一本书。④不好，不过倒也启发人。艺术性的东西和宗教—形而上学的东西我都很想写。[……]

十一月二十六日[应为十一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玛莎刚去世，是在深夜一时。⑤真奇怪。我没有感到惊

---

① 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享有在他看来是过高的声誉，与歌德的极力鼓吹有关。

② 作者在当天开始写的一篇文章里叙述了这次谈话。文章后来题为《到底怎么办？》。

③ 指《论俄国革命的意义》一文的最后一章，后来形成单独一篇文章，题为《到底怎么办？》。

④ 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1855—1927），英国出生的亲德派政治哲学家，鼓吹雅利安种族在欧洲文化中的优越性，认为犹太人主要是起了消极作用。托尔斯泰读的是他写的《犹太人　他们的起源和在欧洲产生影响的原因》一书。

⑤ 作者的次女玛丽亚（1871—1906）死于格鲁布性肺炎。

骇，没有感到畏惧，也没有意识到什么特殊事情发生了，甚至没有惋惜、悲伤之情。我似乎认为有必要在自己心里唤起一种被悲哀深深触动的特殊感情，而且也这样做了，但是在心灵深处我却比别人（更不用说自己）有不好的、不恰当的行为时更为平静。的确，这是肉身领域里的事，因此无所谓。我一直看着她，看她怎样渐渐死去，令人惊讶地平静。对我说来，她是在我被揭示之前被揭示的人。我一直注视着她的揭示，心里是快乐的。但现在，在我能感知的领域（生命）里，这揭示中止了，就是说，我再也看不见这揭示了；但已经揭示的确实存在。“何地？何时？”——这些问题与此处的揭示过程有关，而与超空间、超时间的真正生命无关。应该记下：

[……]（五）在庄严的时刻，例如尚未埋葬的亲人的遗体躺在你眼前的现在，富人生活的无道德、错误和沉重鲜明可见。劳动是排解忧伤的最好手段，但是富人没有劳动的必要，只知寻欢作乐。而寻欢作乐在这种时刻又叫人难为情，于是只好不由自主地说些虚伪、伤感的废话。刚才我收到一些表示虚假同情的函电，还遇到傻女人克尼娅①，她认识玛莎。我说：“你听说我们家有丧事了吧？”

她说，“听到了，”立刻加上一句：“给我一个戈比吧！”

这倒好得多，痛快得多。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刚才运出去埋了。感谢上帝，我保持着原来的良好精神状态。现在同儿子们相处也容易些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纳亚纳　　身体不适已经

① 当地一农妇。

过去，但是心脏仍旧衰弱。心律极不齐。这很好。真的非常好。奇怪的是，只是到了我濒临死亡的现在，我才开始真正的生活，就是说，为自己、为上帝活着，不依赖别人。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啊！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它，但有时能感觉到它。这段时间在写新版《阅读园地》①，为孩子们准备上帝律法。很难，但是如果上帝允许，我能完成。许多想法，而且是很好的想法，应该记下来，但现在不行，太迟，已是晚上了。

我活着，常常回忆起玛莎在世的最后几分钟（真不想叫她玛莎，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对已离我而去的那个人是多么不合适啊）。她坐在一大堆枕头中间，我拉着她的一只清瘦、令人爱怜的手，感觉到生命渐渐离去，她渐渐离去。这十五分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时刻之一。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虚弱，内心感觉却很好。《到底怎么办？》问世。

[……]（十二）我此生看不到我的活动的后果了，这令我伤心。从我这一生中找不出一种活动使我能够完全确信我那样做不是从尘世的虚荣出发的，这也令我伤心。我需要的东西我已经有了，可我还在抱怨。

（十三）当代创作出来的一切作品以同样的力量吸引着我们。年代越是久远的作品，我们能看到的越少，因为大部分已被时间筛去。再往前，被筛去的更多。所以古代的东西才如此重要。我们能看到的作品象一个顶部朝下的圆锥体，接近顶部的是婆罗门哲学、中国哲理、佛教、斯多噶学派、苏格拉底、基督教；

① 一九〇六年作者打算修改并充实《阅读园地》，重新出版。他于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从事这项工作。新版本于一九〇九年问世，题名《每日必读》。

往后，范围渐渐扩大，有普卢塔克①、塞涅卡②、西塞罗③、马可·奥勒留、中世纪的思想家们，然后是帕斯卡、斯宾诺莎④、康德、百科全书派，再往后是十九世纪作家，最后是当代作家。当代作家中显然也会有扬名后世的，但是不容易发现。这是因为，第一，当代作家太多，无法一一浏览他们的作品；第二，一般人总是愚钝的，缺乏鉴赏能力，因此摆在显著地位的都是最坏的东西。[……]

---

① 普卢塔克（约45—127），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

② 塞涅卡（约公元前4—公元65），罗马政治活动家，哲学家，作家。

③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活动家，演说家，作家。

④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一九〇七年

一月十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两周我一直生病，现在还没有痊愈。这段时间读了普卢塔克①、蒙田②、瓦利舍夫斯基③，昨天读有关保罗的书④，今天读完了Memorabilia⑤。将道德观的高度发展与简朴生活，与技术方面的低度发展对比是很有意思的。现在技术方面取得长足进展，而道德方面却非常落后，要恢复二者的正确比例已毫无希望。近日记下一点东西，但是完全不能工作。为儿童编写的《阅读园地》和份量较大的新版《阅读园地》都开了头，可是我觉得力不从心。应该记下许多想法，似乎相当重要。

(一)今天我想，如果自视甚高，便不能平静地生活。平静、和善的生活的首要条件，是方济各讲的他若受阻将如何处理的一段话⑥。今天整个上午我都在努力缩小我自己的分母。看来不无好处。我清楚地回忆起，我现在指责儿子们的一切恶习，如嗜

---

①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藏有普卢塔克的《道德论》。托尔斯泰从这本书和下面提到的几本书中选材编辑新版《阅读园地》，后来题为《每日必读》。

② 指蒙田的《实验》。

③ 指瓦利舍夫斯基的《彼得大帝的遗产》。

④ 指十九世纪法国宗教史学家和哲学家勒南的《圣保罗》。

⑤ 苏格拉底的门徒色诺芬写的《回忆苏格拉底》。

⑥ 十二、十三世纪之交的意大利传教士方济各谈谦卑。托尔斯泰将这段话选入《每日贤人语录》。

赌、狩猎、虚荣、淫佚、吝啬……我自己都有过。主要的是，应该明白，你在道德、爱好、智力、特别是知识方面低于中等水平，是一个脑力渐衰的人，别忘记这一点，你就能轻松地生活了。要重视上帝的评价，而不是世人的评价。要承认世人对你的评价不高是公正的。

[……](六)不知道我对不对，我觉得我这棵树上的果实(是好还是坏？)现在才成熟。

[……](十一)在把我现在特别清楚地感觉到理解到的东西写出来以前，真不想死去。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写这种众所周知的真理是可笑的，然而现在我所理解的，应该说我所感觉到的真理，对于我却完全是新的。这真理就是要爱所有的人，全部生活的安排，都要从能够爱所有的人出发。很想给孩子们写上这一条上帝的律法。

[……](十八) 你越老越感觉不到人的真实性。在孩童时代，我认识的人似乎都是一成不变、从来如此的，而随着生命的运动，他们越来越成为不断变化的精神表象。现在对我说来，小塔尼亚已经不是一个确定的人，而是一种变化着的精神表现形式。[……]

四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半个多月没有写日记。这段时间日子过得不错。曾患重感冒，直到现在还虚弱无力。我用全副精力为孩子们上课，备课。我发现自己的体力和脑力都在衰减，但道德力量却与此成反比。想写的东西很多。但很多东西已被我永远搁置下来，没有完成，有的甚至还未动笔。应该记下：不一定来得及了。

(一)谈两个被埋在矿坑里的仇敌的短篇小说①。

① 这篇小说没有写出。

[……](五)记述一个经历过如耶稣在旷野受到的三次试探的人的生平。①

[……](二十)读韦里金的来信，想到论断的可怕危害。②是的，宁肯一百次错把坏人当成好人，也不要一次不再爱一个人了。

觉得很虚弱。

四月三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一段时间过得很好。还是做那些事。想写艺术作品，但是现在我未必胜任。不过主要的事应是不为自己追求什么。儿童《阅读园地》足以构成我为他人的服务了。今天感觉很不好，虚弱。要记下：

(一)时间是真正生活的表现形式之一，通过这种形式，我们，人们才得以了解生活。

(二)过真正的生活的，首先是孩子，他们刚踏入生活，还不知道时间。他们总希望什么也不要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越来越受时间的幻觉的支配。到了老年，这幻觉渐渐减弱，时间似乎过得更快了，最后，老人渐渐进入无时间的生活。所以孩子和老人在最大程度上过着真正的生活。而有性生活的人更多地是为真正的生活准备材料。

(三)人们谴责利己主义。但利己主义是生活的基本规律。问题只在于承认“ego”③，即自己的意识或自己的肉体，更准确地说，自己的精神意识或肉体意识，是自己的。

---

① 这构思没有实现。

② 移居加拿大的反正教仪式派领袖韦里金给托尔斯泰来信，谈及移民的情况和遇到的困难。这封信使托尔斯泰想到谴责的危害，因为他的许多朋友不信任并且谴责韦里金。“论断”即谴责，此语见《圣经·新约》，耶稣多次说：不要论断人。

③ 拉丁语“ego”(自我)是“利己主义”一词的词根。

[……](八)穷人比富人更感到幸福，因为需要得到满足(没有衣穿时得到衣服，饥饿时得到食物，无处容身时有了住处)比富人的种种希奇古怪的要求得到满足要愉快得多，无可比拟。

[……](十一)已记下六篇儿童故事的题目：

1.老妇怜悯残忍的地主；

2.一个虽遭不幸、却不灰心丧气的快活人；

3.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怎样怜惜狗、猫、鼠、蟑螂。

4.被埋在矿坑里的仇敌；

5.停战；

6.三次试探。①

[……](二十)读了关于杜马的报道②，实在为这些人既聪明又有文化感到遗憾。假如他们愚蠢而又目不识丁，罪孽倒会小得多。

[……](二十三)不是太阳在运动，而是地球围着它转；同样地，不是时间在前进，而是被时间隐蔽着的世界不断向自己呈现出来(注意)。

(二十四)对于老人一切都那么神秘，而对于孩子一切都那么明白。

(二十五)一个新人来到世界上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奥秘啊！

(二十六)避免一切使人们分离的事，做一切使人们联合的事。[……]

七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阅读园地》已

---

① 这些故事都没有写出。

② 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上提出他们解决土地问题的纲要，主张由国库和私人银行于十年内向土地所有者(主要是大土地所有者)贷款一百二十亿卢布，认为这样便能发展落后的农业。

搁在一旁，由于费尔滕入狱，我写小册子《不可杀任何人》。① 虽然还没有写完，昨天已念给切尔特科夫等人听了。现在想写致斯托雷平书② 和听戈登魏泽尔弹钢琴时想到的《举起手来》③。近来不知为什么人们很注意我，这对我非常有害。我总在报上找自己的名字。这大大地使生命晦暗、隐蔽起来。要斗争。[……]

八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我想，农奴制时代农民在道德方面比现在强得多。为什么呢？我想，这是因为压抑、贫困、痛苦能促进道德的完善，而自由、富足、外表的幸福则是有害的。其所以有害，是由于难办，要求多。一个人在小小的一间房子里，比在一座巨大的宫殿里更容易安排，而且安排得更好。这话听起来似乎荒诞，而我相信确实如此。我从这里得出一个结论，即人的幸福只是精神的，为肉体的、物质的幸福操心最能毁坏这幸福。从这里我又进一步得出结论：为自己的肉体幸福操心对人危害最大。如果不为自己的肉体幸福操心，那又该怎么办呢？关心别人的幸福，并且相信别人会关心你。所以忘我精神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法则。

九月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看《思想汇编》。如果它真象我自视甚高的时候感觉的那样对人有用，那就好了。④ 这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应该说是好而不是坏。我知道，萨莎和切尔特科夫要看我的日记。这使我感到写日记受拘束。

---

① 革新出版社主编费尔滕因刊印托尔斯泰的文章《不可杀人》而被捕。

② 在致俄国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书中，托尔斯泰说："人民对土地的不正确分配感到不满"，主张按照亨利·乔治的学说解决土地问题。

③ 这篇短篇小说于一九〇八年开始写，题为《凶手是谁？帕维尔·库德里亚什》，但未完成。

④ 切尔特科夫夫妇编辑的托尔斯泰言论汇编没有出版。

我要努力忘记他们。

近两三天心情沉重，直到今天还不能克服。原因是夜里有人向偷白菜的开了枪，索尼娅还告了官，当局派人来抓走四个农民，他们的妻子、父亲纷纷向我求情。他们不能设想我不是主人，特别是我住在这里，因此以为事情都是我干的。这使我非常难过，但是也好，因为我既然不可能有好名声，我便进入人们的看法没有任何意义的领域。近两天我一直未能克服恶劣的情绪。[……]

九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列宾在给我画像，使我写东西的时候感到有些拘束。这肖像没有必要，使人觉得乏味，但我不愿伤他的心。日子过得很好。意识到自己的巨大的幸福已有许久。约莫四天由于疾病而烦恼，斗争。谢天谢地，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忏悔的。

一直在编新版《阅读园地》，完成了很不成熟的初稿。来访者多极了。现在我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这令人难受。[……]想写妇女，写世界体制的疯狂。① 回答一些有意思的信。[……]

十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写信说我没有财产之后，受到意想不到、令人不快的责骂，使我烦恼。② 有一种受委屈的感觉，奇怪得很，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从尘世的虚名中解脱出来。我感到在这方面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多地体会到一种特殊的欢欣，生存的喜悦。是的，只要摆脱了（我正逐渐摆

① 第一个构思没有实现，第二个构思后来成为两篇文章的基础，即一九〇九年写的《报纸的花招》和一九一〇年写的《论疯狂》。

②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资助，托尔斯泰九月二十日在各报发表公开信，声明他不拥有任何财产。之后，他收到几封责骂他的信，反动报纸上出现了非难的议论和针对他的漫画。

脱）各种诱惑：愤怒、淫佚、财富、某种程度的好色，主要是尘世虚名，从内心立即就会发出光来。令人特别快乐。这段时间编写儿童《阅读园地》，把它并入大的《阅读园地》中。这项工作需要花大气力，但进行得还顺当。要记下：

（一）人生不是玩笑，而是一件伟大、庄严的事。生永远应该象死那样严肃、庄严。

（二）人们讲话时，似乎讲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其实从原因和后果来看，有两种全然不同的讲话。人们讲话多半只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这种讲话是多余的。第二种讲话是为了对别人有益处而向他传达自己的思想。这种讲话是好的。[……]

一九〇八年

一月十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十二天没有写日记。完成《阅读园地》初稿，写好前言。日子过得不错，只是前天在禁伐林中迷路，非常疲乏，今天心还痛。睡不好。写了几封信，该写的都写了。等切尔特科夫后天来。现在从记事本中抄一点。剧本考虑了两天。恐怕没有兴致写。①[……]

一月三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期间写了两封长信，一封给斯托雷平，②一封给扎达戈，大约是位波兰人。③两封信看来都不错，至少写的是心里的话。[……]

记下：

[……](五)人这个称号比世人的各种名分高得多，因此不能不对女王和妓女同等看待。不忘记这一点就好了，在生活中很需要。

(六)人做了好事，总被应许，自己也期待着在将来，永生永世能得到回报。这回报确实有，在永生永世，在眼前，在超时间

---

① 可能指关于小布雷金的戏剧。主人公的原型是谢尔盖·布雷金，托尔斯泰很称赞他的道德高尚的劳动生活。剧本未写出。也可能指作者不久后动笔的《帕维尔·库德里亚什》。

② 一月二十八日作者给斯托雷平写第二封信，再次主张用亨利·乔治的"统一税"解决土地问题，而不要按"斯托雷平改革"取消村社。

③ 一月二十六日给波兰政论家季马科(而不是扎达戈)的信谈及土地所有权、军国主义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

的瞬息间。

（七）在我的生命将尽的时候我才了解到生命的幸福和学问，因此我自己已经无法利用这方面的知识。我必须，我有义务将我知道的传授给别人。我第一次鲜明地感觉到了这种义务。

[……]（十八）读肖伯纳的作品。① 他的庸俗令人吃惊。他不仅没有一点自己的、超出市民之庸俗的思想，而且不理解前辈思想家的任何伟大思想。他的特点只在于善于用精心变换了的新方式讲最为陈腐的庸俗东西，使人觉得他讲的似乎是自己的新东西。他的主要特征是可怕的自信，能与之类比的只有他对哲学的完全无知。[……]

二月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四）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写这东西？② 有没有为自己争点什么的私心？我可以有把握地回答说，没有，我所以写，只因为我不能沉默，认为沉默是一种恶劣的行为，正象孩子们飞奔下山，即将掉进深渊或者摔倒在火车轮下而不设法拦阻他们一样的恶劣。

（五）（也与呼吁有关）如果我讲的是臆造出来、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事，本可以对我的话置之不理；然而我讲的毁灭不可能没有，而是必然发生。如果这样做会有什么危险、困难，是一种可耻、屈辱、违反人性的事，那么也可以考虑考虑，要不要按我所说的做，可恰恰相反，我呼吁人们做的事既安全又容易，既高尚又符合人的自尊心和天性。

[……]（十八）夜里好象重新思索了生命的意义。还是那些

---

① 不清楚读的是什么作品。

② 论文《暴力法则与爱的法则》。文章的十八、十九两章是用呼吁的形式写的。

道理：你应该做也可以做你的精神意识要求你做的事。不是你对谁有义务这样做，而是只有这种活动能给予你真正的幸福，这一点必然鼓舞你去做。假如要问，为了什么？那么 ein Narr kann mehr fragen als tausend Weisen antworten。①为了什么——这不关我的事，我不需要知道，也无从知道。没有一种器官是用来理解这一点的。[……]

三月十日　整整一个月没有写日记。坐在书桌旁写论文。写不下去，又不想放弃。至于内心修养，感谢上帝，那倒没有间断，而且越来越好。想写出我内心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还从未向人谈起过，谁都不知道。信多，访客多。没有特别重要的事。他们要给我祝寿。这使我加倍难过，不仅因为这是蠢事，阿谀之词令人不快，也因为我由于陈年陋习竟然对此事关注，虽然并不感到快乐。这使我厌恶。② 切尔特科夫来过。我同他在一起感到特别舒畅。大约一周前我患病。曾经休克。我觉得非常之好。而周围的人却因此而fuss③。昨天读了印度人写的一篇绝妙文章，④ 纳日温译。是表达得不清楚的我的思想。[……]

三月二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一直不好，不是一直，而是五天以来，但心灵上仍然非常之好。最近一天，昨天，很虚弱。今天睡到九点钟，虽然身体不适，写文章倒很顺手。原来不清楚的都已弄清，散步时想过，似乎全都清楚了，决定写

---

① 德语：一个蠢才能问的问题，比一千个智者能回答的还要多。

② 列宾、柯罗连科、布宁、勃留索夫等一批文化人在彼得堡成立庆祝列夫·托尔斯泰八十寿辰委员会。莫斯科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

③ 英语：慌乱起来。

④ 十九世纪印度哲学家、诗人维韦卡南达的文章《神与人》。

完。近日编写新版《阅读园地》(古谢夫[1]如此有效，如此热情地帮助我)，还写亲爱的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2]喜欢的儿童《福音书》(我们是这样称呼它的)。两项工作都很愉快，特别是《福音书》。现在我早晨给孩子们上课，但是常常缺课。这段时间还有一些跟生日有关的令人不快的操心事，不是我在操心，我只希望停止祝寿活动。刚刚收到为此事骂我的信。我想实现来信人的愿望——将信寄给报纸，同时明确表态。[3] [……]

(一)谈到知识，重要的不是知识的多寡，甚至也不是它们的准确性如何(因为完全准确的知识现在没有，将来也绝不会有)，而是它们的合理的内在联系，即知识应能从一切方面阐明世界。这有点象建筑物的情况。建筑物有富丽堂皇的，有简陋的，如冬宫和草舍。但不管哪种建筑，一定要能从四面遮蔽风雨，让人冬夏都能住，才是合理的建筑。一座房子的三面墙十分华丽，可是没有第四面墙，或者有四面墙而无房顶，或者没有窗户和炉子，这种房子比起能蔽风雨、住在里面不会闷死冻死的茅舍要糟糕得多。科学知识，学者们现有的知识与目不识丁的农夫的知识相比，情况也是一样。这个真理应该成为培养人教育人的基础。扩大知识要均衡地进行。

三月三十一日　(一)我从前以为理智(理性)是人的灵魂的主要特性。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模糊地感到了。理智只是

---

①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古谢夫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间是托尔斯泰的秘书。

②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施米特是作者的朋友，曾在莫斯科一所女子学校任教导员。

③ 三月二十五日作者给各报写信，说正在筹备的祝寿活动使他心情沉重，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因此产生反感。他请求停止一切筹备活动。后来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祝寿委员会发表声明，停止这项活动。

释放、表现灵魂的实质——爱的工具。（非常重要。）

（二）我知道，我看不到我这项呼吁的结果了，但我知道结果会有的，比知道人必死还确实。这不是指将会出现某种我预见到或者希望能建立的生活制度；而是指基督教世界的人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疯狂和邪恶将被消灭。这肯定，必定发生。我知道这一点，比知道人必死还确实（可写进文章中）。

五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直在写论文。用四天时间给波沙写对一个士兵的回忆。① 不很坏，但有挑战的味道。今天，关于我死后的版权问题有一次谈话，而不是书信。很难忍受。② [……]

五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 读了我的《暴力法则与爱的法则》一文的某些章节，我喜欢它，把它写完了。昨天，二十个农民被绞死的消息使我特别痛苦，沉重。我开始用录音器录一些，但未能继续下去。③ [……]

六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前天收到一封信，指责我富有，虚伪，压迫农民。说来惭愧，信刺痛了我。今天整日愁闷，羞愧。刚才骑了马，觉得离开家去讨饭，感激所有人并且爱所有人该多合我意，多叫我高兴啊。是的，我衰弱了。我不可能总靠精神的“我”活着。只要不靠精神的我活着，我的一切行为都会触犯别人。只有一点是好的：我对自己不满，惭愧。不以此而自豪就好。

写完了《我不能沉默》，寄给切尔特科夫。那篇大文章也几

① 作者为比留科夫编的传记写有关一八六六年审判士兵沙布宁的回忆。作者以辩护人的身份参加了那次审判

② 指作者同夫人的一次谈话，夫人要求他把他死后著作收入权转交给她。

③ 报载二十个农民因“抢掠”赫尔松省地主卢边科的庄园而被处死。托尔斯泰看到这条消息以后非常激动，开始用录音器口授反对死刑的文章。

乎完成了。① 病发作过一次。好在死的临近并未使我悲哀，虽不能说使我高兴，却是合我心愿的。脑力很好。既想编新版《阅读园地》，又想写艺术作品——写革命。②

六月十日　几天以来身体虚弱，今天却很好，睡足了觉，写关于莫洛奇尼科夫和判决的文章，③ 好象还不错。开始写给一位印度教徒的信，④ 可是卡住了。切尔特科夫改得好极了。看来结束了。大文章已交给人去誊清。[……]记下：

(一)今天早晨围着花园走，同往常一样回忆母亲，回忆我完全不记得，但一直是我的神圣理想的妈妈。我从未听见有人说她的坏话。我沿着白桦树林荫道向前走，快到核桃树林荫道时，看见泥地上有女人的足迹，便想到了母亲，想到她的身体。我无法想象她的身体。任何与肉体有关的想法都会亵渎她。我对她的感情多么美好啊！真想对所有的人，女人和男人，都怀有这种感情。这能做到。同人打交道时，对他们也有这种想法和感觉就好了。能够做到。我要努力。

六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这段时间写了关于对莫洛奇尼科夫的判决的短文，又改那篇大文章。昨天今天都在写勿抗恶，今天写完了，似乎很不错，修改文章也顺手。

读介绍赫尔岑的书。作者是一位眼光短浅的社会主义

---

① 《我不能沉默》、《暴力法则与爱的法则》两篇文章都经作者进一步加工。

② 描写革命者的两篇短篇小说：《凶手是谁?》，《世上无罪人》。作者于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动笔，但都没有完成。

③ 莫洛奇尼科夫因传播托尔斯泰的遭禁的文章而被捕，并判处一年徒刑。托尔斯泰为此写了《关于囚禁弗·艾·莫洛奇尼科夫》一文。

④ 印度政论家塔拉克纳特·达斯写信给托尔斯泰，请他就英国人压迫印度人发表看法。托尔斯泰的复信后来扩展成一篇论文，题为《给一位印度教徒的信》。

者。①

饭桌上发生了冲突。很遗憾。我不能唤起和善的感情，使我难过。昨天到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去过，同可爱的尼古拉耶夫一起修改校样。②刚才碰到索尼娅因为树木被砍而大怒。为什么，为什么她要折磨自己？我真可怜她，但又无法帮助她。

对我自己的地位，以及世界上的一切疯狂行为，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羞愧。这样下去是不可能的，难道我的感觉和思想会欺骗我吗？不，的确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七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不断有人来信对《我不能沉默》一文表示同情。③很高兴。今天自我感觉很好。[……]

七月二十日　　七月十一日的日记写到人们来信对文章表示同情。现在收到的是谩骂的信，而且相当多。我心情忧郁。④[……]

八月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读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很糟。维韦卡南达也不大令人满意。他“聪明过度”。两次听西博尔和戈登魏泽尔的音乐。⑤

---

① 指韦特林斯基的《赫尔岑》一书。此书作者同情赫尔岑的社会主义理想。

② 作者与谢·德·尼古拉耶夫（亨利·乔治著作的译者）修改《为儿童编写的基督的教导》校样。

③ 这篇文章七月三日在一些外国报纸和俄国报纸上发表。俄国报纸登载时，书报检查官作了大量删节。托尔斯泰收到六十封表示同情的读者来信。

④ 《我不能沉默》一文发表后，有二十一封“谩骂的信”寄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其中十一封是匿名信。

⑤ 八月二日和三日，西博尔（小提琴家，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和戈登魏泽尔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演奏。

第二次听演奏时就一个问题想了很多：我用某一种感情，某一种情绪去解释任何一部[音乐——译者]作品，把它纳入语言艺术领域，结果是有感动，有快乐，有激情，有惊惶，有柔情，有精神的爱，有庄严，有忧郁，以及其他等等，只没有一点非善意的因素，没有凶狠、谴责、讥笑等等。用文学的形式应该怎样写才能达到这一点呢？[……]

八月十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难受，疼痛。近几天不断发烧，勉强支撑着。想来是快死了。是的，在我于其中度过一生的荒唐、奢侈的条件下生活是难受的，然而在忙乱、医疗、虚假的缓解和治愈的条件下死去更加难受，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也不需要，只有精神状况恶化才是真的。对死的态度绝非恐惧，而是紧张的好奇。这以后再说吧，如果还来得及。

想讲几句话，虽然是小事。想说我希望怎样办我的后事。第一，继承人最好将我的全部作品交给公众使用；如果这做不到，也一定要把为民众写的一切，如《识字课本》、《俄语读本》交出。第二，虽然是小事中的小事，我希望在我的遗体下葬时不举行任何仪式，只需要一口木棺，谁愿意谁就把它抬到或运到峡谷对面的禁伐林区，埋在有小绿棒的地方。① 至少，有选这个或那个地方的理由。

这就完了。按照我还没有摆脱的老习惯，我想，还要做这做那——奇怪，主要是艺术构思。自然，这是琐事，而且我怕是无力好好实现这构思了。

的确，正如休塔耶夫所说的，"一切在你自身，一切在此时此

① 峡谷边上，靠近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住宅的地方，是一个唤起托尔斯泰童年回忆的处所。据他的大哥说，这里埋着一根小绿棒，那是人们友爱和幸福的象征。最后托尔斯泰就埋在这里。

刻"，一切在时间之外。既然如此，我自身的东西，超时间的东西，除了带来幸福以外，还会有什么呢？

八月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艺术创作）

（一）一个出身于无神论的、科学—自由派的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沉溺于教堂活动。十五年后他成为无政府主义革命家。

（二）一位神父的温顺、真诚的儿子在普通小学和中等神学院学习都很好。父母给他娶了亲，送他去供圣职。他的邻居，本教区的教民，有一个女儿，给她母亲一本书看，那母亲是一位虚荣心重的知识分子。他读托尔斯泰的著作，问题一个个产生。

（三）有个小男孩，是双目失明的乞丐的第六个儿子，引起首屈一指的自由派、无神论者的妻子的同情。这一家收养他，送他上学，他有非凡的才能，成为科学硕士。他回到故乡，见到儿时伙伴，所见所闻使他大吃一惊，重新思考一切，否定科学，认为唯一的真理、得救之路在于信仰上帝。

（四）一个伙伴经商，成了百万富翁，以自由派自居，同时又靠工人的劳动过活。

（五）一个贵族家庭的公子落到拉皮条的地步，后来热心于慈善事业，后来厌世。

（六）破产的半贵族有一个虚荣心重的儿子，通过婚姻谋取功名；另一个矜持的儿子则以绞死人谋取功名。后者曾经奉承前者，现在却摆起架子来。

（七）一个类似的人物，是有产者的儿子，贵族作家，靠为报刊撰稿为生，觉得这事见不得人，不能继续下去。①

---

① 这些构思都没有实现。

九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见好。精神方面越来越好，老重复这句话真乏味。

想写艺术作品，有个计划，只怕力不从心。[……]

九月十四日　　身体渐渐好起来。生日给卑贱的灵魂带来很多乐事，却给高贵的灵魂造成困难。不过我也不大能埋怨自己。① 我在奋力一点点地摆脱。今天拿出记事本来，为了记下早晨和昨夜第一次感觉到的，确实是感觉到的，那就是：我的生活重心已经从肉体生活转移到精神生活。我感觉到对肉体的一切完全淡漠了，而对自己的精神进展，即自己的精神生活，却一刻不停地关注着。

[……]今天一个外地的不好相处的青年来过，给我留下极不愉快的印象。图拉的革命家们就要来了。②

九月二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脚好一些，但总的状况（胃）很糟。精神方面倒是好的。工作在进行。只是现在才有真正的工作，只在八十岁的今天才开始生活。这不是开玩笑，要知道，生活不是用时间衡量的。我一直在编写《阅读园地》。不是一切都好。但可能有用。想写点艺术作品，写点重要的东西。信很多，而且很好。看不见结果多好啊！生活就是这样，为好的结果做准备（至少是怀着善良的愿望），而这结果是你见不到的。[……]

十月二十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几乎一个月没有写日记。一直在编《阅读园地》。想称之为《生活的学问》。精神方

---

① 俄国和国外广泛庆祝托尔斯泰八十诞辰（虽然取消了正式祝寿活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收到许多贺电贺信。

② 四位观点接近社会革命党人的图拉工人前去访问。托尔斯泰向他们表明了他对革命运动和政治斗争的态度。

面极好，死亡日益临近，死亡，以及我设想中的全部未来，我都是作为幸福来迎接的。开始写艺术作品。但是未必写得完，甚至不一定写下去。还开始给一位塞尔维亚妇女写信。① 总想简短而明确地指出基督教各民族生活中的错误。昨天收到一位中国人寄来的书。② 引人思考。[……]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身体——想说不好，但这不对，是虚弱，而这很好。《给一位印度教徒的信》昨天有进展，整晚读森德兰③，以便写回信。夜里梦见我既象是在写作，又象是在经历基督的悲剧。我既是基督，又是武士。记得我怎样佩上剑。鲜明极了。索尼娅去莫斯科了。我很喜欢一个艺术构思，却被我忘了，想不起来。应该记下。因为我想试试，我还能不能写艺术作品。如果不能，我也不伤心。要找个小题材来试试。[……]

十二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很想写点艺术作品，然而还没有开始，因为没有急于要写、不能不写的东西，这同不能不结婚时才应该结婚一样。

想准备一些真正的、合乎心意的东西来录音。④

[……]我感到特别幸福。虽然许多人因不了解我而恨我，也还有许多人过份爱我。一些人由于他们的伪宗教观点受到我的攻击本应恨我，却因《战争与和平》等不值一提的东西而爱我，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

① 作者给贝尔格莱德的安达·彼得罗维奇的复信后来发展成一篇论文，题为《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入奥地利》。

② 作者收到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翻译成英文的《大学》和《中庸》。

③ 指森德兰所著《圣经　其起源，发展和特点》。

④ 爱迪生派两位专家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去录托尔斯泰的讲话。十二月二十三日托尔斯泰对着录音器用俄、法、英三种语言阐述了他的某些思想。

十二月十四日晚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整整六天没有写日记。写完了《给一位印度教徒的信》，不精采，老一套。写了几封信。索尼娅在莫斯科。最近四五天身体虚弱。精神上本来还不太坏，但今天人们被绞死，受折磨，使我愤怒，激起我对刽子手们不是善的，而是恶的感情。考虑艺术创作，一部作品似乎正在诞生。[……]

十二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三天没有写日记。索尼娅回来了。列宾同诺德曼① 来。我仍旧觉得虚弱无力。反复考虑艺术作品。我似乎还能写。写了一篇怒气冲冲的序言和不能用的开头。② 精神上软弱。昨晚收到一封不怀善意的信③，说我靠写作发财。我是如此软弱，以致伤了心，作出了反应（已把信扔掉）。

十二月二十七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许多日子没有写日记。许多人来访，还收到一些很好的信。一直在针对斯托雷平的文章写文章，看来没有必要。④ 艺术作品在脑子里很清楚，但是没有兴致写。[……]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自我感觉极佳。第一次有情绪写作，虽然写得不好。不知道用什么标题。也许题为《世上无罪人》。我能想象，看得见可能性，而且十分高兴。[……]

---

① 列宾的妻子姓诺德曼—谢韦罗娃。

② 指短篇小说《凶手》。这篇小说还曾题为《毁掉的人们》，后来改为《凶手是谁？帕维尔·库德里亚什》，于一九〇七年构思，直写到一九〇九年秋，没有完成。

③ 此信是诺夫戈罗德省鲍罗维奇市一农民伊·格鲁舍夫斯基写的。

④ 记者斯托雷平在《新时代》杂志撰文，引耶稣的话来为死刑辩护。针对这篇文章，托尔斯泰开始写《死刑与基督精神》一文。

一九〇九年

一月一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非常、非常好。意识到爱把我越来越紧密地同一切结合起来，使我每时每刻都很快乐。昨天开始描写一个不被人爱的人物，① 明白了我铸成的大错。有许多话想说，可是来访的人和来信把我的思路打乱了。[……]

一月三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有两天身体不适，但精神状态宁静而坚定。越来越多地考虑写一篇短篇小说②，但是今天一早坐在桌前，左思右想，又觉得我会臆造。而写出来是多么、多么需要啊！感谢上帝，我认为需要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这段时间我修改关于斯托雷平一文的结尾。看来还行。

一月六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我觉得能写艺术作品。③ 但不是那么回事。没有情绪。今天完全不行了。而且也没有必要。

一月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几乎是兴致勃勃地写作了，但是写得不好。不值得费那些气力。今天毫无兴致，昨天写的看来也不高明，简直是糟糕。前天同安德烈谈过一次话。对我很有益处。话是这样谈起的：他们几弟兄都缺钱花。

① 短篇小说《凶手是谁？帕维尔·库德里亚什》的主人公。

② 指《修士司祭伊利奥多尔》。作者于一月十三日动笔写作。

③ 一月五日作者用戏剧形式写《凶手是谁？》的开头，标题为《帕夫卢什卡》。

我：为什么？

他：什么东西都涨价，而我们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

我：要生活得好一些，节制一些。

他：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说吧。

他：你说应该这样生活：不吃肉，拒绝担任军职。但是你怎样考虑跟大家一样过日子的那千百万人？

我：完全不考虑，只考虑自己。

我明白了，除大家的所作所为以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指南。我明白了，全部问题都在这里，就是说，除极少数例外，大家都这样生活，而且不能不这样生活，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指南。所以指责他们，或劝他们改弦易辙都毫无用处，而且引起恶感，对自己有害。几千年来人类的运动，是用世纪来衡量的，而你却想在几年间看到这运动。人类的运动是这样发生的：先进的人们一点点地改变环境，指出完善永远是遥远的目标，指出走向完善的途径（基督、佛、还有康德、爱默生[1]，等等），而环境也在逐渐改变，先进的人就又同大家一样了，只是有所不同。

知识分子是“同大家一样的”知识分子。

今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不想做。晚上六点写日记。一觉醒来，有两点我特别清楚，完全清楚了：（一）我是一个坏透了的人。我讲这句话完全是真心诚意的。（二）我死了好，我愿意死。

今天我非常恼怒。我所以还活着，是为了变得哪怕稍微不那么丑恶。甚至一定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活着。我将努力。主啊，帮帮我吧。

---

① 十九世纪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作家。认为大自然是精神的象征，主张过和大自然一致的质朴而明哲的生活。

一月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今天自我感觉非常好。但十二点以前除了摆牌阵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昨天的音乐使我十分激动。①[……]

刚才对工作想了许多。“那是一个晴朗的晚上，空气中散放着……”这种艺术作品我是不能写的。但是必须工作，因为工作是我的义务。既然喇叭已经交到我手里，我就有义务掌握它，使用它。有些东西涌上心头，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不由自主地想摆脱一切形式来写作，既不是论文、议论，又不是艺术作品，而是尽你所能讲出，倾诉出你强烈感觉到的东西。而使我强烈地感觉到、使我痛苦的是，我们的地位多么可怕，多么容易使人走上邪路。想写我打算做什么，我以为我能做到什么。[……]

一月十八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夜身体很不好，然而体验到一种期待死亡、并不想死而又丝毫不抗拒死的非常愉快的感觉。我对死的态度同我对任何自然的、合理的行为或事件的态度一样。我觉得无论如何死亡近了，就是说，几周之后，最多几月之后一定会到来。今天一上午摆牌阵，没有着手工作，因为感到虚弱无力。而题材太好了，我不愿意把它们写坏。又想到一个新的题材：一个自由的人，即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对报纸，对报纸上写的东西所抱的态度。要表现人们的反常、奴性、软弱——缺乏人的尊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思路很清楚。不知道能不能写好。②也许明天开始。现在已是晚上。我在等切尔特科夫，再不想别的主意了。

一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看报的时候，鲜明地想到一个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的、知道自己的使命的

---

① 十一日晚戈登魏泽尔在托尔斯泰家里演奏肖邦的作品。

② 作者不久就用这题材写了《报纸的花招》一文。

人对所有这些消息抱什么态度，脑子里鲜明地呈现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今天本来想写，但力不从心。现在我的工作台上已经有三件活儿了。恐怕连一件也做不完。[……]

昨天获悉，一位主教想到我这里来。早晨我到学校去请女教师转告他说，我在此恭候。

我总可怜这些人。有这种感情我觉得高兴。

这本日记簿写完了，而我曾以为写不完的。过了两年半，居然写完了。

不记得我是否记下了三天前那个夜里的事：我感到死已经临近，非常之近，迫在眉睫，而我是平静的，觉得很好，既不高兴，也不忧伤，更不恐惧。

一月二十二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开始用新的日记簿，身体非常虚弱，但精神方面不那么坏——我记得自己和自己的事业，虽不是时时刻刻，大部分时间是记得的。

昨天主教来了，① 我同他开诚布公地谈过，然而过于谨慎，没有说出他的全部罪过。我本应说出。索尼娅讲了他与她的谈话，使我反感。② 显然，他想改变我的信仰，如果改变不了，便铲除、缩小我对教会信仰的有害影响（照他们的看法）。特别令人不快的是，他要家里人在我弥留之际通知他。他们会不会想方设法让人相信：我临终时“忏悔”了。因此我要声明，似乎是再次声明，我临终时不会返回教会，不会领圣餐，就象我临终时不会说下流话或者看下流图片一样，所以如果将来有人说我临死时

① 根据东正教主教公会的密托，图拉主教帕尔费尼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企图让托尔斯泰返回官方教会。

② 帕尔费尼主教告诉托尔斯泰夫人，她的丈夫死后不能按教堂仪式下葬。他又说：“虽然如此，伯爵夫人，如果列夫·托尔斯泰病危，还是请您通知我。”

忏悔了，领圣餐了，那都是谎话。我所以讲这些话，是因为根据一些人的宗教观，领圣餐是一种宗教行为，即信奉上帝的表示，而对于我，领圣餐和其他一切类似的徒重外表的行为都是弃绝灵魂，弃绝善，弃绝基督的学说，弃绝上帝。

利用这个机会，我还要重复一次：葬我时也请不要举行所谓祈祷式，只消把尸体埋入土中，以免它发臭。[……]

二月四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昨天身体情况很坏。什么也没有做。努力克服不好的感情。读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① 有才华，但也有那种缺乏修养的文字上的草率，特别在描写大自然的时候。从普希金到果戈理那些大大小小的天才写作的时候总说："啊，不好，怎样才能更好一些。"现在的人却说："呃，不值得花力气，这样也过得去。"

阿尔志跋绥夫不仅有才华，而且有思想。不幸的是，他们(他也是这样)知道人们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考虑有哪些不确切之处，轻率之处，却对以往的伟大思想家们所做的事无知得令人惊讶。他们意识到自己很有胆量，非常明智，往往敢于对他们圈子里所有的人信奉的对象表示些微怀疑，却不知道，不仅他们的怀疑本身，甚至从他们的怀疑中产生的一切，早已被反复思索阐明过了，因此在这些问题上已经不存在待人去发现的新大陆了。虽则如此，阿尔志跋绥夫毕竟肯思考，而且独具一格，这一点不论在高尔基还是安德烈耶夫身上都是没有的。库普林只有才华而无内容。阿尔志跋绥夫既有才华，又有内容。但他们两人，尤其是阿尔志跋绥夫，无可比拟地高出于安德烈耶夫和高尔基

---

① 指俄国作家米·彼·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其中包括《血迹》、《下级准尉戈洛洛博夫》、《库普里扬》等。

之上。① 短篇小说《血迹》很好。《戈洛洛博夫》也不错。《库普里扬》的毛病是在描写作者不熟悉的事物时潦草塞责。行了，这个问题就谈这么多。

昨天《俄国言论》派人来谈主教一事，我口授。今天来校样②。寄走了。签署了给一位旧礼仪派教徒的信。收到几封有意思的信，特别是谈民众没有信仰的那一封③。

[……](三)还想记下一点，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得相信，人们给了我一种不属于我的，重要、"伟大"作家和人物的荣誉。而我的这种地位向我提出了要求。我感到，喇叭交给了我，而它本来可以在更有资格使用它的别人手里。可是不管愿不愿意，它在我手里，如果我不能好好使用它，那就是我的过错。近来我似乎更多地用它来说空话，重复老一套。努力吧。

还有，(四)我听到有人指责我没有将土地交给农民，我收到的信也有这样说的，报刊上可能也提到过。我不能不承认，如果我不怕家庭的指责，把土地交给农民(交给哪些农民？)，可能会好一些，可以用某种方式安排一下。但是，不管好也罢，歹也罢，我没有这样做却决不是因为我珍视这份财产。二十多年来，我

---

① 托尔斯泰对阿尔志跋绥夫、高尔基、安德烈耶夫和库普林的评价不是固定不变的。例如一九〇八年他读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自然主义长篇小说《萨宁》后，在给莫·缅·多克希茨基的信中写道："对于人类最优秀的人物和大智大慧者在解决各种人生问题方面所作的工作，作者显然不仅不了解，而且连一点概念也没有。他不仅不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对如何解决也没有任何想法。"关于库普林，一九一〇年托尔斯泰曾说："库普林是真正的艺术家，伟大的天才。他提出的人生问题，比他的同行安德烈耶夫、阿尔志跋绥夫等更深刻。"

② 指谢·彼·斯皮罗写的通讯《列·尼·托尔斯泰与帕尔费尼主教》的校样，发表在《俄国言论》一九〇九年第二十八期上。

③ 农民叶廖明的来信。

一直憎恨它，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它——不是靠我的著作就是靠我的朋友。我没有交出土地得到的唯一好处是，人们因此一直在谴责我，骂我。

现在我请求我的继承人在我死后将土地交给农民，将我的作品（不仅指我已交出的那一部分，而是全部）交给公众使用。假如我关于后事安排的这两项要求他们不愿意完全照办，那么哪怕能满足我的第一项要求也好，不过最好（对他们也最好）这两项要求他们都能办到。

二月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睡得很好。修改了《令人费解》①。开始写《儿童的智慧》②。看了《魔鬼》。心情沉重，不愉快。骑马的时候很清楚地思考了一些问题。[……]

二月二十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同昨天一样难受。大概是肝病，完全不能工作。本想拣起《帕维尔》③，重读一遍。本来可以写得不错，但是没有兴致。对《儿童的智慧》也没有兴致。[……] 恐怕写不了艺术作品了。修改了《报纸的花招》——不好。[……]

二月二十五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前天，即二十三日的事一点也记不起来。看来除了关于勿抗恶和关于学校的信以外什么也没有写。冷极了。二十三日似乎步行过。佐霞④坐车来接我。二十四日写《帕维尔》写得不错。也许能写好。可以讲许多有意思、有用的东西。来过一位访客，是革命使他昏头昏脑、走上邪路的。他憎恨、谴责一切人，至于他自己，他认为什么

---

① 后改题《报纸的花招》。

② 是用儿童与成年人对话的形式阐述作者的宗教道德观。

③ 即短篇小说《凶手是谁？帕维尔·库德里亚什》。

④ 国家杜马成员米哈伊尔·斯塔霍维奇之女。

都可以做。读雨果的作品。小说极好，诗却读不下去。[……]

三月五日　　[……]果戈理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他的心非常好，而思想较弱，就是说，不大胆，怯懦。

他的天才所产生的最佳作品是《马车》；他的心灵所产生的最佳作品是一些书信。

从他的全部活动看来，主要的不幸是屈从于教会和国家规定的伪宗教学说。如果他只是承认一切现存事物，那倒还好，可他还为之辩护，而且不是自己站出来辩护，却是通过斯拉夫主义诡辩家们之口；他本人也是个诡辩家，对于他的幼稚信仰是极糟糕的诡辩家。他想赋予他的文学活动以宗教意义，这使得他的思维方式更加糟糕，更加混乱。关于《钦差大臣》的一封信，《死魂灵》第二部，等等。

当他发挥出他的天才时，他写出了绝妙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当他致力于道德宗教问题时，他也写出了好的，有益的东西。但是只要他打算赋予他的艺术作品以宗教意义，那就会写出可怕、可憎的废话，《死魂灵》第二部等作品便是如此。

还要补充一句。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赋予艺术以它本来没有的意义。[……]

三月七日　　昨天有令人忧愁的消息。切尔特科夫要被放逐。① 他到我这里来，有病，衰弱，心情激动。失去他我怎能不痛苦啊！我惋惜的只是他的——绝非他个人的全部计划的破灭。然而这对于他也是一次考验，可能有好处，真正的好处。昨天我觉得非常、非常虚弱。**什么也没有**写，这在我是少有的事。索尼

---

① 警察当局决定让切尔特科夫离开图拉省，因为他在那里“危及社会平静和安宁”。

娅写了信，①她很愤怒。啊，如果她能够超越自己就好了……昨天试着写喜剧，不顺利，不想写了。

关于果戈理和别林斯基我想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对比。寒伧的果戈理多么正确，而显赫的别林斯基轻蔑地谈某个神②的时候则是完完全全不正确的。果戈理在教会的信仰中寻找上帝，其实在教会的信仰中上帝已经被歪曲了，不过他毕竟在寻找上帝。而别林斯基信仰科学，对科学的信仰又与对教会的信仰同样荒唐，如果不是更加荒唐的话（值得提一提黑格尔和他的一句话："alles, was ist, ist vernünftlich"③），而且无疑更为有害，因此别林斯基不需要任何神。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可以写文章的题材啊！④[……]

三月九日　昨天未记日记，而且什么也没有写。只口授了一封给一位神父的不错的信。⑤根据切尔特科夫的母亲的请求，皇上决定缓期执行放逐。切尔特科夫身体衰弱，精神状态也不大好——他舍不得家人，舍不得事业。可是他了解自己。而这是主要的。[……]

三月二十日　[……]今天觉得很好，这是许久以来没有过的。切尔特科夫情绪沮丧，我为他也为自己难过。越来越痛

---

① 托尔斯泰夫人在报上发表公开信，抗议当局放逐切尔特科夫。

② 指别林斯基致果戈理信中的一段："迷信随着文明取得一个个成就而逐渐成为过去，但宗教信仰往往与这些成就并存。法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直到今天，在开明、有文化的法国人中间还有许多真诚的、狂热的天主教徒，而许多人在脱离基督教以后，还紧紧地抱着某个神不放。"

③ 德语："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④ 文章没有写成。作者对果戈理、别林斯基以及其他作家的评价往往前后矛盾，反映出他本人的艺术观存在矛盾。

⑤ 科祖博夫斯基神父劝作者"返回教会"，作者口授了这封复信给他。

切地感到需要为grand monde①、也只为它写作。伊万·伊万诺维奇要出一系列小册子的设想②大大加强了我这种愿望。今天一上午读有关克里希纳的神话③。我所摈弃的（我指的是我们的圈子）对人民大众来说恰恰是绝好的东西：在别国人民中间流传的、类似基督传说的神话。我们决定出版：（一）印度的历史和现状概述，（二）关于克里希纳的传说，（三）克里希纳名言。然后还可以出版：（四）罗摩克里希纳④、维韦卡南达等现代人名言。然后是：（五）中国概况和三教，（六）佛教，（七）儒教，（八）道教，（九）穆罕默德名言，（十）巴布教派⑤。[……]

四月一日　　昨天切尔特科夫走了。我本想送他，但是人很虚弱。什么也没有写，开了一个头就丢下了。心绪一度十分恶劣，现在也不敢说好。这疯狂的生活（与农村的贫困生活相比，说是疯狂的生活还不够）折磨着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注定要在这种环境中怎样度过余生。如果不在别的方面，那么在认识到自己不对这一点上我显然向前迈进了。奢侈令人痛苦，羞愧，毒化一切。儿子们与我志趣不同，和全家人（包括几个女儿）一样极其自信，这些都使我难过。[……]

还想到中等学校多么有害，把孩子们都教坏了（沃洛坚卡·

---

① 法语：大众。作者指劳动人民。

② 媒介出版社编辑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打算出版一系列谈东方宗教的低价小册子。

③ 指印度哲学家巴巴·布哈拉提所著《克里希纳，爱之神》一书，一九〇四年纽约版。

④ 罗摩克里希纳（1836—1886），印度宗教思想家。

⑤ 巴布教派于一八四四年创立，在近东传播其教义。其信徒反对封建制度，要求将土地交给农民，主张人人平等、爱人如己。

米柳京的话——上帝是不存在的[1])，想到不能既讲授历史，数学，又讲授上帝的律法。这是一种没有信仰的学校。应该讲授道德学说。[……]

四月三日　[……]我想在《儿童的智慧》里写遗产问题。还想给伊万·伊万诺维奇写两本小册子，[2]以及《帕维尔》。

四月八日　[……]昨天和前天写《新生命》写了不少。但都是老生常谈，只不过别人和我都已忘掉。昨天还研究了孔子。[3]看来可以写。[……]

无论什么愿望，在意识到它出现了的时候问一问自己：这是谁的愿望，是托尔斯泰的还是我的，那该多么好，多么必要，多么有益啊。托尔斯泰要谴责某某人，觉得他不好，而我却不要。只消我想到这一点，想到托尔斯泰不是我，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托尔斯泰害怕疾病、责难，以及成千上万件对他有某种影响的小事。只消问问自己：我怎样看？一切就都完结，托尔斯泰也不会说什么了。你托尔斯泰想要或者不想要这个或者那个，这是你的事。但是不是照你的愿望办事，承不承认你的愿望正当合理，这却是我的事。而你知道，你应当而且不能不听我的话，听我的话你才能得福。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对我说来，这种把自己明确分为托尔斯泰和我的办法使我无比高兴，对善起良好作用。

今天什么也没有写，只是重读孔子。

四月十一日　两天没有写日记。身体不好。心情也不象

---

[1] 作者小时候，他的同伴沃洛坚卡·米柳京曾经告诉他，"中学里有一项新发现：……上帝是不存在的，教给我们的都是谎话"。

[2] 作者打算写两本介绍孔子和老子的通俗小册子交给媒介出版社出版。

[3] 作者重读一八五二年巴黎出版的《东方神圣宗教》一书中有关孔子的几章。

以前那样好了。托尔斯泰渐渐占了我的上风。不过这是他胡说。我，只有我才是我，而他，托尔斯泰，是幻想，丑恶愚蠢的幻想。天气冷，下雪。昨天收到几封很好的信。真叫人高兴！我写了一些回信。一直未能象我希望的那样答复布尔加科夫。[①] 今天要尽力把复信写好。同女儿们相处很好。同尼古拉耶夫一起修改克里希纳。[②] 今天想研究中国人，研究孔子。[……]

四月二十三日　[……]早晨修改《谈〈路标〉》[③]。此文看来没有必要。不和善。

《阅读园地》里有一句话说，只能以爱待人，很使我感动。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忘却这句话，与人来往时总会想起它来，这很好。把自己一分为二的想法淡薄了。但有时还有。一直收到令人高兴的信。今天身体很不好。一上午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读《路标》。语言令人吃惊。作者自己应该感到害怕。是一些生造出来的非俄语词汇，所表达的那些只能意会的新意又不清楚，不自然，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而且没有必要。这类词汇只在谈到不需要的东西时才可能有使用的必要。只在读者非常愿意猜谜时，这些词汇才被使用，也才有意义，而且总得带上一句附加语："你当然明白，你我明白是什么意思。"

奇怪得很，斯特拉霍夫的短篇小说激起我写艺术作品的愿望。这是真正的愿望，而不是象以前那种带着一定目的的愿望。

---

① 瓦·费·布尔加科夫(1886—？)，一九〇九年担任作者的秘书。作者就教育问题给他写的这封复信后来扩展成论文《论教育》。

② 根据托尔斯泰的建议，尼古拉耶夫编译了巴巴·布哈拉提所著《克里希纳　爱之神》一书，准备交媒介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进行了编辑加工，并写了前言。但小册子未能印行。

③ 《谈〈路标〉》一文尖锐批评了刚刚出版的文集《路标》，该文集中的文章是一批接近立宪民主党的政论家和哲学家撰写的。

它没有任何目的，或者说，它有并不宏大、但我也无法达到的目的：窥见人的灵魂。很想写。衰弱。

四月二十六日　　前天开始写艺术作品①，写了许多，但是不好，没有重抄。然而我并未失望。我想修改，而且知道怎样修改。昨天修改了《权利》②。我以为结束了，可是今天改得更好。我还修改了论教育的文章，现在好多了。昨天读了洛津斯基的著作③，否定的地方写得很好，虽然有些牵强，不过结束语写得很差。[……]

四月二十七日　　今天我能有的放矢地写下"如果我还能活下去"这句话，因为我感觉非常衰弱，睡了十个钟头，睡得非常好，但是感到一种过渡的临近——不是死亡的临近（死亡是一个糟糕的、被用坏了的词，同某种可怕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其实一点也不可怕），而是一种重要的、好的过渡，一种大变化的临近。[……]这种临近大变化的状态，我要大胆地说，非常令人高兴。现在可以清楚地看见，什么需要做，什么不需要做。谈《路标》的文章完全不值得写。论权利还可以写，论教育也可以写。艺术作品可写可不写。谈革命的文章非常非常需要。[……]

四月三十日　　[……]昨天索尼娅非常伤心地对我说，她从我的日记里看出我对她不满。我对此表示遗憾，她说我 in the long run④同她在一起是幸福的，她说得对。更不必说，一切都好。我因使她不快而感到遗憾这一点也是好的。她要我注

---

① 指中篇小说《世上无罪人》。

② 彼得堡大学生伊·克鲁季克请作者就民意党人约·伊·彼得拉日茨基所著《权利论》一书发表意见。作者给这位大学生的回信发展成论文《给一位大学生的谈权利的信》。

③ 指《欧洲和俄国工人运动的总结和展望》。

④ 英语：归根到底。

明，日记中涂掉的地方是我自己涂的。我很乐意这样做。①[……]

五月一日　　昨天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和莫吉列夫斯基来到。②莫吉列夫斯基的演奏好极了。我一直不停地流泪。早晨对论文③作了润色，似乎还不坏。

五月五日　　昨天工作情况不好。甚至什么也没有做。为伊万·伊万诺维奇编写孔子和老子。不很清楚。[……]读老子对于我意义重大。甚至与老子完全对立的卑劣感情，即骄傲、想当老子的愿望，也很值得注意。他说得多好：最高的精神境界总是与完完全全的谦卑连在一起的。

五月七日　　写论文，考虑《路标》。Dans le doute abstiens toi.④我打算放弃《路标》。⑤[……]

五月九日　　[……]晚上读文章和库普林的作品。极坏，粗俗，毫无必要地污秽。⑥[……]

我清楚地想象一部中篇小说或者一部戏剧，其中没有恶人、坏人，所有的人物都真诚地善良，都无罪。这多好，人们的善良和无罪多么清楚地显示出生活安排的不善和罪过啊。

---

① 根据夫人的请求，作者曾将他在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五年间写的日记涂去四十五处。见前注。

② 列·奥·帕斯捷尔纳克是画家，亚·雅·莫吉列夫斯基是小提琴演奏家。

③ 指《不可避免的转折》。

④ 法语：有怀疑就别干。

⑤ 托尔斯泰的秘书古谢夫在日记中曾经提到，托尔斯泰写文章尖锐批评当时刚出版的文集《路标》，可又不想发表，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想使文集文章的作者，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难过，另一方面也因为文集引起很大的争论，而托尔斯泰不想卷入争论。

⑥ 作者读俄国作家亚·伊·库普林描写妓女的悲惨生活的中篇小说《火坑》。他就这部小说指出："厚颜无耻的粗俗削弱而不是加强艺术效果。"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做这件事，我非常想做。[……]

五月十日、十一日　　昨天未记。前天的事记不得了。想起来了，我写论爱的文章①。[……]

昨天起得很早。给特列古博夫写了点无关紧要的东西。但考虑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第一，应该写封信请她想想自己的灵魂，想想真正的生活，让萨莎转交。② 第二，不要交出日记，不要为生前出版而写什么。目前我只把我正在写的论爱的文章作为例外。那是需要的。我可能错了，也可能没有错，但文章十分重要。[……]

写给妻子③：原谅我吧。我已经原谅了你，但是即便在身后我也不能不说出生前我不敢说（怕你生气，以至使我来不及，甚至永远来不及帮助你）的话：你生活得很糟，对于你自己很糟，你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使自己失去最大的福分——爱。而你是能够，完全能够把一切都做得最好的。我多次在你身上看见这种萌芽。帮助你自己吧，亲爱的。只要你开始去做，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你的最好、最真诚的我会帮助你。[……]

五月十三日　　[……]吃早饭的时候索尼娅简直可怕。原来她读了《魔鬼》，勾起她的旧怨，使我也非常难受。④ 我走到花园里去。开始写我准备死后交给她的信，但是没有写完，扔掉了，主要是因为我问自己：有什么必要？我意识到，这不是在上帝面前为了爱而做的。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她把心里的话都说了

---

① 五月九日动笔的《论爱》一文于七月十五日脱稿，改题为《唯一的圣训》。

② 作者想写一封信给妻子，让小女儿萨莎在他死后转交。

③ 在笔记本里，这段话前面加了一个标题：《给索尼娅的信》。

④ 中篇小说《魔鬼》使托尔斯泰夫人想起她的丈夫婚前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个农家女子的暧昧关系。

出来，而我，感谢上帝，使她消了气，我流下了眼泪，我们两人的心情都好了。

五月十五日　　[……]刚才出去，外面只有一个人，是阿法纳西的女儿①，来讨钱的。后来阿尼西娅·科佩洛娃在花园里找到了我，跟我谈树林和儿子的事，再后来是另一位科佩洛娃，她丈夫蹲监狱了。我又开始考虑人们怎样议论我。"他假装把什么都交给家里人了，而他自己只顾自己快活，谁也不帮助，"——我觉得委屈，想出走，似乎我不懂得应该在自己心中的上帝面前生活，生活在主里面，不仅不应该去管人们在议论什么，而且要以辱为乐。啊，我坏，我坏。只有一点好，那就是我懂这道理，不过不总是明白的，今天才想起来。好吧，我坏，我要努力变得不那么坏。刚才控制不住自己，以懊丧的心情把科佩洛娃打发走了，她是在我开始写日记的时候找到我的。艾恩罗特②是一位非常与众不同而且认真的人，他谦虚，朴实，有深度。塔涅奇卡③病了，惊动了所有的医生，为她大把大把地花钱，而村子里的人却穷死饿死。是的，不能出走，不应该，可我还是想死，虽然明知不好，非常不好。昨天修改了论文《革命》④……还不错。[……]

五月二十七日　　[……]今天本打算不写了。可是一提起笔却又写了相当多。也许，能写出点什么来。⑤只是我还不知道细节。[……]

---

① 农民阿法纳西·阿格耶夫的女儿。

② 一位东方学家。

③ 作者的外孙女，生于一九〇五年。

④ 即《不可避免的转折》。

⑤ 指写《世上无罪人》。

五月二十九日　[……]很想在《无罪人》一文里说明，所有的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而对别人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

六月十一日　[……]读巴枯宁谈马志尼的文章①。觉得有许多许多话要说。[……]

六月十七日　一早起来，觉得身体好多了。很虚弱，走了走，喝足了咖啡，记了日记。现在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艺术作品不吸引我。谢天谢地，我在这方面也有了进步。我已不去苦苦思索写什么，到底写不写，而是顺从我的心意，我想，既然我的心不追求别的什么，现在追求的便是对的。

六月二十日　昨天除修改《唯一的圣训》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同巴济列夫斯卡娅姊妹谈得很不错。②所有这样的人多么可怜。

[……]还有，昨天读恩格斯论马克思③……夜里在梦中对唯物主义进行了清楚、简单、谁都明白的批驳，因此惊醒。醒时的思想不象梦中那么清楚，但还留下一些。那就是：唯物主义者必须作出有造物者存在的荒唐假定，才能对物质作出解释，说明一个个的生物怎样由物质构成，其中第一个就是我，而我具有感情和理智这样的特性。

而非唯物主义者很清楚，我称之为物质世界的一切，是精神的"我"的产物。对于他们，主要奥秘是我与其他生物的分离。

---

① 指《致意大利友人书》，是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巴枯宁写给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一日马志尼召开的工人大会的一封信。马志尼是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民主共和派领袖。

② 作者同她们谈人生的意义，妇女的使命。

③ 作者读马努伊洛夫为一部百科词典撰写的条目《恩格斯》，其中引用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论述。

[……]

六月二十三日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朗读了《唯一的圣训》。反应是沉默和明显的不感兴趣。

[……] 睡得很好。醒来以后想昨天的事。现在该明白了，如果你想为他人服务，那么就要为grand monde，即为劳动人民工作，你写作时要以他们为对象。[……]

六月二十六日　[……] 越来越想写《叶夫多基姆的死刑》①。[……]

七月三日　两天没有写日记。六月三十日去找切尔特科夫。高兴的会面。晚上又到他那里去了。七月一日早晨就教育问题给一位农民写了一封很不错的回信②。还没有写完。[……]

七月十一日　[……]昨晚也写信，然后写《论科学》，主要的是，似乎写完了《唯一的圣训》和信件。前天的事我只记得骑过马。不记得了。累了。决定去斯德哥尔摩。③精神方面很好。

七月十二日　[……]昨晚同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谈出版和追究法律责任问题，使我很难过。④如果她知道，而且明白，她一个人如何毒化了我一生最后的时日，那就好了。我既不会说，也不相信任何的言词会对她起什么作用。

从一清早至喝咖啡的时刻修改《论科学》，精力已经耗尽。大脑疲惫。早晨在床上为和平大会写了点东西。[……]

---

① 中篇小说《世上无罪人》的新稿标题。

② 答农民费·安·阿布拉莫夫关于现代科学的意义的提问。后来作者将复信写成论文《论科学》。

③ 七月六日作者收到请柬，请他参加八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和平大会。他接受了邀请，开始准备在会上作的报告。

④ 彼得堡一个出版商未经托尔斯泰夫人同意便印行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三死》和《童年》片断，她准备向法庭起诉。

七月二十日　　[……]刚才为了斯德哥尔摩大会而重读给瑞典人的信①和《天国》②。话似乎都讲了。不知道还说什么。正考虑一些可以讲而且应该讲的东西。再看吧，到时候就知道了。

重读我这些旧文章的时候，我确信我现在写的东西要坏些，差些。不过我并不因此伤心。相反，我将尽量少写。另外一项更重要、更必须做的工作摆在我面前。帮助我吧，我的上帝。

七月二十一日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从昨晚起就不适，而且烦躁，直到两点我都无法入睡，醒来感到虚弱。我是被唤醒的。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彻夜不眠。我到她那里去了。她有点疯疯癫癫的。说杜尚给她下了毒药，等等。我得告诉她斯塔霍维奇来了信，③因为她认为有些事情我瞒着她，而这封信使情况变得更糟。我累了，再也受不了啦，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病人，觉得不可能，完全不可能怀着爱心理智地对待。此刻我只想离开，完全不参与。别的我什么也做不到，我已经认真考虑过逃走。好啦，拿出你的基督精神来吧。C'est le moment ou jamais.④可是我非常想出走。我在这里未必对谁有什么用处。牺牲是痛苦的，却又害一切人。我的上帝，求你帮助我，教我如何去做。我只愿按你的意志，而不是按我的意志去做。我一边写一边问自己：这是真心话么？我没有在自己面前卖弄么？求

---

① 指一八九九年作者给一些瑞典知识分子写的信。

② 即《天国就在你们心里》。

③ 国家杜马成员斯塔霍维奇告诉作者，作者在一封信里尖锐批评瓦西里奇科夫公爵田庄上对农民的非人待遇，冒犯了公爵。作者七月二十一日给斯塔霍维奇的信解释说，他批评的不仅是公爵田庄上的作法，而是整个土地所有制的非法性。

④ 法语：现在不做就永远做不成。

你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

[……]只记下一点：

对一个人说来，认为自己的生活是生活的中心就是丧失理智，疯狂，偏差。

七月二十三日　[……]我决定交出土地。昨天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谈过。① 摆脱这龌龊的、罪恶的财产有多难啊。[……]

读了一篇关于死刑的极好的短篇小说②。[……]

七月二十六日　[……]午饭后我谈起去瑞典的事，引起可怕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她要服吗啡自杀，我从她手中夺过来，扔在楼梯下。我斗争了。但是当我躺在床上平心静气地思考一番之后，我决定取消此行。我去告诉了她。她可怜，我真心怜悯她。[……]

八月一日　前天去科尔普纳。弄错了。似乎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晚上布图尔林③和戈登魏泽尔来。昨天翻译《大会》④，同萨莎一道骑马。晚上朗读为大会准备的发言，不好。今天修改。好了一些。很难过。想必是，甚至一定是我的过错。今天好些。还没有放弃那个计划⑤。[……]

---

① 作者想在遗嘱中写清楚，他完全放弃财产，并将以前归他所有的土地全部交给农民。他同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作客的司法界人士伊·瓦·杰尼先科谈过这问题。

② 卡兹米切夫所著《在绞架旁》。

③ 亚·谢·布图尔林，七、八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④ 作者将他准备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上作的报告译成法语。

⑤ 七月三十日晚上，作者告诉杜尚·马科维茨基，他计划秘密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到国外某地去，并同他商量了护照问题。马科维茨基建议托尔斯泰去捷克或斯洛伐克。

八月十一日　　[……]读康德，① 一直在考虑运动和物质，空间和时间。[……]

八月十八日　　[……]读孟子② 和收到的信件。[……]

八月二十日　　[……]今天醒来仍旧虚弱，思维也不活跃。迎着马匹走去，一路上只想一个问题，实际上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不断写文章谈一件事，想必已经使所有的人厌烦，正象克罗夫特·希勒③ 一样。我应该默默无语地过日子。如果要写，如果非常想写，也只写艺术作品，那是常常吸引我的。自然，我写作不是为了得到好评，而是为了向更广大的听众说出我想说的话。我讲话也不是把我的想法强加于人，而是促使自我完善。[……]

八月二十一日　　[……]今天醒得早。非常、非常虚弱。开始读波蒂埃谈中国的书。收到一些很好的善意的信，我真不配。什么也不想写。[……]

八月二十四日　　散步走得很远，很愉快。考虑生活里确实存在什么。记在小本子里了。又是什么也没有写。读《福音书》，好极了。对果戈理也有好感。特别喜欢愿意拥抱人类而不是拥抱个人的思想④。

[……] 晚上读孔子⑤，同伊万·伊万诺维奇谈出版宗教书

---

① 作者重读康德的论文《仅在理性范围里的宗教》。

② 指詹姆斯·莱克的三卷著作《中国经典作家》（英文本）第二卷：《孟子的生平和创作》。

③ 英国人克罗夫特·希勒不断寄去他的神秘主义著作《超基督教义问答》一书的大量附录，使托尔斯泰厌烦。

④ 果戈理的《复活节》一文的思想。

⑤ 指詹姆斯·莱克的《中国经典作家》第一卷：《孔子的生平和学说》（英文本）。

籍和几戈比一本的小册子《每日必读》，谈得很多，很好。

八月二十五日　　[……] 非常重要。虽然这样做很不谦虚，我不能不写下面这段话。我恳求那些收集我的便条和信函、纪录我的谈话的朋友们，不要认为我有意不付印的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我读孔子、老子、佛（对《福音书》也可以这样说），发现除了形成一个学说的深刻、连贯的思想以外，还有些最怪诞的言论，或者是脱口说出的，或者弄错了。而这些怪诞的，有时是自相矛盾的思想和言论，正是学说所揭露的人所需要的。不要坚持这些。任何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都会说十足的蠢话，可是人们却将这些话记下来，然后时时引用，视为最重要的权威。[……]

九月四日　莫斯科　　昨天我们顺利抵达。[……]如果一个人在领略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觉得似乎是他自己创造了这样美好的东西，不仅似乎，而且确实体验到一种欢乐的感情，这件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品。在音乐里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在这一点上，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容易看出艺术的主要意义——结合。艺术家的"我"与所有领会他的作品、融合成一个整体的"我"融合起来。[……]

九月九日　　睡得很少。一早就出了门。情绪很好。一切都使我产生悲悯之心。遇见一个卡卢茨克农民。专门作了笔记。① 似乎只有我会受到感动、后来我又遇见一个赶大车的，一个步行的，两人见我是老爷，脸上都露出恶狠狠的、仇恨的表情。我真难过极了！我多么想摆脱这种处境啊！可是看来我就得象这样一直到死，回家以后我记下了这件事，接着看了《答一位

---

① 后来作者就此事写了《同一个路人的谈话》一文。

波兰妇女》[①]，结束了。还看了《老子》[②]，也结束了。补充了报告。[③] 现在写完这篇日记就去吃饭。[……]

九月三十日　　[……]布朗热来过，同他谈孔子。[④] [……]

十月十日　　[……]晚上读安德烈耶夫的作品。印象仍然是十分明确的。早期的短篇小说写得好，近期的则经不起任何批评。[⑤] [……]

十月十四日　　[……]读安德烈耶夫的作品。记不起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二）一件艺术品只有在领略它的人除了他看到、听见或理解的以外不能设想任何别的东西的条件下才是真正的艺术品。领略它的人要有一种类似回忆的感觉——似曾相识，接触过多次，早就知道，只是说不出来，而现在别人向他说出来了。主要的是，他觉得他听见、看见、理解的这东西，不可能是另一个样

---

① 斯捷范尼娅·利里乌用德文写信给作者，请他发表谈话保护受压迫的波兰人民。作者的回信扩展成论文《答一位波兰妇女》。

② 作者编辑了《中国贤人老子语录　列·尼·托尔斯泰选》一书，并写了题为《老子学说要点》的前言。此处指他修改该书的校样。

③ 作者补充了准备拿到斯德哥尔摩和平大会上去的报告，交给叶·施米特去柏林一个文化名人报告会上朗读。

④ 媒介出版社工作人员帕·亚·布朗热编写了《各时代各民族的卓越思想家们　孔子的生平和学说》一书，由托尔斯泰主编。托尔斯泰看该书校样，并作了一些修改。

⑤ 作者读过的安德烈耶夫的作品，至今保存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藏书中。作者对安德烈耶夫的某些小说作了如下的批注：《曾经有过》——没有内容，只有场景；《沉默》、《瓦利亚》——好极了；《河上》，《到黝暗的远方》——很美；《节日》——写得好；《基督徒》——是一篇很好的小说；《野兽的诅咒》——开头令人赞叹，可是结尾没有意思；《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差劲；《恶犬》——一般；《七个绞刑犯的故事》和《黑暗》——差劲，心理方面写得不对头，废话多。

子，而只能是他此时所领略的这样。如果领略艺术品的人觉得艺术家展示给他的东西也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他看得见艺术家本人，看得见他怎样随心所欲，那么就没有了艺术。

（三）某些艺术（音乐，戏剧，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绘画）具有两重性，即思想（艺术的任务）与表演、表达分离。音乐的作曲与演奏，戏剧的剧本创作与表演，绘画与其他造型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构思与表达分离，在插图中则完全分离。在这些有两重性的艺术中常常可以遇到虚假的艺术，一方面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思想，另一方面是音乐家或演员或画家的出色表演或表达。戏剧和音乐尤其如此。有些剧作家（安德烈耶夫便是其中之一）和作曲家不关心剧本或音乐作品的内容、意义，有无新意，是否真实，却把希望寄托在表演上，把自己的作品弄得便于表演，追求表演效果。[……]

十月十九日　[……]读《俄国思想》刊登的《白马》、《白桦》和诗。我要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个疯人院，而我却重视这些读者和作家的意见。① 惭愧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十月二十一日　[……]开始写《一个神父的笔记》。能写成一篇很好的东西。也许我能写出来。② 想写这一篇和《一个仆人的笔记》③。

[……]刚才同萨莎④说话。她谈到孩子们的贪婪，说他们

① 《俄国思想》杂志一九〇九年第一期刊登了鲍·萨温科夫（1879—1925，曾参加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中篇小说《白马》，费·索洛古勃（1863—1927）的短篇小说《白桦》，亚·勃洛克（1880—1921）和其他俄国诗人的诗作。

② 没有完成。

③ 农民诺维科夫在一个公爵家里当差二十六年后，写了《一个仆人的笔记》。托尔斯泰读了手稿，赞叹它的诚挚和真实，也想用笔记的形式写各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但这个意图未能实现。

④ 作者的小女儿。

指望我死后得到我的作品，就是说，指望我死。我真可怜他们。我活着的时候就把财产全部交给了他们，以免他们受诱惑，盼我死。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希望我死。是的，确实是这样。人是有理智、会说话的生物，如果人使用这二者来过动物一样的生活，那就太不幸了。我这是在责备他们，不好。既然他们这样生活，那就说明他们不可能按别的方式生活。而我却指摘他们。还有，我想写艺术作品。可以把话都说出来，使自己轻松一些，又不责备任何人。[……]

十月二十四日　　[……]读高尔基的作品①。非驴非马。[……]

十月二十五日　　昨晚读高尔基的《小市民》。毫无价值。[……]

十一月九、十日　　晚上读高尔基的作品。他熟悉黑帮民众，语言极好，我指的是人物对话。② 但心理描写完全是任意的，没有根据，也就是说，随意将一些感情和思想强加给人物，而且多半是英雄的心理。此外环境也十分缺乏道德。还有，对学问奴隶般地尊崇。

[……]晚上在家读完高尔基。全是臆造的，不自然的，博大的英雄情感和矫揉造作。然而很有才华。他同安德烈耶夫一样，没有什么话要说。他们应该写诗，或者象安德烈耶夫所作的抉择那样，写剧本。诗歌容许含糊，戏剧则有布景、道具和演员，这些都能救他们的命。契诃夫也是这样，但他有喜剧性。[……]

十一月二十三日　　[……]午饭后读论高尔基的文章。奇

---

① 指《小市民》和其他作品。

② 作者可能读的是高尔基写底层人物的早期短篇小说。作者用了“黑帮”一词，但显然没有赋予它以政治涵义。

怪的是，我对他有一种不好的感情，我正努力克服。如果要为自己辩解，我可以说，那是因为他同尼采一样，是一位有害的作家。他天赋很高，却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即对生命的意义的理解，同时又很自信，他的自信因得到以他为代表的我们这个“有教养的”世界的支持而进一步传染这个世界。例如他的一句名言：你信上帝就有上帝，你不信上帝就没有上帝。这句话很糟糕，却又使我深思。我常说常写的那位自在的上帝是否存在？真的可以说，如果你相信这位上帝，他就存在。我也一直是这样想的。因此在基督所说的爱上帝也爱他人这句话里，我总觉得爱上帝是多余的，与爱他人不相容，不相容的原因是，爱他人非常清楚，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而爱上帝却相反，非常不清楚。承认有自在的上帝是可以的，但是爱他呢？……这其中有我常常感受到的对《福音书》上的词句奴隶般的听从。

上帝是爱——这话不错。我们认识上帝只是凭着我们在爱这一点。至于说上帝是自在的，这只是一种推论，常常是多余的，甚至有害。如果别人问：有没有自在的上帝？我应该说而且也会说：大概有，但是我对这位自在的上帝一点也不了解。作为爱的上帝就不一样了。这位上帝我确实知道。对我说来他是一切，他说明我为什么活着，他是我的生活目的。[……]

十二月三日　　[……]晚上全神贯注地修改墨翟。也许很好。①[……]

(一)要成为语言艺术家，必须在精神上能上能下。这样他就能了解一切中间层次，能够在想象中象处在各个不同层次上的人那样生活。

---

① 布朗热根据托尔斯泰的建议，为媒介出版社编写了介绍墨翟的小册子《兼相爱说》。托尔斯泰修改了校样。

（二）我不喜欢象歌德的《浮士德》之类的作品那样，用艺术，用戏剧的形式来回答宗教、哲学、伦理学问题，我甚至认为这类作品从诗歌的角度来说也是拙劣的。对这些问题应该避而不谈，要谈也要极其谨慎小心，不能考虑如何使言词动听，尤其不能要韵律。[……]

十二月十九日　　[……]早晨散步，考虑应该停止为听而不闻的“有教养者”写作了。要为grand monde——人民大众写作。我计划大约写十篇文章：（一）谈酗酒，（二）谈骂人，（三）谈家庭纠纷，（四）谈分家，（五）谈贪财，（六）谈真实，（七）谈打人、斗殴，（八）谈妇女，尊重妇女，（九）谈怜爱动物，（十）谈清洁的都市生活，（十一）谈宽恕。① 我当时不是这样考虑的。现在记不得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读《多情客游记》。它使我回忆起青年时代和对艺术的要求。②

① 在作者的笔记本里，只有《谈酗酒》一篇开了头。

② 托尔斯泰重读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的小说《多情客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游记》。一八五一和一八五二年托尔斯泰曾将这部作品译为俄语。

一九一〇年

一月六日　　来信很多，有趣的很少。电影摄影师到。我稍稍修改了《梦》和《穷人》①，决定就这样寄给切尔特科夫。一般说来，应该停止写作，并且不再关心写出的文字。[……]

一月十三日　　收到的信很一般。《乡村三日》全部重读完毕。看来要写完了。[……]

午饭后去看萨莎②，她病了。[……]从她那里拿了一本高尔基的作品。读了。很糟。但主要的是，我不应该对这种错误的评价感到不快。应该只看他好的一面。③[……]

一月二十三日　　[……]拿起《每日必读》，编了一点。但是这件事越做越使我反感。应该承认这一切都是愚蠢的，没有必要的，得尽快摆脱。觉得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好。这就去吃饭。饭后又编我讨厌的《每日必读》。打文特牌。

---

① 随笔《梦》是《乡村三日》的结尾部分，《穷人》是随笔《活着的与正在死亡的》最初的标题。

② 指作者的小女儿。

③ 作者读的是知识出版社一九〇二年出版的高尔基短篇小说集第二册。据马科维茨基说，托尔斯泰对《瓦连卡·奥列索娃》和高尔基其他一些短篇小说是这样评论的："不是平民的语言，不自然到极点。一切都不自然，对大自然的描写是这样，比喻也是这样。"

二月五日　[……] 好歹编完第五本小册子：《爱》①。散过步。讲出我生活中的痛苦的想法很吸引我。惭愧的是，一位女大学生的来信谈到《转移财产》使我不快。② 这就去吃饭。

二月十一日　[……]前天布朗热来过。应该给他写佛的前言。③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主要的是，使人们疏远、苦恼的世间种种罪孽（其中也有我的罪孽）所造成的痛苦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暴露。今天通过《一个仆人的笔记》我对这一点考虑得特别明确。可以写得很好！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合适。④

[……]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走了。《阅读园地》卖得很贵，对此我昨天同她谈了我的希望和不快。她说那她就什么也没有了，一口拒绝。[……]

二月十七日　活着。收到一位基辅大学生写的令人感动的信，他劝我离家出走，过贫苦的日子。⑤

---

① 作者开始编另一本名言集，后来题名《生活的道路》。与以前的集子（《阅读园地》，《每日必读》）比较，不仅选材不同，而且不按日、星期、月份编排，却按题目（"论信仰"、"灵魂"、"爱"、"愤怒"，等等）编排。《生活的道路》在托尔斯泰死后才于一九一一年发表。

② 商学院女学生佩图霍娃写信问作者，"将财产转移到妻子和孩子名下这种实际解决财产问题的办法……对于您的整个严密的学说说来，是不是一种妥协，一种治标办法？"作者没有回答。

③ 托尔斯泰读了布朗热所著关于佛的文章，并为之写了题为《学习宗教学说原理的意义》的前言

④ 作者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想挑选些材料编入《生活的道路》。他大概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但同时又说："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不管多么奇怪）普希金，是我特别推崇的作家……"

⑤ 大学生曼焦斯要作者放弃伯爵爵位，将财产分给亲人和穷人，一分钱也不留，靠乞讨度日。作者在回信中说，"您建议我做的事：放弃社会地位和财产，将财产分掉……我已经在二十五年多以前做了。但我还同妻子和一个女儿住在家里，生活条件奢侈得可怕，可耻，而周围却尽是赤贫的人，这不断地、日益强烈地折磨着我，我没有一天不在考虑按您的劝告去做。"

二月二十五日　　[……]从头到尾写完了短篇小说《霍登广场》，很糟糕。①[……]

三月二十三日　　身体很好。信件。编小册子的工作很乏味。就自杀问题写了一封信②。也不喜欢。想为捷利亚京基写一个剧本。③这就去吃饭。洋琴手来了，很讨人喜欢。

三月二十五日　　步行很远。遇见杜纳耶夫。心情忧郁。一些想法使我激动。我不是没有力量加以表述，就是找不到适当的形式。柯罗连科就死刑问题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④骑马了。晚上在牌桌旁消磨时光，心里很难受。该停止了。这就去睡觉。

四月三日　　[……]睡得很多，但是越来越乏力。现在五点钟。刚刚醒来。信函很多，答复了几封。一早就想写怎样埋葬我，下葬时宣读什么。可惜没有记下来。我感到死亡越来越近。毫无疑问，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生命越来越精神化，所有的人大约都是如此。全人类的生命也一样。全部生命、任何生命的实质与意义就在这里，所以我的生命的意义也只在于它的精神化。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这样去做，你就会知道，你在做你应份做的事：你本身精神化并以你的生命多多少少促进普遍的精神化，即

---

① 一八九六年莫斯科霍登广场惨案发生后，作者就想写文章"作出反应"。一九〇九年底、一九一〇年初，他读了有关惨案的一些材料，决定写短篇小说《霍登广场》。小说未经加工，作者生前没有发表。

② 当时报纸经常刊登自杀的消息，青年学生自杀的特别多。女医士拉布科夫斯卡娅给作者写信谈自杀问题。作者的回信发展成论文《论疯狂》。

③ 切尔特科夫家在捷利亚京基。应住在他家的青年人的要求，托尔斯泰打算写一部喜剧，一部悲剧，供他们在家里演出。

④ 指俄国作家柯罗连科(1853—1921)写的《生活现象　一个政论家关于死刑的笔记》。

完善。[……]

四月十日　[……](一)如果你生别人的气，那么你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不好？如果你生动物的气，那么最可能的是你身上有不好的东西。如果你生物品的气，那么你应该知道，问题都出在你身上，你应该控制自己。

[……](三)我把财产交给孩子们，罪过太大了！我害了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女儿们在内。现在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四月十七日　[……]收到切尔特科夫的一封很好的信，以及一份中国杂志。杂志很吸引我。①[……]

四月二十日　[……]晚上读甘地论文明。很好。[……]

四月二十一日　[……]读一本谈甘地的书②。很重要。应该给他写信。随后米沙来了，接着是安德烈耶夫到。这人不大有意思，但待人和蔼可亲，不那么板着面孔。[……]

五月十二日　[……]个人和民族多么容易掌握那些被称为文明，真正的文明的东西啊！上大学，修指甲，让裁缝和理发师为他服务，出国走走，就成为最文明的人。对一个民族说来，多一些铁路、学院、工厂、无畏战舰、堡垒、报纸、书籍、政党、议会，就成为最文明的民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都抓文明，而不抓教育，个人和民族都是如此。前者容易抓，不需要费力气，又能得到赞扬，而后者却相反，需要紧张的努力，不仅得不到赞扬，还总是被多数人鄙视和憎恶，因为它揭穿文明的谎言。[……]

五月二十七日　[……]今天一早，不对，是昨天夜里醒来，记下十分强烈的新的感觉：

---

① 作者收到由上海寄来的杂志《The World's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1910年第4期)，读了《中国文明》一文。

② 甘地寄去他的朋友约瑟夫·多克写的《甘地　南非的印度爱国者》一书。

(一)我第一次鲜明地感觉到这整个世界的偶然性。那么明白、简单、理智、善良的我，为什么生活在这个混乱、复杂、疯狂、恶毒的世界上？为什么？

(二)(关于法庭)真希望这些不幸、愚蠢、粗鲁而又洋洋得意的恶人明白，他们穿着制服，坐在铺了绿色呢子的桌子后面，煞有介事地重复、分析印在侮辱人类的坏书里的毫无意义的词句时，他们在做什么；真希望他们明白，他们称之为法律的，不过是对写在所有人的心里的永恒律法的粗野嘲讽。在被称为教堂的地方毫无恶意地射杀飞鸟的人，以亵渎神明的罪名被判处流放和苦役，而这些人却不断地亵渎世上最神圣的东西——人的生命，并且以此为生。沙皇教他天真无邪的儿子杀人。基督徒也这么干。士兵逃走，不愿服役，因为他不需要当兵。啊，多么需要写、多么想写这个问题啊。

六月一日　　[……]读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粗暴斥责与他的想法不一样的人，那放肆态度很有教育意义。① [……]

六月十六日　　[……]三点钟去梅谢尔斯克村看望疯子。② 是切尔特科夫送我去的。我到了每间病房。还没有整理我的印象，因此现在不写什么。而印象没有我期待的那样强烈。看了一点小册子《罪孽，诱惑，迷信》的清样。③ 很想摆脱这工作。

---

① 托尔斯泰读鲁萨诺夫的文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据戈登魏泽尔回忆，托尔斯泰说："这很有趣。他有许多很好的、道德高尚的思想，如谈到战争，谈到两性问题，又如他的这个思想：一切合乎道德规范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合乎道德规范，等等。但是他的自信很令人不快……可以原谅的只是，他这是给他儿子写的，并没有准备付印，就是说，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② 六月十六和十九日，作者先后参观了梅谢尔斯克精神病院和圣三一精神病院，同医生和病人谈了话。在《论疯狂》一文里他写了参观印象。

③ 箴言选集《生活的道路》的一部分。

萨涉好了一些。收到几封没有意思的信。读库普林的作品。很有天才。《麻疹》没有写好，但形象鲜明，真实，质朴。[……]

[六月二十三日]　　活着。现在是早晨七点钟。昨天刚刚躺下，还没有睡，便来电报："请于二十三日来。"① 我决定走，由于有机会作自己的事感到高兴。上帝帮助我吧。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情况比我预料的糟，歇斯特里症发作，激怒。无法形容。我的态度不很坏，也不算好，不温和。[……]

六月二十四日　　[……]同索尼娅进行一次痛苦的谈话之后出门散步。屋前有花，几个赤脚的、健壮的姑娘在清扫。然后运干草和浆果回来。她们欢乐，宁静，健康。想画两幅图。②[……]

[七月七日]　　活着，然而是恶劣的一天。所以恶劣是因为我仍然不振作，不工作。连校样也没有改。骑马去看切尔特科夫。回到家时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正在发脾气，怎么也不能使她平静下来。晚上读书。戈登魏泽尔和切尔特科夫很晚才来。索尼娅同他谈过，但未能平静下来。深夜我同她谈得非常好。几乎一夜没有睡。

七月十一日　　勉强活着。可怕的夜晚。到四点钟。最可怕的是列夫·利沃维奇。③ 他象骂小孩似的骂我，命令我到花园里去找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早晨谢尔盖④来。除小册子

---

① 托尔斯泰住切尔特科夫家，使托尔斯泰夫人不高兴。她去电报催他回家。

② 据切尔特科夫谈，托尔斯泰打算通过这些速写将屋里屋外发生的事作一对比。计划没有实现。

③ 作者的第三子。

④ 作者的长子。

《游手好闲》以外没有做任何工作。步行，骑马。看见列夫就不能心平气和。我还是不好。可怜的索尼娅安静下来了。病很重，很厉害。上帝，求你帮助我怀着爱心去承受吧。现在我只是勉强承受。[……]

七月十四日　非常难过的夜晚。一早开始给她写信，写完了。[1]到她房里去。她所要求的，正是我允诺并且给予她的。我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是不是太软弱，让步太多。但我别无办法。他们去取日记了。[2]她还是那样激动，不吃不喝。我编小册子，编好三册。然后去鲁达科沃。我对列夫不能和善亲热，而他什么也不理解，毫无觉察。萨莎取回日记。去了两次。现在索尼娅平静下来，谢了我。[……]

七月十五日　如果我还能活下去。我活着，不过很难受。早晨她又为我要逃走而生气，要我把锁日记的钥匙交给她。我说，我讲过的话决不更改。令人非常、非常难过。这之前我看完了小册子的清样。只剩下一册的一部分。和杜尚一道出门。晚上来了一个美国人，还有切尔特科夫，戈登魏泽尔，尼古拉耶夫。索尼娅是平静的，但令人感到随时可能发作。这就去睡觉。有点东西要记，以后再说。

[七月十八日]　活着，但不好。仍旧衰弱。完全不工作，只写了几封极不重要的信，读帕斯卡。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又激动起来。"我背叛了她，所以把日记藏起来。"后来她又因为

---

① 作者为了使夫人平静下来，在写给她的信里同意自己收藏日记，不交给切尔特科夫复制，并将以前交他复制和收藏的日记全部取回来；不同他见面，不让他照像。

② 作者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萨莎）去切尔特科夫家取回作者从一九〇〇年起十年间写下的日记，共七册。

折磨我而感到遗憾。对切尔特科夫怀有抑制不住的仇恨。我觉得我对列夫有一种无法克服的疏远感。我要告诉他 son fait①，尽量怀着爱心去谈。来了一位让人受不了的作家先生。我骑马去齐赫文斯科耶村，非常疲倦。晚上戈登魏泽尔和切尔特科来，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几乎控制不住自己。这就去睡觉。

七月二十日　　自我感觉不好。坐在云杉林里的长凳上，写信给切尔特科夫。② 大夫来了。[……]

七月二十二日　　睡得很少。完全没有工作。早饭前睡着了。同戈登魏泽尔一道骑马。在树林里写东西。③ 好。家里又是发脾气，吵闹。午饭时情况更糟。我都承担了，叫她出去散步，使她平静下来。切尔特科夫来过。不自然，令人痛苦，难过。忍耐吧，好汉。读拉布吕耶尔④。

七月二十四日　　健康情况和对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的态度还是老样子。身体好了一些。同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的关系更坏了。昨晚她寸步不离我和切尔特科夫，不让我们两人单独谈话。今天又是这样。但是我站起身来问他是不是同意我在给他的信里说的话。她听见了，问我说了什么。我说不想回答。她便气冲冲地离去。我毫无办法。我自己已经难过到无法

---

① 法语：全部真情。

② 作者写信感谢切尔特科夫帮助他更好地经受考验。

③ 作者在距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三俄里的树林里，坐在一个树墩上写了遗嘱。遗嘱规定，他的全部作品，包括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文艺作品和其他文字，归他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所有，如果她去世，归长女塔季娅娜所有，而他死后她们将执行他的遗愿，完全放弃从作品得到的收入，将作品交给全体人民使用。戈登魏泽尔等作为证人，立遗嘱时在场，并在遗嘱上签名。

④ 指十七世纪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所著《本世纪风习》。

忍受的地步。什么事情也不做。信件都无关紧要。读些没有意思的东西。现在去睡觉，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平静。

二十五日　索尼娅一夜没有睡。她决定走，到图拉去，见了安德烈，回来完全好了，但是疲惫不堪。我的身体仍旧不好，不过稍稍强了一些。完全没有工作，也不想工作。同列夫谈过话。毫无用处。[……]

七月二十七日　还是那一套。然而好象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安德烈来问，有成文的东西没有。① 我说我不想回答。真难受。我不相信他们只要钱。这真可怕。但对于我只有好处。谢廖沙来了。[……]

七月二十八日　身体仍然不好——肝病，没有脑力活动。家里平静。佐夏来。同杜尚一起骑马，谢廖沙也去了。谢天谢地，一切都被夸大了。再说，我已经没有坦率的、普普通通的日记。应该开始记。②[……]

八月五日　将死之人的话特别有意义。可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死亡，老年特别明显。让老人记住，他的话可能特别有意义。

[……]有些传教士为了使“野蛮人”开化，为了教导他们，便向他们传播自己教会的信仰。这些传教士的厚颜无耻和疯狂实在可怕，或者说令人吃惊。

[……]不幸的不是被别人伤了心的人，而是想使别人伤心的人。

任何一个人永远都处在成长过程中，因此不能弃绝他。但是有些人按他们的现状说来同我们如此格格不入，如此疏远，

---

① 作者的第五子安德烈用粗暴的方式打听，他父亲是否写了遗嘱。

② 作者从七月二十九日起，除普通日记外，开始写“为自己一个人写的日记”。

以至我们只能象对待孩子那样对待他们，就是说，爱他们，尊重他们，保护他们，却不与他们为伍，不要求他们理解他们所缺少的东西。这样对待他们会对遇到一个困难：小孩子本来应该热爱知识，真诚，可是这些孩子却不感兴趣，否定他们不理解的东西，而主要的是，他们有一种最使人难受的自信。

八月七日　　情绪低落。打算写东西。论疯狂。什么也做不成。早晨请柯罗连科同我走走，谈得很好。他聪明，但迷信科学。随后我骑马。浑身湿透。在苏希宁家烤干衣服。戈登魏泽尔在家，家里令人难过。[……]

八月二十三日　　精神饱满地散步，思考。给孩子们编了一个童话故事。而且用《一视同仁》这个标题，还有各种人物。我决定写童话。①[……]

八月二十九日　　又白白过了一天。散步，信函。倒也思考了，而且思考得不错，但是思想不能集中。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非常激动，到花园去，一去就不回来。过了十二点钟才回来。又要同我谈清楚。我很难过，但忍住了，她也平静下来。她决定今天走。好在萨莎决定同她走。她非常动情地同我们告别，请所有的人原谅她。我非常、非常怜爱她。收到一些很好的信。现在准备睡觉。给她写了一封短信。

九月三日　　[……]家里的气氛仍然沉重得让人受不了。

---

① 作者打算写一系列的"人物特写"，总题目为《一视同仁》，既写农民，也写富人。他向切尔特科夫谈到这个想法："近来我不能读也不能写旧形式的、加进一些对自然的描写的艺术作品。我简直感到害羞。必需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我考虑过一种作品，然后问自己：这是什么？不是中篇小说，不是诗，也不是长篇小说。到底是什么呢？正好是需要的东西。如果我还能活下去，并且有精力，我一定努力写出来。"这里提到的童话是题名《一视同仁》的一系列作品中作者着手写的唯一的一篇。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沉住气！我正努力。[……]

九月七、八日　　[……]只给一个印度教徒写了一封信，[①]给一个俄国人写信[②]谈勿以恶抗恶。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脾气越来越坏。叫人受不了。但我沉得住气。目前还不能心平气和地做我应该做的事。害怕预料中的切尔特科夫的信。[③]七日可爱的阿布里科索夫夫妇、电影摄影师来，今天八日，除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佐夏以外，都去诺沃西利了。我在阳光下散了步。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一定要电影摄影师德兰科夫把她同我一起拍下来。看来我干不成工作了。心里不平静。什么也没有写。在园里散步，记下一些想法。收到切尔特科夫的信，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也收到他的信。在此之前已就我的出行一事进行过令人非常难受的谈话。我坚持我的自由。我想走便走。很愁闷，自然是由于我不好。这就去睡觉。

九月十日　　起得早。睡得不多，但比昨天精神好些。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还是生气。真让人难受。同杜尚骑了会儿马。一个农民就信仰问题写来一封很好的信。我回了信。一个意大利人从罗马写信来，谈我的世界观，写得很好。[④]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已是第二天不进食了。现在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去请她吃饭。整个晚上吵闹得吓人。

---

① 甘地从南非来信，谈他们为受种族主义者迫害的印度人建立了一个农场。托尔斯泰给他写了回信。

② 指给伊·梅热沃夫的信。

③ 切尔特科夫打算写信给托尔斯泰夫人作些解释。他于九月六日写的信却使两人的关系更加复杂化。

④ 意大利人朱里奥·维塔里准备写一本书介绍托尔斯泰，写信给杜尚·马科维茨基，把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要点概括为七点。托尔斯泰写信给维塔里，认为来信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世界观的实质。

九月十四日　　[……](一)要记住，在对待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的态度方面，问题不是我高兴不高兴做，而是在她给我造成的困难局面下，如何完成爱的事业。

(二)我们总在追赶时间。这表明时间是我们的知觉的一种形式，我们想摆脱这种拘束我们的形式。

九月十五日　科切特　　[……](六)作母亲**不是**妇女的**最高使命**。

(七)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人，是最愚蠢的人。这是特种类型的人。

(八)认为并且宣称世界是进化产生的，同认为并且宣称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一样愚蠢。前者更蠢些。只有说我不知道，无法知道，而且无需知道，才是聪明的。

(九)靠别人的劳动为生的人不去感谢劳动者，而劳动者却去感谢靠他们的劳动为生的人。多荒唐!

(十)不习惯把她的话看成呓语。我的全部灾难正是由此产生的。

不能同她谈话，因为对她说来，逻辑、真理、良心都是可有可无的，连她自己说过的话也可以不算数。这真可怕。

(十一)更不用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对我的爱，她也不需要我对她的爱，她只需要别人以为**我爱她**。这才是可怕的。[……]

九月二十三日　　今天一早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便不知上哪里去了；后来又痛哭流涕。叫人难过极了。收到一大堆信。有些还有意思。萨莎发脾气，是她自己不对。吃午饭，读马克斯·缪勒的《印度哲学》①。多无聊的一本书。我丢了小本

① 英国东方学家马克斯·缪勒所著《印度哲学的六个体系》。

子。[1][……]

九月二十六日　　睡得不好，作噩梦。起床以后把照片摆回原来的地方；[2]散步。开始给捷克青年写信。[3][……]同杜尚一道骑马。回家时正碰上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发火。她烧了切尔特科夫的照片。我本想说，但是闭住了口——她不可能理解。晚上希里亚科夫和尼古拉耶夫都在。我十分疲乏。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又想谈。我没有作声。我只在午饭前说，她在我的房间里挪动了我的照片，又烧掉我的朋友的照片，原来都是我的过错。后来发生的事是，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把萨莎和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叫回来了。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对她们大发雷霆，因此萨莎决定离去。

九月二十七日　　一早送走萨莎，她搬到捷利亚京基去住。[4]

九月二十九日　　（一）现代文学是多么可怕的精神毒品啊，特别对于民众中的青年人而言。第一，他们尽往自己的脑子里塞些为当代写作的作家们的含糊、自信、无聊的废话。这些废话的主要特点和害处在于，那完全是各式各样的、最新和最古的作家的暗示和引语。写文章的人引用柏拉图、黑格尔、达尔文的话，却对他们毫不了解；同时还引用诸如高尔基、安德烈耶夫、阿

---

① 托尔斯泰夫人在她丈夫的靴筒里找到他《为自己一个人写的日记》（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二十二日），并把它拿走。

② 托尔斯泰夫人趁她丈夫不在的时候，挪动了他书房里切尔特科夫和女儿亚历山德拉的照片。

③ 一家捷克报纸编辑部来信，说人民社会主义党青年党员受当局迫害，准备出版一本社会主义和人民经济论文集，请托尔斯泰撰文。托尔斯泰的复信扩展成论文《论社会主义》，他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以前一直在写。

④ 萨莎同母亲激烈争吵之后，暂时到捷利亚京基她自己家里去住。

尔志跋绥夫等人的话，而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了解；第二，这些废话的害处还在于，头脑被它们塞满以后就没有余地，也没有时间去接触经过十年、百年、甚至千年检验的老作家。[……]

十月二日　　起床时是个病人。散步。不愉快的北风。没有记下什么，但夜里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非常清楚的想法：如果能用艺术形式充分表现富人及官吏阶级和劳苦农民生活中的庸俗，并在每一种人中各写出一个灵魂上活生生的人，那该有多好！可以写女人，也可以写男人。这多好啊！这事很吸引我。能写出多么伟大的一件作品啊！我正是这样考虑的，没有想到每一项真正的事业，每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必然产生的结果。啊，这该多好！昨夜读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引起我描写我所知道的生活中的庸俗的愿望，夜里又想到在这庸俗的环境中安放一个灵魂上活生生的人。多好啊！也许能做到。①[……]

十月三日　　[……]音乐同所有的艺术一样，而尤其是音乐，让你希望同所有的人，尽可能多的人一起欣赏。这最有力地揭示了艺术的真正意义：设想你是别人，想通过别人来感受。[……]

十月五日　　从三日起重病两天。昏倒，虚弱。这是前天，十月三日开始的。午饭前小睡之后发作。生病的好结果是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同萨莎，同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和解。但切尔特科夫仍旧离我很远。我特别为他和加利亚感到惋惜，这事使他们夫妇很痛苦。[……]

十月十一日　　[……](一)对孩子、丈夫或妻子、兄弟的爱，是对所有人都应该有而且能够有的那种爱的范例。

---

① 这构想未能实现。

（二）应该象灯那样不受风、昆虫等外来影响，同时又纯洁、透明、炽热。[……]

十月十二日　　起得晚。与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有一次很使人难受的谈话。我多半沉默。修改《论社会主义》。同布加尔科夫出门去接萨莎。午饭后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①描写很好，但有些笑话讲得冗长，又不那么可笑，影响效果。对话简直令人受不了，一点也不自然。晚上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又说了一些让人难受的话，我保持沉默。这就去睡觉。

十月十四日　　情况还是那样。但今天我的身体非常虚弱。桌上摆着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的信，有责备也有邀请，要拒绝吗？②她来时我请她不要打搅我。她走了。我的胸部发闷，脉搏一分钟跳九十多次。又修改《论社会主义》。没有意思的工作。出去骑马之前我对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说，我劝她不要打搅我，不要干涉我的事情。真难过啊。[……]

十月十六日　　身体仍不大好，精神不振。散步，什么也不能想。处理信函，修改《论社会主义》，但很快就感觉无力，搁下了。早饭时我说要到切尔特科夫家去。她大发雷霆，跑出家门，到切利亚京基去了。我骑马出去，让杜尚告诉她，我不去切尔特科夫家了，但他没有找到她。最后，六点多钟才找到她。她回来以后不脱外衣，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吃，刚才她作了解释，谈得不好。已经是深夜，她来道晚安时动了情，承认她折磨

---

①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卷。

② 托尔斯泰夫人怀疑她的丈夫在切尔特科夫的参与下，立下了放弃版权的遗嘱。她写道，“你和他在所有的小册子里都咒骂、否定了的政府将依法剥夺继承人的最后一块面包，把它交给瑟京[一位出版商——译者]们、有钱的印刷厂和奸商，而托尔斯泰的孙子们却将由于他的狠心和虚荣而饿死。”

我，保证不再折磨了。会有转机吗？

十月十八日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他的漫不经心，做作，臆造感到惊讶。还读了尼古拉耶夫的《上帝的概念》，第一部前三章非常非常好。现在准备就寝。我没有吃饭，很好。

十月十九日　夜里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来说："又有人合谋同我作对。"我问："怎么回事，有什么阴谋？"她说："日记交给切尔特科夫了，日记没有了。"我说："日记在萨莎那里。"我难过极了，好久不能入睡，因为无法压制不好的感情。［……］

又是除了回信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身体不好。大变化即将到来。剩下的日子能过得好些多好。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说她对昨天的事感到遗憾。我谈了点看法，特别谈到，哪怕还在恨一个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爱。同莫洛斯特沃娃谈天，确切地说是我听她讲。《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卷翻阅完了。有许多写得好的地方，但是那么不连贯。"宗教大法官"和佐西马长老的告别。①［……］

十月二十八日［奥普京修道院］　十一点半躺下。睡到两点多钟。醒来之后，同前几夜一样，又听见开门声和脚步声。前几夜我没有看我的房门，今天一望，便从门缝中看见书房里有明亮的灯光，还听见沙沙的声音。这是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在找东西，可能在翻阅。前一天她请求我，要求我不要闩门。她的两扇门都开着，所以她能听见我的任何动静。不管白天黑夜，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必须让她知道，受她监督。又是脚

① 托尔斯泰同莫洛斯特沃娃谈这部书时说："书里有许多地方写得好，然而这一切都被夸大了，没有分寸感……宗教大法官写得平平。但是佐西马长老的训诫，特别是阿廖沙记下的最后的思想非常之好。"

步声，小心翼翼的开门声，她走过去了。不知为什么，这引起我无法抑制的憎恶和愤怒。想睡，睡不着，翻来覆去约一个钟头，点上蜡烛坐起来。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开门进来，问我身体怎样，说看见我点了蜡烛，感到惊讶。憎恶与愤怒越来越强烈，使我喘不过气来。我数了数脉搏，九十七下。不能再睡，我突然做出了出走的最后决定。我给她写了一封信，① 开始收拾最必要的东西，只要能走就好。我叫醒杜尚，然后叫醒萨莎，他们帮我收拾。我怕她听见，走出来吵闹，歇斯底里大发作，以后不闹就走不成，一想到这里我就发抖。

五点多钟一切差不多就绪，我到马房去叫人套车。杜尚、萨莎和瓦里娅最后收拾停当。夜一片漆黑，我在通厢房的小路上迷失了方向，走进小树林里，撞在树上，给刺伤了，还摔了一交，丢了帽子，找不到它，好容易走出来，回到屋里，另拿了一顶帽子，打着灯笼走到马房，叫人套车。萨莎、杜尚、瓦里娅来了。我怕被追赶，浑身发抖。终于出发了。我们在谢金等了一小时，我每分钟都觉得她会出现。最后我们终于坐上火车，车开动了，恐惧消失，对她的怜悯渐渐上升，但我并不怀疑我做了应当做的事。也许我为自己辩解是错误的，但我觉得我挽救了自己，不是挽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而是挽救虽然很少，有时毕竟在我身上存在的东西。我们抵达奥普京修道院。我身体健康，尽管一夜没有睡觉，而且几乎没有进食。从戈尔巴乔夫站出发时，我们坐在挤满劳动人民的三等车厢里。这一段旅行很有教益，非常之好，虽然我不大能领会。现在八点，我们在奥普京修道院。

---

① 作者在信中说，他在家里的处境令他无法忍受，只得出走，请夫人原谅。他还说，他不能再过奢侈生活，请夫人不要设法找他。

十月二十九日　[奥普京修道院，——沙莫尔金诺村][1]　睡得不稳，早晨阿廖沙·谢尔盖延科[2]来。我不知底细，高高兴兴地迎接了他，而他带来的消息是可怕的。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读了信之后大叫起来，跑出去跳进了池塘。萨莎和万尼亚跟着她跑出去，把她拖了上来。安德烈来了。他们猜到我在什么地方，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要安德烈无论如何设法找到我。现在，二十九日晚上，我在等安德烈来。收到萨莎的信。她劝我不要灰心丧气。她已经请了一位精神病医师，现在等谢廖沙和塔尼娅来。我整天都很难受，身体也虚弱。散步，昨天为《言报》写完了谈死刑的文章。去沙莫尔金诺修道院。玛申卡给我的印象是最令人欣慰、最愉快的，虽然她谈到"敌人"；可爱的丽赞卡[3]也是如此。她们二人都对我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一路上考虑我的出路和她的处境，什么也想不出来，然而不管你愿不愿意，出路是会有的，而且不会象你预见的那样。是的，只需考虑如何不犯罪。要发生什么事就让它发生吧。这不是我的事。从玛申卡那里拿来《阅读园地》，读二十八日的一段，大吃一惊，因为那段话正好是针对我的处境的：我需要考验，考验对我有益。现在去睡觉。主啊，求你帮助我。收到切尔特科夫的一封写得很好的信。

十月三十日　　如果还能活下去。　我还活着，但是不行了。非常衰弱，瞌睡，这是不好的征兆。

---

① 沙莫尔金诺村在卡卢加省科泽尔斯克县，有一所女修道院，距奥普京修道院十四俄里。作者的妹妹玛丽亚修女从一八八九年起在这所女修道院。作者于十月二十九日晚六时左右到达沙莫尔金诺村。

② 切尔特科夫的秘书。

③ 玛丽亚之女，当时在那里作客。

读诺沃肖洛夫的哲学丛书①。谈社会主义很有意思。我的文章《论社会主义》完了。② 真可惜。不，不可惜。萨莎来了。我非常高兴。却也难过。儿子们有信来。谢尔盖的信很好，实在，简短而善良。③ 上午步行去沙莫尔金诺村，租一间茅舍。很疲乏。给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写了一封信④。

十月三十一日　［阿斯塔波沃⑤］　他们都在沙拉波沃⑥那边。萨莎担心他们会赶上来，我们便启程了。萨莎在科泽尔斯克赶上我们，一起乘火车走。一路上很好，但四点多钟我开始发冷，然后烧到四十度，我们在阿斯塔波沃站下车。殷勤的站长给了两间极好的房间。

［十一月三日　阿斯塔波沃］　夜里很不好受。发着烧躺了两天。切尔特科夫二日来。据说是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夜里谢廖沙到，他深深感动了我。今天三日，尼基京，塔尼娅，然后是戈登魏泽尔和伊万·伊万诺维奇。这便是我的计划。Fais ce que doit, adv……⑦

---

① 指科热夫尼科夫所著《社会主义对宗教的一般态度和对基督教的具体态度》，这是诺沃肖洛夫出版的《宗教哲学丛书》中的一本。

② 作者的《论社会主义》一文留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没有写完。

③ 作者的长子谢尔盖给他父亲的信里写道："我想，妈妈的神经有毛病，在许多方面失去自制力，你们应该分开（也许早就该分开），不管这对你们两人说来有多难受……毫无办法，我想你选择了真正的出路。"

④ 信上说："我们再见面现在完全不可能了，我回家则更不可能。"

⑤ 十月三十一日晨，托尔斯泰同杜尚·马科维茨基一起从沙莫尔金诺村出发，经科泽尔斯克往高加索方向南行。但途中得了重病，在梁赞—乌拉尔铁路线上的阿斯塔波沃站（现名列夫·托尔斯泰站）下车，十一月七日在这车站上去世。

⑥ 笔误，应为沙莫尔金诺。

⑦ 法语：做你应当做的事，让……发生吧。

一切对人对己都有好处，主要是对我有好处。

为自己一个人写的日记

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我开始写新的日记，为自己一个人写的真正的日记。今天需要记下一点：如果我的一些朋友的猜测是对的，那么她现在试图用柔情来达到目的。① 好几天以来她总吻我的手，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也不再大吵大嚷，寻死寻活了。如果是我错了，求上帝和善良的人们原谅我吧。我容易从善意和爱出发犯错误。我完全能够真诚地爱她，而对列夫我就做不到。至于安德烈这种人，你就很难相信他们身上有上帝的精神存在（但要记住，上帝的精神是存在的）。我将尽量不生气，主要靠沉默来坚持我的想法。

决不能让亿万人失去他们的灵魂可能需要的东西②。再说一遍："可能"。然而只要存在着人们的灵魂需要我的文字的一丝一毫可能，就不应该剥夺他们的这种精神粮食，以便让安德烈沉湎酒色，让列夫涂鸦③，等等……随他们去吧。做你自己的事，不要指责别人……早晨。

今天和前几天一样，身体不舒服，但心里不好的东西少了。我在等待事态发展，这就不好了。

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完全平静了。

七月三十日 切尔特科夫把我卷入一场斗争，很艰苦，也

---

① 切尔特科夫和戈登魏泽尔七月二十七日分别给托尔斯泰写信，说他们怀疑他的夫人装假。

② 指作者写的秘密遗嘱，见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日记注③。

③ 作者的第三子列夫学雕塑。

使我非常厌烦。①我将努力满怀着爱心(说来可怕，我离这要求多远啊)来进行这场斗争。

在我目前的状况下，首要的几乎可以说既不是做什么，也不是说什么。今天我清楚地悟到，我只需不破坏我的现状，并且好好记住，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

八月一日　　睡得好，但还是烦闷，忧郁，不死不活，沉重地意识到自己周围缺乏爱，唉，还有我自身也缺乏爱。主啊，求你帮助我！萨莎又咳嗽了。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对波沙总是谈那一套。嫉妒切尔特科夫，为财产担惊受怕。真难过。我受不了列夫·利沃维奇。而他想搬到这里来住。这才是考验啊！早晨是信件。写得不好，修改了一份校样。现在怀着沉重的心情去睡觉。我的情况不好。

八月二日　　如果还能活下去。我非常、非常明白我的错误。应该把所有的继承人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我的意图，而不是秘密进行。我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切尔特科夫。他很伤心。我去科尔普纳。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坐车出来察看，窥伺，翻阅我的文件。刚才还盘问谁给切尔特科夫送信，说："你们互相秘密交换情书。"我说我不想说什么，便走开了，不过态度是温和的。不幸的人，我怎能不怜悯她呢。给加利娅写了一封信。

八月三日　　怀着痛苦的心情上床，又怀着痛苦的心情醒来。怎么也克服不了。在雨中走了走。回家来工作了一阵。同戈登魏泽尔出去骑马。和他在一起我不知为什么心情沉重。收到切尔特科夫的信。②他很伤心。我说了"同意"，决定坐待而不采

① 切尔特科夫支持托尔斯泰秘密写正式遗嘱的打算，还积极帮助他实现。这是托尔斯泰夫人对切尔特科夫的恶感迅速增加、托尔斯泰家庭不和加剧的原因。

② 切尔特科夫在这封信里向托尔斯泰重述他劝托尔斯泰秘密写遗嘱的原因。

取任何措施。我感觉自己坏透了，这非常好。晚上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送来一张丧失理智的字条，要我看。我瞧了一眼就还给她了。她一进我的房间就讲起来。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后来又逃开，让杜尚到她那里去。这事会怎样了结呢？只要自己不犯罪就好。这就上床。如果我还能活下去。

八月五日　　稍稍想开了一些。我停止同切尔特科夫往来这件事使我感到惭愧，羞耻，可笑，可悲。昨天早晨她非常可怜，没有恶意。我总是喜欢看到这种状态，因为在她痛苦而不使别人痛苦时，我很容易怜悯她，爱她。

八月六日　　今天躺在床上时，产生了一个我觉得十分重要的想法。我想，以后我把它记下来。但我忘记了，忘了，想不起来了。刚才就在我写这句话的地方遇见了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她走得很快，非常激动。我很可怜她。我叫家里人暗中盯着她，看她到哪里去。萨莎却说她走来走去不是没有目的，而是在监视我。我便不那么怜悯她了。这里存在着不善，而我还做不到无动于衷，不能爱不善。我想留下一封信后离去，又害怕。但我认为我离去后她会好一些。刚才看了一些信，想写《论疯狂》，又放下了。不想写，没有精力。现在十二点。总这样躲躲藏藏令我难过，也为她担惊受怕。

八月七日　　[……]读科尔萨科夫的《妄想狂》。①象是对她的描写。这本书我是从萨莎那里拿来的，书上的着重线大概是她画的。柯罗连科对我说："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真好！"我感动得哽咽起来。等我恢复平静以后我说：我没有权利说什么，

---

① 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九日，给托尔斯泰夫人诊病的神经科医师罗索利莫教授发现她有某些精神病征兆。因此托尔斯泰读科尔萨科夫教授的《精神病教程》一书。

她太爱我了。

柯罗连科说：那么我是有权利说的。

同列夫仍旧很难相处，不过感谢上帝，没有不好的感情了。

八月八日　　[……]我丧失了记忆力，而且是完全丧失，但奇怪的是，我不仅没有任何损失，反而赢得了许许多多——在意识的清晰和力量方面。我甚至想到，事物总是有损有益。

八月二十日　　[……]今天回忆起我当年结婚的情形，我想这是命中注定的。我甚至从未堕入情网，但又不能不结婚。

八月二十八日　　同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相处越来越难。不是爱，而是要求爱，这种要求接近憎恨并且渐渐变成憎恨。

是的，自私是疯狂。孩子们救了她，这是一种动物的爱，然而毕竟是忘我的爱。这种爱一旦结束，就只剩下可怕的自私了。而自私是一种最不正常的状态，是疯狂。

刚才同萨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谈话。杜尚和萨莎都不认为是病。他们不对。

八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昨天早晨很可怕，毫无原因。她跑到花园里去，躺在那里。以后安静下来。我们谈得很好。她离家时令人感动地请求宽恕。[……]

九月十日　　[……]早晨我想，我受不了，得离开她。同她在一起无法生活。只有痛苦。我对她说，我的不幸在于我不能无动于衷。

[九月十六--十七日]　　收到从亚斯纳亚寄来的可怕的信。令人难过的是，她有许多疯狂的想法，其中之一便是硬说我智力退化，据此使我立下的遗嘱（如果有）无效。除此之外，还是那样谈我，承认她恨我。收到切尔特科夫的信，说大家都劝我要

坚定，不改初衷。不知道我是否经受得住。

现在是十七日夜。

我想于二十二日返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九月二十六日　　由于我把照片照原样挂在墙上，又引起争吵。我说，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她明白了。杜尚告诉我，她是用玩具手枪开枪来恐吓我。我没有被吓住，而且不到她屋里去。真的，情况倒好了一些。但是非常非常难。主啊，帮助我吧。

九月二十七日　　我处在多么滑稽的矛盾状态中呀！一方面（不需要假谦虚）我酝酿并且道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思想，同时又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去同女人的脾气斗争，而且自己也参与其事。

我觉得自己在道德完善这桩事业上简直还是一个小娃娃，一个学徒，而且是一个不怎么勤奋的坏学徒。

昨天她同回家来的萨莎吵得凶极了，又对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大喊大叫。萨莎今天返捷利亚京基。她①非常平静，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拿出那支用来吓人的小手枪给我看，还扳动了扳机，并且说谎。今天我骑马出去散心，她跟在我后面，准是监视我。真可怜，可又难相处。主啊，帮助我吧。

十月二日　　一早起来她第一句话就是讲自己的健康状况，然后是指责，没完没了地说，而且总打断别人的话。我也不好。我不能战胜不好的情绪。今天强烈地感到需要进行文艺创作，同时看到，由于她的缘故，由于她引起的情绪总缠着我，由于内心在斗争，我不可能专心创作。自然，这斗争和在斗争中得胜的可能性比一切艺术作品都重要。

---

① 大约指托尔斯泰夫人。

十月十三日　原来她找到我的小日记簿，把它拿去了。她知道一份给某某立下的关于某事的遗嘱，显然涉及我的著作。它们的货币价值造成多大的痛苦啊，她害怕我不让她出版。这个不幸的人什么都怕。

十月十四日　收到信，就有关版权的某一文件指责我，①似乎全部主要问题是钱的问题。这更好，更清楚。但当她夸张地说她爱我、跪在我面前吻我的手时，我心里十分难受。一直下不了决心宣布我要到切尔特科夫家去。

十月十九日　夜里有一次极不愉快的谈话。我真受不了。萨莎谈到卖一百万卢布的事。②等着瞧吧。也许结果会更好。只要能在最高审判者面前站得住、得到他的赞许就好了。

十月二十三日　双方都装假的局面还是那样令人难受。我努力做出平平常常的样子，但是不成功。总想到诺维科夫。③我骑马外出时，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盯我的梢，看我是不是去找切尔特科夫。甚至在日记里也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愚蠢。昨天开始作体操——傻瓜，还想年轻一些——把柜子碰倒在自己身上，毫无必要地吃了苦头。也难怪，傻瓜八十二岁了。[……]

十月二十五日　心情仍旧沉重。怀疑，窥伺，还有盼她为我出走提供口实的罪恶愿望。我竟如此之坏。但是常常在考虑出走，考虑她的处境时，觉得她可怜，不能这么办。她要我写给加利娅·切尔特科娃的信。

---

① 见一九一〇年十月十四日日记注②。

② 萨莎告诉父亲，听说母亲打算把父亲的著作权卖给教育出版社，能得一百万卢布。

③ 十月二十日诺维科夫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告诉他家里情况很令人不快，想最近出走。诺维科夫建议托尔斯泰去距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六十俄里的波罗夫科沃村，住在他那里。

十月二十六日　这种生活越来越成为我的负担。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不让我走，我的良心也不允许。要容忍她，要容忍，不改变外部状况，但在内心下功夫。主啊，帮助我吧！

[十月二十七日]十月二十五日　整夜看见我同她进行艰巨的斗争。不时醒来又睡去，还是梦见那些事。[……]

十月二十六日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羞愧感增加，而且更觉得需要采取行动。

[十月二十八日　奥普京修道院]　二十七至二十八日出现了促使我行动的推动力。所以二十八日晚上我就到了奥普京修道院。给萨莎发了一封信，一份电报。①

[十月二十九日]　谢尔盖延科到。一切同从前一样，甚至更糟些。只要不犯罪就好。也不要怨恨。现在不恨了。

---

① 信里说他平安到达科泽尔斯克，并从那里去奥普京修道院。

译 后 记

列夫·托尔斯泰身后留下了大量的日记、笔录、记事。在苏联出版的九十卷本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中,这些资料(包括注释)共占去十三卷。后来苏联于六十年代出版了二十卷本托尔斯泰文集,其中日记占两卷,我们就是根据这两卷摘译的。

我们根据一般读者的需要,主要介绍这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历程,他的文艺思想,他同他那个时代的俄国和其他国家著名作家、艺术家、学者的关系,尤其是他对中国的关注。当然,也不能忽略在他一生各个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作家的自我分析倾向以及他在道德自我完善方面所作的努力,从始到终未曾须臾止息。他没有受完正规教育(在日记中对此不止一次流露出悔恨之情),但他自知不足而刻苦自修,博览群书。他从未局限于"写小说",在他胸中装着俄国人民的疾苦,全人类的疾苦。对于艺术,他首先追求的是内容,但也不轻视形式。他赞扬普希金、契诃夫是天才的作家,同时指出他们的作品缺乏思想内容。读了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以后,他说这位作家有才华,"但也有那种缺乏修养的文字上的草率,特别在描写大自然的时候"。

作者的家庭纠纷是读者所关心的,所以我们也摘译了相当多的材料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

日记毕竟不是文章,作者有时间,想写,才写。比如《战争与

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的创作情况在日记中很少提到，而关于《复活》就说得比较多。

托尔斯泰被认为是一个“最复杂的人”，他的思想充满矛盾。反映在作品中是如此，反映在日记中也是如此，更何况日记所录，常有不成熟的念头，我们必须从总体上去把握。

我们在选材的时候，既要考虑材料的价值，也要照顾到可读性。《秘密日记》这个小标题看上去很诱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而且只写了不多的一点就终止了。

因为是摘译，文中颇多删节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俄文版编辑所作。

译　者

一九九〇年夏于北京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编后记

托尔斯泰一生著述甚丰。苏联曾经出版过九十卷本托尔斯泰全集，以纪念作家诞生一百周年（通称“百年纪念版”）。全集中收入作家生前已发表、未发表或未完成的作品、作品异文和各种杂著，几乎是巨细不遗。单是日记、记事、笔记就占十三卷之多，书信则占三十一卷，各卷注释篇幅也很大。除去这些，作者所译四福音书、他编辑的《每日贤人语录》、《阅读园地》、《每日必读》以及他撰写的宗教道德论文又占去十多卷。这样算来，他的艺术作品在九十卷中所占比例不足三分之一。

这次我们编辑出版的十七卷本《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大致以苏联六十年代出版的二十卷本为蓝本。作家的三大长篇小说，以及主要的中短篇小说、戏剧、儿童故事、文论、政论、书信和日记，差不多都选收了。其中除《童年　少年　青年》、《安娜·卡列宁娜》、《复活》、少数中短篇小说沿用旧译外，其余全是新译。政论卷（第 15 卷）是请倪蕊琴同志编选的，该卷所收文章，有一部分出自珍贵的“百年纪念版”。

据现有资料，托尔斯泰作品的第一个汉译单行本，是一九〇七年即光绪三十三年面世的《托氏宗教小说》。将近九十年来，我国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曾经为介绍这位伟大作家付出辛勤的劳动。我们这套《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就是在前人业绩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项大工程。由于卷帙浩繁，一定会有疏漏之处，希望读者随时惠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